

闻一多全集

唐诗编上

6

本卷整理：徐少舟
责任编辑：余欣然

湖北人民出版社



刚到昆明参加话剧《祖国》演出时

编者说明

本卷共收入闻一多有关唐诗论著十六篇。其资料来源包括三个方面：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北京图书馆所藏作者手稿照相复印件，以及解放前诸种杂志（详见各篇注①）。其编排次序不以时间先后，而据各篇内容性质。本卷诸篇除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及诸种杂志所收者外，其余均为编者本人整理。

目 录

唐诗编上

类书与诗.....	3
四杰	11
宫体诗的自赎	18
陈子昂	29
孟浩然	50
贾岛	56
英译李太白诗	63
杜甫	72
唐诗要略	86
诗的唐朝.....	120
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124
少陵先生交游考略.....	188
岑嘉州系年考证.....	284
岑嘉州交游事辑.....	326
岑参诗校读.....	348
唐诗校读法举例.....	467

唐诗编上

44

类书与诗^①

检讨的范围是唐代开国后约略五十年,从高祖受禅(六一八)起,到高宗、武后交割政权(六六〇)止。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仪伏诛,算是强制的把“江左余风”收束了,同时新时代的先驱,“四杰”及杜审言,刚刚走进创作的年华,沈、宋与陈子昂也先后诞生了,唐代文学这才扯开六朝的罩纱,露出自家的面目。所以我们要谈的这五十年,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

寻常我们提起六朝,只记得它的文学,不知道那时期对于学术的兴趣更加浓厚。唐初五十年所以象六朝,也正在这一点。这时期如果在文学史上占有任何位置,不是因为它在文学本身上有多少价值,而是因为它对于文学的研究特别热心,一方面把文学当作学术来研究,同时又用一种偏向于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其余的学术。给前一方面举个例,便是曹宪、李善等的“选学”(这回文学的研究真是在学术中正式的分占了一席)。后一方面的例,最好举史学。许是因为他们有种特殊的文学观念(即《文选》所代表的文学观念),唐初的人们对于《汉书》的爱好,远在爱好《史记》之上,在研究《汉书》时,他们的对象不仅是历史,而且是纪载历史的文字。便拿李善来讲,他是注过《文选》的,也撰过一部《汉书辨惑》;《文选》与《汉书》,在

李善眼里，恐怕真是同样性质，具有同样功用的物件，都是给文学家供驱使的材料。他这态度可以代表那整个时代。这种现象在修史上也不是例外。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藻——尤其是《晋书》的著者！至于音韵学与文学的姻缘，更是显著，不用多讲了。

当时的著述物中，还有一个可以称为第三种性质的东西，那便是类书，它既不全是文学，又不全是学术，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一种东西，或是说兼有二者的混合体。这种畸形的产物，最足以代表唐初的那种太象文学的学术，和太象学术的文学了。所以我们若要明白唐初五十年的文学，最好的方法也是拿文学和类书排在一起打量。

现存的类书，如《北堂书钞》和《艺文类聚》，在当时所制造的这类出品中，只占极小部分。此外，太宗时编的，还有一千卷的《文思博要》，后来从龙朔到开元，中间又有官修的《累璧》六百三十卷，《瑶山玉彩》五百卷，《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增广皇览》及《文思博要》），《芳林要览》三百卷，《事类》一百三十卷，《初学记》三十卷，《文府》二十卷，私撰的《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玉藻琼林》一百卷，《笔海》十卷。这里除《初学记》外，如今都不存在。内中是否有分类的总集，象《文馆词林》似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文馆词林》的性质，离《北堂书钞》虽较远，离《艺文类聚》却接近些了。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里说是嫌“《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的办法不妥，他们（《艺文类聚》的编者不只他一人）才采取了“事居其前，文列于后”的体例。这可见《艺文类聚》是兼有总集（《流别》、《文选》）与类书（《皇览》、《遍略》）的性质，也可见他们看待总集与看待类书的态度差不多。《文馆词林》是和《流

别》、《文选》一类的书，在他们眼里，当然也和《皇览》、《遍略》差不多了。再退一步讲，《文馆词林》的性质与《艺文类聚》一半相同，后者既是类书，前者起码也有一半类书的资格。

上面所举的书名，不过是就新、旧《唐书》和《唐会要》等书中随便摘下来的，也许还有遗漏。但只看这里所列的，已足令人惊诧了。特别是官修的占大多数，真令人不解。如果它们是《通典》一类的，或《大英百科全书》一类的性质，也许我们还会嫌它们的数量太小。但它们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一个国家的政府从百忙中抽调出许多第一流人才来编了那许多的“兔园册子”（在太宗时，房玄龄、魏徵、岑文本、许敬宗等都参与过这种工作），这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岂不滑稽？不，这正是唐太宗提倡文学的方法，而他所谓的文学，用这样的方法提倡，也是很对的。沈思翰藻谓之文的主张，由来已久，加之六朝以来有文学嗜好的帝王特别多，文学要求其与帝王们的身分相称，自然觉得沈思翰藻的主义最适合他们的条件了。文学由太宗来提倡，更不能不出于这一途。本来这种专在词藻的量上逞能的作风，需用学力比需用性灵的机会多，这实在已经是文学的实际化了。南朝的文学既已经在实际化的过程中，隋统一后，又和北方的极端实际的学术正面接触了，于是依照“水流湿，火就燥”的物理的原则，已经实际化了的文学便不能不愈加实际化，以至到了唐初，再经太宗的怂恿，便终于被学术同化了。

文学被学术同化的结果，可分三方面来说。一方面是章句的研究，可以李善为代表。另一方面是类书的编纂，可以号称博学的《兔园册子》与《北堂书钞》的编者虞世南为代表。第三方面便是文学本身的堆砌性，这方面很难推出一个代表来，因

为当时一般文学者的体干似乎是一样高矮，挑不出一个特别魁梧的例子来。没有办法，我们只好举唐太宗。并不是说太宗堆砌的成绩比别人精，或是他堆砌得比别人更甚，不过以一个帝王的地位，他的影响定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而且他也曾经很明白的为这种文体张目过（这证据我们不久就要提出）。我们现在且把章句的研究，类书的纂辑，与夫文学本身的堆砌性三方面的关系谈一谈。

李善绰号“书簏”，因为，据史书说，他是一个“淹贯古今，不能属辞”的人。史书又说他始初注《文选》，“释事而忘意”，经他儿子李邕补益一次，才做到“附事以见义”的地步。李善这种只顾“事”，不顾“意”的态度，其实是与类书家一样的。章句家是书簏，类书家也是书簏，章句家是“释事而忘意”，类书家便是“采事而忘意”了。我这种说法并不苛刻。只消举出《群书治要》来和《北堂书钞》或《艺文类聚》比一比，你便明白。同是钞书，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但拿来和《治要》的“主意”的素质一比，《书钞》、《类聚》“主事”的素质便显着格外分明了。章句家与类书家的态度，根本相同，创作家又何尝两样？假如选出五种书，把它们排成下面这样的次第：

《文选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初唐某家的诗集。

我们便看出一首初唐诗在构成程序中的几个阶段。劈头是“书簏”，收尾是一首唐初五十年间的诗，中间是从较散漫、较零星的“事”，逐渐的整齐化与分化。五种书同是“事”（文家称为词藻）的征集与排比，同是一种机械的工作，其间只有工作精粗的程度差别，没有性质的悬殊。这里《初学记》虽是开元间的产物，但实足以代表较早的一个时期的态度。在我们讨论的范围

内,这部书的体裁,看来最有趣。每一项题目下,最初是“叙事”,其次是“事对”,最后便是成篇的诗赋或文。其实这三项中减去“事对”,就等于《艺文类聚》,再减去诗赋文便等于《北堂书钞》。所以我们由《书钞》看到《初学记》,便看出了一部类书的进化史,而在这类书的进化中,一首初唐诗的构成程序也就完全暴露出来了。你想,一首诗做到有了“事对”的程度,岂不是已经成功了一半吗?余剩的工作,无非是将“事对”装潢成五个字一幅的更完整的对联,拼上韵脚,再安上一头一尾罢了。(五言律是当时最风行的体裁,但这里,我没有把调平仄算进去,因为当时的诗,平仄多半是不调的。)这样看来,若说唐初五十年间的类书是较粗糙的诗,他们的诗是较精密的类书,许不算强词夺理吧?

《旧唐书·文苑传》里所收的作家,虽有着不少的诗人,但除了崔信明的一句“枫落吴江冷”是类书的范围所容纳不下的,其余作家的产品不干脆就是变相的类书吗?唐太宗之不如隋炀帝,不仅在无作过一篇《饮马长城窟行》而已,便拿那“南化”了的隋炀帝,和“南化”了的唐太宗打比,像前者的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甚至

鸟击初移树,鱼寒不隐苔②。

又何尝不是后者有过的?不但如此,据说炀帝为妒嫉“空梁落燕泥”和“庭草无人随意绿”两句诗,曾经谋害过两条性命。“枫落吴江冷”比起前面那两只名句如何?不知道崔信明之所以能保天年,是因为太宗的度量比炀帝大呢,还是他的眼力比炀帝低。这不是说笑话。假如我们能回答这问题,那么太宗统治下的诗作的品质之高低,便可以判定了。归真的讲,崔信明这人,

恐怕太宗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他并没有留给我们那样测验他的度量或眼力的机会。但这更足以证明太宗对于好诗的认识力很差。假如他是有眼力的话，恐怕当日撑持诗坛的台面的，是崔信明、王绩，甚至王梵志，而不是虞世南、李百药一流人了。

讲到这里，我们许要想到前面所引时人批评李善“释事而忘意”，和我批评类书家“采事而忘意”两句话。现在我若给那些作家也加上一句“用事而忘意”的案语，我想读者们必不以为过分。拿虞世南、李百药来和崔信明、王绩、王梵志比，不简直是“事”与“意”的比照吗？我们因此又想到魏徵的《述怀》，颇被人认作这时期中的一首了不得的诗，《述怀》在唐代开国时的诗中所占的地位，据说有如魏徵本人在那时期政治上的地位一般的优越。这意见未免有点可笑，而替唐诗设想，居然留下生这意见的余地，也就太可怜了。平心说，《述怀》是一首平庸的诗，只因这作者不像一般的作者，他还不曾忘记那“诗言志”的古训，所以结果虽平庸而仍不失为“诗”。选家们搜出魏徵来代表初唐诗，足见那一个时代的贫乏。太宗和虞世南、李百药，以及当时成群的词臣，做了几十年的诗，到头还要靠这诗坛的局外人魏徵，来维持一点较清醒的诗的意识，这简直是他们的耻辱！

不怕太宗和他统率下的人们为诗干的多热闹，究竟他们所热闹的，与其说是诗，无宁说是学术。关于修辞立诚四个字，即算他们做到了修辞（但这仍然是疑问），那立诚的观念，在他们的诗里可说整个不存在。唐初人的诗，离诗的真谛是这样远，所以，我要说唐初是个大规模征集词藻的时期。我所谓征集词藻者，实在不但指类书的纂辑，连诗的制造也是应属于那

个范围里的。

上述的情形，太宗当然要负大部分的责任。我们曾经说到太宗为堆砌式的文体张目过，不错，看他亲撰的《晋书·陆机传论》便知道。

观夫陆机、陆云，实荆、衡之杞梓，挺珪璋于秀实，驰英华于早年。风鉴澄爽，神情俊迈。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高词迴映，如朗月之悬光，迭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千条析理，则电拆霜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其词则深而雅，其义则博而显。故足远超枚、马，高躋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

因为他崇拜的陆机，是“文藻宏丽”，与夫“迭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的陆机，所以太宗于他的群臣中就最钦佩虞世南。褚亮在《十八学士赞》中，是这样赞虞世南的：

笃行扬声，雕文绝世，网罗百家，并包六艺。

两《唐书·虞世南传》都说，他与兄世基同入长安，时人比作晋之二陆，新传又品评这两弟兄说：

世基辞章清劲过世南，而贍博不及也。

这样的虞世南，难怪太宗要认为是“与我犹一体”，并且在世南死后，还有“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之叹。这虞世南，我们要记住，便是《兔园册子》和《北堂书钞》的著者。这一点极其重要。这不啻明白的告诉我们，太宗所鼓励的诗，是类书家

的诗，也便是类书式的诗。总之，太宗毕竟是一个重实际的事业中人，诗的真谛，他并没有，恐怕也不能参透。他对于诗的了解，毕竟是个实际的人的了解。他所追求的只是文藻，是浮华，不，是一种文辞上的浮肿，也就是文学的一种皮肤病。

这种病症,到了上官仪的“六对”、“八对”,便严重到极点,几乎有危害到诗的生命的可能,于是因察觉了险象而愤激的少年“四杰”,便不得不大声急呼,抢上来施以针砭了。③

① 原载《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五十二期,此据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唐诗杂论》编入本卷。据作者原拟目录,《唐诗杂论》应包括《诗与文的混淆》、《类书与诗》、《四杰》、《宫体诗的自赎》、《从久视到景龙》、《陈子昂》、《孟浩然》、《贾岛》等八篇,其中《诗与文的混淆》及《从久视到景龙》二篇未曾动笔,其余均收录于此。

作者原注:

② 《隋遗录》所载炀帝诸诗皆明秀可诵,然系唐人伪托。《铁围山丛话》引佚句“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亦伪。

编者注:

③ 此篇发表后,作者又曾有所增订。其眉批及尾注云:“《诗品序》:‘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之、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寔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冯贽《云仙散录序》:‘纂类之书多矣。其间所载,世人用于文字者,亦不下数千辈。’”(《说郛》七)序称天复元年十二月。”“《书断》:‘上官仪师法虞公。’”

四 杰^①

继承北朝系统而立国的唐朝的最初五十年代,本是一个尚质的时期。王、杨、卢、骆都是文章家,“四杰”这徽号,如果不是专为评文而设的,至少它的主要意义是指他们的赋和四六文。谈诗而称四杰,虽是很早的事,究竟只能算借用。是借用,就难免有“削足适履”和“挂一漏万”的毛病了。

按通常的了解,诗中的四杰是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们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四人中三人死于非命)——因为行为浪漫,所以受尽了人间的唾骂,因为遭遇悲惨,所以也赢得了不少的同情。依这样一个概括、简明,也就是肤廓的了解,“四杰”这徽号是满可以适用的,但这也就是它的适用性的最大限度。超过了这限度,假如我们还问到:这四人集团中每个单元的个别情形,和相互关系,尤其他们在唐诗发展的路线网里,究竟代表着哪一条,或数条线,和这线在网的整个体系中所担负的任务——假如问到这些方面,“四杰”这徽号的功用与适合性,马上就成了问题了。因为诗中的四杰,并非一个单纯的、统一的宗派,而是一个大宗中包孕着两个小宗,而两小宗之间,同点恐怕还不如异点多,因之,在讨论问题时,“四杰”这名词所能给我们的方便,恐怕也不如纠葛多。数字是个很方便的东

西,也是个很麻烦的东西。既在某一观点下凑成了一个数目,就不能由你在另一观点下随便拆开它。不能拆开,又不能废弃它,所以就麻烦了。“四杰”这徽号,我们不能、也不想废弃,可是我承认我是抱着“息事宁人”的苦衷来接受它的。

四杰无论在人的方面,或诗的方面,都天然形成两组或两派。先从人的方面讲起。

将四人的姓氏排成“王、杨、卢、骆”这特定的顺序,据说寓有品第文章的意义,这是我们熟知的事实。但除这人为的顺序外,好像还有一个自然的顺序,也常被人采用——那便是序齿的顺序。我们疑心张说《裴公神道碑》“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和郝云卿《骆丞集序》“与卢照邻、王勃、杨炯文词齐名”,乃至杜诗“纵使卢王操翰墨”等语中的顺序,都属于这一类。严格的序齿应该是卢、骆、王、杨,其间卢、骆一组,王、杨一组,前者比后者平均大了十岁的光景。然则卢、骆的顺序,在上揭张、郝二文里为什么都颠倒了呢?郝序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不用讲。张碑,我想是为了心理的缘故,因为骆与裴(行俭)交情特别深,为裴作碑,自然首先想起骆来。也许骆赴选曹本在先,所以裴也先见到他。果然如此,则先骆后卢,是采用了另一事实作标准。但无论依那个标准说,要紧的还是在张、郝两文里,前二人(骆、卢)与后二人(王、杨)之间的一道鸿沟(即平均十岁左右的差别),依然存在。所以即使张碑完全用的另一事实——赴选的先后作为标准,我们依然可以说,王、杨赴选在卢、骆之后,也正说明了他们年龄小了许多。实在,卢、骆与王、杨简直可算作两辈子人。据《唐会要》卷八二,“显庆二年,诏征太白山人孙思邈入京,卢照邻、宋令文、孟诜皆执师赞之礼”。令文是宋之问的父亲,而之问是杨炯同僚的好友。

卢与王问的父亲同辈，而杨与王问本人同辈，那么卢与杨岂不是不能同辈了吗？明白了这一层，杨炯所谓“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便有了确解。杨年纪比卢小得多，名字反在卢前，有愧不敢当之感，所以说“愧在卢前”，反之，他与王多分是同年，名字在王后，说“耻居王后”，正是不甘心的意思。

比年龄的距离更重要的一点，便是性格的差异。在性格上四杰也天然形成两个类型，卢、骆一类，王、杨一类。诚然，四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浮躁浅露”不能“致远”的殷鉴，每人“丑行”的事例，都被谨慎的保存在史乘里了，这里也毋庸赘述。但所谓“浮躁浅露”者，也有程度深浅的不同。杨炯，相传据裴行俭说，比较“沈静”。其实王勃，除擅杀官奴那不幸事件外（杀奴在当时社会上并非一件太不平常的事），也不能算过分的“浮躁”。一个人在短短二十八年的生命里，已经完成了这样多方面的一大堆著述：

《舟中纂序》五卷，《周易发挥》五卷，《次论语》十卷，《汉书指瑕》十卷，《大唐千岁历》若干卷，《黄帝八十一难经注》若干卷，《合论》十篇，《续文中子书序诗序》若干篇，《元经传》若干卷，《文集》三十卷。

能够浮躁到哪里去呢？同王勃一样，杨炯也是文人而兼有学者倾向的，这满可以从他的《天文大象赋》和《驳孙茂道苏知几冕服议》中看出。由此看来，王、杨的性格确乎相近。相应的，卢、骆也同属于另一类型，一种在某项观点下真可目为“浮躁”的类型。久历边塞而屡次下狱的博徒革命家，骆宾王不用讲了。看《穷鱼赋》和《狱中学骚体》，卢照邻也不像是一个安分的份子。骆宾王在《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里，便控告过他的薄倖。然而按骆宾王自己的口供，

但使封侯龙额贵，讵随中妇凤楼寒？

他原也是在英雄气概的烟幕下实行薄倖而已。看《忆蜀地佳人》一类诗，他并没有少给自己制造薄倖的机会。在这类事上，卢、骆恐怕还是一丘之貉。最后，卢照邻那悲剧型的自杀，和骆宾王的慷慨就义，不也还是一样？同是用不平凡的方式自动的结束了不平凡的一生，只是一悱恻，一悲壮，各有各的恣态罢了。

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发展：由年龄的两辈，和性格的两类型，到友谊的两个集团。果然，卢、骆二人的交情，可凭骆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诗来坐实，而王、杨的契合，则有王的《秋日饯别序》和杨的《王勃集序》可证。反之，卢或骆与王或杨之间，就看不出这样紧凑的关系来。就现存各家集中所可考见的说，卢、王有两首同题分韵的诗，卢、杨有一首同题同韵的诗，可见他们两辈人确乎在文酒之会中常常见面。可是太深的交情，恐怕就谈不到。他们绝少在作品里互相提到彼此的名字，有之，只杨在《王勃集序》中说到一次“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卢照邻人间才杰，览清规而辍九攻”，这反足以证明卢、骆与王、杨属于两个壁垒，虽则是两个对立而仍不失为友军的壁垒。

于是，我们便可谈到他们——卢、骆与王、杨——另一方面的不同了。年龄的不同辈，性格的不同类型，友谊的不同集团，和作风的不同派，这些不也正是一贯的现象吗？其实，不待知道“人”方面的不同，我们早就应该发觉“诗”方面的不同了。假如不受传统名词的蒙蔽，我们早就该惊讶，为什么还非维持这“四”字不可，而不仿“前七子”、“后七子”的例，称卢、骆为“前二杰”、王、杨为“后二杰”？难道那许多迹象，还不足以证明

他们两派的不同吗？

首先，卢、骆擅长七言歌行，王、杨专工五律，这是两派选择形式的不同。当然卢、骆也作五律，甚至大部分篇什还是五律，而王、杨一派中至少王勃也有些歌行流传下来，但他们的长处决不在这些方面。像卢集中的：

风摇十洲影，日乱九江文，（《赠李荣道士》）

川光摇水箭，山气上云梯，（《山庄休沐》）

和骆集中这样的发端：

故人无与晤，安步陟山椒，……（《冬日野望》）

在那贫乏的时代，何尝不是些夺目的珍宝？无奈这些有句无章的篇什，除声调的成功外，还是没有超过齐、梁的水准。骆比较有些“完璧”，如《在狱咏蝉》之类，可是又略无警策。同样，王的歌行，除《滕王阁歌》外，也毫不足观。便说《滕王阁歌》，和他那典丽凝重，与凄清流动的五律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杜甫《戏为六绝句》第三首说：“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这里是以卢代表卢、骆，王代表王、杨，大概不成问题。至于“劣于汉魏近风骚”，假如可以解作王、杨“劣于汉魏”，卢、骆“近风骚”，倒也有它的妙处，因为卢、骆那用赋的手法写成的粗线条的宫体诗，确乎是《风》、《骚》的余响，而王、杨的五言，虽不及汉魏，却越过齐、梁，直接上晋、宋了。这未必是杜诗的原意，但我们不妨借它的启示来阐明一个真理。

卢、骆与王、杨选择形式不同，是由于他们两派的使命不同。卢、骆的歌行，是用铺张扬厉的赋法膨胀过了的乐府新曲，而乐府新曲又是宫体诗的一种新发展，所以卢、骆实际上是宫体诗的改造者。他们都曾经是两京和成都市中的轻薄子，他们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廷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怯，以

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阖的节奏，他们必需以赋为诗。正如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台阁上只有仪式的应制，有“绀句绘章，揣合低昂”。到了江山与塞漠，才有低徊与怅惘，严肃与激昂，例如王的《别薛升华》、《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杨的《从军行》、《紫骝马》一类的抒情诗。抒情的形式，本无须太长，五言八句似乎恰到好处。前乎王、杨，尤其应制的作品，五言长律用的还相当多。这是该注意的！五言八句的五律，到王、杨才正式成为定型，同时完整的真正唐音的抒情诗也是这时才出现的。

将卢、骆与王、杨对照着看，真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我在旁处曾说明过从卢、骆到刘（希夷）、张（若虚）是一贯的发展，现在还要点醒，王、杨与沈、宋也是一脉相承。李商隐早无意的道着了秘密：

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属对能。（《漫成章》）

以沈、宋与王、杨并举，实在是最自然、最合理的看法。“律”之“变”，本来在王、杨手里已经完成了，而沈、宋也是“落笔得良朋”的妙手。并且我们已经提过，杨炯和宋之问是好朋友。如果我们再知道他们是好到如之问《祭杨盈川文》所说的那程度，我们便更能了然于王、杨与沈、宋所以是一脉相承之故。老实说，就奠定五律基础的观点看，王、杨与沈、宋未尝不可视为一个集团，因此也有资格承受“四杰”的徽号，而卢、骆与刘、张也同样有理由，在改良宫体诗的观点下，被称为另一组“四杰”。一定要墨守着先入为主的传统观点，只看见“王、杨、卢、骆”之为四杰，而抹煞了一切其它的观点，那只是拘泥、顽冥，

甘心上传统名词的当罢了。

将卢、骆与王、杨分别的划归了刘、张与沈、宋两个集团后,再比较一下刘、张与沈、宋在唐诗中的地位,便也更能了解卢、骆与王、杨的地位了。五律无疑是唐诗最主要的形式,在那时人心目中,五律才是诗的正宗。沈、宋之被人推重,理由便在此。按时人安排的顺序,王、杨的名字列在卢、骆之上,也正因他们的贡献在五律,何况王、杨的五律是完全成熟了的五律,而卢、骆的歌行还不免于草率、粗俗的“轻薄为文”呢?论内在价值,当然王、杨比卢、骆高。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卢、骆曾用以毒攻毒的手段,凭他们那新式宫体诗,一举摧毁了旧式的“江左余风”的宫体诗,因而给歌行体芟除了芜秽,开出一条坦途来。若没有卢、骆,哪会有刘、张,哪会有《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和《秦妇吟》,甚至于李、杜、高、岑呢?看来,在文学史上,卢、骆的功绩并不亚于王、杨。后者是建设,前者是破坏,他们各有各的使命。负破坏使命的,本身就得牺牲,所以失败就是他们的成功。人们都喜以成败论事,我却愿向失败的英雄们多寄予点同情。

① 本文原载《世界学生》第二卷七期,发表后作者曾有所修改,此据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唐诗杂论》及修改稿编入本卷。开明版《闻一多全集》收入此篇时,将其置于《宫体诗的自赎》一文后。此据作者自拟《唐诗杂论》诸篇目录之顺序以及正文内容而移至此。

宫体诗的自赎^①

宫体诗就是宫廷的，或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它是个有历史性的名词，所以严格的讲，宫体诗又当指以梁简文帝为太子时的东宫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我们该记得从梁简文帝当太子到唐太宗宴驾中间一段时期，正是谢朓已死，陈子昂未生之间一段时期。这期间没有出过一个第一流的诗人。那是一个以声律的发明与批评的勃兴为人所推重，但论到诗的本身，则为人所诟病的时期。没有第一流诗人，甚至没有任何诗人，不是一桩罪过。那只是一个消极的缺憾。但这时期却犯了一桩积极的罪。它不是一个空白，而是一个污点。为什么？就因为他们制造了些有如下面这样的宫体诗。

长筵广未同，上客娇难逼，还杯了不顾，回身正颜色。

（高爽《咏酌酒人》）

众中俱不笑，座上莫相撩。（邓铿《奉和夜听妓声》）

这里所反映的上客们的态度，便代表他们那整个宫廷内外的气氛。人人眼角里是淫荡，

上客徒留目，不见正横陈。（鲍泉《敬酬刘长史咏名士悦倾城》）

人人心中怀着鬼胎，

春风别有意，密处也寻香。（李义府《堂堂词》）

对姬妾媚妓如此，对自己的结发妻亦然（刘孝威《都县寓见人织率尔赠妇》便是一例）。于是发妻也就成了倡家。徐悱写出《对房前桃树咏佳期赠内》那样一首诗，他的夫人刘令娴为什么不可以写一首《光宅寺》来赛过他？索性大家都揭开了，

知君亦荡子，贱妾自倡家。（吴均《鼓瑟曲有所思》）
因为也许她明白她自己的秘诀是什么。

自知心所爱，出入仕秦宫，谁言连尹屈②，更是莫敖通？（简文帝《艳歌篇十八韵》）

简文帝对此并不诧异，说不定这对他，正是件称心的消息。堕落是没有止境的。从一种变态到另一种变态往往是个极短的距离，所以现在像简文帝《变童》，吴均《咏少年》，刘孝绰《咏小儿采莲》，刘遵《繁花应令》，以及陆厥《中山王孺子妾歌》一类作品，也不足令人惊奇了。变态的又一类型是以物代人为求满足的对象。于是绣领、袖腹、履、枕、席、卧具……全有了生命，而成为被玷污者。推而广之，以至灯烛、玉阶、梁尘，也莫不踊跃的助他们集中意念到那个荒唐的焦点，不用说，有机生物如花草莺蝶等更都是可人的同情者。

罗荐已擎鸳鸯被，绮衣复有葡萄带，残红艳粉映帘中，戏蝶流莺聚窗外。（上官仪《八咏应制》）

看看以上的情形，我们真要疑心，那是作诗，还是在一种伪装下的无耻中求满足。在那种情形下，你怎能希望有好诗！所以常常是那套褪色的陈词滥调，诗的本身并不能比题目给人以更深的印象。实在有时他们真不像是在作诗，而只是制题。这都是惨淡经营的结果：《咏人聘妾仍逐琴心》（伏知道），《为寒床妇赠夫》（王胄）。特别是后一例，尽有“闺情”、“秋思”、“寄

远”一类的题面可用，然而作者偏要标出这样五个字来，不知是何居心。如果初期作者常用的“古意”、“拟古”一类暧昧的题面，是一种遮羞的手法，那么现在这些人是根本没有羞耻了！这由意识到文词，由文词到标题，逐步的鲜明化，是否可算作一种文字的程裸狂，我不知道，反正赞叹事实的“诗”变成了标明事类的“题”之附庸，这趋势去《游仙窟》一流作品，以记事文为主，以诗副之的形式，已很近了。形式很近，内容又何尝远？《游仙窟》正是宫体诗必然的下场。

我还得补充一下宫体诗在它中途丢掉的一个自新的机会。这专以在昏淫的沈迷中作践文字为务的宫体诗，本是衰老的、贫血的南朝宫廷生活的产物，只有北方那些新兴民族的热与力才能拯救它。因此我们不能不庆幸庾信等之入周与被留，因为只有这样，宫体诗才能更稳固的移殖在北方，而得到它所需要的营养。果然被留后的庾信的《乌夜啼》、《春别诗》等篇，比从前在老家作的同类作品，气色强多了。移殖后的第二、三代本应不成问题。谁知那些北人骨子里和南人一样，也是脆弱的，禁不起南方那美丽的毒素的引诱，他们马上又屈服了。除薛道衡《昔昔盐》、《人日思归》，隋炀帝《春江花月夜》三两首诗外，他们没有表现过一点抵抗力。炀帝晚年可算热忱的效忠于南方文化了，文艺的唐太宗，出人意料之外，比炀帝还要热忱。于是庾信的北渡完全白费了。宫体诗在唐初，依然是简文帝时那没筋骨、没心肝的宫体诗。不同的只是现在词藻来得更细致，声调更流丽，整个的外表显得更乖巧、更酥软罢了。说唐初宫体诗的内容和简文时完全一样，也不对。因为除了搬出那僵尸“横陈”二字外，他们在诗里也并没有讲出些什么。这又教人疑心这辈子人已失去了积极犯罪的心情。恐怕只是词藻和声

调的试验给他们羈縻着一点作这种诗的兴趣(词藻声调与宫体有着先天与历史的连系)。宫体诗在当时可说是一种不自主的、虚伪的存在。原来从虞世南到上官仪是连堕落的诚意都没有了。此真所谓“萎靡不振”!

但是堕落毕竟到了尽头,转机也来了。

在窒息的阴霾中,四面是细弱的虫吟,虚空而疲倦,忽然一声霹雳,接着的是狂风暴雨! 虫吟听不见了,这样便是卢照邻《长安古意》的出现。这首诗在当时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放开了粗豪而圆润的嗓子,他这样开始,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
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
百丈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

这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首先已够教人们如大梦初醒而心花怒放了。然后如云的车骑,载着长安中各色人物 panorama 式的一幕幕出现,通过“五剧三条”的“弱柳青槐”来“共宿娼家桃李蹊”。诚然这不是一场美丽的热闹。但这颠狂中有战栗,堕落中有灵性。

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比起以前那光是病态的无耻,

相看气息望君怜,谁能含羞不肯前!(简文帝《乌栖曲》)

如今这是什么气魄!对于时人那虚弱的感情,这真有起死回生的力量。最后,

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

似有“劝百讽一”之嫌。对了，讽刺，宫体诗中讲讽刺，多么生疏的一个消息！我几乎要问《长安古意》究竟能否算宫体诗。从前我们所知道的宫体诗，自萧氏君臣以下都是作者自身下流意识的口供，那些作者只在诗里，这回卢照邻却是在诗里、又在诗外，因此他能让人人以一个清醒的旁观的自我，来给另一自我一声警告。这两种态度相差多远！

寂寂寥寥杨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这篇末四句有点突兀，在诗的结构上既嫌蛇足，而且这样说话，也不免暴露了自己态度的偏狭，因而在本篇里似乎有些反作用之嫌。可是对于人性的清醒方面，这四句究不失为一个保障与安慰。一点点艺术的失败，并不妨碍《长安古意》在思想上的成功。他是宫体诗中一个破天荒的大转变。一手挽住衰老了的颓废，教给他如何回到健全的欲望，一手又指给他欲望的幻灭。这诗中善与恶都是积极的，所以二者似相反而实相成。我敢说《长安古意》的恶的方面比善的方面还有用。不要问卢照邻如何成功，只看庾信是如何失败的。欲望本身不是什么坏东西。如果它走入了歧途，只有疏导一法可以挽救，壅塞是无效的。庾信对于宫体诗的态度，是一味的矫正，他仿佛是要以非宫体代宫体。反之，卢照邻只要以更有力的宫体诗救宫体诗，他所争的是有力没有力，不是宫体不宫体。甚至你说他的方法是以毒攻毒也行，反正他是胜利了。有效的方法不就是对的方法吗？

矛盾就是人性，诗人作诗本不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原来《长安古意》的“年年岁岁一床书”，只是一句诗而已，即令作诗时事实如此，大概不久以后，情形就完全变了，骆宾王的《艳情

代郭氏答卢照邻》便是铁证。故事是这样的，照邻在蜀中有一个情妇郭氏，正当她有孕时，照邻因事要回洛阳去，临行相约不久回来正式成婚。谁知他一去两年不反，而且在三川有了新人。这时她望他的音信既望不到，孩子也丢了。“悲鸣五里无人问，肠断三声谁为续！”除了骆宾王给寄首诗去替她申一回冤，这悲剧又能有什么更适合的收场呢？一个生成的哀艳的传奇故事，可惜骆宾王没赶上蒋防、李公佐的时代。我的意思是：故事最适宜于小说，而作者手头却只有一个诗的形式可供采用。这试验也未尝不可作，然而他偏偏又忘记了《孔雀东南飞》的典型。凭一枝作判词的笔锋（这是他的当行），他只草就了一封韵语的书札而已。然而试验，就值得钦佩。骆宾王的失败，不比李百药的成功有价值吗？他至少也替《秦妇吟》垫过路。

这以“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教历史上第一位英威的女性破胆的文士，天生一副侠骨，专喜欢管闲事，打抱不平，杀人报仇，革命，帮痴心女子打负心汉，都是他干的。《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里没讲出具体的故事来，但我们猜得到一半，还不是卢、郭公案那一类的纠葛？李荣是个有才名道士（见《旧唐书·儒学·罗道琮传》，卢照邻也有过诗给他）。故事还是发生在蜀中。李荣往长安去了，也是许久不回来。王灵妃急了，又该骆宾王给去信促驾了。不过这回的信却写得比较象首诗。其所以然，倒不在

梅花如雪柳如丝，年去年来不自持，初言别在寒偏在，何悟春来春更思。

一类响亮句子，而是那一气到底而又缠绵往复的旋律之中，有着欣欣向荣的情绪。《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的成功，仅

次于《长安古意》。

和卢照邻一样，骆宾王的成功，有不少成分是仗着他那篇幅的。上文所举过的二人的作品，都是宫体诗中的云岗造像，而宾王尤其好大成癖（这可以他那以赋为诗的《帝京篇》、《畴昔篇》为证）。从五言四句的《自君之出矣》，扩充到卢、骆二人洋洋洒洒的巨篇，这也是宫体诗的一个剧变。仅仅篇幅大，没有什么，要紧的是背面有厚积的力量撑持着。这力量，前人谓之“气势”，其实就是感情。有真实的感情，所以卢、骆的来到，能使人们麻痹了百余年的心灵复活；有感情，所以卢、骆的作品，正如杜甫所预言的，“不废江河万古流”。

从来没有暴风雨能持久的。果然持久了，我们也吃不消，所以我们要它适可而止。因为，它究竟只是一个手段，打破郁闷烦躁的手段，也只是一个过程，达到雨过天青的过程。手段的作用是有时效的，过程的期间也不宜太长，所以在宫体诗的园地上，我们很侥幸碰见了卢、骆，可也很愿意早点离开他们——为的是好和刘希夷会面。

古来容光人所羨，况复今日遥相见？愿作轻罗着细腰，愿为明镜分娇面。（《公子行》）

这不是什么十分华贵的修词，在刘希夷也不算最高的造诣。但在宫体诗里，我们还没听说过这类的痴情话。我们也知道他的来源《同声诗》和《闲情赋》。但我们要记得，这样越过齐、梁，直向汉、晋人借贷灵感，在将近百年以来的宫体诗里也很少人干过呢！

与君相向转相亲，与君双栖共一身，愿作贞松千岁古，谁论芳槿一朝新！百年同谢西山日，千秋万古北邙尘。

（《公子行》）

这连同它的前身——杨方《合欢诗》，也不过是常态的、健康的爱情中，极平凡、极自然的思念，谁知道在宫体诗中也成为了不得的稀世的珍宝。回返常态确乎是刘希夷的一个主要特质，孙翌编《正声集》时把刘希夷列在卷首，便已看出这一点来了。看他即便哀艳到如：

自怜妖艳姿，妆成独见时，愁心伴杨柳，春尽乱如丝。

（《春女行》）

携龙长叹息，逶迤恋春色，看花若有情，倚树疑无力，
薄暮思悠悠，使君南陌头，相逢不相识，归去梦青楼。（《采桑》）

也从没有不归于正的时候。感情返到正常状态是宫体诗的又一重大阶段。唯其如此，所以烦躁与紧张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片晶莹的宁静。就在此刻，恋人才变成诗人，憬悟到万象的和谐，与那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的神秘的不可抵抗的美，而不禁受创似的哀叫出来：

可怜杨柳伤心树！可怜桃李断肠花！（《公子行》）

但正当他叫着“伤心树”、“断肠花”时，他已从美的暂促性中认识了那玄学家所谓的“永恒”——一个最缥缈，又最实在，令人惊喜，又令人震怖的存在，在它面前一切都变渺小了、暂忽了，一切都没有了。自然认识了那无上的智慧，就在那彻悟的一刹那，恋人也就是哲人了。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代白头翁》）

相传刘希夷吟到“今年花落……”二句时,吃一惊,吟到“年年岁岁……”二句,又吃一惊。后来诗被宋之问看到,硬要让给他,诗人不肯,就生生的被宋之问给用土囊压死了。于是诗讖就算验了。编故事的人的意思,自然是说,刘希夷泄露了天机,论理该遭天谴。这是中国式的文艺批评,隽永而正确,我们在千载之下,不能,也不必改动它半点。不过我们可以用现代语替它诠释一遍,所谓泄露天机者,便是悟到宇宙意识之谓。从蜣螂转丸式的宫体诗一跃而到庄严的宇宙意识,这可太远了,太惊人了!这时的刘希夷实已跨近了张若虚半步,而离绝顶不远了。

如果刘希夷是卢、骆的狂风暴雨后宁静爽朗的黄昏,张若虚便是风雨后更宁静更爽朗的月夜。《春江花月夜》本用不着介绍,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谈谈。就宫体诗发展的观点看,这首诗,尤有大谈的必要。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③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在这种诗面前,一切的赞叹是饶舌,几乎是亵渎。它超过了一切的宫体诗有多少路程的距离,读者们自己也知道。我认为用得着一点说明的倒是下面这几句: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更复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沈,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恒前面,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恐惧,只有憧憬,没有悲伤。从前卢照邻指点出“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

时,或另一个初唐诗人——寒山子更尖酸的吟着“未必长如此,芙蓉不耐寒”时,那都是站在本体旁边凌视现实。那态度我以为太冷酷,太傲慢,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带点狐假虎威的神气。在相反的反向,刘希夷又一味凝视着“以有涯随无涯”的徒劳,而徒劳的为它哀毁着,那又未免太萎靡,太怯懦了。只张若虚这态度不亢不卑、冲融和易才是最纯正的,“有限”与“无限”,“有情”与“无情”——诗人与“永恒”猝然相遇,一见如故,于是谈开了——“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对每一问题,他得到的仿佛是一个更神秘的更渊默的微笑,他更迷惘了,然而也满足了。于是他又把自己的秘密倾吐给那缄默的对方: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因为他想到她了,那“妆镜台”边的“离人”。他分明听见她的叹喟: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他说自己很懊悔,这飘荡的生涯究竟到几时为止!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
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他在怅惘中,忽然记起飘荡的许不只他一人,对此清景,大概旁人,也只得徒唤奈何罢?

斜月沈沈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
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这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从这边回头一望,连刘希夷都是过程了,不用说卢照邻和他的配角骆宾王,更是过程

的过程。至于那一百年间梁、陈、隋、唐四代宫廷所遗下的那份最黑暗的罪孽，有了《春江花月夜》这样一首宫体诗，不也就洗净了吗？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张若虚的功绩是无从估计的。^④

卅年八月廿二日陈家营

① 本文原载《当代评论》第十期，发表后作者曾有所修改，此据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唐诗杂论》及修改稿编入本卷。

② 修改稿及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均作“谁言连屈尹”，此据《玉台新咏》卷七、《乐府诗集》卷三十九、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二十改作“连尹屈”。

③ 修改稿及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均作“潏潏”，此据中华书局1960年版《全唐诗》卷一百十七及作者所编《唐诗大系》原稿改作“滟滟”。

④ 修改稿文末附：刘孝威《奉和逐凉》、《咏佳丽》、《望隔墙花》三篇诗题。

陈子昂^①

(六六一——七〇二)

“上拂云霄，下瞰涪江”的金华山，是唐时梓州射洪县的第一名胜。

涪右众山内，金华紫崔嵬，上有蔚蓝天，垂光抱琼台。这是宝应初(七六二)杜甫来游时所得的印象。“琼台”指梁时所筑的庄严瑰丽的玉京观。那是为纪念东晋一位道士陈勋而建筑的。但到唐大历中鲜于(后改姓李)叔明来做东川节度使，又给这山上的历史遗迹添了一个标记。这标记没玉京观那样的夸大与煊赫，只是一块石碑，上面刻的，除碑文外，便是这样一道颇为冗长的篆额：

大唐剑南东川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鲜于公为故拾遗陈公建旌德之碑

碑所纪念的是玉京观后面一所早已圯废了的房子——陈子昂的读书处。

陈子昂，字伯玉，本州著名富豪陈元敬的长子。据说本是个“驰侠使气”的无赖子，直到十七八岁时，和一群赌棍闯进乡校，不知受了个什么刺激，这才慨然的离开县北里许武东山下

的家庭,跑到这金华山上,闭户谢客,好好的读了几年书。这时一个颇负才名的诗人王适来到蜀中,看见子昂的诗作,大为惊叹,说道:“此子必为文宗矣!”大概受了这番鼓励,子昂便在二十一岁时,即开耀元年(六八一)入京应举。但是王适的激扬似乎还不够,这次应举失败了。

长安东市一家乐器店前,麇集着许多豪贵的顾客,正在传观一把胡琴。一把胡琴,价值百万,好处究竟在哪里呢?大家正在纳闷。②

▲“千金子”:

《宿空舂峡青树村浦》:“忆作千金子,宁知九逝魂。”

《万州晓发放舟乘涨还寄蜀中亲友》:“寄谢千金子,江海事多违。”

《度峡口山赠乔补阙知之王二无竞》:“之子黄金躯,如何此荒域。”

父元敬,弱冠以豪侠闻。家故多赀,属岁饥,出粟万石赈乡里,邦人翕然归之。六世祖太乐,当齐时兄弟三人为郡豪杰。梁武帝命为郡司马。

本传:圣历初还乡里,……县令段简贪暴,闻其富,欲害之。家人纳钱廿万缗,简薄其赂,捕送狱中,忧愤而卒。

在京师以千缗买胡琴。见《独异记》。

《旌德碑》:“……祖辩,为郡豪杰。辩生元敬,瑰伟倜傥,弱冠以豪侠闻。属乡人阻饥,一朝散粟万斛,以赈贫者,而不求报。”

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世为豪族。父元敬,瑰玮倜傥,年二十以豪侠闻。属乡人阻饥,一朝散万钟之粟,而不求报。于是远近归之,若龟鱼之赴渊也。”

《别传》：“属本县令段简，贪暴残忍，闻其家有财，乃附会文法，将欲害之。子昂荒惧，使家人纳线二十万。而简意未塞，数舆曳就吏。”

▲子昂多病：

《新唐书》本传：“子昂多病。”

《感遇诗三十八首》第十三：“林居病时久。”

《同王员外雨后登开元寺南楼因酬晖上人独坐山亭有赠》：“宁知人世里，疲病得攀缘。”

《喜遇冀侍御珪崔司议泰之使》：“谢病南山下，幽卧不知春。”

《感遇诗》第三十三：“疲痾苦沦世，忧瘁日侵淄。”

《秋园卧病呈晖上人》：“疲痾澹无豫，独坐泛瑶瑟。怀挟万古情，忧虞百年疾。”

《卧病家园》：“卧病谁能问，闲居空物华。”

《别传》：“子昂体弱多病，”“子昂素羸疾。”

▲子昂之死：

从刘敬同征突厥，……迁右拾遗，……从武攸宜讨契丹，……谢病归家。县令段简诬系，死狱中，年四十三。（《郡斋读书志》第十七引沈亚之说云，其当为武承嗣所杀。）

▲子昂之作：

集十卷（《全唐诗》编二卷）。赵儋《碑》云：“有《正声集》十卷。”又云：“拾遗之文，四海之内，家藏一本。”《别传》：“尝恨国史芜杂，乃自汉孝武之后以迄于唐，为《后史记》。纲纪粗立，笔削未终，钟文林府君忧，其书中废。”

▲道教的家风：

《文林郎墓志铭》：“（公）性英雄而志尚玄默。”

《观荆玉篇序》：“予家世好服食，昔尝饵之（仙人杖）。”

赵儋《陈公旌德碑》：“五世祖方庆好道，得墨子五形秘书、白虎七变，隐于郡武东山。”

同上：“元敬……属青龙末，天后居摄，遂山栖饵术，殆十八年。元图大象无不达。”

卢藏用《陈子昂别传》：“五（原作“四”）世祖方庆，得墨翟秘书，隐于武东山，……父元敬，…究览坟籍，居家园以求其志。饵地骨，炼云膏，四十余年。”

《别传》：“子昂晚爱黄老之言，尤耽味《易》象，往往精诣。”

《文林郎陈公墓志铭》：“方庆好道，得墨子五行秘书、白虎七变法，遂隐于郡武东山。”

同上：“青龙癸未，唐历云微。公乃山栖绝谷，放息人事，饵云母以怡其神。居十八年，元图天象，无所不达。”

《居士陈君碑》：“曾祖方庆，好道不乐为仕，得墨子五行秘书，而隐于武东山。”

▲子昂与“纵横”

《赠严仓曹乞推命录》：“少学纵横术，游楚复游燕。”

《卧病家园》：“纵横策已弃，寂寞道为家。”

《感遇诗三十八首》第十一：“吾爱鬼谷子，青溪无垢氛。囊括经世道，遗身在白云。七雄方龙斗，天下久无君。浮荣不足贵，遵养晦时文。舒可弥宇宙，卷之不盈分。岂徒山木寿，空与麋鹿群。”

《赠赵六贞固二首》其二：“赤螭媚其彩，婉娈苍梧泉。昔者瑯琊子，躬耕亦慨然。……道心固微密，神用无留连。舒可弥宇宙，揽之不盈拳，……。”

《答韩使同在边》：“雨雪容颜改，纵横才位孤。”

(以上二诗等于自述。)

《答洛阳主人》：“平生白云志，早爱赤松游。事亲恨未立，从宦此中州。主人亦何问，旅客非悠悠。方谒明天子，清宴奉良筹。再取连城壁，三陟平津侯。不然拂衣去，归从海上鸥。宁随当代子，倾侧且沈浮。”

《赠别冀侍御崔司议》诗序：“夫达则以公济天下，穷则以大道理身，嗟乎子昂，岂敢负古人哉。”

《还至张掖古城闻东军告捷赠韦五虚已》：“纵横未得意，寂寞寡相迎。”

《旌德碑》：“契丹以营州叛，建安郡王武攸宜亲总戎律。……公参谋帟幕。军次渔洋，前军王孝杰等相次陷没，三军震慑。公乃进谏，感激忠义，料敌决策，请分麾下万人以为前驱，奋不顾身，上报于建安。遇安愎谏，礼谢绝之，但署以军曹掌记而已。”

卢藏用《陈子昂别传》：“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至年十七八未知书。尝从博徒入乡学，慨然立志，因谢绝门客，专精坟典。”

▲子昂之孤寂感：

《感遇诗三十八首》二十二：“登山望宇宙，白日已西暝，云海方荡潏，孤鳞安得宁。”

同上二十五：“玄蝉号白露，兹岁已蹉跎，群物从大化，孤英将奈何。”

同上三十八：“仲尼探元化，幽鸿顺阳和。大运自盈缩，春秋递来过，盲飙忽号怒，万物相纷剝，溟海皆震荡，孤凤其如何？”

同上二十：“一绳将何系，忧醉不能持。”

《喜马参军相遇醉歌》：“孤愤遐吟，谁知我心。”

《南山家园林木交映盛夏五月幽然清凉独坐思远率成十韵》：“寂寥守寒巷，幽独卧空林，松竹生虚白，阶庭横古今。”

《秋园卧病呈晖上人》：“幽寂旷日遥，林园转清密。”

《卧病家园》：“纵横策已弃，寂寞道为家。”

《感遇诗三十八首》其二：“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

《度峡口山赠乔补阙知之王二无竞》：“邈迤忽而尽，泱泱平不息，之子黄金躯，如何此荒域。”

《答韩使同在边》：“雨雪容颜改，纵横才位孤。”

《度荆门望楚》：“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

《宿空舫峡青树村浦》：“忆作千金子，宁知九逝魂。”

《赠别冀侍御崔司议》诗序：“可以散孤愤。”

▲子昂之“玄感”(元化)

《感遇诗三十八首》其六：“古之得仙道，信与元化并，玄感非象识，谁能测沈冥？世人拘目见，酣酒笑丹经。”

同上其七：“茫茫吾何思，林卧观无始。”

同上其十：“深居观元化。”

同上十三：“闲卧观物化，悠悠念无生。”

同上十七：“幽居观天运，悠悠念群生，终古代兴没，豪圣莫能争。”

同上二十五：“群物从大化。”

同上三十六：“探元观群化。”

同上三十八：“仲尼探元化。”(《论语·子罕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夏日晖上人房别李参军崇嗣》：“四十九变化，一十三死

生。翕忽玄黄里，驱驰风雨情。是非纷妄作，宠辱坐相惊。”

《南山家园林木交映盛夏五月幽然清凉独坐思远率成十韵》：“坐观万象化，方见百年侵。”

《登泽州城北楼讌》：“观化久无穷。”

《春台引》：“怀宇宙以伤远，登高台而写忧。”

《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

《岷山怀古》：“丘陵徒自出，贤圣几凋枯。”

《秋园卧病呈晖上人》：“怀挟万古情。”

《薛大夫山亭宴序》：“谈高趣逸，体静心闲，神眇眇而临云，思飘飘而遇物。林轩寂寞，星汉纵横，思欲垂汗漫而群游，与真精而合契。欢穷兴洽，乐往悲来，怅鸾鹤之不存，哀鹓鸪之久没，徘徊永叹，慷慨长怀。东方明而毕昴升，北阁曙而天云静。悲夫！向之所得，已失于无何，今之所游，复羁于有物，诗言志也，可得闻乎？”

《续唐故中岳体元先生潘尊师碑颂》：“观元化兮求古之列仙。”

《别中岳二三真人序》：“夫爱名山，歌长往，世有之矣，放身霄岭，宴景云林，卑俗不可得而闻，时士不可得而见，则吾欲高视终古，一笑昔人。嵩山有二仙人，自浮邱公王子晋上朝玉帝，遗迹金坛，凤箫悠悠，千载无响。吾每以是临霞永慨，抚膺叹息，常谓烟驾不逢，羽人长往。去嚣世，走青云，登玉女之峰，窥石人之庙，见司马子微冯太和，霓裳眇然，冥壑独立。真朋羽会，金浆玉液，则有杨仙翁元默洞天，贾上士幽栖牝谷，玉笙吟凤，瑶衣驻鹤，方且迷轩辕之驾，期汗漫之游。吾亦何人，躬接兹赏。实欲执青节，从白蜺，陪饮昆仑之庭，观化元元之府，宿

心遂矣，冥骨甘焉。岂知琼都命浅，金格道微，攀倒景而迷途，顾中峰而失路，尘紫俗累，复汨吾和，仙人真侣，永幽灵契，翳青芝而延伫，遥会何期，结丹桂而徘徊，远心空绝。紫烟去，黄庭极，仰寥廓而无光，视环区而寡色，悠悠何往，白头名利之交，咄咄谁嗟，元运盛衰之感，始知杨朱歧路，墨翟素丝，尚平辞家而不归，鲍焦抱木而枯死，可以痛，可以悲，古人之心，吾今得之矣。”

《堂弟孜墓志铭》：“大圆苍苍，大方茫茫，贤圣同此，尔之何伤。”

《上殇高氏墓志铭》：“我观顓元，机化出入，夭寿之数，荣落之原，皆一受而不易者也。”“来不可遏，去不可止，唯死与生，由生以死。”

卢藏用《宋主簿鸣皋梦赵六予未及报而陈子云亡今追为此诗答宋兼贻平昔旧游》：“陈生富清理，卓犖兼文史，……幽居探元化，立言见千祀。”

卫玠初欲过江，形神惨悴，语左右曰：见此芒芒，不觉百感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条执枝，泫然流泪。

庾信《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逢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初唐诸家诗摘钞：

(1)陈子昂：《感遇诗》其二：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其四：乐羊为魏将，食子殉军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

忠，吾闻中山相，乃属放麋翁。孤兽犹不忍，况以奉君终。

其五：市人矜巧智，于道若童蒙。倾夺相夸侈，不知身所终。曷见玄真子，观世玉壶中？窅然遗天地，乘化入无穷。

其六：吾观龙变化，乃知至阳精。石林何冥密，幽洞无留行。古之得仙道，信与元化并。玄感非象识，谁能测沈冥，世人拘目见，酣酒笑丹经。昆仑有瑶树，安得采其英。

(2)卢照邻：《行路难》：人生贵贱无终始，倏忽须臾难久恃。谁家能驻西山日？谁家能堰东流水？

《长安古意》：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

《释疾文三歌》其二：岁去忧来兮东流水，地久天长兮人共死。

(3)王勃：《滕王阁歌》：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4)李峤：《汾阴引》：“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

(5)刘希夷：《代白头翁》：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

同上：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6)王绩：《石竹咏》：上天布甘雨，万物咸均平。自顾微且贱，亦得蒙滋荣③。萋萋结绿枝，晔晔垂朱英。常恐零露降，不得全其生。叹息聊自思，此生岂我情。昔我未生时，谁者令我萌？弃置勿重陈，委化何足惊！

《古意六首》(略)

《独坐》断句：寄身千载下，聊游万物初，欲令无作有，翻觉实成虚。

《食后》：田家无所有，晚食遂为常。菜剪三秋绿，殮炊百日黄。胡麻山麩样，楚豆野麋方。始暴松皮脯，新添杜若浆。葛花消酒毒，莢蒂发羹香。鼓腹聊乘兴，宁知逢世昌。

(7)王梵志：我昔未生时，冥冥无所知。天公强生我，生我复何为。无衣使我寒，无食使我饥。还你天公我，还我未生时。(皎然《诗式》引《道情诗》。案：酷似王绩《石竹咏》)

草屋足风尘，床无破毡卧，客来且唤入，地铺稿荐坐。家里元无炭，柳麻且吹火，白酒瓦钵藏，铛子两脚破，鹿脯三四条，石盐五六颗(原作“课”)。看客只宁馨，从你痛笑我。(郑印《梵志诗拾遗》)

共受虚假身，共禀太虚气，死去虽更生，回来尽不记。以此好寻思，万事淡无味，不如慰俗心，时时一倒醉。(《梵志诗拾遗》)

我见那汉死，肚里热如火。不是惜那汉，恐畏还到我。(同上)

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梁溪漫志》一〇引)

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同上引黄庭坚引)

(8)寒山子：④

▲评论：

杜甫：“位下何足伤，所贵者圣贤。”“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编。”(《陈拾遗故宅》)“陈公读书堂，石柱仄青苔，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冬到金华山观……》)“遇害陈公殒，于今蜀道怜，君行射洪县，为我一潸然。”(《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新唐书》本传赞：“荐圭璧于房闼，以脂泽污漫之。”

《四库提要》：“譬之荡姬佚女，以色艺冠世，而不可以礼法绳之者也。”

卢藏用《宋主簿鸣皋梦赵六予未及报而陈子云亡，今追为此诗答宋兼贻平昔旧游》：“陈生富清理，卓犖兼文史。思缚巫山云，调逸岷江水。铿锵哀忠义，感激怀知己。负剑登蓟门，孤游入燕市。浩歌去京国，归守西山趾。幽居探元化，立言见千祀。埋没经济才，良图竟云已。”

王士禛《香祖笔记》曰：“子昂五言诗力变齐梁，不须言。其表、序、碑、记等作，沿袭颓波，无可观者。《上大周受命颂表》一篇，《大周受命颂》四章，其辞谄诞不经。又有《请追上太原王帝号表》。太原王者，武士彠也。此与扬雄《剧秦》、《美新》无异，殆又过之。其下笔时，不知世有节义廉耻事矣。子昂真无忌惮之小人哉。”

陈沆《诗比兴笺》：“射洪著述，斯文中兴，自李、杜推激于前（李阳冰《太白集序》，杜甫《过陈拾遗故宅》诗），韩、柳服膺于后（韩愈《送孟东野序》、《荐士》诗，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序》），于是高步三唐，横扫六代，莫不以为今古之升降，质文之轨辙焉。然逐响则同，知音罕觐，寻其涸郁，亦有端由。自宋子京《唐书》谓‘明堂太学’之疏，‘荐圭璧于房闼’，王士禛《笔记》谓‘大周受命’之颂，‘甚剧秦而美新’，又或訾‘崇福观’之记，有孝明帝之称，于是末学随声，百喙一律。不有论世，曷由‘阐幽’？请考子昂所立之朝，与同朝之人，并考子昂立朝之节，与去朝之日，而后质之以《感遇》之什，则心迹终始，日月争光矣。”

“夫女祸有极，不同浇、浞之朝，独阴不生，终无嬴、马之嗣，是以袁姜再世，篡鲁不成，吕雉十年，安刘反掌。武后僭号，年已六旬，太庙之祭主未移，环丘之配享如故，主器犹然长子，

中外不乏老臣，孰不隐忍数载之间，濡俟中兴之日哉？设使陵、平、婴、勃，委身新莽之朝，姚、宋、狄、姜，俯首泚、温之陞，则不得为名教中人矣。诚知仕吕仕周，不同新室、安史，则随例进贺之表，应制颂美之什，诸公亦岂能独无。特一则功业揜文章，偶乏流传之什，一则文章揜忠义，翻遗玷纛之端。然‘石淙山侍宴’之诗，狄、姚与二张诸武并列（石刻在河南登封县石淙山，薛曜书），张燕公铭檄之作，孝明与天册金轮间称（张说《节愍太子妃墓志》，称孝明高皇后，即武士彠妻也。又为河内王武懿宗露布：‘伏惟天册金轮神圣皇帝’），此则今日尚存，亦不闻薰莸同器，燕、许殊科者也。仲尼见楚、越之君，亦必称之为王，惟《春秋》乃可书子。彼宋、狄诸公，当日语言文字，其敢直斥武士彠乎。今既不能议诸公之仕周，乃犹谓仕周而不当从其称谓，其亦舍本而齐末，许浴而禁裸已。

“且夫同仕而异品，同迹而异心者，一辨诸忠佞之从违，二辨诸进退之廉躁。历考武后一朝，惟子昂谏疏屡见。武后欲淫刑，而子昂极陈酷吏之害，武后欲黷兵，而子昂极陈丧败之祸，武后欲歼灭唐宗，而子昂请抚慰宗室，甚至初仕而争山陵之西葬，冒死而讼宗人之冤狱，皆言所难言，如纳入凿。故杜甫《过陈拾遗故宅诗》云：‘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其为党附不党附，可不言决矣。武后以官爵笼天下士，或片言取卿相，或四时历青紫。至文学材艺，更所牢笼。沈、宋、杜、薛、阎、苏、二李，或参控鹤奉宸之职，或预《三教珠英》之修，其后神龙之初，并坐二张之党。子昂曾有一于此乎？释褐十载，不过拾遗，自托多病，不乐居职，谏牋则辄遭报罢，参军则屡忤诸武。未及壮年，遽乞归养，父丧庐墓，哀动路人，至以侍从之臣，竟死县令之手。故杜甫诗又云：‘位下何足伤，所贵者圣贤，同游英俊人，’

多秉辅佐权。’其躁进不躁进，又可不言决矣。若谓二端尚未足以明心迹，必如狄公之荐柬之，预谋复兴，姚、宋之相开元，始称晚盖，则试问娄师德、徐有功、魏元忠诸公，谋未参于复兴，身未逮乎开元，其与子昂，又何异同？责备贤者，岂其偏枯。

“矧昔私家之著述，尤征文字之心声。嗣宗醉草‘劝笈’，而《咏怀》恫忧魏室（《代劝九锡笈》，皆刺嘲之词），子山身食周粟，而词赋惟‘哀江南’（庾信仕仇国，不可为训，非仕武后者比也。姑取其不忘梁耳），韩非有忠秦之讥，而争存韩以死狱，荀彧有附曹之谤，而争九锡以殉身。君子论人，善善从长，亦观其志之所存而已。乾坤易位之时，猘獠磨牙之日，偶语弃市，道路以目，历考唐人诸集，亦有片言只句，寄怀兴废，如子昂之感愤幽郁，涕泗被面下者乎？故知屈、阮之嗣音，杜陵之先导，心迹与狄、宋同符，文行掩沈、杜而上，岂比《法言》颂安汉之德，可见《美新》之由衷，临刑赋子房之诗，适形叛宋之矫伪哉！”

陈廷经曰：上疏谏武氏，前后五疏，其请兴明堂太学一疏，乃上于高宗之世，何尝有请立武氏九庙之事乎？⑤

▲文学主张：

《与东方虬书》：“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上薛令文章启》：“某实鄙能，未窥作者。斐然狂简，虽有劳人之歌，怅然咏怀，曾无阮籍之思。徒恨迹荒淫丽，名陷俳优，长为童子之群，无望壮夫之列。”

赵儋《旌德碑颂》自注：“嗟乎，道不可合，运不可谐，遂放言于《感遇》，亦阮公之《咏怀》，已而已而，陈公之微意在斯。”

韩愈《荐士》诗：“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宋、齐之末，盖憔悴矣，逶迤陵颓，流靡忘返，至于徐、庾，天之将丧斯文也。后进之士，若上官仪者，继踵而生，于是《风》、《雅》之道，扫地尽矣。……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君……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

《别传》：“时洛中传写其书，市肆闾巷，吟讽相属，乃至转相货鬻，飞驰远迹。”“子昂有天下大名而不以矜人。”

（何以受王士禛之攻击？）

▲子昂与庄子：

钟惺曰：“正字深奇，曲江淹密。”

刘熙载曰：“曲江之《感遇》出于《骚》，射洪之《感遇》出于庄，缠绵超旷，各有独至。”

诗中用《庄子》：

《感遇》其五：杳然遗天地，乘化入无穷。

其六：吾观龙变化，乃知至阳精。

其七：林卧观无始。

其十一：岂徒山木寿，空与麋鹿群。

其十三：闲卧观物化，悠悠念无生。

其十七：幽居观天运。

其二十三：多材信为累。

其二十五：昆仑见玄凤。

其三十一：唯应白鸥鸟，可与洗心言。

其十：务光让天下。

其十五：探他明月珠。

卢藏用《陈子昂别传》：“尝著《江上丈人论》，将磅礴机化，

而与造物者游。”(阮:《大人先生传》)

▲子昂慕邹衍:

(大九洲、五德终始)

《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邹衍》:邹子何寥廓,漫说九瀛垂。

(空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时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子昂与建安:

建安诗的社会色彩:

曹操:《蒿里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

陈琳:《饮马长城窟行》

王粲:《七哀》

阮瑀:《驾出北郭门》

子昂《感遇》中的社会色彩:

其三:亭埃何摧兀,暴骨无全躯……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下孤。

其二十九:肉食谋何失,藜藿缅纵横。

其三十七: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

其二十六:宫女多怨旷,层城闭蛾眉。

其十九: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

▲子昂与阮籍:

王绩学陶潜,陈子昂学阮籍,王不及陶远甚,陈则超阮而上之。其故有二:

1. 阮质多于文,陈则文质彬彬。

2. 阮以“仙心”寄慨,态度消极,陈游心“玄感”,趣味真醇

超脱。

阮公身事乱朝，常恐遇祸，因兹《咏怀》，虽志在讥刺，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颜延年）

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

正始明道，诗杂仙心，……嵇诗清峻，阮旨遥深。（《文心雕龙·明诗》）

阮时代险于陈，压迫太大，摧毁灵性。

阮隐语，陈玄理诗，阮未忘个人，陈融液大我。

陈、阮皆志在用世，遭时混浊，乃退隐而以诗发其感愤。

《晋书·阮籍传》：“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酣饮为常。”

陈处境差胜于阮。

《旌德碑》：“大运茫茫，天地悠悠，沙麓气冲，太阴光流，义士食薇，人谁造周。”原注曰：“嗟乎，道不可合，造不可谐，遂放言于《感遇》，亦阮公之《咏怀》。已而已而，陈公之微意在斯。”

《大人先生传》 《江上丈人论》

▲子昂与李、杜：

陈：感慨

李：解脱

杜：愤慨

▲关于古诗：

《李攀龙选唐诗序》：“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

王夫之《唐诗评选》：“历下谓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非古也。若非古而犹然为诗，亦何妨。风以世移，正字《感遇诗》，似诵、似说、似狱词，似讲义，仍不复似诗，何有于古？故曰，五言古自是而亡。”

魏、薛古诗。陈子昂玄理诗是“其古诗”，亦即“非古”之古诗，亦“非诗”之古诗。

▲子昂诗分三部分：

一、感遇：超旷高古。

二、同晖上人诸作：泓峥萧瑟。

三、近体：晶莹爽朗。

旧称子昂之贡献，辄曰古体，曰“变雅正”，此皆失之笼统。实则当时作古体者颇多。如：

魏征，

薛稷、薛奇童，

包融、贺朝，

.....

皆有可观。即

宋之问、崔融，

亦时有古体。此等只相当于子昂之第二类。而子昂之贡献，实在第一类。前之王绩，后之张九龄，皆不能比。即李白亦不完全相同。

卢藏用诗：“陈生富清丽。”

又《陈子昂文集序》：“至于感激顿挫，显微阐幽，庶几见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者，则《感遇》之篇焉。”

▲《感遇》之分析：

〈一〉《感遇》曰：“玄感非象识。”《感遇》之重要性，即在其“玄感”。玄感者，即进一步高一层的感慨。

感慨如：卢照邻、王勃、李峤、刘希夷。

然此等皆因人事而发，局于小我。张九龄属此种。此种感慨太主观。又有一种属于漠然无动于中的客观。如：

王梵志、寒山子

等预言家之危言耸听，或：

王绩、李白

之强作解脱，等于自欺欺人。

子昂则严肃的正视，关切的凝思，不太主观，亦不太客观。

〈二〉庄周与邹衍的诗化——孤寂感与“思乡情调”。

然又非太画面的以致成为幻想的游戏，如：

卢照邻：《赠李荣道士》：“风摇十洲影，日乱九江文”，

李白：

李贺：《梦天》：“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而是）社会意识——人生情调——人道主义，（亦即）：高、正始、道、悲天加上宽、建安、儒、悯人。

〈三〉产生《感遇》的因素：

历史的源——远古、庄子、阮籍。停留于感伤的水准上的两个突出的高峰。陈子昂，第三度出现的高峰——绝后。

唐诗二大壁垒——佛与道。

门阀贵族的末路——名士：满足的反感（厌饫后的恶心），繁华的幻灭，时代的大荡动增加惊醒的机会，荡动停息后，回味反省，感伤，疲惫，休息，涤清，——田园、山林、禅寂。消极的、颓废的。

新兴士人的姿态——英雄主义：份子的来源：土豪、新贵、边民、异族虏姓。性格气质：豪侠（《别传》：“刚断强毅而未尝忤物。”）、肉感、享乐，——纵横、神仙。积极的、浪漫的。

▲复杂的人格：

〈一〉纵横家：《别传》：“尤重交友之分，意气一合，虽白刃

不可夺也。”“好施轻财，而不求报。”“子昂貌寝寡援，然言王霸大略、君臣之际，甚慷慨焉。”

1. 豪家：《旧唐书》本传：“子昂褊躁无威仪。”《新唐书》本传：武后召见金鸾殿，“子昂貌柔野而占对慷慨”。豪族子弟（英雄）非士族：六世祖（太乐）以豪右为郡司马，子方庆不仕，子汤（子昂高祖）郡主簿，子通（曾祖）不仕早卒，子辩（祖）不仕，子元敬（父）明经登第文林郎。《文林郎墓志铭》：“皇考辩，为郡豪杰。”（文林郎……“穆其清风”，）“邦人驯致，如众鸟之从凤也。时有决讼，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四方豪杰，望风景附，朝廷闻名。或以君为西南大豪，不知深慈恭懿敬让以得也。”《堂弟孜墓志铭》：“皇祖辩，少习儒学，然以豪英刚烈著闻，是以名节为州国所服。”《居士陈君碑》：“子孙避晋不仕，居涪南武东山，与唐胡白赵五姓置立新城郡，剖制二县，而四姓宗之，代为郡长。萧齐之末，有太平者，兄弟三人，为郡豪杰。梁武帝受禅，网罗英豪，拜太平为新城郡守，寻加本州别驾。弟太乐、太蒙。蒙为黎州长史都督护南梁二郡太守，乐为本郡司马。”

2. 博弋：

3. 敢谏：《旌德碑》：“封章屡抗，矢陈刑辟，匪君伊顺，惟鳞是逆。”

4. 从军：突厥、契丹。（探险的热情——以上三项皆然。壮夫——探险。）

飞翔的力量。

〈二〉道教信徒（神仙）：

1. 道教的家风种植的浪漫的神仙思想——健全的。

2. 读书金华观。

3. 交游。

《别中岳二三真人序》

好奇游戏，择手段悲。

飞翔的机会。

道——李

〈三〉儒家：

(实践生活)

飞翔时目光注视尘世。

儒——杜

〈四〉佛家：《别传》：“军罢，以父老，表乞罢职归侍。……遂于射洪西山构茅宇数十间，种树采药以为养。”

1. 时代、晖上人的影响：

晖上人、独坐山。《旌德碑》：“葬于射洪独坐山。”郭廷谓《哭陈子昂》：“魂逐东流水，坟依独坐山。”《同王员外雨后登开元寺南楼因酬晖上人独坐山亭有赠》。

2. 事业失败。

3. 病。

4. 狱中占卜，败北主义的心理。

掉下来——心中还不忘飞翔的记忆。

佛——王

▲《感遇》、同晖上人诸作、近体：

《感遇》：生命情调、宇宙意识与社会意识。“悲天悯人”。纵横家、道家(神仙)(正始之超旷)、混合儒家(建安之热烈)的人本主义。

同晖上人诸作：佛家(太康、陶、谢之恬淡)禅寂。

近体：继承全部遗产(齐、梁)转递与盛唐李白(择不择手段)、杜甫(《感遇》)及王维(韦、柳)(同晖上人诸作及近体)。

(与张若虚比较)⑥

① 本文属《唐诗杂论》中一篇,据北京图书馆所藏作者手稿照相复印件收入此卷。因原稿颇为杂乱,故整理时稍有移动或删减。可参考《闻一多说唐诗·陈子昂》(见岳麓书社 1986 年版《闻一多选唐诗》附录部分)。

② 手稿正式行文到此处止,其下则属提纲、材料性质。

③ 《唐诗大系》王绩《石竹咏》篇校记:“以《全唐诗补遗》三二补前四句。”

④ 原稿寒山子名下未附诗。

⑤ 此段原话见陈沆《诗比兴笺》卷三附陈廷经“总辨阮嗣宗陈正字被谤之诬”条。

⑥ 原稿最末另附六朝及唐诸家诗钞,此省略正文,仅存篇目如下:薛据《出青门往前山下别业》 刘昫《寄阎防》、“道由白云尽”(阙题)、《独漉篇》 张华《壮士篇》、《励志诗》(九首录二:“大仪斡运”、“吉士思秋”)、《情诗》、《杂诗》二首(“曷度随天运”、“荏苒日月远”) 刘伶《北芒客舍诗》 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 宗炳《登半石山》 湛方生《帆入南湖》、《诸人共讲老子》 谢道韞《登山》 帛道猷《陵峰采药触兴为诗》 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 宗夬《荆州乐》三首 梁武帝《天安寺疏圃堂》 周舍《还田舍》 吴均《胡无人行》、《答柳恽》、《酬周参军》、《边城将》、《江上酬鲍几》、《咏怀》、《春咏》 何逊《别沈助教》、《学古》、《与胡兴安夜别》、《慈姥矶》、《相送》、《九日侍宴乐游苑》、《酬范记室云》 萧子显《乌栖曲应令》、《春闺思》 刘缓(一作媛)《新月》 梁元帝《折杨柳》。

孟浩然^①

(六八九——七四〇)

当年孙润夫家所藏王维画的孟浩然像，据《韵语阳秋》的作者葛立方说，是个很不高明的摹本，连所附的王维自己和陆羽、张洎等三篇题识，据他看，也是一手摹出的。葛氏的鉴定大概是对的，但他并没有否认那“俗工”所据的底本——即张洎亲眼见到的孟浩然像，确是王维的真迹。这幅画，据张洎的题识说，

虽轴尘缣古，尚可窥览。观右丞笔迹，穷极神妙。襄阳之状，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马——一童总角，提书笈负琴而从——风仪落落，凛然如生。

这在今天，差不多不用证明，就可以相信是逼真的孟浩然。并不是说我们知道浩然多病，就可以断定他当瘦。实在经验告诉我们，什九人是当如其诗的。你在孟浩然诗中所意识到的诗人那身影，能不是“颀而长，峭而瘦”的吗？连那件白袍，恐怕都是天造地设，丝毫不可移动的成分。白袍靴帽固然是“布衣”孟浩然分内的装束，尤其是诗人孟浩然必然的扮相。编《孟浩然集》的王士源应是和浩然很熟的人，不错，他在序文里用来开

始介绍这位诗人的“骨貌淑清，风神散朗”八字，与夫陶翰《送孟六入蜀序》所谓“精朗奇素”，无一不与画像的精神相合，也无一不与浩然的诗境一致。总之，诗如其人，或人就是诗，再没有比孟浩然更具体的例证了。

张祜曾有过“襄阳属浩然”之句，我们却要说：浩然也属于襄阳。也许正惟浩然是属于襄阳的，所以襄阳也属于他。大半辈子岁月在这里度过，大多数诗章是在这地方、因这地方、为这地方而写的。没有第二个襄阳人比孟浩然更忠于襄阳，更爱襄阳的。晚年漫游南北，看过多少名胜，到头还是

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

实在襄阳的人杰地灵，恐怕比它的山水形胜更值得人赞美。从汉阴丈人到庞德公，多少令人神往的风流人物，我们简直不能想像一部《襄阳耆旧传》，对于少年的孟浩然是何等深厚的一个影响。了解了这一层，我们才可以认识孟浩然的人，孟浩然的诗。

隐居本是那时代普遍的倾向，但在旁人仅仅是一个期望，至多也只是点暂时的调济，或过期的赔偿，在孟浩然却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事实。在构成这事实的复杂因素中，家乡的历史地理背景，我想，是很重要的一点。

在一个乱世，例如庞德公的时代，对于某种特别性格的人，入山采药，一去不返，本是唯一的出路。但生在“开元全盛日”的孟浩然，有那必要吗？然则为什么三番两次朋友们伸过援引的手来，都被拒绝，甚至最后和本州采访使韩朝宗约好了一同入京，到头还是喝得酩酊大醉，让韩公等烦了，一赌气独自先走了呢？正如当时许多有隐士倾向的读书人，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

圣的默契而隐居。在他这回，无疑的那成为默契的对象便是庞德公。孟浩然当然不能为韩朝宗背弃庞公。鹿门山不许他，他自己家园所在，也就是“庞公栖隐处”的鹿门山，决不许他那样做。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

这幽人究竟是谁？庞公的精灵，还是诗人自己？恐怕那时他自己也分辨不出，因为心理上他早与那位先贤同体化了。历史的庞德公给了他启示，地理的鹿门山给了他方便，这两项重要条件具备了，隐居的事实便容易完成得多了。实在，鹿门山的家园早已使隐居成为既成事实，只要念头一转，承认自己是庞公的继承人，此身便俨然是《高士传》中的人物了。总之，是襄阳的历史地理环境促成孟浩然一生老于布衣的。孟浩然，毕竟是襄阳的孟浩然。

我们似乎为奖励人性中的矛盾，以保证生活的丰富，几千年来，一直让儒道两派思想维持着均势，于是读书人便永远在一种心灵的僵局中折磨自己，巢、由与伊、皋，江湖与魏阙，永远矛盾着，冲突着，于是生活便永远不谐调，而文艺也便永远不缺少题材。矛盾是常态，愈矛盾则愈常态。今天是伊、皋，明天是巢、由，后天又是伊、皋，这是行为的矛盾。当巢、由时向往着伊、皋，当了伊、皋，又不能忘怀于巢、由，这是行为与感情间的矛盾。在这双重矛盾的夹缠中打转，是当时一般的现象。反正用诗一发泄，任何矛盾都注销了。诗是唐人排解感情纠葛的特效剂，说不定他们正因有诗作保障，才敢于放心大胆的制造矛盾，因而那时代的矛盾人格才特别多。自然，反过来说，矛盾愈深愈多，诗的产量也愈大了。孟浩然一生没有功名，除在张

九龄的荆州幕中当过一度清客外，也没有半个官职，自然不会发生第一项矛盾问题。但这似乎就是他的一贯性的最高限度。因为虽然身在江湖，他的心并没有完全忘记魏阙。下面不过是许多显明例证中之一：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然而“羡鱼”毕竟是人情所难免的，能始终仅仅“临渊羡鱼”，而并不“退而结网”，实在已经是难得的一贯了。听李白这番热情的赞叹，便知道孟浩然超出他的时代多么远：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矛盾与诗的因果关系，许多诗是为给生活的矛盾求统一、求调和而产生的。孟浩然既免除了一部分矛盾，对于他，诗的需要便当减少了。果然，他的诗是不多，量不多，质也不多。量不多，有他的同时人作见证，杜甫讲过的：“吾怜孟浩然……赋诗虽不多，往往凌鲍、谢。”质不多，前人似乎也早已见到。苏轼曾经批评他“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这话诚如张戒在《岁寒堂诗话》里所承认的，是说尽了孟浩然，但也要看才字如何解释。才如果是指才情与才学二者而言，那就对了，如果专指才学，还算没有说尽。情当然比学重要得多。说一个人的诗缺少情的深度和厚度，等于说他的诗的质不够高。孟浩然诗中质高的有是有些，数量总是太少。“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式的和“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式的句子。在集中几乎都找不出第二个例子。论前者，质和量当然都不如杜甫，论后者，至少在量上不如王维。甚至“不材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质量都不如刘长卿和十才子。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孟浩然。真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或一句里，

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

出谷未停午,到家日已曛。回瞻下山路,但见牛羊群。

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衡门犹未掩,佇立望夫君。

甚至淡到令你疑心到底有诗没有。

垂钓坐盘石,水清心亦闲。鱼行潭树下,猿挂鸟藤间。

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沼月棹歌还。

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不,说是孟浩然的诗,倒不如说是诗的孟浩然,更为准确。在许多旁人,诗是人的精华,在孟浩然,诗纵非人的糟粕,也是人的剩余。在最后这首诗里,孟浩然几曾做过诗?他只是谈话而已。甚至要紧的还不是那些话,而是谈话人的那副“风神散朗”的姿态。读到“求之不可得,沼月棹歌还”,我们得到一如张洎从画像所得到的印象,“风仪落落,凛然如生”。得到了象,便可以忘言,得到了“诗的孟浩然”便可以忘掉“孟浩然的诗”了。这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诗如其人”或“人就是诗”的另一解释。

超过了诗也好,够不上诗也好,任凭你从环子的哪一点看起。反正除了孟浩然,古今并没有第二个诗人到过这境界。东坡说他没有才,东坡自己的毛病,就在才太多。

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谁能了解庄子的道理,就能了解孟浩然的诗,当然也得承认那点“累”。至于“似之而非”,而又能“免乎累”,那除陶渊明,还有谁呢?②

① 本文原载《大国民报》,此据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唐诗杂论》编入本卷。

② 发表稿文末附作者手书：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

贾 岛^①

(七七九——八四三)

这象是元和、长庆间诗坛动态中的三个较有力的新趋势。这边老年的孟郊，正哼着他那沙涩而带芒刺感的五古，恶毒的咒骂世道人心，夹在咒骂声中的，是卢仝、刘叉的“插科打诨”，和韩愈的宏亮的嗓音，向佛、老挑衅。那边元稹、张籍、王建等，在白居易的改良社会的大纛下，用律动的乐府调子，对社会泣诉着他们那各阶层中病态的小悲剧。同时远远的，在古老的禅房或一个小县的廨署里，贾岛、姚合领着一群青年人做诗，为各人自己的出路，也为着癖好，做一种阴黯情调的五言律诗。（阴黯由于癖好，五律为着出路。）

老年中年人忙着挽救人心，改良社会，青年人反不闻不问，只顾躲在幽静的角落里做诗，这现象现在看来不免新奇，其实正是旧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下的正常状态。不象前两种人，或已“成名”，或已通籍，在权位上有说话做事的机会和责任，这般没功名，没宦籍的青年人，在地位上职业上可说尚在“未成年”时期，种种对国家社会的崇高责任是落不到他们肩上的。越俎代庖的行为是情势所不许的，所以恐怕谁也没想到那

头上来。有抱负也好，没有也好，一个读书人生在那时代，总得做诗。做诗才有希望爬过第一层进身的阶梯。诗做到合乎某种程式，如其时运也凑巧，果然混得一“第”，到那时，至少在理论上你才算在社会中“成年”了，才有说话做事的资格。否则万一你的诗做得不及或超过了程式的严限，或诗无问题而时运不济，那你只好做一辈子的诗，为责任做诗以自课，为情绪做诗以自遣。贾岛便是在这古怪制度之下被牺牲，也被玉成了的一个。在这种情形下，你若还怪他没有服膺孟郊到底，或加入白居易的集团，那你也可算不识时务了。

贾岛和他的徒众，为什么在别人忙着救世时，自己只顾做诗，我们已经明白了，但为什么单做五律呢？这也许得再说明一下。孟郊等为便于发议论而做五古，白居易等为讲故事而做乐府，都是为了各自特殊的目的，在当时习惯以外，匠心的采取了各自特殊的工具。贾岛一派则没有那必要。为他们起见，当时最通行的体裁——五律就够了。一则五律与五言八韵的试帖最近，做五律即等于做功课，二则为拈拾点景物来烘托出一种情调，五律也正是一种标准形式。然而做诗为什么老是那一套阴霾、凛冽、峭硬的情调呢？我们在上文说那是由于癖好，但癖好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这点似乎尤其重要。如果再明白了这点，便明白了整个的贾岛。

我们该记得贾岛曾经一度是僧无本。我们若承认一个人前半辈子的蒲团生涯，不能因一旦返俗，便与他后半辈子完全无关，则现在的贾岛，形貌上虽是个儒生，骨子里恐怕还有个释子在。所以一切属于人生背面的、消极的、与常情背道而驰的趣味，都可溯源到早年在禅房中的教育背景。早年记忆中，

坐学白骨塔，

或

三更两鬓几枝雪，一念双峰四祖心
的禅味，不但是

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

.....

月落看心次，云生闭目中
一类诗境的蓝本，而且是

瀑布五千仞，草堂瀑布边，

.....

孤鸿来夜半，积雪在诸峰，

甚至

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

的渊源。他目前那时代——一个走上了末路的、荒凉、寂寞、空虚，一切罩在一层铅灰色调中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与他早年记忆中的情调是调和，甚至一致的。惟其这时代的一般情调，基于他早年的经验，可说是先天的与他不但面熟，而且知心，所以他对于时代，不至如孟郊那样愤恨，或白居易那样悲伤，反之，他却能立于一种超然地位，藉此温寻他的记忆，端详它，摩挲它，仿佛一件失而复得的心爱的什物样。早年的经验使他在荒凉得几乎狞恶的“时代相”前面，不变色，也不伤心，只感着一种亲切、融洽而已。于是他爱静，爱瘦，爱冷，也爱这些情调的象征——鹤、石、冰雪。黄昏与秋是传统诗人的时间与季候，但他爱深夜过于黄昏，爱冬过于秋。他甚至爱贫、病、丑和恐怖。他看不出

鸚鵡惊寒夜唤人

句一定比

山雨滴栖鹑

更足以令人关怀,也不觉得

牛羊识僮仆,既夕应传呼,

较之

归吏封宵钥,行蛇入古桐

更为自然。也不能说他爱这些东西。如果是爱,那便太执着而邻于病态了。(由于早年禅院的教育,不执着的道理应是他早已懂透了的。)他只觉得与它们臭味相投罢了。更说不上好奇。他实在因为那些东西太不奇,太平易近人,才觉得它们“可人”,而喜欢常常注视它们。如同一个三棱镜,毫无主见的准备接受并解析日光中各种层次的色调,无奈“世纪末”的云翳总不给他放晴,因此他最热闹的色调也不过

杏园啼百舌,谁醉在花傍!

.....

身事岂能遂? 兰花又已开,

和

柳转斜阳过水来

之类。常常是温馨与凄清揉合在一起,

芦苇声兼雨,菱荷香绕灯,

春意留恋在严冬的边缘上,

旧房山雪在,春草岳阳生。

他瞥见的“月影”偏偏不在花上而“在蒲根”,“栖鸟”不在绿杨中而在“棕花上”。是点荒凉感,就逃不脱他的注意,那怕琐屑到

湿苔粘树瘦。

以上这些趣味,诚然过去的诗人也偶尔触及到,却没有如

今这样大量的、彻底的被发掘过，花样、层次也没有这样丰富。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他给与当时人的，是如何深刻的一个刺激。不，不是刺激，是一种酣畅的满足。初唐的华贵，盛唐的壮丽，以及最近十才子的秀媚，都已腻味了，而且容易引起一种幻灭感。他们需要一点清凉，甚至一点酸涩来换换口味。在多年的热情与感伤中，他们的感情也疲乏了。现在他们要休息。他们所熟习的禅宗与老庄思想也这样开导他们。孟郊、白居易鼓励他们再前进。眼看见前进也是枉然，不要说他们早已声嘶力竭。况且有时在理论上就释、道二家的立场说，他们还觉得“退”才是正当办法。正在苦闷中，贾岛来了，他们得救了，他们惊喜得像发现了一个新天地，真的，这整个人生的半面，犹如一日之中有夜，四时中有秋冬，——为什么老被保留着不许窥探？这里确乎是一个理想的休息场所，让感情与思想都睡去，只感官张着眼睛往有清凉色调的地带涉猎去。

叩齿坐明月，搯颐望白云，

休息又休息。对了，惟有休息可以驱除疲惫，恢复气力，以便应付下一场的紧张。休息，这政治思想中的老方案，在文艺态度上可说是第一次被贾岛发现的。这发现的重要性可由它在当时及以后的势力中窥见。由晚唐到五代，学贾岛的诗人不是数字可以计算的，除极少数鲜明的例外，是向着词的意境与词藻移动的，其余一般的诗人大众，也就是大众的诗人，则全属于贾岛。从这观点看，我们不妨称晚唐五代为贾岛的时代②。他居然被崇拜到这地步：

李洞……酷慕贾长江，遂铜写岛像，戴之巾中，常持数珠念贾岛佛。人有喜贾岛诗者，洞必手录岛诗赠之，叮咛再四曰：“此无异佛经，归焚香拜之。”（《唐才子传》九）

南唐孙晟……尝画贾岛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

（《郡斋读书志》十八）

上面的故事，你尽可解释为那时代人们的神经病的征象，但从贾岛方面看，确乎是中国诗人从未有过的荣誉，连杜甫都不曾那样老实的被偶像化过，你甚至说晚唐五代之崇拜贾岛，是他们那一个时代的偏见和冲动，但为什么几乎每个朝代的末叶都有回向贾岛的趋势？宋末的四灵，明末的钟、谭，以至清末的同光派，都是如此。不宁惟是，即宋代江西派在中国诗史上所代表的新阶段，大部分不也是从贾岛那份遗产中得来的赢余吗？可见每个在动乱中灭毁的前夕都需要休息，也都要全部的接受贾岛，而在平时，也未尝不可以部份的接受他，作为一种调济，贾岛毕竟不单是晚唐五代的贾岛，而是唐以后各时代共同的贾岛③。

① 本文原载昆明《中央日报·文艺》第十八期，发表后作者有所改动，此据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唐诗杂论》及修改稿编入本卷。

作者原注：

② 宋方岳《深雪偶谈》：“贾阆仙……同时喻龟、顾非熊，继此张乔、张翥、李频、刘得仁，凡晚唐诸子，皆于纸上北面，随其所得深浅，皆足以终其身而名后世。”

编者注：

③ 修改稿眉批（“鸛鷖惊寒夜唤人”句上）：“黄鹂并坐交愁湿。”（杜甫《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修改稿文末附：杜甫《月三首》：“魍魎移深树，蝦蟆没半轮。”陆游《读唐人愁诗戏作》：“清愁自是诗中料，向使无愁可得诗？不属僧窗孤宿夜，即还山驿旅游时。”苏轼《是日宿水陆寺寄北山清顺僧二首》：“遥想后身穷贾岛，夜寒应耸作诗肩。”章孝标《西山广福院》：“卷帘沧海近，洗钵白云飞。”（学贾岛）张说《岳州作》：“日昏闻怪鸟，地热

见修蛇。”杜甫《山馆》：“山鬼吹灯灭，厨人夜语阑。”卞衡：“雨壁长秋菌，风枝落病蝉。”（《即事》）高元矩：“砚贮寒泉碧，庭堆败叶红。”（《赠宣城宰》）范摅子：“闲云生不雨，病叶落非秋。”李洞：“马饥餐落叶，鹤病晒残阳。”李中：“暖风医病草，甘雨洗荒村。”于鹄：“闭门医病鹤，倒篋养神龟。”

英译李太白诗^①

《李白诗集》The Works of Li Po, The Chinese Poet.

小畑薰良译 Done into English Verse by Shigeyoshi Obata, E. P. Dutton & Co, New York City, 1922.

小畑薰良先生到了北京,更激动了我们对于他译的《李白诗集》的兴趣。这篇评论披露出来了,我希望小畑薰良先生这件惨淡经营的工作,在中国还要收到更普遍的注意,更正确的欣赏。书中虽然偶尔也短不了一些疏忽的破绽,但是大体上看起来,依然是一件很精密,很有价值的工作。如果还有些不能叫我们十分满意的地方,那许是应该归罪于英文和中文两种文字的性質相差太远了;而且我们应注意译者是从第一种外国文字译到第二种外国文字。打了这几个折扣,再通盘计算起来,我们实在不能不佩服小畑薰良先生的毅力和手腕。

这一本书分成三部分:(一)李白的诗,(二)别的作家同李白唱和的诗,以及同李白有关系的诗,(三)序,传,及参考书目。我把第一部分里面的李白的诗,和译者的序,都很尽心的校阅了,我得到无限的乐趣,我也发生了许多的疑窦。乐趣是应该向译者道谢的,疑窦也不能不和他公开的商榷。

第一我觉得译李白的诗,最要注重鉴别真伪;因为集中有不少的“赝鼎”,有些是唐人伪造的,有些是五代中国人伪造

的，有些是宋人伪造的，古来有识的学者和诗人，例如苏轼讲过《草书歌行》，《悲歌行》，《笑歌行》，《姑熟十咏》，都是假的；黄庭坚讲过《长十行》第二首和《去妇词》是假的；萧士赧怀疑过的有七篇，赵翼怀疑过的有两篇；龚自珍更说得可怕——他说李白的真诗只有一百二十二篇，算起来全集中至少有一半是假的了。

我们现在虽不必容纳龚自珍那样极端的主张，但是讲李白集中有一部分的伪作，是很靠得住的。况且李阳冰讲了“当时著作，十丧其九”，刘全白又讲“李君文集，家有之而无定卷”。韩愈又叹道：“惜哉传于今，泰山一毫芒。”这三个人之中，阳冰是太白的族叔，不用讲了。刘全白，韩愈都离着太白的时代很近，他们的话应当都是可靠的。但是关于鉴别真伪的一点，译者显然没有留意。例如《长干行》第二首，他便选进去了。鉴别的功夫，在研究文艺，已然是不可少的，在介绍文艺，尤其不可忽略。不知道译者可承认这一点？

再退一步说，我们若不肯断定某一首诗是真的，某一首是假的，至少好坏要分一分。我们若是认定了某一首是坏诗，就拿坏诗的罪名来淘汰它，也未尝不可以。尤其象李太白这样一位专仗着灵感作诗的诗人，粗率的作品，准是少不了的。所以选诗的人，从严一点，总不会出错儿。依我的见解，《王昭君》、《襄阳曲》、《沐浴子》、《别内赴征》、《赠内》、《巴女词》，还有那证明李太白是日本人的朋友的《哭晁卿衡》一类的作品，都可以不必翻译。至于《行路难》、《钱别校书叔云》、《襄阳歌》、《扶风豪士歌》、《西岳云台歌》、《鸣皋歌》、《日出入行》等等的大作品，都应该入选，反而都落选了。这不知道译者是用的一种什么标准去选的，也不知道选择的观念到底来过他脑筋里没有。

太白最擅场的作品是乐府歌行,而乐府歌行用自由体译起来,又最能得到满意的结果。所以多译些《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一类的诗,对于李太白既公道,在译者也最合算。太白在绝句同五律上固然也有他的长处,但是太白的长处正是译者的难关。李太白本是古诗和近体中间的一个关键。他的五律可以说是古诗的灵魂蒙着近体的躯壳,带着近体的藻饰。形式上的秾丽许是可以译的,气势上的浑璞可没法子译了。但是去掉了气势,又等于去掉了李太白。“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这是何等的气势,何等古朴的气势!你看译到英文,成了什么样子?

Why have I come hither, after all?

Solitude is my lot at Sand Hill city

There are old trees by the city wall

And many voices of autumn, day and night

这还算好的,再看下面的,谁知道那几行字就是译的“人烟寒桔柚,秋色老梧桐”。

The smoke from the cottages curls

Up around the citron trees,

And the hues of late autumn are

On the green paulownias.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中文的“浑金璞玉”,移到英文里来,就变成这样的浅薄,这样的庸琐?我说这毛病不在译者的手腕,是在他的眼光,就像这一类浑然天成的名句,它的好处太玄妙了,太精微了,是禁不起翻译的。你定要翻译它,只有把它毁了完事!譬如一朵五色的灵芝,长在龙爪似的老松根上,你一眼瞥见了,很小心的把它采了下来,供在你的瓶子里,

这一下可糟了！从前的瑞彩，从前的仙气，于今都变成了又十又瘪的黑菌。你搔着头，只着急你供养的方法不对。其实不然，压根儿你就不该采它下来，采它就是毁它，“美”是碰不得的，一粘手它就毁了，太白的五律是这样的，太白的绝句也是这样的。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青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The autumn moon is half round above Omei Mountain;
Its pale light falls in and flows with the water of the
Pingchang River.

In—night I leave Chingchi of the limpid stream for the
Three Canyons,

And glides down past Yuchow, thinking of you whom I
can not see.

在诗后面译者声明了，这首诗译得太对不起原作了。其实他应该道歉的还多着，岂只这一首吗？并且《静夜思》、《玉阶怨》、《秋浦歌》、《赠汪伦》、《山中答问》、《清平调》、《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类的绝句，恐怕不只小畑薰良先生，实在什么人译完了，都短不了要道歉的。所以要省了道歉的麻烦，这种诗还是少译的好。

我讲到了用自由体译乐府歌行最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这个结论是看了好几种用自由体的英译本得来的。读者只要看小畑薰良先生的《蜀道难》便知道了。因为自由体和长短句的乐府歌行，在体裁上相差不远；所以在求文字的达意之外，译者还有余力可以进一步去求音节的仿佛。例如篇中几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是全篇音节的锁钥，是很重要的。译作“The

road to Shu is more difficult to climb than to climb the steep blue heaven", 两个 (climb) 在一句的中间作一种顿挫, 正和两个“难”字的功效一样的; 最巧的“难”同“climb”的声音也差不多, 又如“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 下有冲波逆折之洄川”译作:

“Lo, the road mark high above, where the six dragons circle the sun!

The stream far below, winding forth and winding back, breaks into foam.”

这里的节奏也几乎是原诗的节奏了。在字句的结构和音节的调度上, 本来算韦雷 (Arthur Waley) 最讲究。小畑薰良先生在《蜀道难》、《江上吟》、《远别离》、《北风行》、《庐山谣》几首诗里, 对于这两层也不含糊。如果小畑薰良同韦雷注重的是诗里的音乐, 陆威尔 (Amy Lowell) 注重的便是诗里的绘画。陆威尔是一个 imagist, 字句的色彩当然最先引起她的注意。只可惜李太白不是一个雕琢字句, 刻画词藻的诗人, 跌宕的气势——排奁的音节是他的主要的特性。所以译太白与其注重词藻, 不如讲究音节了。陆威尔不及小畑薰良只因为这一点; 小畑薰良又似乎不及韦雷, 也是因为这一点。中国的文字, 尤其中国诗的文字, 是一种紧凑非常——紧凑到了最高限度的文字。像“鸡声茅店月, 人迹板桥霜”, 这种句子连个形容词动词都没有了; 不用说那“尸位素餐”的前置词、连读词等等的。这种诗意的美, 完全是靠“句法”表现出来的。你读这种诗仿佛是在月光底下看山水似的。一切的都罩在一层银雾里面, 只有隐约的形体, 没有鲜明的轮廓; 你的眼睛看不准一种什么东西, 但是你的想象可以告诉你无数的形体。温飞卿只把这一个一个的字排在那里, 并不依着文法的规程替它们联络起来, 好象新印象

派的画家，把颜色一点一点的摆在布上，他的工作完了。画家让颜色和颜色自己去互相融洽，互相辉映——诗人也让字和字自己去互相融洽，互相辉映。这样得来的效力准是特别的丰富。但是这样一来中国诗更不能译了。岂只不能用英文译？你就用中国的语体文来试试，看你会不会把原诗闹得一团糟？就讲“峨眉山月半轮秋”，据小畑薰良先生的译文（参看前面），把那两个 the 一个 is 一个 above 去掉了，就不成英文，不去，又不是李太白的诗了。不过既要译诗，只好在不可能的范围里找出个可能来。那么唯一的办法只是能够不增减原诗的字数，便不增减，能够不移动原诗字句的次序，便不移动。小畑薰良先生关于这一点，确乎没有韦雷细心。那可要可不要的 and, though, while……小畑薰良先生随便就拉来嵌在句子里了。他并且凭空加上一整句，凭空又给拉下一句，例如《乌夜啼》末尾加了一句 for whom I wonder 是毫无必要的。《送汪伦》中间插上一句 It was you and your friends come to bid me farewell 简直是画蛇添足。并且译者怎样知道给李太白送行的，不只汪伦一个人，还有“your friends”呢？李太白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层。《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里有两句“江带峨眉雪，横穿三峡流”，他只译作 And lo, the river swelling with the tides of Three Canyong.

试问“江带峨眉雪”的“江”字底下的四个字，怎么能删得掉呢？同一首诗里，他还把“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十个字整个儿给拉下来了。这十个字是一个独立的意思，没有同上下文重复。我想定不是译者存心删去的，不过一时眼花了，给看漏了罢了。（这是集中最长的一首诗；诗长了，看漏两句准是可能的事。）可惜的只是这两句实在是太白作这一首诗的动机。

太白这时贬居在夜郎，正在想法子求人援助。这回他又请求韦太守“勿弃贾生才”。小畑薰良先生偏把他的真正意思给漏掉了；我怕太白知道了，许有点不愿意罢？

译者还有一个地方太滥用他的自由了。一首绝句的要害就在三、四两句。对于这两句，译者应当格外小心，不要损伤了原作的意味。但是小畑薰良先生常常把它们次序颠倒过来了。结果，不用说了，英文也许很流利，但是李太白又给挤掉了。谈到这里，我觉得小畑薰良先生的毛病，恐怕根本就在太用心写英文了。死气板脸的把英文写得和英、美人写的一样，到头读者也只看见英文，看不见别的了。

虽然小畑薰良先生这一本译诗，看来是一件很细心的工作，但是荒谬的错误依然不少。现在只稍微举几个例子。“石径”决不当译作 *stony wall*，“章台走马著金鞭”的“著”决不当译作 *lightly carried*，“风流”决不能译作 *wind and stream*，“燕山雪花大如席”的“席”也决不能译作 *pillow*，“青春几何时”怎能译作 *Green Spring and what time* 呢？扬州的“扬”从“手”，不是杨柳的“杨”。但是他把扬州译成了 *willow valley*。《月下独酌》里“圣贤既已饮”译作 *Both the sages and the wise were drunkers* 错了。应该依韦雷的译法——*of saint and sage I have long quaffed deep* 才对了。考证不正确的例子也有几个。“借问卢耽鹤”，卢是姓，耽是名字，译者把“耽鹤”两个字当作名字了。紫微本是星的名字。紫微宫就是未央宫，不能译为 *imperial palace of purple*。郁金本是一种草，用郁金的汁水酿成的酒名郁金香。所以“兰陵美酒郁金香”译作 *The delicious wine of Lanling is of golden hue and flavorful*，也不妥当。但是，最大的笑话恐怕是《白纈辞》了。这个错儿同 Ezra Pound 的错儿差不

多。Pound 把两首诗抻作一首，把第二首的题目也给抻到正文里去了。小畑薰良先生把第二首诗的第一句割了来，硬接在第一首的尾巴上。

我虽然把小畑薰良先生的错儿整套的都给搬出来了，但是我希望读者不要误会我只看见小畑薰良先生的错处，不看见他的好处。开章明义我就讲了这本翻译大体上看来是一件很精密，很有价值的工作。一件翻译的作品，也许旁人都以为很好，可是叫原著的作者看了，准是不满意的，叫作者本国的人看了，满意的许有，但是一定不多。Fitzgerald 译的 Rubaiyat 在英文读者的眼里，不成问题，是译品中的杰作，如果让一个波斯人看了，也许就要摇头了。再要让我自己看了，定要跳起来嚷道：“牛头不对马嘴！”但是翻译当然不是为原著的作者看的，也不是为懂原著的人看的，翻译毕竟是翻译，同原著当然是没有比较的。一件译品要在懂原著的人面前讨好，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假使小畑薰良先生的这一个译本放在我眼前，我马上就看出了这许多的破绽来，那我不过是同一般懂原文的人一样的不近人情。我盼望读者——特别是英文读者不要上了我的当。

翻译中国诗在西方是一件新的工作。（最早的英译在一八八八年）用自由体译中国诗，年代尤其晚。据我所知道的，小畑薰良先生是第四个人用自由体译中国诗。所以这种工作还在尝试期中。在尝试期中，我们不应当期望绝对的成功，只能讲相对的满意。可惜限于篇幅，我不能把韦雷、陆威尔的译本录一点下来，同小畑薰良先生的作一个比较。因为要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小畑薰良先生的翻译同陆威尔比，要高明得多，同韦雷比，超过这位英国人的地方也不少。这样讲来，小畑薰良先生

译的《李白诗集》在同类性质的译本里,所占的位置很高了。再想起他是从第一种外国文字译到第二种外国文字,那么他的成绩更有叫人钦佩的价值了。

① 本文原载《北平晨报》副刊(一九二六年六月三日),此据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唐诗杂论》编入本卷。

杜 甫^①

引 言

明吕坤曰：“史在天地，如形之景。人皆思其高曾也，皆愿睹其景。至于文儒之士，其思书契以降之古人，尽若是已矣。”数千年来的祖宗，我们听见过他们的名字，他们生平的梗概，我们仿佛也知道一点，但是他们的容貌、声音，他们的性情、思想，他们心灵中的种种隐秘——欢乐和悲哀，神圣的企望，庄严的愤慨，以及可笑亦复可爱的弱点或怪癖……我们全是茫然。我们要追念，追念的对象在哪里？要仰慕，仰慕的目标是什么？要崇拜，向谁施礼？假如我们是肖子肖孙，我们该怎样的悲恸，怎样的心焦！

看不见祖宗的肖像，便将梦魂中迷离恍惚的，捕风捉影，摹拟出来，聊当瞻拜的对象——那也是没有办法的慰情的办法。我给诗人杜甫绘这幅小照，是不自量，是渎亵神圣，我都承认。因此工作开始了，马上又搁下了。一搁搁了三年，依然死不下心去，还要赓续，不为别的，只还是不奈何那一点“思其高曾，愿睹其景”的苦衷罢了。

像我这回捐起的工作，本来应该包括两层步骤，第一是分

析,第二是综合。近来某某考证,某某研究,分析的工作作的不少了;关于杜甫,这类的工作,据我知道的却没有十分特出的成绩。我自己在这里偶尔虽有些零星的补充,但是,我承认,也不是什么大发现。我这次简直是跳过了第一步,来径直做第二步;这样作法,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自己也明白。好在这只是初稿,只要那“思其高曾,愿睹其景”的心情不变,永远那样的策励我,横竖以后还可以随时搜罗,随时拼补。目下我决不敢说,这是真正的杜甫,我只说是我个人想象中的“诗圣”。

我们的生活如今真是太放纵了,太夸妄了,太沓小了,太齷齪了。因此我不能忘记杜甫;有个时期,华茨华斯也不能忘记弥尔敦,他喊——

“Milton! thou shouldst be living at this hour; England
hath need of thee; she is a fen Of stagnant waters; altar,
sword, and pen, Fireside, the heroic wealth of hall and bower,
Have forfeited their ancient English dower Of inward happi-
ness, we are selfish men; O raise us up, return to us again;
And give us manners, virtue, freedom power.”

〈一〉

当中一个雄壮的女子跳舞。四面围满了人山人海的看客。内中有一个四龄童子,许是骑在爸爸肩上,歪着小脖子,看那舞女的手脚和丈长的彩帛渐渐摇起花来了,看着,看着,他也不觉眉飞目舞,仿佛很能领略其间的妙绪。他是从巩县特地赶到郾城来看跳舞的。这一回经验定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下面一段是他几十年后的回忆:

“燿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舞女是当代名满天下的公孙大娘。四岁的看客后来便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四岁时看的东西，过了五十多年，还能留下那样活跃的印象，公孙大娘的艺术之神妙，可以想见，然而小看客的感受力，也就非凡了。

杜甫，字子美；生于唐睿宗先天元年（七一二），原籍襄阳，曾祖依艺作河南巩县县令，便在巩县住家了。子美幼时的事迹，我们不大知道。我们知道的，是他母亲死得早，他小时是寄养在姑母家里。他自小就多病。有一天可叫姑母为难了。儿子和侄儿都病着，据女巫说，要病好，病人非睡在东南角的床上不可；但是东南角的床铺只有一张，病人却有两个。老太太居然下了决心，把侄儿安顿在吉利的地方，叫自家的儿子填了侄儿的空子。想不到决心下了，结果就来了。子美长大了，听见老家人讲姑母如何让表兄给他替了死，他一辈子觉得对不起姑母。

早慧不算希奇；早慧的诗人尤其多着。只怕很少的诗人开笔开得象我们诗人那样有重大的意义。子美第一次破口歌颂的，不是什么凡物。这“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的小诗人，可以说，咏的便是他自己。禽族里再没有比凤凰善鸣的，诗国里也没有比杜甫更会唱的。凤凰是禽中之王，杜甫是诗中之圣，咏凤凰简直是诗人自占的预言。从此以后，他便常常以凤凰自比；（《凤凰台》，《赤凤行》便是最明白的表示。）这种比拟，从现今这开明的时代看去，倒有一种特别恰当的地方。因为谈论到这伟大的人格，伟大的天才，谁不感觉寻常文字的无效？不，无

效的还不只文字，你只顾呕尽心血来悬拟、揣测，总归是隔膜。那超人的灵府中的秘密，他的心情，他的思路，象宇宙的谜语一样，决不是寻常的脑筋所能猜透的。你只懂得你能懂的东西；因此，谈到杜甫，只好拿不可思议的比不可思议的。凤凰你知道是神话，是子虚，是不可能。可是杜甫那伟大的人格，伟大的天才，你定神一想，可不是太伟大了，伟大得可疑吗？上下数千年没有第二个杜甫，（李白有他的天才，没有他的人格，）你敢信杜甫的存在绝对可靠吗？一切的神灵和类似神灵的人物都有人疑过，荷马有人疑过，莎士比亚有人疑过，杜甫失了被疑的资格，只因文献、史迹，种种不容抵赖的铁证，一五一十，都在我们手里。

子美自弱冠以后，直到老死，在四方奔波的时候多，安心求学的机会很少。若不是从小用过一番苦功，这诗人的学力哪得如此的雄厚？生在书香门第，家境即使贫寒，祖藏的书籍总还够他饕餮的。从七、八岁到弱冠的期间中，我们想象子美的生活，最主要的，不外作诗，作赋，读书，写擘窠大字，……无论如何，闲游的日子总占少数。（从七岁以后，据他自称，四十年中做了一千多首诗文；一千多首作品是要时候作的。）并且多病的身体当不起剧烈的户外生活，读书学文便自然成了唯一的消遣。他的思想成熟得特别早，一半固由于天赋，一半大概也是孤僻的书斋生活酿成的。在书斋里，他自有他的世界。他的世界是时间构成的；沿着时间的航线，上下三、四千年，来往的飞翔，他沿路看见的都是圣贤、豪杰、忠臣、孝子、骚人、逸士——都是魁梧奇伟、温馨凄艳的灵魂。久而久之，他定觉得那些庄严灿烂的姓名，和生人一般的实在，而且渐渐活现起来了，于是他看得见古人行动的姿态，听得到古人歌哭的声音。

甚至他们还和他揖让周旋，上下议论，他成了他们其间的一员。于是他只觉得自己和寻常的少年不同，他几乎是历史中的人物，他和古人的关系比和今人的关系密切多了。他是在时间里，不是在空间里活着。他为什么不那样想呢？这些古人不是在他心灵里活动，血脉里运行吗？他的身体不是从这些古人的身体分泌出来的吗？是的，那政事、武功、学术震耀一时的儒将杜预便是他的十三世祖；那宣言“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的著名诗人杜审言，便是他的祖父；他的叔父杜升是个为报父仇而杀身的十三岁的孝子；他的外祖母便是张说所称的那为监牢中的父亲“菲屨布衣，往来供馈，徒行悴色，伤动人伦”的孝女；他外祖母的兄弟崔行芳，曾经要求给二哥代死，没有诏准，就同哥哥一起就刑了，当时称为“死悌”。你看他自己家里，同外家里，事业、文章、孝行、友爱，——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物这样多；他翻开近代的史乘，等于翻开自己的家谱。这样读书，对于一个青年的身心，潜移默化的影响，定是不可限量的。难怪一般的少年，他瞧不上眼。他是一个贵族，不但在族望上，便论德行和智慧，他知道，也应该高人一等。所以他的朋友，除了书本里的古人，就是几个有文名的老前辈。要他同一般行辈相等的庸夫俗子混在一起，是办不到的。看看这一段文字，便可想见当时那不可一世的气概：

“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皆茫茫。”

子美所以有这种抱负，不但因为他的血缘足以使他自豪，也不仅仅是他不甘自暴自弃；这些都是片面的、次要的理由。最要紧的，是他对于自己的成功，如今确有把握了。崔尚、魏启心一般的老前辈都比他作班固、扬雄；他自己仿佛也觉得受之

无愧。十四、五岁的杜二，在翰墨场中，已经是一个角色了。

这时还有一件事也可以增长一个人的兴致。从小摆不脱病魔的纠缠，如今摆脱了。这件事竟许是最足令人开心的。因为毕竟从前那种幽闭的书斋生活不大自然；只因一个人缺欠了健康，身体失了自由，什么都没有办法。如今健康恢复了，有了办法，便尽量的追回以前的积欠，当然是不妨的，简直是应该的。譬如院子里那几棵枣树，长得比什么树都古怪，都有精神，枝子都那样剑拔弩张的挺着，仿佛全身都是劲。一个人如今身体强了，早起在院子里走走，往往也觉得浑身是劲，忽然看见它们那挑衅的样子，恨不得拣一棵抱上去，和它摔一跤，决个雌雄。但是想想那举动又未免太可笑了。最好是等八月来，枣子熟了，弟妹们只顾要枣子吃；枣子诚然好吃，但是当哥哥的，尤其筋强力壮的哥哥，最得意的，不是吃枣子，是在那给弟妹们不断的供应枣子的任务。用竹篙子打枣子还不算本领。哥哥有本领上树，不信他可以试给他们看看。上树要上到最高的枝子，又得不让枣刺扎伤了手，脚得站稳了，还不许踩断了树枝；然后躲在绿叶里，一把把的洒下来；金黄色的，朱砂色的，红黄参半的枣子，花花刺刺的洒将下来，得让孩子们抢都抢不赢。上树的技术练高了，一天可以上十来次，棵棵树都要上到。最有趣的，是在树顶上站直了，往下一望，离天近，离地远，一切都在脚下，呼吸也轻快了，他忍不住大笑一声；那笑里有妙不可言的胜利的庄严和愉快。便是游戏，一个人的地位也要站得超越一点，才不愧是杜甫。

健康既经恢复了，年龄也渐渐大了，一个人不能老在家乡守着。他得看看世界。并且单为自己创作的前途打算，多少通都广邑、名山大川，也不得不瞻仰瞻仰。

〈二〉

大约在二十岁左右,诗人便开始了他的飘流的生活。三十五以前,是快意的游览,(仍旧用他自己的比喻,)便象羽翮初满的雏凤,乘着灵风,踏着彩云,往濛濛的长空飞去,他腋下只觉得一股轻松,到处有竹实,有醴泉,他的世界是清鲜,是自由,是无垠的希望,和薛雷的云雀一般,他是

An unbodied joy whose race is just begun.

三十五以后,风渐渐尖峭了,云渐渐恶毒了,铅铁的穹窿在他背上逼压着,太阳也不见了,他在风雨雷电中挣扎,血污的翎羽在空中缤纷的旋舞,他长号,他哀呼,唱得越急切,节奏越神奇,最后声嘶力竭,他卸下了生命,他的挫败是胜利的挫败,神圣的挫败。他死了,他在人类的记忆里永远留下了一道不可逼视的白光;他的音乐,或沈雄,或悲壮,或凄凉,或激越,永远、永远是在时间里颤动着。

子美第一次出游是到晋地的郇瑕(今山西猗氏县),在那边结交的人物,我们知道的,有韦之晋。此后,在三十五岁以前,曾有过两次大举的游历:第一次到吴、越,第二次到齐、赵。两度的游历,是诗人创作生活上最需要的两种精粹而丰富的滋养。在家乡,一切都是单调、平凡,青的天笼盖着黄的地,每隔几里路,绿杨藏着人家,白杨翳着坟地,分布得驿站似的呆板。土人的生活也和他们的背景一样的单调。我们到过中州的人都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去处;大概从唐朝到现在是不会有进步的。从那样的环境,一旦踏进山明水秀的江南,风流儒雅的江南,你可以想象他是怎样的惊喜。我们还记得当时和六朝,好比今天和昨日;南朝的金粉,王、谢的风流,在那里

当然还留着够鲜明的痕迹。江南本是六朝文学总汇的中枢，他读过鲍、谢、江、沈、阴、何的诗，如今竟亲历他们歌哭的场所，他能不感动吗？何况重重迭迭的历史的舞台又在他眼前，剑池、虎丘、姑苏台、长洲苑、太伯的遗庙、阖间的荒冢，以及钱塘、剡溪、鉴湖、天姥——处处都是陈迹、名胜，处处都足以促醒他的回忆，触发他的诗怀。我们虽没有他当时纪游的作品，但是诗人的得意是可以猜到的。美中不足的只是到了姑苏，船也办好了，却没有浮着海。仿佛命数注定了今番只许他看到自然的秀丽，清新的面相；长洲的荷香，镜湖的凉意，和明眸皓齿的耶溪女……都是他这回的眼福；但是那瑰奇雄健的自然，须得等四、五年后游齐、赵时，才许他见面。

在叙述子美第二次出游以前，有一件事颇有可纪念的价值，虽则诗人自己并不介意。

唐代取士的方法分三种——生徒，贡举，制举。已经在京师各学馆，或州县各学校成业的诸生，送来尚书省受试的，名曰生徒；不从学校出身，而先在州县受试，及第了，到尚书省应试的，名曰贡举。以上两种是选士的常法。此外，每多少年，天子诏行一次，以举非常之士，便是制举。开元二十三年（七三六）子美游吴、越回来，挟着那“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的气焰应贡举，县试成功了，在京兆尚书省一试，却失败了。结果没有别的，只是在够高的气焰上加了一层气焰。功名的纸老虎如今被他戳穿了。果然，他想，真正的学问，真正的人才，是功名所不容的。也许这次下第，不但不能损毁，反足以抬高他的身价。可恨的许只是落第落在名职卑微的考功郎手里，未免叫人丧气。当时士林反对考功郎主试的风潮酝酿得一天比一天紧，在子美“忤下考功第”的明年，果然考功郎吃了举人的辱

骂，朝廷从此便改用侍郎主试。

子美下第后八、九年之间，是他平生最快意的一个时期，游历了许多名胜，接交了许多名流。可惜那期间是他命运中的朝曦，也是夕照，那几年的经历是射到他生命上的最始和最末的一道金辉；因为从那以后，世乱一天天的纷纭，诗人的生活一天天的潦倒，直到老死，永远闯不出悲衰、恐怖和绝望的环攻。但是末路的悲剧不忙提起，我们的笔墨不妨先在欢笑的时代多留连一会儿，虽则悲惨的下文早晚是要来的。

开元二十四、五年之间，子美的父亲——闲——在兖州司马任上，子美去省亲，乘便游历了兖州、齐州一带的名胜，诗人的眼界于是更加开扩了。这地方和家乡平原既不同，和秀丽的吴、越也两样。根据书卷里的知识，他常常想见泰山的伟大和庄严，但是真正的岱岳，那“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的奇观，他没有见过。这边的湍流、峻岭、丰草、长林都另有一种他最能了解，却不曾认识过的气魄。在这里看到的，是自然的最庄严的色相。唯有这边自然的气势和风度最合我们诗人的脾胃，因为所有磅礴郁结在他胸中的，自然已经在这景物中说出了；这里一丘一壑，一株树，一朵云，都能引起诗人的共鸣。他在这里句留了多年，直变成了一个燕、赵的健儿；慷慨悲歌，沈郁顿挫的杜甫，如今发现了他的自我。过路的人往往看见一行人马，带着弓箭旗枪，驾着雕鹰，牵着猎狗，望郊野奔去。内中头戴一顶银盔，脑后斗大一颗红缨，全身铠甲，跨在马上，便是监门胄曹苏预（后来避讳改名源明）。在他左首并辔而行的，装束略微平常，双手横按着长槊，却也是英风爽爽的一个丈夫，便是诗人杜甫。两个少年后来成了极要好的朋友。这回同着打猎的经验，子美永远不能忘记，后来还供给了《壮游》诗一段有声

有色的文字：

“春歌丛台上，冬猎青邱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岗；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鸢鹞。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疆。”
原来诗人也学得了一手好武艺！

这时的子美，是生命的焦点，正午的日曜，是力，是热，是锋棱，是夺目的光芒。他这时所咏的《房兵曹胡马》和《画鹰》恰好都是自身的写照。我们不能不腾出篇幅，把两首诗的全文录下。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房兵曹胡马》）

“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擫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绦镞光堪摘，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画鹰》）

这两首和稍早的一首《望岳》，都是那时期里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实在也奠定了诗人全部创作的基础。诗人作风的倾向，似乎是专等这次游历来发现的；齐、赵的山水，齐、赵的生活，是几天的骄阳接二连三的逼成了诗人天才的成熟。

灵机既经触发了，弦音也已校准了，从此轻拢慢捻，或重挑急抹，信手弹去，都是绝调。艺术一天进步一天，名声也一天大一天。从齐、赵回来，在东都（今洛阳）住了两三年，城南首阳山下的一座庄子，排场虽是简陋，门前却常留着达官贵人的车辙马迹。最有趣的是，那一天门前一阵车马的喧声，顿时老苍头跑进来报道贵人来了。子美倒屣出迎；一位道貌盎然的斑白老人向他深深一揖，自道是北海太守李邕久慕诗人的大名，特地来登门求见。北海太守登门求见，与诗人相干吗？世俗的眼

光看来，一个乡贡落第的穷书生家里来了这样一位阔客人，确乎是荣誉，是发迹的吉兆。但是诗人的眼光不同。他知道李邕，是为追谥韦巨源事，两次驳议太常博士李处，和声援宋璟，弹劾谋反的张昌宗弟兄的名御史李邕——是碑版文字，散满天下，并且为要压倒燕国公的“大手笔”，几乎牺牲了性命的李邕——是重义轻财，卑躬下士的李邕。这样一位客人来登门求见，当然是诗人的荣誉；所以“李邕求识面”可以说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一句诗。结识李邕在诗人生活中确乎要算一件有关系的事。李邕的交游极广，声名又大，说不定子美后来的许多朋友，例如李白、高适诸人，许是由李邕介绍的。

写到这里，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我们再逼紧我们的想象，譬如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皇天的祥瑞。如今李白和杜甫——诗中的两曜，劈面走来了，我们看去，不比那天空的异瑞一样的神奇，一样的有重大的意义吗？所以假如我们有法子追究，我们定要把两人行踪的线索，如何拐湾抹角时合时离，如何越走越近，终于两条路线会合交叉了——统统都记录下来。假如关于这件事，我们能发现到一些翔实的材料，那该是文学史里多么浪漫的一段掌故！可惜关于李、杜初次的邂逅，我们知道的一成，不知道的九成。我们知道天宝三载三月，太白得罪了高力士，放出翰林院之后，到过洛阳一次，当时子美也在洛阳。两位诗人初次见面，至迟是在这个当儿，至于见面时的情形，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也许是李邕的筵席上，也

许是洛阳城内一家酒店里，也许……但这都是可能范围里的猜想，真确的情形，恐怕是永远的秘密。

有一件事我们却拿得稳是可靠的。子美初见太白所得的印象，和当时一般人得的，正相吻合。司马子微一见他，称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贺知章一见，便呼他作“天上谪仙人”，子美集中第一首《赠李白》诗，满纸都是企羡登真度此的话，假定那是第一次的邂逅，第一次的赠诗，那么，当时子美眼中的李十二，不过一个神采趣味与常人不同，有“仙风道骨”的人，一个可与“相期拾瑶草”的侣伴，诗人的李白没有在他脑中镌上什么印象。到第二次赠诗，说“未就丹砂愧葛洪”，回头就带着讥讽的语气问：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依然没有谈到文字。约莫一年以后，第三次赠诗，文字谈到了，也只轻轻的两句：“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恭维，可是学仙的话一概不提了。或许他们初见时，子美本就对于学仙有了兴味，所以一见了“谪仙人”，便引为同调；或许子美的学仙的观念完全是太白的影响。无论如何，子美当时确是做过那一段梦——虽则是很短的一段；说“苦无大药资，山林迹如扫”；说“未就丹砂愧葛洪”，起码是半真半假的心话。东都本是商贾贵族蜂集的大城，塵市的繁华，人心的机巧，种种城市生活的罪恶，我们明明知道，已经叫子美腻烦、厌恨了；再加上当时炼药求仙的风气正盛，诗人自己又正在富于理想的、如火如荼的浪漫的年华中——在这种情势下，萌生了出世的观念，是必然的结果。只是杜甫和李白的秉性根本不同：李白的出世，是属于天性的，出世的根性深藏在他骨子里，出世的风神披露在他容貌上；杜甫的出世是环境机会造成的念

头，是一时的愤慨。两人的性格根本是冲突的。太白笑“尧舜之事不足惊”，子美始终要“致君尧舜上”。因此两人起先虽觉得志同道合，后来子美的热狂冷了，便渐渐觉得不独自己起先的念头可笑，连太白的那种态度也可笑了；嗤了，念头完全抛弃，从此绝口不提了。到不提学仙的时候，才提到文字，也可见当初太白的诗不是不足以引起子美的倾心，实在是诗人的李白被仙人的李白掩盖了。

东都的生活果然是不能容忍了，天宝四载夏天，诗人便取道如今开封归德一带，来到济南。在这边，他的东道主，便是北海太守李邕。他们常时集会、宴饮、赋诗；集会的地点往往在历下亭和鹊湖边上的新亭。在座的都是本地的或外来的名士；内中我们知道的还有李邕的从孙李之芳员外，和邑人蹇处士。竟许还有高适，有李白。

是年秋天太白确乎是在济南。当初他们两人是否同来的，我们不晓得；我们晓得他们此刻交情确是很亲密了，所谓“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便是此时的情况。太白有一个朋友范十，是位隐士，住在城北的一个村子上。门前满是酸枣树，架上吊着碧绿的寒瓜，滟滟的白云镇天在古城上闲卧着——俨然是一个世外桃源；主人又殷勤；太白常常带子美到这里嗑酒谈天。星光隐约的瓜棚底下，他们往往谈到夜深人静，太白忽然对着星空出神，忽然谈起从前陈留采访使李彦如何答应他介绍给北海高天师学道篆，话说过了许久，如今李彦许早忘记了，他可是等得不耐烦了。子美听到那类的话，只是唯唯否否；直等话头转到时事上来，例如贵妃的骄奢，明皇的昏聩，以及朝里朝外的种种险象，他的感慨才潮水般的涌来。两位诗人谈着话，叹着气，主人只顾忙着筛酒，或许他有意见不肯说出来，

或许压根儿没有意见。

① 本文未完,原载《新月》第一卷第六期(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此据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唐诗杂论》编入本卷。

唐诗要略^①

初 唐(六一八——七一〇)

高祖武德元年至睿宗景云元年,凡九十二年。分前后二期,各四十六年。

一、前期(六一八——六六四),凡四十六年。起武德元年,终高宗麟德元年。

“松柏苍然,梧竹疏秀,茶梅冷淡,荆棘针刺,樗栎臃肿,芝菌灵异,荼蘼浓弱,鹿葱海棠艳,并肩而同生,气之变仕然也。文固难以拘论也。故文必曰如此如此,皆拘之类也。”

(李梦阳)

上官仪伏诛,政权移授武后之象征。

新作家年龄——卢照邻二十七,骆宾王二十四,杜审言二十,王勃十五,杨炯十四。

其它大事——玄奘卒。武后始决奏事。女主用事之始。

二、后期(六六五——七一〇),凡四十六年。起麟德二年,终睿宗景云元年。

“自则天久视之后，中宗景龙之际，十数年间，六合清谧。内竣图书之府，外辟修文之馆，搜英猎俊，野无遗才。右职以精学为先，大臣以无文为耻。每豫游宫观，行幸山河②，白云起而帝歌，翠华飞而臣赋。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岂惟圣后之好文，亦云奥主之协赞者也。”（张说《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上官婉儿伏诛，杜审言前一年卒，宋之问后二年卒，沈佺期后三年卒。

杜甫后二年生。

其它大事——韦后弑中宗，临朝称制。临淄王隆基（玄宗）定乱，睿宗即位。女主用事之终。

初唐前期——六朝之余（政治北胜南，文艺南胜北。）

学术时期——非想象，非创作，且无思想。

注疏：

经——孔颖达等《易》、《书》、《诗》、《礼记》、《春秋左氏传》注疏，徐彦《公羊注疏》，《穀梁》杨士勋注疏，贾公彦《周礼》、《仪礼》注疏。

史——颜师古《汉书注》，章怀太子《汉书注》。

子——尹知章，成玄英。

集——李善《文选注》。

纂录：类书。

编修史书：房玄龄等《晋书》，姚思廉《梁书》、《陈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徵《隋书》，李延寿《南史》、《北史》。

文赋的时期——非诗的时期。（Prosaic age）

庸俗的内容加以奢侈的外形——暴发户。

前期诗坛主要人物：

太宗——双层人格：

事功=北人

文艺=南人——沈力之发泄，换口味。

（汉高祖好楚辞，吴王濞集聚南方文士，与唐太宗好江左文学如出一辙。③）

文学——陈后主，隋炀帝：

赋：《小池赋》：“潘菱花于岸腹，擘莲影于波心。”《小山赋》：“新松④翠薄，桂小丹轻，……才有力以胜蝶，本无心而引莺。半叶舒而岩暗，一花散而峰明。”

诗：“古石衣新苔，新巢封古树。”（《山阁晚秋》）

书法——学王羲之，亦南派。

虞世南（越州永兴人）：

徐陵弟子——陈后主与徐陵=唐太宗与虞世南。

书法——亦师右军。

上官仪（陕州陕人，家于江都。）

两个隐士——王绩，王宏。

前期作品之分析：

内容⑤：

台阁——喝采（歌功颂德）——官腔（内容空虚——鹦鹉——应制）=凝重（沈、宋、王、杨）。

香艳——诲淫(宫体诗、《玉台后集》)——妖态=朗秀(张若虚、卢、骆)。

李百药《妾薄命》：“团扇秋风起，长门夜月明。羞闻拊背入，恨说舞腰轻。太常先已醉，刘君恒带醒。横陈每虚设，吉梦竟何成。”《火凤词》：“佳人靓晚妆，清唱动兰房。影出含风扇，声飞照日梁。娇嚬眉际敛，逸韵口中香。自有横陈会，应怜秋夜长。”

其它：杨师道《初宵看婚》，郑世翼《看新婚》，李百药《戏赠潘徐城门迎两新妇》，陈子良(一作陈伯材)《七夕看新妇隔巷停车》，褚亮《咏花烛》，陆敬、沈叔安、何仲宣、许敬宗《七夕赋咏成篇》，张文恭《七夕》，许敬宗《奉和七夕宴悬圃应制二首》，胡元范《和李公七夕》⑥、《和长孙秘监七夕》，李义府《题美人》(即《堂堂词》)，张文恭《佳人照镜》，郑世翼《见佳人负钱出路》，虞世南《应诏题⑦司花女》、《中妇织流黄》，陈子良《赋得妓》、《酬萧侍中春园听妓》(此篇一作李元操诗)，陈叔达(一作贾冯吉)《自君之出矣》。

长孙无忌《新曲二首》，杨师道《阙题》，谢偃《踏歌词三首》、《乐府新歌应教》，上官仪《八咏应制二首》、《和太尉戏赠高阳公》、《咏画障》。

外形：

词藻——淫华与浮肿。

音律——未纯熟。

前期秀句：

虞世南《侍宴应诏赋咏⑧得前字》：“横空一鸟度，照水百花然。”

褚亮《赠杜侍御》(《诗式》引):“神羊既不触,夕鸟欲依人。”

陈子良《入蜀秋夜宿江渚》:“水雾一边起,风林两岸秋。”
《于塞北春日思归》:“为许羁愁长下泪,那堪春色更伤心。”

杨师道《还山宅》:“芳草无行径,空山正落花。”

崔信明:“枫落吴江冷。”(《旧书·文苑》本传引)

王绩——一个局外人:

(上虞罗氏唐风楼据孙星衍刻余萧客抄宋本重刊《王无功集》三卷,补遗二卷。《旧》一九二,《新》一九六,吕才《东皋子集后序》,《唐才子传》一,《全唐诗》二,又补遗。)

字无功,自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西二里)人,文中子通季弟。

道家:

交游——李播、吕才、崔善为(方伎)。仲长子光(隐逸)。

著述——《老子注》,《会心高士传》,并佚。

王度(凝)《古镜记》。

嗜酒:

扬州六合丞——“斗酒学士”——太乐丞与焦革——杜康祠。

《酒经》、《酒谱》——《醉乡记》——《五斗先生传》。

王氏兄弟与政治:

王凝弹侯君集忤长孙无忌。

文中子不入《隋书》。

凝私撰《隋书》,绩续未成。

文:

文中子之影响。(郭绍虞《中国文学史批评史》上卷一七四一八一)

学陶潜、庾信。

《答冯子华处士书》

秀句——“置酒烧枯叶，披书坐落花。”(《杖策寻隐士》)

王宏——一个陌生人(存诗一首)：

济南人，工书。太宗幼与同学，尝问为八体书。及帝位，访于乡人，竟传隐去。(见《龙城录》)

后期概论

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上官婉儿。

文章四友——苏味道、李峤、崔融、杜审言。

苏李(苏李居前，沈宋比肩)。

刘张——刘希夷、张若虚。

沈宋——沈佺期、宋之问。

陈张——陈子昂、张九龄。

潮流之分析——三大因素：

卢照邻 骆宾王 刘希夷 张若虚	七古 (七绝)	歌	兴趣(少)	常理 蒋冽 张旭 王翰
--------------------------	------------	---	-------	----------------

王 勃 杨 炯 杜审言 沈佺期 宋之问 王无竞	五律(排) (七律)	赋	格律(壮)	苏味道 李峤 王 迥 郭元振 贺知章 张 说 韦 述 韦承庆 上官婉儿
薛 稷 陈子昂 张九龄	五古	文	风骨(老)	包 融 薛奇章

四杰的解放运动：

宣言——杨炯《王勃集序》：“尝以龙朔初载，文坛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以金玉龙凤，乱之以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长风一振，众萌自偃。遂使繁综浅术，无藩篱之固；纷绘小才，失金汤之险。积年绮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词林增峻。反诸宏博，君之力焉，矫枉过正，文之权也。”

成功的基础：

年少——青年的呼声。

官小——市井俗调：宫廷官腔。

才高。

浪漫行为——卢照邻：《穷鱼赋序》：“余曾有横事被拘，为群小所使，将致之深议。”骆宾王《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疯疾。自杀。

骆宾王：《旧书》本传：“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助徐敬业反武后(造童谣)。《荡子从军赋》、《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

荣》、《咏美人在天津桥》、《忆蜀地佳人》。

王勃：为虢州参军时，倚才陵籍，为僚吏共嫉。官奴曹达抵罪，匿之，又惧事泄，遂杀之以塞口。

杨炯：“麒麟楮”之谑。（见《云仙杂记》）张说《赠别杨盈川箴》。

态度的解放：

浪漫精神仍旧——态度革新：

英雄——市井

儿女——青年

前期人物与此精神不融洽，故失败。四杰则放开嗓子说自家话。

方法的解放：

骈文家（享名文高于诗）。

文体较自由，便于驰骋。

诗文体别的抹杀：

骆宾王：《帝京篇》、《畴昔篇》全是赋体，但皆五七言句耳。《荡子从军赋》中赋语仅三之一，李攀龙改为歌行。

卢照邻：《五悲文》：“旧乡旧国白云边，飞雪飞蓬暗远天。暂辞蓟门千万里，少别昭邱三十年。昔时人物都应谢，闻道城隍今可怜。……洛阳大道何纷纷，荣光休气晓氤氲。交衢近接东西署，复道遥通南北军。汉帝能拜嵩邱石，陈王巧赋洛川云。河水河桥木兰桡，金闺金谷石榴裙。曾入西城看歌舞，也出东郊送使君。一朝憔悴无气力，暴骸委骨龙门侧。当时相重若鸿钟，今日相轻比蝉翼。”《长安古意》、《行路难》，曲终奏雅。（词人之赋丽以淫。）

王勃：《春思赋》。

杨炯。

学庾信：前期与后期——徐陵与庾信。刘熙载《艺概》二：“唐初四子源出子山。观少陵《戏为六绝句》专论四子，而第一首起句便云：‘庾信文章老更成’。有意无意之间，骊珠已得。”

解放的反应：——徐陵与庾信——

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评曰：炯虽有才名，不过令长，其余华而不实，鲜克令终。”

老辈的反攻——

裴行俭答李敬玄语云：“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杨子沈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为幸。”（《旧·王勃传》、《会要》七五、《新·裴行俭传》）

汪师韩《诗学纂闻》：“杜集《戏为六绝句》……次章云：‘杨王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轻薄为文四字，乃后世哂四家之语，非指后生辈为轻薄人也。”多案：谓当时哂四家如此。

《朝野僉载》——杨，点鬼簿：张平子之略谈，陆士衡之所记，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骆，算博士：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且论三万六千是，宁知四十九年非。）

大众——

说自己话，即说大众话，故受欢迎。

杨《序》：“后进之士，翕然景慕，久倦樊笼，咸思自释。近则面受而心服，远则言发而响应。效之者逾于激电，传之者速于置邮。得其片言，而忽焉高视；假其一气，则邈矣孤骞。窃形骸者，既昭发于枢机；吸精微者，亦潜附于声律。虽雅才之变，亦壮思之雄宗也。”

四杰的贡献：

纪昀曰：装点是四杰本色，然有骨有韵，故虽沿齐梁之格，而能自为唐世之音。

在文方面多。

在诗方面王较大，余人则为消极的、破坏的。

共同之点——气势，即自由精神，“不废江河万古流。”张说曰：“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自动的，为己的，真的。（送礼——自用，送人）

四杰当分两派：

交谊：卢与骆密，王与杨密。

张说《裴公神道碑》：“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

年龄悬殊——卢长王十二岁，长杨十三岁，骆长王九岁，长杨十岁。杨曰“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盖幼于卢，故愧在其前；与王年相若，故耻居其后。

作风差异——杨《序》：“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卢照邻人间才杰，览清规而辍九攻。”

卢、骆——歌行：滑易。往往似弹词、俗调，《秦妇吟》易入俗耳。“轻薄为文”——低级趣味。卢《长安古意》、《行路难》，骆《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骆尤伧俗。

王、杨——五言：凝重。李商隐《漫成五章》之一：“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新·文艺传论》：“……故王、杨为之伯。”《新书·文艺传》：“崔融与张说评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

卢照邻

传略： 字昇之，(作升误)幽州范阳人——邓王府典签——二十

九(?)调新都尉(王、杨、骆似并在蜀)——三十五六，因疾归长安——后居东龙门山精舍，益贫病——徙阳翟具茨山下，孳废，豫为墓，卧其中——投颍水死，年四十。道家，《幽忧子》，事孙思邈。

评论：

病后诗不见集中。佳句似中晚人。(“风摇”二句开李贺，“城狐”二句开贾岛)然有句无章，故不及王勃。才高于三家，而成就少。秀句三家所无。

《首春贻京邑文士》：“横琴答山水，披卷阅公卿。”《山庄休沐》：“川光摇水箭，山气上云梯。”《赠李荣道士》：“风摇十洲影，日乱九江文。”《春晚山庄率题二首》：“山水弹琴尽，风花酌酒频。”《诗式》引佚句：“城狐尾独束，山鬼面参覃。”

著作：

集二十卷。《幽忧子》三卷——《全唐诗》二卷，补遗一首。

《长安古意》——

梁简文帝《乌栖曲》：“青牛丹毂七香车，可怜今夜宿倡家。倡家高树乌欲栖，罗帷翠被任君低。”

庾信《乌夜啼》：“促柱繁弦非《子夜》，歌声舞态异《前溪》。御史府中何处宿，洛阳城头那得栖。弹琴蜀郡卓家女，织锦秦川窦氏妻。讵不自惊长泪落，到头啼乌恒夜啼。”

骆宾王

传略：

婺州义乌人——七岁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少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为道府属，使自言所能，不答——麟德后宦游蜀中——武功主簿——上元中为洮州总管裴行俭掌书记——长安主簿——侍御史，上书忤武后，系狱——贬临海丞——助徐敬业举义——讨武后檄——死的传说：被害，赴水，逃逸为僧——“灵隐赋诗”事辨妄。

著作：

集十卷（今七卷）——《百道判集》一卷——《全唐诗》三卷。

评论：

文——皇甫湜讥世人“笔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已骂宋玉为罪人”。“风生曳鹭之涛……雨湿印龟之岸。”陆时雍称为“风味绝色”。（《蓬莱镇》：“白鹭似江涛。”）

诗——《在狱咏蝉》不选。近俗。（“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沈。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字谜——寓意——“兴比说”之谬。

佳句——《冬日野望》：“故人无与晤，安步陟山椒。”——阮大铖诗：“寒山何可陟，落叶满空林。”

《帝京篇》、《畴昔篇》。

刘希夷

传略：

一名庭芝，汝州人（一曰字廷芝，颍川人）——上元二年擢进士第，年二十五——宋之问甥，然年长于之问——美姿容，好谈笑，善弹琵琶，饮酒至数斗不醉，落魄不拘常检——死。

(《大唐新语》：“为奸人所杀。或云宋之问害之。”《刘宾客嘉话录》正载之问杀希夷事。《旧·文苑·乔知之传》：“志行不修，为奸人所杀。”)

著作：

集十卷，见《新书·艺文志》、《唐才子传》。(《旧志》作三卷，误。)诗四卷。《全唐诗》一卷。

杂论：

继卢、骆之统系而变其体。(哀怨与古调二端是其所变。)

《大唐新语》：“好为宫体诗，词旨悲苦，不为时人所重。”《唐才子传》一：“特善闺帷之作，词情哀怨，多依古调，体势不与时合，遂不为所重。”《旧书·文苑·乔知之传》：“善为从军闺情之诗，词调哀苦，为时人所重。”(案“为”上疑脱“不”字)

孙昱之推扬——昱撰《正声集》，以希夷诗为集中之最，由是大为时人所称。

《代白头吟》与宋之问的故事不实：(1)既不为时人所重，之问何须夺之？(2)与之问派别不同，之问未必赏此。(3)借句风气中唐时始盛。(4)因夺句不遂而杀人，不近情理。(5)说部大半不可信。(6)与灵隐续诗事同一心理，皆意在诬之问。

佳句——“鱼鳞可怜紫，鸭毛自然碧。”(《秋日题汝阳潭壁》)设色自然，不假雕琢，可以作刘诗赞语。王士禛所赏。其咏竹有句云：“冉冉紫云盖，翻翻红鹄尾。”自谓不减刘语。然田霖句：“柔蓝浮野岸，澹墨上春鳞”(《渔洋诗话》引)似胜王一筹。

《公子行》全似卢、骆。

张若虚

传略：

扬州人——官止兖州兵曹——神龙中，苏味道、崔融、王无竞卒，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贬，吴越诸诗人（贺知章、贺朝、万齐融、邢巨、张旭、包融等）咸在京师，声名籍甚——吴中四士（贺知章、包融、张旭及若虚）。

作品：

存诗二首。

《春江花月夜》——

学《西洲曲》：“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吹乌桕树。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飞鸿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干头。栏干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沈德潜曰：“似绝句数首，攒簇而成，乐府中又生一体。初唐张若虚、刘希夷七言古，发源于此。”又曰：“续续相生，连跗接萼，摇曳无穷，情味愈出。”案刘、张七古，不但句法似，情调尤似。）

宫体诗的顶峰：王闳运曰：孤篇横绝，遂成大家。

作于湖南：青枫浦，潇湘。

王勃

传略：

字子安，绩之从孙——九岁作《汉书指瑕》——与兄勔、勰皆有才藻，杜易简称为“王家三珠树”——十四对策高第——

十七举幽素科——沛王府侍读，因檄周王鸡文被斥——客剑南——虢州参军，匿杀官奴，事发当诛，会赦，父坐貶交趾令——上元二年省父，过南昌作《滕王阁序》——渡南海，堕水死，年二十八。

“腹稿”——“心织笔耕”——勔、勳、勃、助、勔、劝皆有才名。

著作：

集三十卷。(蒋清翊《王子安集注》二十卷，罗振玉辑《王子安集佚文》一卷)《舟中纂序》五卷。(《新志》)《周易发挥》五卷。(《旧志》、杨《序》、《新志》、新、旧《传》)《次论语》十卷。(《旧传》、《旧志》、《新志》、杨《序》)《大唐千岁历》，卷亡。(《封氏闻见记》、《旧传》、《新志》)《黄帝八十一难经注》。(杨《序》)合论十编。(杨《序》)——《全唐诗》二卷。

评论：

遗传。

作风——

雍雅——完整(炼章不炼句)——气(情)——“官知止而神欲行”——悲苦。

杨炯

传略：

华阴人——伯祖虔威武德中右卫将军——十二举神童——崇文馆学士——梓州司法参军——盈川令，严酷。府舍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好名)——倨傲(麒麟楮)——“惟子坚刚，气陵秋霜，行不苟合，言不苟忘。”(宋之问《祭杨盈川文》)“材勿骄吝，政勿苛烦，明神是福，而小人无冤。畏其不⑨

畏，存其不存。作诰兹酒，成败之根；勒铭其口，祸福之门。”（张说《赠杨盈川炯箴》）

著作：

集三十卷。（今存十卷）《大象赋》一卷。

评论：

张说曰：“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

雄健——杜诗：“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王、杨——皎然《诗式》：“要力全而不苦涩，要气足而不怒张。”王力全，杨气足，王不苦涩，杨近怒张。故杨似逊王一间。

杜审言

传略：

字必简，京兆人。（本集《登襄阳城》曰：“旅客三秋至”，《春日怀归》曰：“桑梓忆秦川”，知襄阳为审言旧望。其居则在长安杜陵也。《唐才子传》云“京兆人”，是也。）——进士登第——隰城（后改西河，即今山西汾阳县治）尉——自洛阳丞贬吉州司户参军，被周季重、郭若讷诬构系狱。子并杀季重报仇，（年十三）审言因免官还东都——著作佐郎——膳部员外郎——坐张易之党流峰州（在今安南北境）——越三年，归为国子监主簿，加修文馆直学士，其年卒。

著作：

集十卷。《全唐诗》编（四十三首）诗一卷。

杂事：

狂放——试判出曰“苏味道必死”——病中对宋之问、武平一言“造化小儿相苦”，又曰：“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为崔融服纈麻。

工书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衡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

“文章四友”——崔、杜、苏、李。

评论：

“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润也，若和风吹曙，（‘云霞出海曙’，‘晴光转绿蘋’。）摇露气于春林；其秉艳也，似凉雨半晴。（《夏日过郑七山斋》：‘日气含残雨。’）悬日光于秋水。众轍同遵者挨落，群心不际者探拟。”（宋之问《祭杜审言文》）

继王、杨而起，雄厚之中，又加深微。

宋之问

传略：

字延清，一名少连，虢州弘农人。（故城在今河南灵宝县南四十里。）一说汾州人。（《新书》。陈子昂《昭夷子赵氏碣》称“西河宋之问”。案西河即今山西汾阳县。《新书》云之问汾州人，盖得其实。《元和姓纂》作弘农人。）——父令文文词、书翰、勇力称三绝，之问、之悌、之逊各得其一——之问伟仪貌，雄于辩——进士登第——洛阳参军——后坐张易之党贬泷州（故城在今广东罗定县东一百里）参军，逃归洛阳，匿张仲之家。会武三思复用事，阴谋篡夺。仲之等谋杀三思，之问令人告密，因丐赎罪，擢鸿胪主簿——初事太平，及安乐用事，又事安乐。太平因发其知贡举时赃事，贬越州长史——睿宗即位，流钦州。先天中赐死桂州——秽名：捧张易之溺器。（据《朝野僉载》记载，张岌伏薛怀义马旁承之上镫，郭霸尝来俊目粪。）恐不实。（弟之逊为三思“五狗”之一。）

“口过”事见《本事诗》。夺刘希夷句事见《刘宾客嘉话》。

著作：

集十卷，《全唐诗》编诗三卷，补遗二首。）预修《三教珠英》。

杂事：

典选引拔多知名之士——武后游龙门，赋诗夺锦袍——工书。（韦续《续书品》真行二十二人有之问。）

评论：

张说称其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见《大唐新语》）。

沈佺期

传略：

字云卿，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县）人——及进士第——累迁考功员外郎——坐张易之党流驩州（在今安南北部）——稍迁台州录事参军——神龙三年入为起居郎——终太子少詹事。

著作：

集十卷，《全唐诗》编诗三卷。）预修《道藏音义目录》一百十三卷。

评论：

“杜审言浑厚有余，宋之问精工不足^⑩。沈佺期吞吐含芳，安详合度，亭亭整整，囁囁叮叮，觉其句自能言，字自能语，品之所以为美。苏、李法有余闲，材之不逮远矣。”（陆时雍《诗镜总论》）

李峤

字巨山，赵州赞皇（今河北赞皇县）人——擢进士第——

圣历、长安、神龙时三入相——“文章宿老”。

集五十卷, (《全唐诗》编诗五卷。)《杂咏诗》十二卷,《军谋前鉴》十卷。

苏味道

赵州栾城(故城在今河北栾城县北)人——擢进士第——延载、圣历时两入相——或云味道刺眉,一子居焉,即东坡之远祖——“模棱手”。

集十五卷。《全唐诗》编诗一卷(十五首)。

王无竞

字仲烈,东莱(今山东掖县)人——家富于财,负气豪纵,与陈子昂交最厚——坐张易之党,贬广州,仇家矫制榜杀之。

集不传。(《全唐诗》五首。)预修《三教珠英》。

上官婉儿

祖仪。父庭芝伏诛,母郑氏配入掖庭——忤则天,黥面——圣历以后,参决表奏。中宗即位,命掌制命——拜昭容(皇后下有四妃,号夫人;夫人下有九嫔,昭容为九嫔之一。),通武三思、崔湜——劝帝广置昭文学士。薛稷、宋之问、杜审言、沈佺期、苏颋、李峤等咸属焉。(大学士:李峤、宗楚客。学士:刘宪、崔湜、岑羲、郑愔、李适、卢藏用、李义、刘子元、赵彦昭、苏颋、沈佺期。直学士: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赐游宴,赋诗,代帝后、长宁、安乐二公主,众篇并作。又差第群臣甲乙——帝即婉儿第宅,筑园林,赐宴其间。

集二十卷,今存诗三十二首。

张说《上官昭容集序》。《新书》本传：“当时属辞者，大抵虽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观，婉儿力也。”

张说

字道济，一字说之。洛阳人——相玄宗——“燕公”——敦气义，重然诺，喜延纳后进。

集三十卷。（今二十五卷）《全唐诗》五卷——谪岳州后，诗益凄惋，人谓得江山之助——“燕许大手笔”（凄惋是其本色，非但谪岳州后始然）——功在提倡——《洪崖先生传》一卷，《才命论》一卷，并佚。张九龄、王翰、韦述、孙逖、王湾，皆说所擢引。（孟浩然？）

（试帖典型之建立者①。）

郭元振

名震，以字行。魏州贵乡（故城在今河北大名县东）人——长七尺，美须髯，任侠使气——进士第，通泉尉——召见，上《宝剑篇》——凉州都督——安西大都护——相睿宗、玄宗——“代公”。

集二十卷，（《全唐诗》一卷）《九谏书》一卷，又《定远安邦策》三卷，并佚。

韦承庆

字延休，郑州阳武（今河南阳武县）人——举进士第——相武后——与弟嗣立以学行齐名。（嗣立有句云：“岭云随马足，山鸟向人前。”）

集六十卷。（存诗七首）——不以诗名，而诸篇似大历高

手。

贺知章

字季真，明州鄞（故城在今浙江鄞县南）人——晋人风度（清谈、旷达）——进士第——秘书监——致仕为道士——“四明狂客”——善书（行草）。

集卷佚，《贺秘监遗书》，冯贞群、张寿镛同编。（在《四明丛书》内）《全唐诗》一卷。（十九首，续补一首）《会稽洞记》一卷，《入道表》一卷，《归乡集》（诗）一卷，并亡。

王迥

进士第——官右补阙——存诗六首。

韦述

京兆人——进士第——家藏书甚富——书府四十年，史职二十年——累迁工部尚书——陷贼，流渝州卒。

《唐春秋》三十卷，《御史台记》十卷，《集贤注记》一卷，《集贤书目》一卷，《开元谱》二十卷，《两京新记》五卷，《两京道里记》三卷。集不传。存诗四首。

薛稷

字嗣通，汾阴人。道衡曾孙，魏徵外甥——进士第——昭文馆学士——终太子少保——工书画。

集三十卷。存诗十四首，文六首。

陈子昂

传略：

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家富——好博弋，尚气——买胡琴，进士第——从刘敬同征突厥——右拾遗，从武攸宜讨契丹——谢病归家，县令段简诬系，死狱中，年四十二。（杜甫《送梓州李使君》：“遇害陈公殒，于今蜀道怜。君行射洪县，为我一潸然。”）

著作：

集十卷（《全唐诗》编诗二卷）——赵儋《碑》云有《正声集》十卷。（赵云：“拾遗之文，四海之内家藏一本。”）

《与东方虬书》：“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上薛令文章启》：“某实鄙能，未窥作者，斐然狂简。虽有劳人之歌，怅尔咏怀，曾无阮籍之思。徒恨迹荒淫丽，名陷俳优，长为童子之群，无望壮夫之列。”

赵儋《旌德碑颂》自注：“嗟呼！道不可合，运不可谐，遂放言于《感遇》，亦阮公之《咏怀》。已而已而，陈公之微意在斯。”

《感遇》：“云海方荡潏，孤鳞安得宁。”“群物从大化，孤英将奈何。”“溟海皆震荡，孤凤其如何。”

批评：

《唐书》本传赞：“荐圭壁于房闼，以脂泽污漫之。”

《四库提要》：“譬诸荡姬佚女，以色艺冠世，而不可以礼法绳之者也。”

卢藏用《序》：“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

韩愈《荐士诗》：“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杜甫《过陈拾遗故宅》：“位下何足伤，所贵者圣贤。”“同游英俊人，多兼辅佐权。”“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冬到金华山观》：“陈公读书堂，石柱仄青苔。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

王士禛《香祖笔记》比之扬雄，陈沆《诗比兴笺》比之阮籍。

（赵执信讥王士禛语：诗特传舍，而字句为过客。）

王夫之《唐诗评选》：“历下谓‘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非古也’。若非古而犹然为诗，亦何妨。风以世移，正字《感遇》诗似诵、似说、似狱词、似讲义，仍不复似诗，何有于古？故曰五言古诗自是而亡。”

李肇《选唐诗序》：“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

刘熙载《艺概》：“曲江之《感遇》出于《骚》，射洪之《感遇》出于《庄》。缠绵超旷，各有独至。”案：钟惺曰：“正字深奇，曲江淹密。”

张九龄

字子寿，韶州曲江人——进士第——开元时入相——张说所擢引，又与通谱系。

同游诗人——孟浩然、綦毋潜、王昌龄、王维、钱起、包融、卢象。

集二十卷。（《全唐诗》三卷。）

杂论——有意学陈子昂。

薛奇章（一作童）

大理司直。（见《国秀集》中）存诗七首。（内一首一作崔国辅诗。）

王翰

字子羽，并州晋阳人——进士第——张说所拔——自仙州别驾贬道州司马，卒——豪纵——工书。

集十卷。（存诗十五首。）

盛 唐（七一〇——七五五）

睿宗、玄宗两朝，凡四十五年，自睿宗景云元年至玄宗天宝十四载。

分三派：

（一）王维——佛，自然派。（孟浩然、储光羲、刘昫虚、常建、綦毋潜、崔国辅、丘为、卢象。）

（二）李白——道，纵横派。（李颀、王之涣、王昌龄、陶翰、高适、岑参、崔颢、崔曙。此派多长七言诸体。最新之发展。在时代的尖端上。音乐观念。近自然语调。最演化的。最人性的。北方的少年精神。）

（三）杜甫——儒，社会派。（沈千运、孟云卿、元结。）

（王、李、杜三家实不宜列入某派，以其作品方面甚多，不主一体。兹以为三派之代表者，是就特殊点言之。）

前二派为主潮，后一家为前二者之反响，故其兴起较晚。

张九龄被李林甫排挤后，《九龄传》：李林甫无学术，见九龄文雅为帝知，内忌之，乃引牛仙客知政事，九龄遂罢——开元二十四年。）无复诗人为冢宰，（以前上官仪、李峤、苏味道、韦承庆、郭元振、张说、苏颋、张九龄等皆宰相。）居台省右职者亦绝少——以前之文学犹是文藻，乃现实生活之工具，以后方是真文学，乃啻于现实生活者之苦闷的象征——前者是邦闲

的,后者是追偿的。

第一派否认现实 因追求失望而消极。

第二派追求现实

第三派整顿现实 因追求失望而谋整顿。

(盛极即衰的开端——循环悲剧顶点。自开国至开元六年一百年,至天宝之乱一百三十七年。天宝十三载户部奏户口之数为唐代之极盛。)

物质因素:天宝六载,李林甫建议诏天下通一艺者诣京师,下尚书省试,皆下之。杜甫、元结并下第。元结《谕友》曰:“天宝丁亥中,诏征天下士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晋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泄露当时之机,议于朝廷曰:举人多卑贱愚聩,不识礼度,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于是奏待制者悉令尚书长官考试,御史中丞监之。试如常例^②。已而布衣之士,无有第者。送^③表贺人主,以为野无遗贤。”杜诗:“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市侩与文士的斗争,夺取都市。

向边塞发展,向山林退却,谋改造现状。(针砭、讽刺、怜悯、诅骂。)

划分时代的困难:

宫体余习犹存,与初唐无明确之分界。摹仿乐府亦初唐之风。

大历诸子乃王维之正统。社会派天宝乱后始发展。(此派或可延入中唐。)

就大体言,盛唐乃初唐之顶点——延续初唐之直线,天宝乱后始折转方向。

本期之特点:

纵横派最重要——道家影响——魏晋以来反抗儒家之余波——唐尊道教是果非因。

形上(系)——近佛(庄)。

形下(系)——颓废、烧炼丹汞、享乐、旷达、浪漫、生活带戏剧性、功名、任侠、冒险、爱自然、爱艺术、无道德观念、有信义而无理智。(老)

成就——较六朝更有生气。(游侠风之追想——实践,宫体——宫怨。)

种族的因素:

异族——蛮性。(唐室、李白。)

至杜甫——浪子还家,放纵后的忏悔,王、孟澈悟。

建安摹拟汉(中原)乐府,开元摹拟南朝乐府。

(先天元年:孟浩然二十四、李颀二十三、王昌龄十五?、綦毋潜二十一、王之涣十八、崔国辅十六、陶翰十二、高适十一、崔颢、刘昫虚、崔曙九、储光羲六?、常建五?、祖咏十四、卢象十五。)

盛唐四对角	{	储——岑
		孟——王(昌龄)
		沈——李(白)
		杜——王(维)

李白

传略:

本西域条支(今新疆境)人,长安元年(七〇一)五岁,随父来居绵州昌隆县(今四川彰明县),改姓李,名白,字太白。(按范《碑》曰:“神龙初潜还广汉。”刘《碣》曰:君广汉人。而魏

《序》曰：因家于绵。宋人多据杜诗“匡山读书处”在昌明县，属绵州，定白为绵州昌隆人。《新书》又云：还客巴西。——巴西亦属绵州。案：绵州广汉，汉郡地，称广汉者，著其旧望也。）开元十三年出蜀，（时二十六七）循江历游，至扬州。十六年至云梦，娶许氏（许圉师孙女）。二十三年游太原，已而去之齐鲁，寓居任城。（“竹溪六逸”之游在此时。）天宝元年游会稽，以吴筠荐，召至京师。遇贺知章，复荐之。玄宗命供奉翰林院。天宝三载，因高力士、张垍谗，赐金放还。遇杜甫于东都，与甫及高适游梁宋。四载归兖州。（时家在兖。）杜甫同至。间至齐州。从高尊师（如贵）受道箓。晚岁甫西归，白亦南游江东。五年，复在齐州（济南郡）。此后客居大梁至十三载。又游广陵、江宁、宣城。至德元载，自宣城入庐山。永王璘引师东下，胁以偕行。二载，璘兵败，白走彭泽，被系浔阳狱。崔涣、宋若思为之推覆，被释。乾元元年，长流夜郎。二年，入峡，遇赦，还憩江夏。上元元年，年六十，至江左。二年，游金陵，往来宣城、历阳间。宝应元年，李阳冰为当涂令。往依之。十一月卒，年六十二。

乐府——

继承齐梁：（《吴声歌》、《西曲歌》。）

仿乐府：（一）《长干行》（长调）。（二）《玉阶怨》、《绿水曲》。（小歌）

变乐府：（一）《塞下曲》、《紫骝马》、《关山月》。（以五律变乐府。）（二）《登金陵凤凰台》。（以七律变乐府。）

超过齐梁：（《独漉篇》：“独漉独漉，水深泥浊。泥浊尚可，水深杀我。雍雍双雁，游戏田畔。我欲射雁，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风摇轻。我心何合，与之同并。空床低帟，谁知无人。夜衣锦绣，谁别伪真？刀鸣削中，倚床无施。父冤不报，欲活何

为！猛虎斑斑，游戏山间。虎欲啖人，不避豪贤。”）

四言：《独漉篇》、《来日大难》。（《善哉行》：“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经历名山，芝草翻翻。仙人王乔，奉药一丸。自惜袖短，内手知寒。惭无灵辄，以报赵宣。月没参横，北斗阑干。亲交在门，饥不及餐。欢日尚少，戚日苦多。以何忘忧，弹箏酒歌。淮南八公，要道不烦。参驾六龙，游戏云端。”）

骚体：《梦游天姥吟留别》、《日出入行》、《蜀道难》。

李颀

传略：

宋州人（《唐音》），一说河南颍阳人。（本集《与诸公游济渑泛舟》诗曰：“我本家颍北，开门见维嵩。”颍北盖即颍阳。又有《不调归东川别业》诗，东川所在未详。崔曙有《颍阳东溪怀古》诗，东川殆即东溪乎？《唐诗品汇》作东川人，盖即据前诗，非别有所本。《唐诗粹选》又云洛阳人。）开元十三年进士第，终新乡尉。（卫州新乡县旧属河南卫辉府。《国秀集》天宝三载编称“新乡尉李颀”。《河岳英灵集》十二载编云：“惜其伟才，只到黄绶。”《放歌行》：“小来好文耻学武，世上功名不解取。虽沾寸禄已后时，徒欲出身事明主。……由是蹉跎一老夫，养鸡牧豕东城隅。”《留别王、卢二拾遗》。）

集一卷。（《全唐诗》三卷。佚句一则。《千载佳句》引颀《归至旧任酬袁赞府见赠》曰：“已路千山秋水上，江村独树夕阳时。”）

道家：

王维《赠李颀》诗。本集《寄焦炼师》、《谒张果先生》、《题卢

道士房》、《王母歌》、《送王道士还山》、《送暨道士还玉清观》。

交游：

万齐融、张旭、刘方平、綦毋潜、高适、张继、王昌龄、崔颢、梁锜、康洽、陈章甫、房琯、卢象、王维、魏万、裴迪、皇甫曾。

位下名高：

《放歌行答从弟墨卿》：“徒尔当年声籍籍，滥作词林两京客。”

白居易《放言》诗序，称其“济水自清河自浊，周公大圣接舆狂”（《杂兴》）之句。案：与“大道本无我，青春长与君”（《送暨道士还玉清观》），皆似太白。

高适

传略：

字达夫，渤海蓨人（今河北景县境）——少落拓，不治生产。（李颀《赠别高三十五》：“五十无产业，心轻百万资。屠酤亦与群，不问君是谁。饮酒或垂钓，狂歌兼咏诗。”）家贫，客梁、宋间，以求丐取给（天宝三载与李、杜同游梁、宋）——天宝八载举有道科，中第，调封丘尉——去客河西，哥舒翰辟为掌书记——十四载，拜左拾遗，转监察御史，佐翰守潼关——至德元载，玄宗幸蜀，间道从之——永王璘反，适除扬州长史、淮南节度使，（八年之间自布衣至节度使）诏与他军合讨之。方济师而王败——二载，因李辅国潜，下除太子少詹事——乾元元年，出刺彭州——上元元年，迁蜀州，代崔光远为西川节度使——宝应元年，代严武为成都尹——广德元年，御吐蕃无功，亡松、维二州——二年，召还为刑部侍郎、左散骑常侍——永泰元年正月卒，年六十六。

著作：

集二十卷。（今存十卷。《全唐诗》四卷。）

“五十始为诗”之说不确。《诗话类编》载适为两浙观察，过杭之清风岭僧院，题诗曰：“前峰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开竹房。”后欲改“一”为“半”，僧言骆宾王已言之。案此说最妄，《渔洋诗话》已辨之。诗乃晚唐任翻所作也。又《全诗》所收《听张立本女吟》一绝，据《太平广记》，乃高锴《暮中狐妖》诗，《提要》已辨之。其亦出于晚唐人无疑。

事迹：

杜甫诗：“高生跨鞍马，有似幽并儿。”——性豪放，尚节义，以功名自许，好语王霸，而言浮其术。（《塞上》：“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倚剑欲谁语，关河空郁纡。”）

评论：

殷璠称其诗“多胸臆语，兼有骨气”，最爱其“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之句。

陆时雍曰：“调响气佚，颇得纵横。”

刘熙载曰：“体或近似初唐，而魄力雄毅，自不可及。”

管世铭曰：“高常侍豪宕感激，岑嘉州开辟经奇。各有‘建大将旗鼓出井陉’之意。”

《宣和画谱》引司空图《赠晋光》逸句曰：“看师逸迹两师宜，高适歌行李白诗。”

王之涣

陶翰

崔颢

崔曙

王昌龄

事略：

字少伯，京兆人（《旧·文苑·陆据传》云：“京兆王昌龄。”本集《郑县宿陶太公馆中赠冯六元二》曰：“本家蓝田下”，《别李浦之京》曰：“故园今在灞陵西”。是昌龄乃京兆人之确证。《河岳英灵集》作太原人，称其郡望也。《新书·文艺·孟浩然传》作江宁人，则因昌龄尝宦江宁而误。岑参《送许子擢第归江宁拜亲因寄王大昌龄》曰：“王兄尚谪宦。”昌龄果为江宁人，恐不得云“谪宦”也。《博异志》又称琅邪王昌龄，亦书郡望之例。）——开元十五年登进士第，授汜水尉。十九年中博学宏词科，迁校书郎（见《国秀集》。《新书》作秘书郎，误。余详事迹考证。）——以不护细行谪江宁丞。（《唐才子传》作令，误。）再贬龙标尉。（今湖南黔阳县。《沅志》引昌龄佚诗：“昨从金陵邑，远谪江沅滨⑭。”）天宝乱作，还乡里，为濠州刺史闾丘晓所杀。至德二载，张镐按军河南，晓衍期，将戮之，辞以亲老，乞恕。镐曰：“王昌龄亲欲与谁养？”竟杖杀之。

著作：

诗集五卷。（《全唐诗》编四卷。）《诗格》一卷。（《唐才子传》：“又述作诗格律、境思、体例共十四篇，为《诗格》一卷。”日本释空海《性灵集》亦作一卷。《新志》作二卷，误。原书今佚。空海《文镜秘府论》引数事。）《诗中密旨》一卷。（佚）《乐府古今题解》三卷。（《新志》一作郗昂。《唐才子传》作《古乐府解题》）

一卷。佚。)

评论:

“诗家夫子王江宁。”(夫一作天。)

《旧·文苑传》:“绪微而思清。”

《诗镜总论》:“王昌龄多意而多用之,李太白寡意而寡用之。昌龄得之椎练,太白出于自然。然而昌龄之意象深矣。”

同上:“难之奇有曲涧层峦之致,易之妙有舒云流水之情。王昌龄绝句,难中之难;李青莲歌行,易中之易。难而苦为长吉,易而脱为乐天,则无取焉。”

按王昌龄当与孟浩然对比,太白犹有难时,襄阳则无一语不易也。

岑参

事略:

荆州江陵人。曾祖文本,伯祖长倩,伯父羲,并宰相。父植,终晋州刺史——少孤贫。天宝三载登进士第——八载至十载佐安西节度高仙芝幕——十三载至至德元载佐安西节度封常清幕——二载杜甫等荐为左^⑮补阙——乾元二年至上元二年为虢州长史——宝应元年至永泰元年,祠部考功员外郎,虞部库部郎中——大历元年至五年,在蜀,佐杜鸿渐幕,为嘉州刺史。卒。年五十六。

著作:

集八卷。((《全唐诗》四卷。杜《序》、李归一《王屋山志》并云八卷。《新志》、《唐才子传》作十卷,恐误。)续补八首。(见敦煌残卷。))——文。((《感旧赋》、《招北客文》。))

评论:

杜确《序》：“迥拔孤秀，出于常情。”又云：“时议拟公于吴均、何逊。”

《放翁题跋》：“予自少时，绝好岑嘉州诗。往在山中，每醉归，倚胡床睡，辄令儿曹诵之，至酒醒或睡熟乃已。尝以为太白、子美之后一人而已。”

殷璠：“语多体峻，意亦新远。”

多案：岑诗劲骨奇翼，如霜天一鹗。（《蜨傭说诗》语）说者以为久历边塞使然。余谓其系出异族，《朝野金载》载《京中谣》曰：“岑羲獠子后。”今苗族犹多岑姓。）好险务奇，是其天性。纵观盛唐诸公，惟此君与太白气体桀骜，迥异时流。说者以高、岑并称，乃皮相耳。（高与李东川最近。）

① 本文属提纲性质，未全部完成，此据北京图书馆所藏作者手稿照相复印件编入本卷。整理时对文字顺序及格式酌情略有移动。

② 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影印本《全唐文》作“河山”。

③ 此段话原稿置诸开篇眉批处，因过于突兀，故移来此处。

④ 《全唐文》作“松新”。

⑤ 原稿此段有眉批提及张鹭及其《游仙窟》，因字迹不清，此略。

⑥ 中华书局一九六〇年版《全唐诗》卷四十五此首及下首均作任希古诗。

⑦ 《全唐诗》（同上）卷三十六“题”作“嘲”。

⑧ 《全唐诗》卷三十六“咏”作“韵”。

⑨ 原稿“其不”二字处是以方格空出，此据中华书局影印本《全唐文》填入“其不”二字。

⑩ 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本“足”作“乏”。

⑪ 括号内文字为原稿眉批，整理时移至此处。

⑫《全唐文》“例”作“吏”，并有注云：“如吏部试诗赋论策。”

⑬《全唐文》“送”作“遂”。

⑭《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三“江沅滨”作“沅溪滨”。

⑮ 中华书局一九八七年版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岑参”条云：“左字误，应作右。”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至德二载”条据杜确《序》，“左”亦作“右”。

诗的唐朝^①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六代的“落红”到唐初已化作一团污秽的“春泥”，但更灿烂的第二度春“花”——盛唐，也快出现了。

江左余风、徐陵——王绩，庙堂与宫禁，《玉台后集》，类书与诗。

庾信——四杰。

盛唐前夕 杜、沈、宋，陈子昂，张说、张九龄，《丹阳集》。

诗化的人格与选举制度的会合——以诗取士。

社会力量变成政治力量，造成唐诗之发达：好诗多在唐，诗之内容与形式至唐至备，宋诗亦备于唐（自古诗只两种：唐、宋）。

进士：唐代文化即进士文化。（政治与文学。）

诗的教育，教育即学诗。（宗教、癖狂。）

诗才的最大限度之发展。

全面生活的诗化（诗的生活化，生活的诗化）。几乎凡用文字处与夫不须文字处皆用诗：生活的记录——日记，生活的装

潢——应酬——社交,生活的消遣——游戏——联句、集句、回文、诗钟、诗令、赌博=律诗。

中国批评多论技巧,不及思想,与西方观念大异:

西——心灵秘密、思想、内容、性情、严肃、感情的激荡与冲突、戏剧。

中——门面套头、言语、形式、才华、闲雅、感情的排除与解脱(移情、忘情)、音乐。

中西出发点之异:

西——文化事业一部门、教世、改造社会、入世、积极。

中——业余的消闲(最重隐逸)、遗世(终南捷径)、调和社会、出世、以消极为积极。

西方基本态度近儒家。

中国,儒家之反。

反极又趋于正。阮籍、陈子昂道家而严肃,元结《箠中集》。

杜甫复归于儒。诗的儒化。②

① 本文属提纲性质,据北京图书馆藏作者手稿照相复印件收入。参见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说唐诗》。

② 原稿另有关于“王绩”、“韩愈”、“李白”三人的几段文字,“李白”此删,“王绩”、“韩愈”则附录于下:

王 绩

靠近汾水入河处,约当今山西河津县南三十里,在隋时,有个地方名万春乡。在乡中的甘泽里里,住着一家姓王的望族。王隆在开皇初,曾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留在京师多年,未被录用。后来补过几次县令的缺,感着没有意思,便在最后一任铜川县满秩后,还乡归隐了。隋末大儒文中子王通,和隐逸诗人东皋子王绩,是这位王府君的七个儿子中最著名的两个。

王绩,《唐才子传》列第一,不列魏徵。

无大影响。

中唐始著——韩愈、刘禹锡、卢仝、刘义。

因态度与时人大异:

华贵(雅)。疏野(俗)。

论作风与初唐格格不入,志尚亦不愿归唐。但与隋亦不合。

然重要作品隋亡以后所作。

唐初五十年,实质上乃江左余风,与唐无涉。在此中,王绩不但不属唐,且不属隋。

从高祖受禅(六一八)到武后初决政事(六六四),将近五十年间,在文学史上可说还没有唐朝。象虞世南、李百药、许敬宗、杨师道、陈子良、崔信明、……这类名字,在文学史上究竟该划归陈、隋,还是唐,都是问题。历来就政治观点,因这些人都归唐了,便算作唐人,倒是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王绩则不然。虽迫于生活,做过几次唐朝的小官,但心里却始终怀着反唐的情绪。唐史把他列入“隐逸传”,是对的。《唐才子传》请他坐全唐诗人的首席,尊崇了诗人,却冤枉了遗老。政治节操是我们国人一向重视的。即便在今天,而且是在谈文学史,这点政治道德的传统观念还是不应该抹杀的。总之,我们为了习惯的关系,讲唐代文学更仍然不能不讲王绩。但我们要声明,这回在唐代文学史中讲王绩,是用一种追述唐前大势的态度来讲他。换言之,在形式上我们把他算作了一个唐人,在精神上却没有如此。正如他自己虽不愿为唐代的臣民,而实际在李家日月中活了二十几年,并且还喝了他们门下省和太乐署的不少官酒。

韩 愈

苏轼《潮州修韩文公庙记》曰:“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依他的意见,自东汉以后,魏、晋、宋、齐、梁、陈、隋皆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衰颓时期。

清阮元力反其说。其《研经室》三集《文言说》、《书文选叙后》等篇推尊八代,至谓韩、苏诸家奇偶相生之体,乃经也、史也、子也,不能目之为

文。

甚至有人说：“八代之文衰于韩愈。”

这两种极端的意见，谁是谁非，我们先不必管。从东汉至隋，这八代文学自成一段落，至韩氏而大变，这却是事实。

实则八代尚装饰，以后尚表现，二者皆必然经过的阶段。阮氏之说，亦时世使然。

少陵先生年谱会笺^①

公姓杜氏，名甫，字子美。十三世祖晋当阳侯预，曾祖依艺，祖审言，祖母薛氏，父闲，母崔氏。预勋业学术，震耀千古，史载其言曰：“德不可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其自负如此。依艺官监察御史，河南巩县令；审言修文馆学士，尚书膳部员外郎；闲朝议大夫，兖州司马，终奉天令。公《进雕赋表》曰：“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昭耀于明时。”良然。顾审言诗称初唐大家；审言从兄易简亦以文章有声于时。（按《旧书·文苑传》：“易简……善著述，撰《御史台杂注》五卷，《文集》二十卷，行于代。”）杜氏立言之风，固不替也。故公献《三大礼赋》后，《赠崔、于二学士》诗曰：“儒术诚难起，家声庶已存。”

睿宗先天元年壬子（七一二） 即景云三年，正月改元太极，五月改元延和。 七月，立皇太子隆基为皇帝，以听小事，自尊为太上皇。 八月，玄宗即位，改元先天。 是年，巩县大水，坏城邑，损居民数百家。（见《巩县志》） 孟浩然二十二岁，李白、王维并十三岁。 王湾登进士第。（见《唐诗纪事》及徐松《登科记考》） 张九龄擢“道侔伊、吕”科。（见《册府元龟》、《唐会要》） 玄宗即位，始置翰林院，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术数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 按置翰林院，史不详何

年，姑系于此。

公生于河南巩县。《河南府志》：“巩县东二里瑶湾，工部故里也。故巩城有康水去瑶湾二十里，与逸事合”；（逸事详见后）又曰：“康水，即康店南水。工部故里在瑶湾，去康店南二十里外。”考公族望，本出京兆杜陵，故每称“杜陵野老”，《进封西岳赋表》云：“臣本杜陵诸生也。”自六世祖叔毗，已为襄阳人（《周书·叔毗传》：“其先京兆人，徙居襄阳。”）。曾祖依艺终河南巩县令，遂世居巩县。

玄宗开元元年癸丑（七一三）即先天二年，十二月改元。

十月，幸新丰，讲武于骊山下。

公二岁。

开元二年甲寅（七一四）正月，置教坊于蓬莱宫侧，上自教法曲，谓之“梨园弟子”（见《唐会要》、《雍录》）。七月，造兴庆宫。是年，王翰举“直言极谏”科，又举“超拔群类”科。（见《唐才子传》）

公三岁。

开元三年乙卯（七一五）西域八国请降。

公四岁。

开元四年丙辰（七一六）印度僧善无畏来华。

公五岁。《万年县君墓志》曰：“甫昔卧病于我诸姑，姑之子又病。问女巫，巫曰②：‘处楹之东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用是存，而姑之子卒。后乃知之于走使。”卧病年次无可考。惟《志》云：“后乃知之于走使”，知时尚童稚，未解记事。公七岁吟诗，六岁观舞，皆留记忆，卧病要当在六、七岁前，则无惑矣。姑列此以俟考。《进封西岳赋表》曰：

“是臣无负于少小多病，贫穷好学者已。”少小多病，殆指此耶？
 开元五年丁巳（七一七） 诏访逸书，选吏缮写，命尹知章等二十二人，于东都乾元殿前编校刊正，称“乾元院”。

公六岁。尝至郾城，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曰：“开元三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钱笺：“‘三载’一作‘五载’，时公年六岁。公‘七龄思即壮’，六岁观剑，似无不可。诗云：‘五十年间似反掌。’自开元五年，至是年（按大历二年），凡五十一年。”

开元六年戊午（七一八） 改乾元院为丽正修书院。贾至生。

公七岁。始作诗文。《壮游》诗云：“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奉赠鲜于京兆二十二韵》云：“学诗犹孺子。”《进雕赋表》云：“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

开元七年己未（七一九） 《华严论》成。

公八岁。

开元八年庚申（七二〇） 李思训卒（见李邕《云麾将军碑》）。印度金刚智、不空金刚来华。（按合善无畏称“开元三大师”。）

公九岁。始习大字。《壮游》诗云：“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

开元九年辛酉（七二一） 命僧一行造新历（即“大衍历”），梁令瓚造黄道游仪。

公十岁。

开元十年壬戌(七二二)

公十一岁。

开元十一年癸亥(七二三) 四月,张说为中书令。 十月,置温泉宫于骊山。 是年,元结生。 崔颢登进士第。(见《唐才子传》) 初制“圣寿乐”,令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见《教坊记》)

公十二岁。 广德元年,公五十二岁时,在梓州送《路六侍御入朝》诗曰:“童稚情亲四十年。”路盖是公十二、三时友伴。

开元十二年甲子(七二四) 祖咏登进士第。(见《唐才子传》)

公十三岁。

开元十三年乙丑(七二五) 十月,作“水运浑天”成。 十一月,封泰山;车驾还,幸孔子宅;过潞州金桥,御路萦转,上见数十里间,旗纛鲜洁,羽卫齐整,遂令吴道玄等三人合制“金桥图”。(见《开天传信记》。)

公十四岁。 《壮游》诗曰:“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 原注:“崔郑州尚,魏豫州启心。”

《江南逢李龟年》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原注:“崔九,即殿中监崔涤,中书令湜之弟。”按岐王范,崔涤,并卒于开元十四年,则公始逢李龟年,在是年以前,今亦附记于此。 黄鹤以为是时未有梨园弟子,公不得与龟年同游,因谓诗云“岐王”当指嗣岐王珍,“崔九堂前”乃崔氏旧堂。按《唐会要》:“开元二年,上以天下无事,听政之暇,于梨园自

教法曲，必尽其妙，谓之‘皇帝梨园弟子’。”《雍录》：“开元二年，置教坊于蓬莱宫侧，上自教法曲，谓之‘梨园弟子’。”公《剑器行序》亦云：“自高头宜春、梨园二教坊内人，洎外供奉舞女，晓是舞者，圣文神武皇帝初，公孙一人而已。”公观舞在开元五年，（或作三年）时亦已有梨园之称，乃谓开元十四年，无梨园弟子，何哉？考东都尚善坊有岐王范宅（见《唐两京城坊考》），崔氏亦有宅在东都（张说《荥阳夫人郑氏墓志铭》：“终于洛阳之遵化里。”郑氏即滌之母），公天宝前，未尝至长安，其闻龟年歌，必在东都。（公姑万年君居东都仁凤里，幼时尝卧病于其家，或疑公母早亡，寄养于姑，虽近附会，然以巩、洛咫尺之近，其常在东都，留居姑家，则可信也。）若云范、滌卒时，公才十五，前此韶龀之年，不得与于名公贵介之游；则不知十四、五时，已出游翰墨场，与崔、魏辈相周旋矣。且“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复有《壮游》诗句，可以复案。必谓天宝后，始得与龟年相见，失之泥矣。

《诗话类编》：“杜甫十余岁，梦人令采文于康水。觉而问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见峨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谪，为唐世文章，云诰已降，可于豆垆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有金字，文曰：‘诗王本在陈芳国，九夜扣之麟篆热，声振扶桑享天国。’后因佩入葱市，归而飞火入室有声曰：‘邂逅移，吾令汝文而不贵。’”事本不经，聊赘于此，用资谈助耳。

开元十四年丙寅（七二六）四月，张说罢。是年，储光羲、崔国辅、綦母潜登进士第。（俱见《唐才子传》）

公十五岁。《百忧集行》曰：“忆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

回。”

开元十五年丁卯(七二七) 王昌龄、常建登进士第。(并见《唐才子传》) 徐坚等纂《初学记》成。(见《唐会要》)

公十六岁。

开元十六年戊辰(七二八)

公十七岁。

开元十七年己巳(七二九) 宋璟为尚书右丞相。

公十八岁。

开元十八年庚午(七三〇) 十一月,张说薨。是年,释智昇撰《开元释教录》,实我国佛教经录之总汇。

公十九岁。 游晋,至郇瑕, 今山西猗氏县。

从韦之晋、寇锡游。《哭韦之晋》诗曰:“凄怆郇瑕地,差池弱冠年。”《酬寇侍御》诗曰:“往别郇瑕地,于今四十年。”朱鹤龄曰:“郇瑕,晋地。公弱冠之时,尝游晋地;当是游晋后为吴、越之游也。”按《酬寇侍御》诗鹤注曰:“诗云‘故泊洞庭船’,当是大历五年潭州作,其云:‘春深把臂前。’盖指去年之春。”

大历五年;距开元十八年,适得四十年。知公游晋,实在十九岁时。 前诗云:“差池弱冠年”,非必实指二十也。

开元十九年辛未(七三一) 吐蕃求《毛诗》、《礼记》、《左传》、《文选》,以经书赐与之。王维入公主第,唱“郁轮袍”,并呈诗卷,大获嘉赏,寻举进士,遂以状头及第。(事见《集异记》。《唐才子传》称维开元十九年进士,《旧书》作开元九年,《登科记考》曰:“按‘九’上脱‘十’字。”) 薛据同榜进士。(见《唐才子传》) 王昌龄举“博学宏词”科。

公二十岁。 游吴、越。 黄曰:“公《进三大礼

赋表》云：‘浪迹于陛下丰草长林，实自弱冠之年。’则其游吴、越，乃在开元十九年。”尝至江宁，与许八、旻上人同游，约当是年。《送许八归江宁》诗题曰：“甫昔时尝客游此县，于许生处乞瓦棺寺《维摩图样》。”（按《维摩图样》，晋顾恺之作）《因许八寄旻上人》诗曰：“不见旻公三十年。”又曰：“旧来好事今能否？……棋局动随幽涧竹，袈裟忆上泛湖船。”二诗当是乾元元年作。鹤注：“游吴、越在开元十九年，公方二十岁，至乾元元年，相距二十七年。曰‘三十年’者，亦约略之词。”

开元二十年壬申（七三二） 三月，信安王祹大破奚、契丹于邠州。六月，遣范安及于长安广“花萼楼”，筑夹城，至“芙蓉园”。（按《会要》作二十四年）

公二十一岁。 游吴、越。

开元二十一年癸酉（七三三） 十一月，宋璟致仕。十二月，张九龄同中书门下章事。是年，上亲注《道德经》，令学者习之。（见《封演见闻记》）刘长卿登进士第。（见《唐才子传》）

公二十二岁。 游吴、越。

开元二十二年甲戌（七三四） 五月，张九龄为中书令，李林甫同平章事。十二月，张守珪斩契丹王屈烈，及其大臣虞可汗，传首东都。是年，刺史韦济荐方士张果，诏以果为光禄大夫。王昌龄选宏词超绝群类。（见《直斋书录解题》）

公二十三岁。 游吴、越。

开元二十三年乙亥（七三五） 十二月，册寿王妃杨氏。是年，李适之为河南尹。（见公《皇甫淑妃碑》）韦应物生。贾至、李颀登进士第；（并见《唐才子传》）萧颖士、李华同榜进士。（见《旧书·文苑传》、《韦述传》、《摭言》，及华《寄赵十七

侍御》诗注)李白游太原。司马承祯化形于天台。(见刘大彬《茅山志》)玄宗注《老子》，并修《义疑》八卷，并制《开元文字音义》三十卷颁示公卿。(见《唐会要》)

公二十四岁。 自吴、越归东都，举进士，不第。

黄曰：“公本传：‘尝举进士，不第。’故《壮游》诗云：‘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兆堂。’”按史：唐初考功郎掌贡举；至开元二十四年，考功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徙礼部，以侍郎主之。则公下考功第，当在二十三年，盖唐制年年贡士也。《选举制》：“每年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上韦左丞》诗曰：“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鹤注：“其时年方二十余岁，宜自谓少年也。”《旧书·韦述传》：“萧颖士者，聪俊过人，富词学，有名于时；贾曾、席豫、张垰、韦述皆引为谈客；开元二十三年登进士第，考功员外郎孙逖称之于朝。”则知是年孙逖知贡举。 又是年试场在福唐观。《太平广记》引《定命录》：“崔圆微时，欲举进士于县；见市令李含章云：‘君合武出身，官更不停，直至宰相。’开元二十三年，应将帅举科，又于河南府充乡贡进士。其日正于福唐观试，遇敕下，便于试场中唤将拜执戟，参谋河西军事。”

按《唐两京城坊考》：福唐观，在崇业坊。李邕有《东都福唐观邓天师碣》。

开元二十四年丙子(七三六) 五月，名僧义福卒，赐号“大智禅师”，七月，葬于伊阙之北，送葬者数万人，严挺之为作碑。十一月，张九龄罢，李林甫兼中书令，牛仙客同平章事。 是年，于西京大明宫置集贤殿书院。(《唐两京城坊考》：“按西京之有书院，仿东都之制也。开元二十四年，驾在东都，张九龄遣直官魏光禄先入京造之。”) 吴道玄作《地狱变相

图》。

公二十五岁。 游齐、赵。 朱曰：“按《壮游》诗‘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兆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是下第后即游齐、赵之明证。” 交苏源明。 钱谦益曰：“《壮游》诗……云：‘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疆。’……苏侯，注云：‘监门胄曹苏预。’即源明也。开元中，源明客居徐兖，天宝初举进士。诗独举苏侯，知杜之游齐、赵，在开元时，而高、李不与也。” 案《八哀诗》曰：“结交三十载。”源明卒于广德二年，前二十八年，为开元二十四年，源明犹未至京师，公与订交，必在其时，诗曰“三十载”者，举成数也。 《壮游》诗曰：“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岗。”《汉书》颜师古注：“……丛台，本六国时赵王故台，在邯郸城中。”《环宇记》：“青丘，在青州千乘县。”蔡梦弼曰：“皂枥林、云雪岗，皆齐地。” 是所游之地甚广，疑非在一时。 源明居山东亦甚久，直至上表自举时，犹自称“臣山东一布衣也”。公自开元二十四年，始游齐、赵，至二十九年归东都，中更五载；其与源明同游，当在此数年间。《七月三日论壮年乐事》诗曰：“歛思红颜日，霜露冻阶闑，胡马挟雕弓，鸣弦不虚发，长铗逐狡兔，突羽当满月。”卢曰：“此即《壮游》诗中‘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岗’事也。”

开元二十五年丁丑（七三七） 四月，张九龄贬荆州长史。

十一月，宋璟薨。 是年，上以几致措刑，推功元辅。王维为监察御史，在河西节度幕中。

公二十六岁。 游齐、赵。

开元二十六年戊寅(七三八) 三月,杜希望拔吐蕃新城,以其地为威武军。 六月,张守珪大破契丹林胡,遣使献捷。 是年,分左右羽林,置龙武军。 崔曙举进士,以状元及第。(见《直斋书录解题》)

公二十七岁。游齐、赵。

开元二十七年己卯(七三九) 八月,追谥孔子为文宣王。

盖嘉运大破突厥施于碎叶城,擒其王吐火仙送京师。 是年,崔曙卒。

公二十八岁。游齐、赵。

开元二十八年庚辰(七四〇) 是时频岁丰稔,京师米斛不满二百,天下乂安,虽行万里,不持寸铁。 张九龄、孟浩然并卒于是年。 王昌龄游襄阳。(见王士源《孟浩然集序》)

公二十九岁。 游齐、赵。 公父闲为兖州司马时,公尝赴兖省侍,当在是年,《登兖州城楼》诗所云“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者是也。 考传志不言游兖,而集中多兖州诗,《登兖州城楼》,其一也。 诸家或编于开元二十四年,或以属开元二十八年。 要以后说为近是。 盖公诗散佚者多,天宝以前,尤罕存藁。 观集中自开元二十四年以前,游晋,游吴、越,间归东都,皆无诗;自开元二十四年以后,至二十八年,其间游齐、赵,亦无诗。 不宜独开元二十四年游兖所作,忽有存藁。 揆之常理,《登兖州城楼》诗,其不作于开元二十四年,明矣。 且今集中诸作,时次可考,万无疑义者,惟《假山》诗最早,实作于天宝元年。 自是以后,存诗渐多。 兹定趋庭于开元二十八年,则作《登兖州城楼》诗时,去《假山》诗,才前二年,庶几与开始存藁之期,亦较合符节矣。 又按闲之卒年,于

兖州趋庭事，为先决问题。旧说颇有异议，惟钱、朱二氏持论最有据。天宝三载，公祖母范阳太君卒，公撰墓志，或以为时闲已故，志盖代登作也。钱谦益曰：“代其父闲作也。薛氏所生子曰闲，曰升，曰专；太君所生曰登。《志》云：‘某等宿遭内艰，长自太君之手者。’知其代父作也。又曰：‘升幼卒，专先是不禄。’则知闲尚无恙也。……元志云闲为奉天令。是时尚为兖州司马。闲之卒，盖在天宝间，而其年不可考矣。”朱注：“按《志》云‘故朝议大夫兖州司马’，犹《汉书·李广传》所云‘故李将军’，非谓已没也。……但闲时为兖州司马，而传、《志》俱云‘终奉天令’。考奉天为次赤县，唐制京县令，正五品，上阶。闲自兖州司马授奉天令，盖从五品升正五品也。公东郡趋庭之后，闲即丁太君忧，必服阙补此官耳。”按闲卒必在天宝三载以后，尚有别证。公弟四人：颖、观、丰、占。公行二，集有寄丰诗，称第五弟，疑丰为闲第四子。又有《远怀舍弟颖观等》诗，颖次观前，观当系闲第三子。又有《舍弟观归蓝田迎新妇》诗，约作于大历二年。若定观二十左右置室，则当生于天宝五载前后。丰、占复幼于观，知天宝十载前，闲盖尚存，而其卒，则宜在天宝末，或且更后，亦属可能。旧说闲卒于天宝三载前，则开元二十八年或不宜有趋庭事。今既知闲卒远在天宝三载后，则定趋庭于开元二十八年，益有据矣。

《寄高常侍》诗曰：“汶上相逢年颇多。”仇注：“汶上相逢，盖开元间相遇于齐、鲁也。”考高适《酬秘书弟兼寄幕下诸公》诗序曰：“乙亥岁，（按即开元二十五年）适征诣长安。”又《送族侄式颜》诗（按开元二十七年作，详见后）曰：“俱游帝城下，忽在梁园里。”适以开元二十三年游京师，二十七年来梁、宋，其间公虽在齐、赵，不得遇适于汶上也。又适《奉酬北

海李太守平阴亭》诗曰：“谁谓整隼旂，翻然忆柴扃，书寄汶阳客，回首平阴亭。”李邕以天宝二年出为北海太守，六载杖死于郡。其间适尝客居汶阳，而公亦以天宝四载再游齐、鲁，则相逢汶上，其即天宝四载乎？然而天宝三载秋，二人实尝相从赋诗于梁、宋，此云“汶上相逢年颇多”，明指订交之初，又不合也。盖游梁以后，寄诗以前，二公聚首者屡矣，诗何以独言天宝四载汶上之遇？是知以汶上相逢属于天宝四载，又不足信。窃谓开元二十七、八年间，适尝至山东，因得与公相遇，诗所云，殆指此也。适《宋中送族侄式颜》诗注曰：“时张大夫贬括州，使人召式颜，遂有此作。”同时作《又送族侄式颜》诗曰：“我今行山东，离忧不能已。”按《旧书·玄宗纪》，张守珪贬括州，在开元二十七年六月。其时适方有山东之行。意其既至山东，与公相值，或在开元二十七、八年之间；其时公方游齐、赵，汶上地在齐南鲁北，二公邂逅于斯，正意中事耳。

《别张十三建封》诗曰：“相逢长沙亭，乍问绪业余，乃吾故人子，童巾联居诸。”朱注：“公父闲为兖州司马，当是趋庭之日，与张玠（按即建封父，兖州人）同游，而建封相从也。故人指玠，童巾指建封。建封以贞元十六年终，年六十有六。公开元末游兖，是时建封方六、七岁耳。”按与张玠同游，当亦在开元二十七、八年，与趋庭及逢高适之年分皆合，可资互证也。

开元二十九年辛巳（七四一）正月，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以《老》、《庄》、《文》、《列》为“四子”；令习业成者，准明经考试，谓之道举。八月，以安禄山为营州都督，充平庐军使。九月，上亲注《金刚经》及《修义诀》。（见《册府元龟》）

公三十岁。归东都。筑陆浑庄，于寒食日

祭远祖当阳君。是年有《祭当阳君文》曰：“小子筑室首阳之下，不敢忘本，不敢违仁，庶刻丰石，树此大道，论次昭穆，载扬显号。”细词意，当是因新居落成而昭告远祖。《环宇记》：“首阳山，在偃师县西北二十五里。”公《寄河南韦尹》诗原注曰：“甫有故庐在偃师。”当即指此。《忆弟二首》原注：“时归在河南陆浑庄。”浦起龙曰：“公有旧庐在河南偃师县，曰陆浑庄；后又有土娄庄，宜即一处。”按公有《凭孟仓曹将书觅土娄旧庄》诗曰：“平居丧乱后，不到洛阳岑。”且此曰“旧庄”，前诗曰“故庐”，义亦正同，故知即一处也。惟浦以为庄名“土娄”，鹤注亦谓“土娄”为地名，非也。“土娄”疑即《寄河南韦尹》诗“尸乡余土室”之“土室”。（《诗正义》：“河南偃师县西二十里有尸乡亭。”）鹤别注“土室，谓依土以为室，如《宿赞公土室》诗云：‘土室延白光’”者，得之。

天宝元年壬午（七四二）二月，褒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其所著书悉号“真经”。十月，造长生殿。（见《唐会要》）是年，李白自会稽来京师。王维为左补阙，迁库部郎中。

公三十一岁。在东都。姑万年县君卒于东京仁风里，六月，还殡于河南县，公作墓志。《志》曰：“作配君子，实为好仇，河东裴君讳荣期，见任济王府录事参军。”又有“兄子甫”云云，则县君，公父之妹也。

天宝二年癸未（七四三）正月，安禄山入朝。三月，广运潭成。是年，邱为登进士第。（见《唐才子传》）长安“饮中八仙”之游，约当此时。

公三十二岁。在东都。

天宝三载甲申（七四四） 正月，遣左右相以下祖别贺知章于长乐坡。 李白供奉翰林院。 三月，安禄山兼范阳节度使。

寿王妃杨氏号“太真”，召入宫。 李白赐金放还。 是年，岑参登进士第。（见杜确《岑嘉州集序》，《唐才子传》）芮挺章选自开元初迄天宝三载诗称《国秀集》。

公三十三岁。 在东都。 五月，祖母范阳太君卒于陈留之私第，八月，归葬偃师，公作墓志。 范阳太君，公祖审言继室，卢氏。 是年夏，初遇李白于东都。

顾宸曰：“公与白相从赋诗，始于天宝三、四载间，前此未闻相善也。 白生于武后圣历二年，公生于睿宗先天元年，白长公十三岁。 公于开元九年游剡溪，而白与吴筠同隐剡溪，则在天宝二年，相去十三载，断未相值也。 后公下第游齐、赵，在开元二十三年；考白谱，时又不在齐、赵。 及白因贺知章荐，召入金銮，则在天宝三载正月，时公在东都，葬范阳太君（按葬太君事在八月，此误），未尝晤白于长安也。 是载八月，白放还，客游梁、宋，始见公于东都（按三月放还，五月已至梁、宋；见公于东都，当在三、五月之间），遂相从如兄弟耳。 观公后寄白二十二韵有云：‘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是知乞归后始遇也。” 案《赠李白》诗，当是本年初遇白时作。 诗曰：“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卢世淮曰：“天宝三载，诏白供奉翰林，旋被高力士谮，帝赐金放还，白托鸛鵒以赋曰：‘落羽辞金殿。’是‘脱身’也；是年，白从高天师授箓，是‘事幽讨’也。”

秋，游梁、宋，与李白、高适登吹台、琴台。 《遣怀》诗曰：“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君壮藻思，得我色敷腴。 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昔游》诗曰：“昔者与高李（按原注曰：“高

适、李白。”),晚登单父台。(按即琴台)寒荒际碣石,万里风云来,桑柘叶如雨,飞蓬去徘徊,清霜大泽冻,禽兽有余哀。”《赠李白》诗曰:“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盖在东都时,与白预为之约也。《唐书·白传》:“与高适同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公传:“从高适、李白过汴州,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王琦《太白年谱》曰:“《赠蔡舍人》诗云:‘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梁园吟》曰:‘我浮黄河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按即吹台)间。’是去长安之后,即为梁、宋之游也。”(按《梁园吟》又曰:“平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凝清秋。”是白以三月放还,五月以至梁宋,至其与高、杜同游,则在深秋耳。)适《东征赋》曰:“岁在甲申,秋穷季月,高子游梁既久,方适楚以超忽。”《宓公琴台》诗序曰:“甲申岁,适登子贱琴台。”适又有《宋中别周梁李三子》诗曰:“李侯怀英雄,肮脏乃天资。”似谓白也。适集中多宋中诗,所言时序,多与公诗合,其间必有是时所作者。

尝渡河游王屋山,谒道士华盖君,而其人已亡。《忆昔行》曰:“忆昔北寻小有洞,洪河怒涛过轻舸,辛勤不见华盖君,艮岑青辉惨么么。千崖无人万壑静,三步回头五步坐。秋山眼冷魂未归,仙赏心违泪交堕。弟子谁依白茅屋,卢老独启青铜锁,巾拂香余捣药尘,阶除灰死烧丹火,玄圃沧洲莽空阔,金节羽衣飘婀娜。落日初霞闪余映,倏忽东西无不可,松风涧水声合时,青兕黄熊啼向我。”仇注:“此初访华盖君而伤其逝世,是游梁、宋时事。”《昔游》诗曰:“昔谒华盖君,深求洞宫脚,玉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暮升艮岑顶,巾几犹未却;弟子四五人,入来泪俱落。余时游名山,发轫在远壑,良覩违夙愿,含凄向寥廓,林昏罢幽磬,竟夜伏石阁,王乔下天坛,微月映皓

鹤。(按此言梦寐恍惚,如见道士跨鹤降于天坛也,旧注非是。)晨溪响虚映,归径行已昨。”朱鹤龄曰:“华盖君,犹《太白集》之丹邱子,盖开元、天宝间道士隐于王屋者,不必求华盖所在以实之也。诗云:‘深求洞宫脚,’洞宫即《忆昔行》所云‘北寻小有洞’也。……洞在王屋艮岑,即王屋山东北之岑也。天坛亦在王屋;《地志》‘王屋山绝顶曰天坛,济水发源处’是也。王屋在大河之北,故《忆昔行》曰:‘洪河怒涛过轻舸’也。”按二诗追述谒华盖君事至详尽,因悉录之,以存故实。是时诗中屡言学仙,一若真有志于此者。今则渡大河,走王屋,将求华盖君而师事之,至而其人适亡。诗云:“良覲违夙愿,含凄向寥廓,”其沮丧之情可知;宜其历久不忘,一再追念而不厌也。又按李阳冰《草堂集序》:白放还后,即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陈留,宋地,白之来游,为访彦允;公之来游,为谒华盖。前此公《赠白》诗曰:“亦有梁宋游,相期拾瑶草,”殆谓此也。公师事华盖之志,竟不就;而白后果得受箓于高天师,(白有《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箓毕归北海》诗)故公明年又有《赠白》诗曰:“未就丹砂愧葛洪。”

天宝四载乙酉(七四五) 八月,册太真为贵妃,三姊皆赐第京师。是年,李白在山东,冬日,去之江东。九月,诏改两京波斯寺为“大秦寺”。(见《册府元龟》。按此中土最古之天主教堂也)

公三十四岁。 再游齐、鲁。 是时李之芳为齐州司马,夏日,李邕自北海郡来齐州;公尝从游,陪宴历下亭及鹊山湖亭。《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诗原注:“时

邑人蹇处士辈在坐。”按卢象有诗题曰：“追凉历下古城西北隅——此地有清泉乔木”，一本题上有“同李北海”四字。公诗云：“济南名士多。”象，汶水人，或尝与斯游乎？俟考。

旋暂如临邑。临邑属齐州。秋后至兖州，时李白亦归东鲁，兖州，天宝元年改名鲁郡。公与同游，情好益密，公《赠白》诗所云“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者是也。白家本在鲁郡。公《送白二十韵》曰：“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知白游梁之次年春，已至兖州。（天宝三载三月，诸郡玄元庙已改称紫极宫。白至齐州，于紫极宫从高天师受道箓，疑在归兖以前，天宝三载秋冬之际。）公诗曰：“余亦东蒙客，”白《寄东鲁二稚子》诗曰：“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忆旧游寄元参军》诗曰：“北阙青云不可期，东山白首还归去，”曰东蒙，曰龟阴，曰东山，实即一处。《续山东考古录》：“《元和志》以蒙与东蒙为二山。余谓蒙在鲁东，故曰东蒙。……今天又分东蒙、云蒙、龟蒙三山；惟《齐乘》以为龟、蒙二山，最当。……合言之曰东山，分言之曰龟、蒙。”俄而公将西去，白亦有江东之游，城东石门，一别遂无复相见之日矣。钱曰：“《单父东楼送族弟沈之秦》则曰：‘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屈平憔悴滞江潭，亭伯流离放东海。’《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则云：‘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言石门路，重有金樽开。’此知李游单父后，与鲁郡石门与杜别也。单父至兖州二百七十里，盖公辈游梁、宋后，复至鲁郡，始言别也。”

在兖州时，白尝偕公同访城北范十隐居，公有诗曰：“落景闻寒杵”，白集亦有寻范诗曰：“雁度秋色远”，二诗所纪时序正

同。又公诗曰：“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白诗曰：“忽忆范野人，闲园养幽姿，茫然起逸兴，但恐行来辞”；公诗曰：“入门高兴发”；白诗曰：“入门且一笑”；公诗曰：“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白诗曰：“远为千载期，风流自簸荡”，辞意亦相仿佛，当是同时所作。且兖州天宝元年改鲁郡，白自天宝元年自会稽来京师，三载放归，客游梁、宋，直至四载，始来兖州，寻范诗题曰“鲁城”，知为其时所作。盖此后浪游南中，不闻复归鲁也。

《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云：“历下辞姜被，关西得孟邻，早通交契密，晚接道流新。”仇注：“历下早通，记初交之地，关西晚接，记再遇之缘。”按公是年夏在历下，而开元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亦尝游齐地，初遇张彪，不知究在何时。《题张氏隐居》二首，或以为即指彪，然诗曰“石门斜日到林丘”，石门在兖州，而历下在齐州，不可混为一谈。黄鹤谓张氏乃张叔明（“明”或作“卿”），较有据。

公初遇元逸人及董炼师，盖皆在此时。《昔游》诗曰：“东蒙赴旧隐，尚忆同志乐，伏事董先生，于今独萧索。”朱鹤龄曰：“东蒙旧隐，即《玄都坛歌》‘故人昔隐东蒙峰’者也。公客东蒙，与太白诸人同游好，所谓同志乐也。其时之伏事者，则董先生，即‘衡阳董炼师’也。”仇注：“华盖君已歿，而转寻董炼师，是游齐、鲁时事。”案元逸人，卢世淮以为即与李白同游之元丹丘；董炼师，据《輿地纪胜》，名奉先。

天宝五载丙戌（七四六）四月，左相李适之罢，陈希烈同平章事。（希烈以讲《老》、《庄》得进）是年，灵彻生。

公三十五岁。自齐、鲁归长安。

《壮游》：“放荡齐赵间，……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从

汝阳王璿、驸马郑潜耀游。《壮游》诗于“西归到咸阳”下，曰“赏游实贤王，曳裾置醴地”。仇注：“贤王置醴，指汝阳王璿也。”《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鹤注：“《旧史》，天宝初，璿终父丧，加特进；九载卒。考宁王宪以开元二十九年十一月薨。天宝三载，璿丧服初终，必其年二月，封璿以嗣宁，所升加特进也。公于开元二十四年下考功第，去游齐、赵八、九年，其归长安，当在天宝四、五载间。《壮游》诗云：‘赏游实贤王，曳裾置醴地’，正其时也。”多案云四、五载间，误；当云五、六载间也。《赠汝阳王二十韵》：“披雾初欢夕，高秋爽气澄，樽罍临极浦，鳧雁宿张灯；花月穷游宴，炎天避郁蒸，砚寒金井水，帘动玉壶冰。”仇注：“初宴在秋，故见鳧宿灯张；后宴在夏，故见井水壶冰；中间花月之游，当属春时。”此所叙节候，实跨两载。此言初宴在秋，而客岁（天宝四载）秋日，公方在兖州。则是从璿游，至早当自五载秋始，所云春夏，乃六载之春夏耳。集中有《皇甫淑妃碑》，淑妃，郑潜耀妻临晋公主之母也。黄鹤定碑撰于天宝四载，曰：“《碑》云‘自我之西，岁阳载纪。’按《尔雅》，自甲至癸，为岁之阳。妃以开元二十三年乙亥薨，至天宝四载乙酉，为岁阳载纪矣。碑当立于是年也。”多按此说非也。《碑》云：“甫忝郑庄之宾客，游宴主之山林”，是撰碑之前，已从郑游。公五载始至长安，焉得四载为郑庄宾客，且为撰碑哉？《碑》述潜耀之言曰“自我之西”，（仇注云“自东京至西京”是也）故知所云“郑庄”及“宴主之山林”必在长安。《长安志》：“莲花洞，在神禾原，即郑驸马之居，”是其地矣。公又有《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诗，其地亦在长安，诗云：“俱过阮宅来，”知池台即郑宅中之池台。又有《郑驸马宅宴洞中》诗，即莲花洞也。或以为东都亦有郑宅，至以新安东亭，亦属

潜耀，皆臆说无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云：“洛阳第宅，多是武后、中宗居东都时所立，中业以后，不得有公主宅。”亦可证公未来长安前，不得游宴主之山林，即不得为郑庄之宾客矣。

至“岁阳载纪”之语，乃约略言之，文家修词，此类甚多，不得以为适当乙酉之岁也。

《壮游》诗叙归长安后之交游，又曰“许与必词伯”，仇注以为指岑参、郑虔辈。多案据杜确《岑参集序》，参自天宝三载擢第后，尝居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右威卫录事参军等职，则是时宜在京师。其曾否与公同游，则于二公集中悉无征，未可以臆断也。若郑虔，则此际万无与公相值之理，说详后。

天宝六载丁亥（七四七） 诏天下通一艺者诣京师，李林甫素忌文学之士，下尚书省试，皆下之。正月，遣使就杀北海太守李邕；李适之饮药死。九月，安禄山筑雄武城。十月，改温泉宫为华清宫，治汤井为池，环山列宫室。十二月，筑罗城，置百司公卿邸第，以房琯为缮理。高仙芝讨小勃律，虏其王归。是年，包佶登进士第，薛据中“风雅古调”科。

公三十六岁。 在长安。 元结《谕友》曰：“天宝丁亥中，诏征天下士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晋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泄漏当时之机，议于朝廷曰：‘举人多卑贱愚瞽，不识礼度，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于是奏待制者悉令尚书长官考试，御史中丞监之，试如常例。（原注：如吏部试诗赋论策。）已而布衣之士，无有第者，送表贺人主，以为野无遗贤。”《新书·李林甫传》略同。 时公与结皆应诏而退。

《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即指此。

天宝七载戊子（七四八） 十月，封贵妃三姊并国夫人。

十二月，哥舒翰筑神威军于青海上，又筑城龙驹岛，吐蕃不敢近青海。是年，李益、卢纶生。包何、李嘉祐登进士第。

公三十七岁。在长安。屡上诗韦济，求汲引。上韦诸诗中，如曰：“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芜”，曰：“难甘原宪贫”，皆情词悲切；如曰：“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曰：“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又若不胜愤激。盖公毕生之困厄，此其开端矣。然自齐、鲁西归，旅食京邑，数年以来，亦颇受知于一、二公卿，（《赠汝阳王》：“招要恩屡至，崇重力难胜”；《赠韦二十二韵》：“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寄韦尹丈人》原注：“甫有故庐在偃师，承韦公频有访问”。）特皆杯酒联欢，片言延誉，终莫肯假以实助。即如萧比部虽以姑表昆弟之亲，尚不能脱公于屯蹇，他更无论矣。故私心怨忿之极，辄欲奋足远引，与世决绝。《赠韦二十二韵》：“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踈踈，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赠萧比部：“中散山阳锻，愚公野谷村，宁纡长者轡，归老任乾坤。”——或曰远游，或曰归隐，但故为愤词以自解，非本意如此也。与书家顾诚奢订交，约当此时。《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文学与我游，萧疏外声利，追随二十载，浩荡长安醉，高歌卿相宅，文翰飞省寺。”仇曰：二十载，通前后而言，是也。诗作于大历三年，上数二十年，为天宝七载。

天宝八载己丑（七四九）哥舒翰攻拔吐蕃石堡城。不空自印度归，求得密藏经论五百余部，是为密宗之始。高适举有道科，中第。

公三十八岁。在长安。《高都护骢马行》云：

“飘飘远自流沙至。”高仙芝天宝八载入朝，诗必作于是年。

诗又云：“长安健儿不敢骑，走过掣电倾城知。”故知是时公尚在长安。冬日，归东都，因谒玄元皇帝庙，观吴道子所画壁。《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云：“五帝联龙袞。”黄曰：“唐史，加五帝‘大圣’字，在八载闰六月，可证是年公又在东都。”按东都玄元庙，在积善坊。诗曰：“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五圣联龙袞，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发，旌旆尽飞扬。”原注：“庙有吴道子画‘五圣图’。”康骅《剧谈录》载：“玄元观壁上，有吴道子画五圣真容，及《老子化胡经》事，丹青绝妙，古今无比。”

天宝九载庚寅（七五〇）五月，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唐将帅封王自此始。七月，置广文馆，以郑虔为博士；虔献诗并画，帝署其尾曰：“郑虔三绝。”是年，沈既济生。汝阳王琬卒。蔡母潜卒（？）

公三十九岁。来长安。初遇郑虔。《新书·文艺·郑虔传》：“天宝初，为协律郎，集缀当世事著书八十余篇。有窥其藁者，上书告虔私撰国史。虔苍黄焚之。坐谪十年。还京师，玄宗爱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为置广文馆，以虔为博士。”《唐会要》：“天宝九载七月，置广文馆，以郑虔为博士。”据《新书》，著书坐谪，必是天宝元年，而拜广文博士，则自谪所甫归京师时事。计若自天宝元年起，谪居十年，则归京师拜广文，必在天宝十载。然《会要》所纪，年月并具，必不误。误者，《新书》“天宝初”与“坐谪十年”二语，必居其一耳。

总之，虔居贬所日久，或八、九年，或十年，至天宝九载，始得归京师，与公相遇而订交，则无疑也。今观凡公诗及虔者，不曰“广文”，即曰“著作”，不曰“著作”，即曰“司户”，咸九载以后

之作，益足以断二公定交，至早在天宝九载。不然，以二公相知之深，相从之密，何以九载以前，了不见过从酬答之迹？仇注《壮游》“许与必词伯”句，乃直曰“指岑参、郑虔辈”，不知诗所叙为天宝五载始归长安时之交游，时虔方远在贬所，安得与公相见于长安？若钟辂《前定录》载开元二十五年，虔为广文博士，有郑相如者谒虔，为预言污贼署坐谪事，则稗官之说，本非摭实，不足辩。

天宝十载辛卯（七五一）正月，祠太清宫、太庙，祀南郊。

二月，安禄山兼领三镇。四月，鲜于仲通讨南诏，高仙芝讨大食。八月，安禄山讨契丹，并大败。十一月，杨国忠兼剑南节度使。是年，钱起举进士，以试《湘灵鼓瑟》诗及第。贾至举明经科及第。孟郊生。

公四十岁。在长安。进《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进封西岳赋表》：“倾岁，国家有事于郊庙，幸得奏赋，待罪于集贤。”《莫相疑行》：“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

鲁豈曰：“公奏《三大礼赋》，史集皆云十三载。”朱曰：“按帝纪，十载行三大礼，十三载未尝郊，况表云：‘臣生长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故知当在是岁。”按《唐六典》，延恩匭，凡怀才抱器，希于闻达者投之。公前此贡举落第，应诏退下，屡遭挫败，盖几于进身无路矣，至是乃又投匭献赋，以冀一幸，《赠别崔于二学士》所云“昭代将垂白，穷途乃叫阍”者是也。陆游《题杜少陵像图》：“长安落叶纷可扫，九陌北风吹马倒，杜公四十不成名，袖里空余三赋草。车声马声喧客枕，三百青铜市楼饮，杯残炙冷正悲辛，仗内斗鸡催赐锦。”可谓善于写照矣。又按《赠别崔于二学士》诗曰“气冲星象表，词感

帝王尊”，即史云“玄宗奇之”也。然诗又云：“谬称三赋在，难述二公恩。”原注：“甫献《三大礼赋》出身，二公尝谬称述。”是则公之受知主上，实因二学士之称述。二学士，崔国辅、于休烈也。秋病疟，友人魏君冒雨见访，因作《秋述》贻之。文中有云：“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我弃物也，四十无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处顺故也。”病后，过王倚，王餽以酒馔，感激作歌赠之。歌曰：“王生怪我颜色恶，答云伏枕艰难遍。疟疠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惟生哀我未平复，为我力致美肴膳。遣人向市赊香粳，唤妇出房亲自饌。长安冬菹酸且绿，金城土酥净如练，兼求富豪且割鲜，密沽斗酒谐终宴。故人情义晚谁似，令我手足轻欲旋。”此诗词旨酸楚，不堪卒读，其时潦倒可知矣。《进三大礼赋表》曰：“倾者卖药都市，寄食朋友。”盖实录也。是年，在杜位宅守岁。《杜位宅守岁》鹤注：“诗云‘四十明朝过’，则是天宝十载为四十岁。”按位，公之从弟，李林甫之诸婿也。公《寄杜位》诗原注：“位京中宅近西曲江。”

天宝十一载壬辰（七五二）四月，崔国辅贬竟陵郡司马。

十一月，李林甫卒，杨国忠为右相。哥舒翰、安禄山并入朝。高适随翰至京师。岁晚，岑参赴安西（？）

公四十一岁。在长安。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进封西岳赋表》：“委学官试文章，再降恩泽，仍猥以臣名实相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留赠崔于二学士》：“天老书题目，春官验讨论。倚风遗鶂路，随水到龙门。

竟与蛟螭杂，空闻燕雀喧，青冥犹契阔，凌厉不飞翻。”《赠郑谏议十韵》：“使者求颜阖，诸公厌祢衡。”暮春，暂归东都。《留赠崔于二学士》曰：“故山多药物，胜概忆桃源，欲整还乡旆，长怀禁掖垣。”当是召试后暂还东都，其时盖在季春，故曰“胜概忆桃源”。按史，天宝十一载四月，御史大夫王钁赐死，礼部员外郎崔国辅坐钁近亲，贬竟陵郡司马。国辅贬官在四月，则公赠诗自在四月以前，与诗正合。冬，高适随哥舒翰入朝，与公暂集，俄复别去，公有诗送之。《旧书》，十一载冬，翰与安禄山并来朝，上使高力士设宴崔驸马山池。适盖同至京师；及其去归河西，公则作诗送之。

杨国忠为相，引鲜于仲通为京兆尹，事在本年十一月。公有《赠鲜于京兆》诗，曰：“早晚报平津，”望其荐于国忠也。又曰：“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谓李林甫也。夫林甫之阴谋，不待言。若国忠之奸，不殊林甫，公岂不知？且二人素不协，秉政以来，私相倾轧者久矣。今于林甫死后，将有求于国忠，则以见忌于林甫为言，公之求进，毋乃过疾乎？虽然《白丝行》曰“已悲素质随时染”，又曰“君不见才士汲引难，恐惧弃捐忍羁旅”，审其寄意所在，殆有悔心之萌乎！故知公于出处大节，非果无定见，与时辈之苟且偷合，执迷不悟者，不可同日语也。钱谦益曰：“少陵之投诗京兆，邻于饿死（按赠鲜于诗有“有儒愁饿死”之句），昌黎之上书宰相，迫于饥寒。当时不得已而姑为权宜之计，后世宜谅其苦心，不可以宋儒出处，深责唐人也。”此言虽出之蒙叟，然不失为平情之论。《投简成华两县诸子》曰：“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比来公生计之艰若是！

天宝十二载癸巳（七五三）正月，京兆尹鲜于仲通讽选

人为杨国忠立颂省门。 八月，京师霖雨，米贵，出太仓粟减赈。 是年，皇甫曾、张继、鲍防并登进士第。 殷璠选《河岳英灵集》，起于永徽甲寅（六五四），讫于本年。

公四十二岁。 在长安。首夏，同郑虔游何将军山林。 《重过何氏五首》鹤注：“前云‘千章夏木清’，初游在夏。此云‘春风啜茗时’，重游在春矣。 前属天宝十二载，此则当是天宝十三载。诗又云‘何日沾微禄’，乃是未授官时也。若十四载，则已授河西尉，又改率府胄曹矣。” 多按又玩《游何将军山林》中“词赋工何益，山林迹未赊，尽捻书籍卖，来问尔东家”等句，明是献赋不售后之词。 然十一载季春归在东都，首夏未必能复来长安；诗又曰“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是初夏景物，则不得为天宝十一载之作矣。 鹤编在十二载，得之。 次子宗武约生于此年秋。 仇注：“至德二载，公陷贼中，有诗云：‘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此时宗武约计五岁矣。” 多按据此则当生于本年。 《又示宗武》曰：“十五男儿志”，黄鹤编在大历三年。 今按当提前一年，编在大历二年，其时宗武年十五岁，则适当生于天宝十二载，与仇说至德二载年五岁合矣。 《宗武生日》又曰：“高秋此日生。”

天宝十三载甲午（七五四） 是年，户部奏郡县户口之数，为唐代之极盛。 关中大饥。 制举始试诗赋。 元结、韩翃登进士第；独孤及举洞晓玄经科，登第。 崔颢、元德秀卒。 苏源明入为国子司业。 陆贽生。

公四十三岁。 在长安。 进《封西岳赋》。 黄曰：“是年二月，右相兼文部尚书杨国忠守司空，即《封西岳表》所云‘元弼司空’也。故知进表在是年。” 按又有《赠献纳

使田澄》诗曰：“扬雄更有《河东赋》，唯待吹嘘送上天。”当是献赋前所投赠者。 自东都移家至长安，居南城之下杜城。

据《桥陵诗》，知是年秋后，自长安移家至奉先。 然公家本在东都，其何时徙居长安，则诗中无明文可考。 惟《遣兴三首》曰：“客子念故宅，三年门巷空”。（故宅，指东都之宅，验本诗可知）仇定此诗作于乾元元年，上数三年，则初离故宅时为天宝十四载。 此明与《桥陵诗》所纪不合；十三载，已自长安移家奉先，不得十四载始离东都至长安也。 今定《遣兴》作于至德二载，则作诗时距本年（天宝十三载），适为三年，与《桥陵诗》无抵牾矣。 又据《桥陵诗》，既知自长安移家至奉先，在天宝十三载秋后，再参以“三年门巷空”之句，则知公眷属自东都至长安，必在天宝十三载正月以后、十月以前。《秋雨叹》（卢编在天宝十三载）曰：“长安布衣谁与数，反锁衡门守环堵。”又曰：“稚子无忧走风雨。”（疑指宗文）知是年秋，公已置宅长安，妻子亦俱至也。 《夏日李公见访》（旧但云天宝末作，兹定为天宝十三载。）曰：“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曰：“孰谓吾庐幽。”知是年夏公有宅在长安也。 诗中暗示，止于此际。 移家长安，疑在天宝十三载之春。 《遣兴》又云：“昔在洛阳时，亲友相追攀，送客东郊道，遨游宿南山。”知迎春来京之役，公实亲任之。 然本年诗中，不言归东都事，盖偶然失纪耳。 考前此数年诗文中，曰“卖药都市，寄食朋友”（《进三大礼赋表》）；曰“垂老独漂萍”（《赠张四学士》），曰“此身饮罢无归处”（《游乐园歌》），曰“寄食于人，奔走不暇”（《进雕赋表》），曰“恐惧弃捐忍羁旅”（《白丝行》），曰“卧病长安旅次”（《秋述》），皆言长安无家也；而十载在杜位宅守岁，十一载将归东都，《留别二学士》诗曰：“欲整还乡旆，”尤为前此未移家长安之明证。

然《游何将军山林》曰：“尽捻书籍卖，来问尔东家”，《重过何氏》曰：“何日沾微禄，归山买薄田”，已萌置宅城南之念矣；（《通志》：“少陵原，乃樊川北原，自司马村起，至何将军山林而尽，……在杜城之东，韦曲之西。”）《赠郑谏议》曰：“筑居仙缥缈，旅食岁峥嵘，”惟其有筑居之心而力不足，故有此叹；《曲江三首》曰：“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则移居之决心，已明白表示矣。此皆十一二载之诗，足证其时移家之心虽切，然犹未能见诸事实。至《夏日李公见访》，始有“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及“孰谓吾庐幽”之语。《桥陵诗》曰：“轹轳辞下杜”，下杜，即李公见访之处也。《长安志》云：下杜城在长安县一十五里，此曰“僻近城南楼”，正与下杜城之方位合，其证一也。《李公见访》诗又云：“展席俯长流，”而杜陵之樊乡有樊川，清水自樊川西北流，经下杜城，赵曰：“展席俯长流”，即当此地，其证二也。又《九日五首》曰：“故里樊川菊，”《哀江头》原注曰：“甫家居在城南，”与赴奉先前所居之处，及李公见访之处皆合，故知公之自称“杜陵野老”，实因尝居其地，非徒循族望之旧称也。因田梁丘投诗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唐制，从军岁久者，得为大郡。公交游中如高适、岑参辈，皆以不得志于中朝，乃走绝塞，投戎幕，以为进身之阶。是时武人握重兵，位极功高，威名震中外者，哥舒翰、安禄山耳。翰为人尤权奇倜傥，已然诺，纵蒲好酒，有任侠风；又能甄用才俊，并世文士，如严武、高适、吕諲、萧昕，皆辟置幕下，委之军务。自李林甫死，杨国忠当国，公仍不见用，再三献赋，复不蒙省录。至是遂欲依翰，故因翰判官田梁丘投诗以示意，又别为诗赠田，乞为夤缘。《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云：“防身一长剑，将欲倚崆峒，”此投诗之主旨也。《赠田判

官》诗云：“陈留阮瑀争谁长，京兆田郎早见招，麾下赖君才并美，独能无意向渔樵？”仇注：“阮瑀指高适，适本封丘尉，与陈留相近，他章云‘好在阮元瑜’可证。高之入幕，必由田君所荐，故云早见招而幕下赖之。留意渔樵，公仍望其汲引也。”

陈廷敬曰：“考《王思礼传》，天宝十三载，吐谷浑苏毗王款塞，明皇诏翰应接。旧注以此当降王款朝，（按《赠田》诗中有此语）是也。其谓报命而入朝，此意料之词，不见确据。考《帝纪》及《翰传》，天宝十三载，无翰入朝事。是年，翰遭风疾，因入京，废疾于家。田盖以使事入奏，当在翰未疾之先，非随翰入朝也。公所投诗，当是一时作，或即因田而投赠于翰也。”

多按《旧书·方伎金梁凤传》：“天宝十三载，客于河西，……时因哥舒翰为节度使，诏入京师。”陈谓天宝十三载无翰入朝事，未确。其云公因田投诗于翰，则是也。岁中，张垪自卢溪召还，再迁为太常卿，公复上诗求助。《赠张卿》诗：“萍泛无休日，桃阴想旧蹊，吹嘘人所羡，腾跃事仍睽，……顾深惭锻炼，才小辱提携。”朱注：“垪必尝荐公而不达，故有吹嘘提携等句。”多按前此（约当天宝九载）尝赠张诗，张之荐公，当在其时。前诗云“悦忆山阳会”，此诗亦云“桃阴想旧蹊”，张必公之旧交。此诗又曰：“几时陪羽猎，应指钓璜溪，”是仍望其汲引也。又进《雕赋》，表中词益哀激。仇注：“表中云自七岁缀笔，向四十年，其年次又在进《三大礼赋》后，应是天宝十三载所作。”又云：“公三上赋而朝廷不用，故复托雕鸟以寄意。”秋后，淫雨害稼，物价暴贵，公生计益艰。本年春日作《醉时歌》曰：“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日采太仓五升米，……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然此特醉中作歌，一时豪语耳。《进封西岳赋

表》云：“退尝困于衣食，”《进雕赋表》云：“衣不盖体，尝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则庶几近实。《示从孙济》云：“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具论，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似是乏食之际，屡从济就食，因见猜疑，而有此作，其事可笑，其情尤悲。《秋雨叹》云：“城中斗米换衾裯，”就食于济，盖即在其时。遂携家往奉先，馆于廨舍。《桥陵诗》：“轳轳辞下杜，飘飏凌浊泾，诸生旧短褐，旅泛一浮萍，荒岁儿女瘦，暮途涕泗零。主人念老马，廨署容秋萤。流寓理岂愜？穷愁醉不醒。”按曰“荒岁儿女瘦”，明此行携家与俱。公妻子已于本年至奉先，故明年得自京赴奉先就妻子也。

天宝十四载乙未（七五五）十一月，安禄山反，陷河北诸郡；郭子仪为朔方副节度使。十二月，东京陷，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守潼关；高适拜左拾遗，转监察御史。王昌龄为闾丘晓所杀。

公四十四岁。在长安。岁中往白水县，今陕西关中道白水县，唐属左冯翊同州。省舅氏崔十九翁。时崔为白水尉。九月，同崔至奉先。公夫人杨氏。

《九日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之杨奉先，疑即其内家之为奉先令者。公自去秋移家来奉先，即依此人。公与杨若非近亲，则妻子岂得寄寓于廨署？十月，归长安，授河西尉，不拜，《夔府咏怀》：“昔罢河西尉，初兴蓟北师。”河西县故城在今云南河西县境。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官定后戏赠》：“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飏。”公辞尉就率府，取其逍遥，得以饮酒狂歌耳。然亦不得已，故

有回首故山之慨。《去矣行》：“野人旷荡无赧颜，岂可久在王侯间？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蓝田山。”盖既得官后，又未尝一日不思去也。十一月，又赴奉先探妻子，作《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岁暮，丧幼子。见《咏怀五百字》。

天宝十五载（即至德元载）丙申（七五六）正月，安禄山僭号于东京，李光弼为河东节度副大使。六月，哥舒翰战败于灵宝西，禄山陷潼关。玄宗奔蜀，出延秋门，次马嵬，陈玄礼杀杨国忠，贵妃自缢。禄山陷京师。七月，上传位于太子（起居舍人知制诰贾至撰册），改元。李泌至灵武。回纥、吐蕃请助国讨贼。八月，安禄山取长安乐工犀象诣洛阳，宴其群臣于凝碧池。十月，房琯为招讨节度使，与贼战于陈陶斜，败绩。永王璘反，率兵东下，引李白为僚佐。十二月，高适为淮南节度使，讨永王璘。是年，岑参领伊西、北庭度支副使。郎士元、皇甫冉登进士第。

公四十五岁。岁初在长安。有《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及《晦日寻崔戢李封》诗。五月，至奉先避难，携家往白水，寄居舅氏崔少府高斋。《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曰：“客从南县来，……况当朱炎赫。”钱笺：“《环宇记》：‘蒲城县，本汉重泉县地，后魏分白水县，置南白水县，以在白水之南为名，废帝三年改为蒲城，开元中改为奉先。’公从奉先来，循其旧名，故曰‘南’。”诗又曰：“高斋坐林杪，信宿游衍阒……始知贤主人，赠此遣愁寂。”六月，又自白水，取道华原，《三川观水涨二十韵》：“我经华原来，”三川县属鄜州。赴鄜州，今陕西榆林道鄜县。至

三川县同家洼，寓故人孙宰家。《元和郡县志》：“同州白水县，汉彭衙县地。”各注谓彭衙属鄜州，非也。公《彭衙行》曰：“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盖述初发白水时情景也。同家洼则途中所经地，故人孙宰居焉，因留其家。《彭衙行》述此行避乱之颠末甚悉，曰：“……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颜，参差谷鸟吟，不见游子还。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以上叙初发白水，途中儿女颠连之苦。）一旬半雷雨，泥泞相攀牵，既无御雨备，径滑衣又寒。有时经契阔，竟日数里间。野果充糒粮，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边烟。

（以上叙雨后行蹇、困顿流离之状。）少留同家洼，欲出芦子关。故人有孙宰，高义薄曾云，延客已曛黑，张灯启重门，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从此出妻孥，相视涕阑干，众雏烂漫睡，唤起沾盘飧——‘誓将与夫子，永结为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欢。”（以上叙孙宰晋接及周恤之情谊。）又《三川观水涨二十韵》所纪亦同时事，诗曰：“我经华原来，不复见平陆，北上惟土山，（按《元和郡县志》：“土门山在华原县东南四里。”）连天走穷谷。火云出无时，飞电常在目。自多穷岫雨，行潦相脰蹙，蓊郁川气黄，群流会空曲。清晨望高浪，忽谓阴崖踣——恐泥窜蛟龙，登危聚麋鹿，枯查卷拔树，礧礧共充塞，声吹鬼神下，势阅人代速，……”按前诗言途中苦雨，此亦言多雨而致川涨，所指宜即一事。闻肃宗及位灵武，即留妻子于三川，后有《述怀》诗曰：“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子身从芦子关奔行在所。途中为贼所得，遂至长安。九月，于长安路隅遇宗室子弟，乞舍身为奴，感恻作《哀王

孙》。

至德二载丁酉(七五七) 二月,肃宗幸凤翔。永王璘败,李白亡走彭泽,坐系浔阳狱。 九月,收西京。 十月,尹子奇久围睢阳,城陷,张巡、许远死之。 收东京,肃宗自凤翔还长安。

苏源明知制诰。 十二月,上皇自蜀至,居兴庆宫。 大封蜀郡、灵武扈从功臣;陷贼官六等定罪,郑虔、王维、储光羲、卢象、李华等皆贬官。是年刘长卿为鄂岳观察使,因吴仲孺诬奏,贬南巴尉。 高适下除太子少詹事,归东都。 严维、顾况登进士第。

公四十六岁。 春陷贼中,在长安,时从赞公、苏端游, 赞公,大云经寺僧,尝以青丝履白氍巾赠公。

《雨过苏端》:“杖藜入春泥,无食起我早。诸家忆所历,一饭迹便扫,苏侯得数过,欢喜每倾倒。”又曰:“况蒙霈泽垂,粮粒或自保。”可知陷贼之际,公衣食颇仰给于此二人也。同年三月作《喜晴》曰:“春夏各有实,我饥岂无涯?”《送程录事还乡》曰:“内愧突不黔,庶羞以饷给。” 四月,自金光门出,间道窜归凤翔,后有诗题:“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 诗曰:“此道昔归顺,西郊胡骑繁,至今犹破胆,应有未招魂。” 《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述途中之危险也;又曰:“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志归后之欢欣也。 《述怀》:“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即史所谓“羸服窜归”者也。五月十六日,拜左拾遗。 钱笈:“甫拜拾遗,在至德二载五月十六日,命中书侍郎张镐齎符告谕。 今湖广岳州府平江县裔孙杜富

家，尚藏此敕。 敕用黄纸，高广可四尺，字大二寸许，年月有御宝，宝方五寸许。” 按敕文载林侗《来斋金石考略》，称“襄阳杜甫（云云）”。 白居易为左拾遗时赋诗曰：“岁愧俸钱三十万。” 是月，房琯得罪，公抗疏救之，肃宗怒，诏三司推问，张镐、韦陟等救之仍放就列。 本传：“甫与房琯为布衣交，琯以客董庭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推问。宰相张镐救之，得解。” 公《祭房公文》曰：“拾遗补阙，视君所履。公初罢印，人实切齿。甫也备位此官，盖薄劣耳，见时危急，敢爱生死？君何不闻，刑欲加焉？伏奏无成，终身愧耻。” 集中又有《谢敕放三司推问状》，文繁不录。

又《壮游》曰：“备员窃补衮，忧愤心飞扬，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斯时伏青蒲，廷诤守御床，君辱敢爱死，赫怒幸无伤。”

《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曰：“迟暮宫臣忝，艰危衮职陪，扬镳随日驭，折槛出云台，罪戾宽犹活，干戈塞未回。” 《建都十二韵》曰：“牵裾恨不死，漏网辱殊恩。” 并指此事。 按《唐书·韦陟传》，陟亦尝奏公言不失谏臣体，帝由是疏之。 则当时论救者，不独一张镐矣。 六月，同裴荐等四人荐岑参，《为补遗荐岑参状》一首，今载集中。 闰八月，墨制放还鄜州省家。 《北征》：“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按朔日也）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顾惭私恩被，诏许归蓬华，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 于是徒步出凤翔，至邠州，始从李嗣业借得乘马。 见《徒步归行》。 归家，卧病数日。

《北征》：“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 作《北征》。 十一月，自鄜州至京师。 《收京三首》仇注曰：“此当是至德二载十月，在鄜州时作。诗云‘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闻’

哀痛诏，又下圣明朝’，此明是在家闻诏。按肃宗于至德元年七月十三日甲子即位灵武，制书大赦；二年十月十九日，帝还京；十月二十八日壬申，御丹凤楼下制。前后两次闻诏，故云‘又下’也。是时公尚在鄜州，其至京当在十一月。《年谱》谓十月扈从还京，与诗不合。当以公诗为正。至于上皇回京，十二月甲寅之赦，又在其后，旧注错引。”

乾元元年戊戌（七五八）正月，刘长卿摄海盐令。春，贾至出为汝州刺史。四月，上亲享九庙。六月，贬房琯为邠州刺史，下制数其罪，刘秩、严武等俱贬。七月，高适出为彭州刺史。是年，李白流夜郎。苏端登进士第。

公四十七岁。任左拾遗。春，贾至、王维、岑参皆在谏省，时贾、王并为中书舍人，岑为右补阙。时共酬唱。《寄贾至严武五十韵》述居谏省时生活最详，曰：“月分梁汉米，春给水衡钱，内蕊繁于纈，官莎软胜绵，恩荣同拜手，出入最随肩，晚著华堂醉，寒重绣被眠，饔齐兼秉烛，书枉满怀笺。”时毕曜亦在京师，居公之邻舍。《通侧行赠毕四曜》：“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怜邻里间，十日不一见颜色。”（鹤注：此当是乾元元年春在谏院作，故诗中有朝天语。）

《赠毕四曜》：“同调嗟谁惜，论文笑自知。”（鹤注：乾元二年，公在秦州，有贺毕曜除监察御史诗，今云宦卑，是尚未迁官时作，当在乾元元年。）四月，上亲享九庙，公得陪祀。《往在》：“前春礼郊庙，祀事亲圣躬，微躯忝近臣，景从陪群公。登阶捧玉册，峨冕聆金钟，侍祠慙先路，掖垣迓濯龙。”仇曰：“唐史肃宗还京，在至德二年十月，其亲享九庙及祀环丘，在乾元元年四月。”鹤注谓“前年春”，疑误。六月，房琯因贺

兰进明潜，贬为邠州刺史；公坐瑄党，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客岁四月，自京出金光门，间道窜归凤翔，至本年六月，即因潜左迁，仍出此门，抚今思昔，感慨赋诗，诗曰：“移官岂至尊”，指贺兰进明也。到华州后一月，有《早秋苦热堆案相仍》诗，曰：“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常愁夜来皆是蝎，况乃秋后转多蝇。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王嗣奭曰：“州牧姓郭，公初至，即代为试进士策问，与进灭绝寇状，不过挟长官而委以笔札之役，非重其才也。公厚于情谊，虽邂逅一饮，必赋诗以致感佩之私。……郭与周旋一载，公无只字及之，其人可知矣。”是秋，尝至蓝田县访崔兴宗、王维。蓝田距华州八十里，县东南有蓝田山，又名玉山，一名东山，崔兴宗、王维别墅并在焉，（即辋川别墅，王维《辋川别业》：“不到东山向一年。”）公《九日蓝田崔氏庄》，黄鹤编在乾元元年。又有《崔氏东山草堂》，与前诗同时作，诗云：“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给事即王维也。维晚年得宋之问辋川别墅，在张通儒囚禁之后，其复拜给事中，在乾元元年，明年则转尚书右丞矣。诗曰“柴门空闭”，是未遇维也，故后《解闷十二首》云：“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蔓寒藤。”时裴迪应亦在蓝田，不知与公相见否。冬末，以事归东都陆浑庄，尝遇孟云卿于湖城县城东。初遇云卿，不知在何时。有诗题曰“冬末以事之东都，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鹤注云：“当是乾元元年冬，自华州游东都作。”诗云：“疾风吹尘暗河县，行子隔手不相见，湖城城东一开眼，驻马偶识云卿面……。”

乾元二年己亥（七五九）岑参自右补阙转起居舍人，寻署

虢州长史。王维转尚书右丞。李白至巫山，遇赦释还。权德舆生。

公四十八岁。春，自东都归华州，途中作“三吏”、“三别”六首。时属关辅饥馑。遂以七月弃官西去，度陇，赴秦州。按《旧书》：“乾元二年四月癸亥，以久旱徙市雩祭祈雨”，《通鉴》：“时天下饥馑，九节度围邠城，诸军乏食，人思自溃”，此与公诗《夏日叹》正合。《唐书》本传：“甫为华州司功，属关辅饥，弃官客秦州。”盖是时东都残毁，既不可归，长安繁侈，又难自存，（在秦州《寄高岑三十韵》：“无钱居帝里，尽室在边疆。”）惟秦州得雨，秋禾有收。《遣兴三首》：“耕田秋雨足，禾黍以映道”，《赤谷西崦人家》：“径转山田熟”，《雨晴》：“久雨不妨农”，因携家徙居焉。至秦，居东柯谷。《通志》：“东柯谷，在秦州东南五十里，杜甫有祠于此。”宋栗亭令王知彰记云：“工部弃官，寓东柯谷侄佐之居。”赵叟曰：“《天水图经》载秦州陇城县，有杜工部故居，及其侄佐草堂，在东柯谷之南，麦积山瑞应寺上。”按公以七月至秦州，十月赴同谷，此所记皆因暂寓而言之耳。《秦州杂诗》：“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瘦地偏宜粟，阳坡可种瓜”，又曰：“东柯好崖谷，不与众峰群，落日邀双鸟，晴天卷片云”——东柯景物，见如公诗者，略如此。是时，有《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寄李白二十韵》。李时被罪，在谪戍中。又有寄高适、岑参、贾至、严武、郑虔、毕曜、薛据及张彪诗。时赞公亦谪居秦州，《宿赞公土室》：“数奇谪关塞”，《宿赞公房》：“放逐宁违性”，《别赞上人》：“赞公释门老，放逐来上国”；赵仿曰：“赞公亦房相之客，时被

谪秦州，公故与之款曲如此。”按史称房琯好谈佛老，赵说是也。尝为公盛言西枝村之胜，因作计卜居。置草堂，未成，会同谷宰来书言同谷可居，遂以十月，赴同谷。《寄赞上人》：“近闻西枝西，有谷杉黍稠，亭午颇和暖，石田又足收，……徘徊虎穴上，面势龙泓头。”卢注：“西枝西曰‘有谷’，定指同谷。‘近闻’，必指同谷邑宰书。公《至同谷界》：‘邑有贤主人，来书语绝妙，’此可相证。《同谷七歌》云：‘南有龙兮在山湫’，后《发同谷》诗云：‘停驂龙潭云，回首虎崖石’。诗云虎穴龙泓，指此无疑。”按公既居东柯，其地有山水之胜，瓜粟之饶，尝思终老矣。故《秦州杂诗》曰：“东柯遂疏懒，休镊鬓毛斑”，曰：“采药吾将老，儿童未遣闻”，曰：“为报鸳行旧，鹪鹩在一枝”。然此一时之感想也。《秦州杂诗》开章便云：“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此指侄佐也。《示侄佐》原注：“佐草堂在东柯谷”；佐居东柯，公来秦可依者惟此人，故亦居东柯。）《佐还山后寄三首》曰：“旧谙疏懒叔，须汝故相携”；《示侄佐》曰：“自闻茅屋趣，只想竹林眠”；又尝索佐寄米寄薤（《佐还山后寄三首》：“白露黄粱熟，……颇觉寄来迟”，“甚闻霜薤白，重惠意如何？”）又有《阮隐居致薤三十束》诗。

此皆可证是时生计，仍仰给于人，则秦州之居，终非长久计矣。《发秦州》一篇，于公去东柯就同谷之理由，言之綦详，诗曰：“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汉源十月交，天气如凉秋，草木未黄落，况闻山水幽。栗亭（栗亭镇，属成州同谷县，）名更嘉，下有良田畴，充肠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密竹复冬笋，清池可方舟，虽伤旅寓远，庶遂平生游。（按此上言同谷之当居）此邦俯要冲，实恐人事稠，应接非本性，登临未销忧，溪谷无异石，塞田始微收，岂复慰老夫，惘然难久留。”

(按此上言秦州之当去。) 途经赤谷、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石龕、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皆有诗。 至同谷,居栗亭。 钱谦益曰:“《环宇记》:同谷县有栗亭镇。咸通中,刺史赵鸿刻石同谷,曰:‘工部题栗亭十韵,不复见。’鸿诗曰:‘杜甫栗亭诗,诗人多在口,悠悠二甲子,题记今何有?’”多按鸿又有《杜甫同谷茅茨》诗,咸通十四年作;曰:“工部栖迟后,邻家大半无,青羌迷道路,白社寄杯盂……。”贫益甚,拾橡栗掘黄独以自给,《同谷七歌》:“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新书》本传:“甫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以同谷为秦州,误也。 《七歌》第二章:“长铗长铗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脰,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写当时贫况,尤惨绝。 居不逾月,又赴成都。 《发同谷县》:“始来兹山中,休驾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始以为可休驾矣,乃生计之迫益甚,故不得不去之也。 以十二月一日就道,《发同谷县》原注:“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陇右赴成都纪行。” 经木皮岭、白沙渡、飞仙阁、五盘岭、龙门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岁终至成都,《成都府》:“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盖当下弦矣。 寓居浣花溪寺。 《酬高使君相赠》:“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

《成都记》:“草堂寺在府西七里,极宏丽,僧复空居其中,与杜员外居处逼近。” 赵清献《玉垒记》:“公寓沙门复空所居。”

按明年有《赠蜀僧闻丘师兄》诗,不知即其人否。 时高适方刺彭州,公甫到成都,适即寄诗问讯。 《酬高使君相赠》:“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杜臆》以为故人指裴冕,

恐非是。后有《卜居》诗云：“主人为卜林塘幽”。黄鹤、鲍钦止等亦皆以为是裴冕。顾宸曰：“裴若为公结庐，则诗题当标‘冀公’，而诗中亦不当以主人卜林塘一句轻叙矣。”按顾说是也。史称裴冕无学术，又贪嗜货利，其人鄙陋，恐非能知公者。后又有《寄裴施州》诗，朱鹤龄已证其别为一人。则公与裴始终未尝发生关系也。后此《江村》诗云：“但有故人供禄米”，《狂夫》云：“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当与前是一人，其姓氏则不可考耳。或以为即高适，未闻其审。

上元元年庚子（七六〇）高力士配流巫州。高适改蜀州刺史。元结撰《篋中集》。

公四十九岁。在成都。春卜居西郭之浣花里，《环宇记》：“浣花溪，在成都西郭外，属犀浦县。”表弟王十五司马遗赀营造，徐卿疑即知道。萧实、何邕、韦班应物侄。三明府供果木栽，开岁始事，《寄题江外草堂》：“经营上元始。”季春落成。《堂成》：“频来语燕定新巢。”按《寄题江外草堂》：“诛茅初一亩，广地方连延，……敢谋土木丽，自觉面势坚，亭台随高下，敞豁当清川。”《绝句漫兴九首》：“野老墙低还是家。”此草堂结构之大概也。《送韦郎司直归成都》原注：“余草堂在成都西郭”；《绝句三首》：“茅堂石筍西”（石筍街在成都西门外）；《西郊》：“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堂成》：“背郭堂成荫白茅”，《遣闷呈严二十韵》：“南江绕舍东”，《卜居》：“浣花流水水西头”，《狂夫》：“万里桥西一草堂”，《怀锦水居止》：“万里桥南宅”；《遣闷呈严二十韵》：“西岭纡村北”，《怀锦水居止》：“雪岭界天白”；《怀锦水居止》又曰：“百花潭北庄”，《狂夫》：“百花潭水即沧浪”。据此则草堂背

成都郭，在西郊碧鸡坊石筍街外，万里桥南，百花潭北，浣花溪西，而北望则可见西岭也。 陆游云：“少陵有二草堂，一在万里桥西，一在浣花，皆见于诗中。” 按公实无二草堂，放翁在蜀久，顾不辩此，何哉？ 宋京《草堂诗》云：“野僧作屋号‘草堂’，不是柴门旧时处。” 放翁必以野僧所营者误为公之草堂矣。 时韦偃寓居蜀中，尝为公画壁，见《题壁土韦偃画马歌》。 又有《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梁氏亦编在上元元年成都诗内。 然玩诗意，当是公见宰此图而作歌，图非公所有也，《戏为韦偃双松图歌》亦此类。 初秋，暂游新津，晤裴迪，《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御》鹤注：“此必公暂如新津，与裴同至寺中，故有此作。 当在上元元年。 蜀至成都才数百里，故可唱和也。” 多按诗云：“吟诗秋叶黄，蝉声集古寺”，则是作于初秋，然《赠闾丘师兄》、《泛溪》、《南邻》、《野老》诸诗，皆作于成都，而时序与《和裴诗》略同，知公在新津未尝久留也。

秋晚，至蜀州，晤高适。《奉简高三十五使君》：“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天涯喜相见，披豁对吾真。” 仇曰：“高由彭州刺蜀州，公时在蜀；《年谱》云：‘上元元年，间常至蜀州之青城新津’，是也。” 冬，复在成都。《建都》、《村夜》以下诸诗可证。

上元二年辛丑（七六一） 二月，崔光远代李若幽为成都。

三月，段子璋反于东川，陷绵州，东川节度使李旼奔成都。五月，崔光远擒子璋，牙将花惊定恃功大掠。 十二月，严武为成都尹。 是年，王维卒。

公五十岁。 居草堂。 开岁又往新津，二月归成都。《题新津北桥楼》，《游修觉寺》，朱氏并编在上元二年，前诗云：“望极春城上”，后诗云：“吾得及春游”，知本年

春，公又在新津。然《漫成二首》曰：“江皋已仲春，”《春水生二绝》曰：“二月六夜春水生，”《绝句漫兴九首》曰：“二月已破三月来，”《春水》曰：“三月秋花浪，”《江亭》曰：“寂寂春将晚，”并《寒食》首皆成都诗，旧皆编在上元二年。故知公再游新津，必在是年二月前，其返成都，则至迟在二月初也。秋至青城，《野望因过常少仙》：“秋望转悠哉，行复青城合，……”草堂本编在上元二年。旋又归成都。鹤注《石犀行》：“上元二年秋八月，灌口损户口，故作是诗。”（石犀在成都府城南三十五里。）又《桤树为风雨所拔叹》，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草堂本并编在上元二年成都诗内。是时多病，《一室》：“巴蜀来多病。”生计艰窘，《百忧集行》：“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笑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鹤据诗中“只今倏忽已五十”句，定为上元二年所作。同时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赴青城县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重简王明府》、《一室》、《病柏》、《病桔》、《枯棕》、《枯桤》诸诗，意绪并同，皆客寓穷愁之感，知是时公生计又颇艰也。《百忧集行》“强将笑语供主人”句，黄鹤以为指崔光远，史云光远无学仕气，宜与公不相合也。始有迁地吴、楚之念。《一室》：“巴蜀来多病，荆蛮去几年？应同王粲宅，留井岷山前。”《逢唐兴刘主簿弟》：“轻舟下吴会，主簿意如何？”盖欲约刘东下，故问之。冬，高适至成都，尝同王抡过草堂会饮。有诗题：“王十七侍御抡许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诗，便请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后又有《王竟携酒高亦同过》诗。

代宗宝应元年壬寅（七六二） 四月，玄宗、肃宗相继崩，

代宗即位。 七月，严武召还，高适为成都尹；徐知道反，以兵守剑阁，武不得出。 八月，知道为其下所杀。 是年，李白卒；李阳冰编白集。郎士元补渭南尉。

公五十一岁。 自春至夏，居草堂。与严武唱和甚密，武时有馈赠。见《谢严中丞送青城道乳酒》及《严公仲夏枉驾兼携酒饌》等诗。七月，送严武还朝，以舟至绵州，抵奉济驿，登陆，遂分手而还。《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郭知达本注：“奉济驿在绵州？三十里。”会徐知道反，道阻，乃入梓州。《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原注：“时王在梓州……”诗云：“群盗无归路，衰颜会远方。”盖将赴梓州时作也。《从事行》：“我行入东川，（东川节度使治所在梓州，）十步一回首，成都乱罢气萧索，浣花草堂亦何有？”秋末，回成都迎家至梓，仇曰：“《年谱》谓宝应秋末，公回成都迎妻子。遍考诗中，无一语记及，知公未尝回成都矣。”多按《寄题江外草堂》，黄鹤编在广德元年。李泰伯云公在梓州，怀思草堂而作是诗。诗曰：“偶弃老妻去，惨澹凌风烟，”似指徐知道乱后，携家出成都事。然则公实尝回成都取家矣。仇又据《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诗：“熟知江路近，频为草堂回”之句，以为迎家至梓，必弟占代任其事。不知“频为草堂回”，乃公嘱弟之语，意甚明，与迎家至梓事何涉？又按明年《九日》诗云：“去年登高鄆县北，”鄆县，梓州治也。九日登高于县北，则赴成都迎妻子，必在重九后。《谱》云秋末赴成都，盖有据也。然颇有东游之意。《奉赠射洪李四丈》：“东征下月峡，挂席穷海鸟，万里须十金，妻孥未相保。”十一月，往射洪县，《野望》：“仲冬风日始凄凄，”又曰：“射洪春酒寒仍绿，”知至

射洪时，正十一月也。到金华山玉京观，寻陈子昂读书堂遗迹，《冬到金华山观因得陈公学堂遗迹》：“陈公读书堂，石柱仄青苔，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按李、杜、韩、柳皆推重子昂（见李阳冰《太白集序》，韩愈《送孟东野序》及《荐士》诗，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序》，）而公倾心尤甚。在绵州时《送梓州李使君之任》诗云：“遇害陈公殒，于今蜀道怜，君行射洪县，为我一潸然。”《陈拾遗故宅》云：“位下曷足伤，所贵者圣贤，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他人但称其文字复古之功，公独兼颂其人格之伟大，可以占其怀抱矣。又访县北东武山子昂故宅。《陈拾遗故宅》：“拾遗平昔居，大屋尚修椽，悠扬荒山日，惨澹故园烟。”又：“彦昭超玉价，郭震起通泉，到今素壁滑，洒翰银钩连。”盖赵彦昭、郭元振题壁尚在也。旋复南之通泉县，访郭元振故居，于庆善寺观薛稷书画壁。鹤注《过郭代公故宅》：“郭公，魏州贵乡人，宅在京师宣阳里。今云故宅，当是尉通泉时所居。”《观薛稷少保书画壁》云：“画藏青莲界，书入金榜悬。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蹇，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又挥西方变，发地扶屋椽，惨澹壁飞动，到今色未填。”《輿地纪胜》：“薛稷书‘慧普寺’三字，径三尺许，在通泉县庆善寺聚古堂。”米芾《海岳名言》：“薛稷书‘慧普寺’，老杜以为‘蛟龙岌相缠’。今见其本，乃如奈重儿握蒸饼势，信老杜不能书也。”又曰：“老杜作薛稷‘慧普寺’诗云：‘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今有石本，得视之，乃是勾勒，倒收笔锋，笔笔如蒸饼。‘普’字如人偃两拳，伸臂而立，丑怪难状。”赵曰：“稷书‘慧普寺’三字乃真书，旁有赝隶缠捧，此其‘蛟龙岌相缠’也。稷所画西方变相则亡。”张远注：“‘发地扶屋椽’，谓

西方之像，起自地面，直至屋椽。”又于县署壁后观稷所画鹤。见《通泉县署壁后薛少保画鹤》诗。《名画录》：“又蜀郡亦有（稷）鹤并佛象菩萨等，传于世，并称神品。”

广德元年癸卯（七六三） 岁初，岑参自虢州长史入为太子中允。 夏，章彝守梓州。 八月，房琯卒。 秋后，高适御吐蕃无功。 十月，吐蕃陷长安，代宗幸陕州。 是年，元结除道州刺史。 耿沛登进士第。

公五十二岁。 正月，在梓州，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便欲还东都，俄而复思东下吴、楚。《春日梓州登楼二首》：“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事繁，应须理舟楫，长啸下荆门。” 仇曰：“盖恐北归未能，转作东游之想也。” 按春晚有《双燕》诗曰：“今秋天地在，吾亦离殊方，”亦指东游而言也。间尝至阆州，因游牛头、兜率、惠义诸寺。 既归梓，又因送辛员外，至绵州。 仇注《巴西驿亭观江涨呈窦使君二首》曰：“宝应元年夏，公送严武至绵州，广德元年春，公在梓州，有《惠义寺送辛员外》诗，中云‘细草残花’，盖春候也，末云‘宜到绵州’，盖重至绵州矣。 此诗末章言春暮，正其时也。 今依黄鹤编在广德元年春绵州作。 黄谓《年谱》脱漏，是也。”

多按自惠义寺送辛员外同至绵州，寺在郪县北，而郪县即梓州治，则是归梓州后，再至绵州也。 自绵归梓，《涪城县香积寺官阁》：“寺下春江”，《涪江泛舟送韦班归京》：“伤春一水间”，与前绵州诗节候同。 涪城在梓州西北五十五里，绵州又在涪城西北，故知至绵州后，尝归梓州，盖涪城为自绵归梓必经之地也。 又往汉州。《旧书·房琯传》：“宝应二年（即广德元年）四月，拜特进刑部尚书。” 公《陪王汉州留杜绵州泛房

公西湖》云：“旧相思追后”，《得房公池鹅》云：“为报笼随王右军”，（以房公在途次也），朱云二诗“俱及房公赴召，则广德元年春，公尝至汉州矣。旧《谱》不书，略也”。仇曰：“今按《唐书》谓召瑄在宝应二年之夏，……恐误也。据此诗，春末盖已赴召矣。”夏，返梓州。时章彝为刺史，公《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曰：“绝域长夏晚，”又曰：“屡食将军第，仍骑御史骢。”知夏日，公复在梓也。初秋，复别梓赴阆。九月，祭房瑄。瑄以八月卒于阆州，公祭文题九月致祭。秋尽，得家书知女病，因急归梓。《客旧馆》旧次在广德元年梓州诗内，诗有“初秋别此亭”及“寒砧昨夜声”之句。仇曰：“《年谱》谓秋往阆州，冬晚复回梓州。据此诗，则是初秋别梓，秋尽复回也。”多按仇说是矣。《发阆州》曰：“女病妻忧归意急，秋花锦石谁能数？别家三月一书来，避地何时免愁苦！”别家三月，与初秋别梓，秋尽复回，时期正合。十一月，将出峡为吴、楚之游，《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鹤编在广德元年十一月，云是代宗未还京时作，故诗云“重见衣冠走”，“黄屋今安否”。按公蓄念出峡，见于诗者，始自上元二年之秋。自是吟咏所及，数见不鲜。至本年春作《双燕》曰：“今秋天地在，吾亦离殊方。”同时《短歌行送祁录事归合州因寄苏使君》曰：“君今起舵春江流，余亦沙边具小舟，幸为达书贤府主，江花未尽会江楼。”江花，荷花也。江楼在合州州治之前。诗盖言夏秋之交，出峡，途经合州，可与苏相会也。舍观二诗，则启程已有定期也。秋晚自阆州归。作《客旧馆》曰：“无由出江汉，愁绪日冥冥，”则行期已届，犹不果就道，因而兴叹也。本年冬作《桃竹杖引》曰：“老夫复欲东南征，乘涛鼓枻白帝城，”则行期虽误，而东行之念，犹无时或忘

也。至是而亲朋馈赆，行资已备，《留别章使君》曰：“相逢半新故，取别随薄厚。”且已赋诗取别，则居然启程有日矣。王嗣奭曰：“章留后，所为多不法，而待杜特厚。公诗屡谏不悛，想托词避去，乃保身之哲，不欲以数取疏也。不然，有此地主，不必去蜀，又何以别去，而终不去蜀耶？后章将入朝，公寄诗云：‘江汉垂纶’，则公客阆州，去梓不远。”多按公蓄念出蜀，三年于兹，《草堂》：“贱子且奔走，三年望东吴。”踌躇至是，始果成行，想行旅所资，出于章留后之助居多。其所以卒抵阆而返者，则以严武回蜀故，初非始念所及也。谓公之于章，屡谏不悛，颇怀失望，则有之。若曰诡词去蜀，意在避章，诬公甚矣。

后至阆州作《游子》曰：“巴蜀愁谁语，吴门兴杳然”，知公东游之行，非虚饰矣。矧其时方有功曹之补，徒因欲下峡，遂不赴召，则其立意之坚决，尚有何可疑？于是命弟占归成都检校草堂。公之来蜀，四弟唯占与俱。自客岁移家至梓，离草堂且一年矣，至是始命占往检校，临行示诗曰：“久客应吾道，相随独尔来，熟知江路近，频为草堂回。鹅鸭宜长数，柴荆莫浪开；东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其意盖终当归住草堂，故命弟频往检点，使勿就芜废。前此有《寄题江外草堂》诗；又有句云：“为问南溪竹，抽梢合过墙？”（送《韦郎司直归成都》，原注：“余草堂在成都西郭”；）又云：“我有浣花竹，题诗须一行”（《送窦九归成都》）；后此归至草堂有诗云：“不忍竟舍此，复来剃榛芜”。知此数年间，东西奔突，实无一日忘怀于草堂也。

广德二年甲辰（七六四）二月，严武再镇蜀。章彝罢梓州刺史东川留后，将入朝，严武因事杀之。三月，高适召还，为刑部侍郎，转左散骑常侍。九月，严武破吐蕃，拔当狗城；十一月，收吐蕃盐井城。是年，郑虔、苏源明相继卒。苏涣登

进士第。

公五十三岁。春首，自梓州挈家东首出峡，先至阆州，后有自阆州携家却赴成都诗。公自成都移家至梓，在宝应元年。其自梓移阆，在何时，不见于诗。去秋因女病归家，时妻子犹在梓州。其来阆州，当在本年春，意者此时作计出峡，必携家同行也。弟占独留在蜀，则《命占检校草堂》诗可证。会朝廷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以行程既定，不赴召。《别马巴州》原注：“时甫除京兆功曹，在东川。”《杜律演义》：“此必作于广德元年以后，盖不赴功曹之补，将东游荆楚，而寄别巴州也。”仇曰：“本传谓召补功曹，不至，在上元二年。王洙因之而误。蔡兴宗《年谱》编此诗在广德元年，亦尚未确。广德二年《奉待严大夫》诗云：‘欲辞巴徼啼莺合，远下荆门去鹧催’；此诗云：‘扁舟系缆沙边久，独把钓竿终远去’。两诗互证，知同为二年所作矣。《杜臆》谓欲适楚，以严武将至，故不果行，此说得之。”二月，且离阆东去，闻严武将再镇蜀，大喜，遂改计却赴成都，《自阆却赴蜀山行》云：“不成向南国，复作游西川。”《奉待严大夫》云：“殊方又喜故人来，重镇还须济世才，常怪偏裨终日待，不知旌节隔年来。欲辞巴徼啼莺合，远下荆门去鹧催，身老时危思会面，一生襟抱向谁开！”《归成都途中》云：“得归茅屋赴成都，直为文翁再剖符。”按自严武去蜀，公遽失所依，往来梓、阆，徬徨久之，将欲出峡，则“弧矢暗江海，难为五湖游”（见《草堂》），将欲留居，则武夫暴厉，常有失身杯酒之虞（见《将适吴楚留别章留后》）。今闻严武再镇巴蜀，得重依故人，还居草堂，得非日暮穷途，意外之喜？故《却赴蜀山》诗（第三首）极言征途苦中之

乐,《待严大夫》诗叙严武之还,《途中寄严》诗预拟归来情事,亦皆喜溢词表,而既归草堂,作诗,历数“旧犬喜我来”,“邻里喜我归”,“大官喜我来”,“城郭喜我来”,则直是乐不可支矣。

三月,归成都。《春归》有“轻燕受风斜”语,黄鹤编在本年三月。六月,严武表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见《新书》本传。《旧书》作上二年冬,误。

《客堂》曰:“台郎选才俊,自顾亦已极”,又曰“上公有记者,累奏资薄禄”,即指此。秋,居幕中,颇不乐,因上诗严武述胸臆,《遣闷呈严公二十韵》作于是年,诗曰:“分曹失异同”,谓与僚辈不合也;又曰:“晓入朱扉启,昏归画角终,不成寻别业,未敢息微躬”,谓礼数拘束,疲于奔走也。按周必大《益公诗话》:“韩退之《上张仆射书》云:‘使院故事,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抑而行之,必发狂疾。’乃知唐藩镇之属,皆晨入昏归,亦自少暇。如牛僧孺待杜牧,固不以常礼也。”

遂得乞假暂归草堂。《到村》以下,多草堂诗。仇注《到村》曰:“此乞假而暂到村也。旧注谓是广德二年秋作,明年正月,遂辞幕归村矣。”今案上诗后乃准此假,想当然耳。

是时,曹霸在成都,公作《丹青引》赠之。黄鹤定《韦讽宅曹将军画马图歌》、《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两诗为广德二年作,此诗宜与同时。弟颖往齐州,《送舍弟颖赴齐州三首》,鹤定为广德二年秋成都作。诗曰:“两弟亦山东”,仇曰:“两弟谓丰与观。”多按大历元年有诗题曰“第五弟丰独在江左,近三、四载,寂无消息……”,诗曰:“乱后嗟吾在”,又曰:“十年朝夕泪”,是丰自天宝乱后,至大历元年,流落江左,凡十年矣。丰既在江左,则本年诗云“两弟亦山东”者,丰必不与。

诗盖言颖赴齐后,并观为两弟在山东耳。大历二年《元日示

宗武》仍云：“不见江东弟，高歌泪数行”，（原注：“第五弟漂泊在江左，近无消息。”）而同时又有《远怀舍弟颖、观等》诗，云：“阳翟空知处，荆南近得书。”以颖、观并提，知二人本同在一地，后乃分离，一往阳翟，一至荆南耳。此亦可作在山东者为颖与观之旁证。颖之初来成都，在何时，诗中不载。惟去年冬《命占检校草堂》诗云“相随独尔来”，明其时颖尚未至。颖之至成都，必在本年无疑。送颖诗又曰：“诸姑今海畔”。

考公《范阳卢氏墓志》，审言之女，薛氏所出者，适魏上瑜、裴荣期、卢正均，皆前卒。卢氏所出者，一适京兆王佑，一适会稽贺勃。此云在海畔，必贺氏姑也。岁晚，因事寄诗贾至。《别唐十五诚因寄礼部贾侍郎》，旧编在广德二年，以贾转礼部在是年，又知东都选也。张远注曰：“时唐十五必往东都赴举，公故寄诗，为之先容也。”是年，与严武唱和最密。

永泰元年乙巳（七六五）正月，高适卒。四月，严武卒。五月，郭英义为成都尹。九月，吐蕃、回纥入寇。十月，回纥受盟而还。郭英义为兵马使崔旰所杀，邛州牙将柏茂琳，泸州杨子琳，剑南李昌夔皆起兵讨旰，蜀中大乱。是年，韦应物授京兆功曹，迁洛阳丞。令狐楚生。

公五十四岁。正月三日，辞幕府，归浣花溪。见《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自春徂夏，居草堂。黄庭坚《题杜子美浣花醉图》摹写公此时之生活，最精妙，诗曰：“拾遗流落锦官城，故人作尹眼为青。碧鸡坊西作茅屋，百花潭水濯冠缨，故衣未补新衣绽，空蟠胸中书万卷。探道欲度羲黄前，论诗未觉国风远。干戈峥嵘暗寓县，杜陵韦曲无鸡犬，老妻稚子且眼前，弟妹漂零不相见。此公乐易真可

人，园翁溪友肯卜邻，邻家有酒皆邀去，得意鱼鸟来相亲。浣花酒缸散车骑，野墙无主看桃李，宗文守家宗武扶，落日蹇驴驮醉起。愿闻脱冠脱兜鍪，老儒不用千户侯。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五月，携家离草堂南下，《去蜀》曰：“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则此行欲往湖南也。去岁，自梓州东下，其目的地亦系湖南，《桃竹杖引》及《留别章梓州》诗可证。至嘉州，有《宿青溪驿奉怀张员外十五兄之绪》诗，驿在嘉州。《狂歌行赠四兄》曰：“今年思我来嘉州”，知先至嘉州，因四兄之召也；诗又曰：“女拜弟妻男拜弟”，知妻子同行也。六月，至戎州。《宴戎州杨使君东楼》云：“轻红劈荔枝”，当是其年六月作。黄鹤曰：“黄山谷《在戎州食荔枝》诗云：‘六月连山柘枝红’，可知荔枝熟于六月也。”多按明年《解闷十二首》曰：“忆过泸戎摘荔枝，青枫隐映石逶迤”，即指此役。曰青枫，是在秋前也。自戎至渝州，候严六侍御，不到，先下峡。有诗题如此。入秋，至忠州，《禹庙》云：“秋风落日斜”，忠州临江县南有禹祠（见《方輿胜览》），知至忠时已入秋。居龙兴寺院。时有《宴忠州使君侄宅》诗，而《题忠州龙兴寺所居院壁》曰：“空看过客泪，莫觅主人恩。”仇曰：“使君必失于周旋，故有客泪主恩之慨。”按陆游有《游龙兴寺吊少陵寓居》诗，原注曰：“寺门外，江声甚壮。”九月，至云安县，有《云安九日郑十八携酒陪诸公宴》诗。因病，遂留居云安，《别常征君》云：“卧病一秋强”，顾注：“永泰元年，自秋徂冬，公在云安，故云‘卧病一秋强’。”多按《移居夔州作》：“伏枕云安县”，《客堂》：“栖泊云安县，消中内相毒，旧疾廿载来，衰年得无足”，《别蔡十四著作》：“巴道此相逢，会我病江滨”，《赠郑十八贲》：“水陆迷畏途，药餌驻修軫”，《客居》：“我在路中

央，生理不得论，卧愁病脚废，……”，《十二月二日三首》：“肺病几时朝日边”，“茂陵著书消渴长”，——此皆可证留居云安，因病故也。《杜鹃》：“值我病经年”，《峡中览物》：“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红春长薜萝”，《寄薛三郎中璩》：“峡中一卧病，疟疴经冬春，春复加肺病，此病盖有因，早岁与苏、郑，痛饮情相亲”，——此可证明春犹未平复，不但“一秋强”也，又知得病之因，乃以早岁痛饮故耳。又合观前后诸诗，知病症有疟疴，有咳嗽（“病肺”），又因久病而脚废。馆于严明府之水阁。仇注《水阁朝霁简云安严明府》：“时公居严之水阁，故作诗以赠之。”多按《赠郑十八贲》曰：“数杯资好事，异味烦县尹”，县尹即严。既留居水阁，又为致异味，知严款待之殷，故《简严》诗云：“晚交严明府”，喜交友之得人也。又按水阁之形胜，考之诗中，亦有足征者：《水阁朝霁奉简云安严明府》诗曰：“东城抱春岑，江阁邻石面”，《客居》曰：“客居所居堂，前江后山根，下壑万寻岸，苍涛郁飞翻，葱青众木梢，邪竖杂石痕”，《子规》曰：“峡里云安县，江楼翼瓦齐，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十二月一日三首》曰：“日满楼前江雾黄”，是也。

大历元年丙午（七六六）二月，杜鸿渐为东西川副元帅。

秋后，柏茂琳为夔州都督。是年，岑参为嘉州刺史。窦叔向登进士第。薛据、孟云卿并在荆州。卢纶自鄱阳还京师约当此年。

公五十五岁。春，在云安。时岑参方为嘉州刺史，寄诗赠之。自乾元元年公与参同官两省，至大历元年，才九年，而诗云“不见故人十年余”，此公误记耳。据杜确《岑参集序》，参自库部郎中出为嘉州刺史，杜鸿渐表为职方郎中，兼侍御史，列于幕府，无几，使罢，寓居于蜀。鸿渐以本

年二月为东西川副元帅。公诗题寄岑嘉州,原注曰:“州据蜀江外”,则必作于二月以前。诗云:“泊船秋夜始春草”,明指去年秋抵云安,至本年春,尚留居其地。诗作于大历元年春,盖无疑矣。春晚,移居夔州。《移居夔州作》曰:“伏枕云安县,迁居白帝城。”此诗又曰“春知催柳别”,《船下夔州郭别王十二》曰“风起春灯乱”,而《客堂》诗,诸家亦系于本年,诗曰:“巴莺粉未稀,徼麦早向熟,……漠漠春辞木”,知公移居夔州,时在春晚矣。初寓山中“客堂”,《客堂》:“舍舟复深山,窅窕一林麓”,《催宗文树鸡栅》:“喧呼山腰宅”,知堂在山中。《贻华阳柳少府》:“俱客古信州(按即夔州),结庐依毁垣,相去四五里,径微山叶繁”,又尝于墙东树鸡栅,堂下种莴苣,想其制必甚陋。《雨二首》云:“殊俗状巢居”,《赠李十五丈别》云:“峡人鸟兽居,其室附层巅”,元稹《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其二)③诗云:“平地才应一倾余,阁栏都大似巢居”,自注:“巴人多在山坡架木为居,自号‘阁栏头’也。”公今所居,即此类欤?秋日,移寓西阁。《中宵》:“西阁百寻余,中宵步绮疏”,《西阁雨望》:“滂沱朱槛湿,万虑倚檐楹”,《秋兴八首》:“山楼粉堞隐悲笳”,《夜宿西阁呈元二十一曹长》:“稍通綃幕霁”,绮疏綃幕,朱槛粉堞,与前居之客堂,迥不侔矣。《不离西阁三首》:“江云飘素练,石壁断空青,沧海先迎日,银河倒列星”,则又特饶景物之胜,故诗又曰:“平生耽胜事,吁骇始初经。”盖题曰“不离西阁”者,不忍离也。仇从《杜臆》云有厌居西阁意,大谬。集中凡题“西阁”诸诗,所纪物候,咸属秋冬,知秋始来居此。同时诗中又有“草阁”之名,一称“江边阁”,《杜臆》以为别是一处。以《解闷十二首》“草阁柴扉星散居”,及《暮春》“沙上草阁柳新暗”之句证之,或

然。秋后，柏茂琳为夔州都督，公颇蒙资助。《峡口二首》原注：“主人柏中丞，频分月俸。”柏中丞，或误以为柏贞节，辩详王道俊《博议》。明年夏，有《园官送菜》，及《园人送瓜》诗，皆茂琳所致者。是年，多追忆旧游之作。

大历二年丁未（七六七） 皇甫冉迁右补阙。

公五十六岁。在夔州。春，自西阁移居赤甲。《赤甲》：“卜居赤甲迁居新，两见巫山楚水春”；《入宅三首》：“客居愧迁次，春色渐多添，花亚欲移竹，鸟窥新卷帘”，又曰：“乱后居难定，春归客未还”，知移赤甲在春。三月，迁居瀼西草屋。去年冬作《瀼西寒望》曰：“瞿塘春欲至，定卜瀼西居”，是居瀼西之意，自去冬始也。《小园》曰：“客病留因药，春深买为花”，是春深时始买宅，与《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及《卜居》“春耕破瀼西，桃红客若至”之句合也。《柴门》曰：“约身不愿奢，茅栋盖一床”，《夔府咏怀一百韵》曰：“茅斋八九椽”，曰：“缚柴门窄窄”，《暇日小园散病》曰：“及乎归茅宇”，《课小竖斫果林枝蔓》曰：“病枕依茅栋”——知是草屋也。

《上后园山脚》曰：“小园背高冈”，《柴门》曰：“石乱上云气，杉清延日华”，《课伐木》曰：“舍西崖峤壮，雷雨蔚含蓄”，《夔府咏怀一百韵》曰：“阵图沙北岸，市暨瀼西巅，（原注：峡人目市井泊船处曰‘市暨’，江水横通山谷处，方人谓之‘瀼’）……”抵公畦棱，村依野庙软，缺篱将棘拒，倒石赖藤缠”，《课小竖斫果林枝蔓》曰：“篱弱门何向，沙虚岸只摧”，《小园》曰：“秋庭风落果，瀼岸雨颓沙”，《课伐木序》曰：“夔人屋壁列树白萄，慢为墙，实以竹，示式遏，为与虎近”——宅周事物，无远近巨细，悉可考也。附宅有果园四十亩，明年出峡，以瀼西果园四十

亩赠“南卿兄”，又有诗题“课小竖锄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秽净讫移床三首”，又有《阻雨不得归灊西甘林》诗。 曰“果园”，曰“果林”，曰“甘林”，实即一处。果林在舍北，而《阻雨不得归甘林》曰：“欲归灊西宅，阻此江浦深”，则甘林亦在舍旁也。仇曰：“公灊西诗，有‘果园’，有‘甘林’。果园四十亩，他日所举以赠人者。甘林则为治生计，所云‘客居暂封殖’者，《杜臆》谓朝行所视之园树，专指果园，于甘林无预，故云‘丹橘黄甘此地无’。今案‘此地无’，正言柑橘之独盛。篇中‘林香’、‘出实’二语，明说丹橘矣。岂可云甘林在果园之外乎？大抵分而言之，则甘林另为一区，合而言之，甘林包在果园之内。盖四十亩中，自兼有诸果也。” 多案《夔府咏怀一百韵》曰：“色好梨胜颊，穰多栗过拳”，则仇云兼有诸果，是矣。 蔬圃数亩。《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勒耕牛兼书触目》：“深耕种数亩，未甚后四邻，嘉蔬既不一，名数颇具陈”，《驱竖子摘苍耳》：“畦丁告劳苦，无以供日夕”。此公有蔬圃之证。诗中屡言“小园”，悉指此也。 蔬圃曰小园，对四十亩果园之大者而言之。 又按《夔府咏怀》：“紫收岷岭芋，白种陆池莲”，《秋野五首》：“枣熟从人打，葵荒欲自锄”，“风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总此所纪，并柑桔梨栗，蔬圃所产，及东屯之稻，则公生计之裕，盖无逾于此际矣。 又有稻田若干顷，在江北之东屯。《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曰：“东屯大江北，百顷平若案，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乱。” 又有诗题曰：“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按即东屯）耗稻，向毕，清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段往问”。《自灊西移居东屯》曰：“白盐危峤北，赤甲古城东，平地一川稳，高山四面同，烟霜凄野日，粳稻熟天风。” 按前诗云“百顷平若案”，《茅堂检校收稻二首》云“平田百顷间”，《夔州歌十首》亦云“东屯稻畦一百

顷”，皆通东屯之田而言，百顷非尽公所有也。 据《困学纪闻》，东屯之田，公孙述所开以积谷养兵者，故公《东屯夜月》曰：“防边旧谷屯。”《輿地纪胜》云：“东屯稻米为蜀第一”，故公《孟冬》诗有“尝稻雪翻匙”之句。 弟观自京师来。 有诗题曰：“得舍弟观书，自中都（按即长安）已达江陵，今兹暮春月合到夔州，……”又有《喜观即到题短篇二首》。 后有《送弟观归蓝田迎妇》诗，知观果到夔也。 秋，因获稻暂住东屯。

《自瀼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曰：“东屯复瀼西，一种住青溪，来往皆茅屋，淹留为稻畦，市喧宜近利，（按指瀼西，他章“市暨瀼西颠”可证）林僻此无蹊，若访衰翁语，须令剩客迷。”《向夕》：“畎亩孤城外，江村乱水中”，又曰：“鸡栖草屋同”，即指此处。 于栗《东屯少陵故居记》曰：“峡中多高山峻谷，地少平旷。东屯距白帝五里而近。稻田水畦，延袤百顷，前带清溪，后枕崇冈，树林葱茜，气象深秀，称高人逸士之居。”陆游《高斋记》：“东屯，李氏居已数世，上距少陵，才三易主，大历初故券犹在。”白巽《东屯行》：“雨足稻畦春水满，插秧未半青短短。马尘追逐下关头，北望东屯转三坂。一川洗尽峡中想，远浦疏林分气象，沟塍漫漫堰源低，滩濑冷冷石矶响。中田筑场亦有庐，翠飞夏屋何渠渠，李氏之子今地主，少陵祠堂疑故居。”原注：“东屯有青苗坡”，案即公《夔州歌》“北有涧水通青苗”也。何宇度《谈资》：“工部草堂，在城东十余里，尚有遗址可寻，止有一碑，存数字，题‘重修东屯草堂记’，似是元物。”

适吴司法自忠州来，因以瀼西草堂借吴居之。 见《简吴郎司法》，诗曰：“却为姻娅过逢地”，知吴乃公之姻娅也。 又曰：“江帆飒飒乱帆秋”，同时有《又呈吴郎》云：“堂前扑枣任西邻”，知吴到夔，约在八月也。 是时，始复动东游荆、湘

之意。《舍弟观归蓝田迎新妇送示二首》：“满峡重江水，开帆八月舟，此时同一醉，应在仲宣楼”，期以八月会弟于江陵也。同时有《峡隘》诗，则远想江陵之胜，计期弟观且到，因恨出峡之不早也。《秋日寄题郑审湖上亭三首》：“舍舟因卜地，邻接意如何？”郑时在夷陵，欲往与结邻而居也。《昔游》：“杖藜望清秋，有兴入庐霍”，《雨》：“宿留洞庭秋，天寒潇湘素，杖策可入舟，送此齿发暮”，皆欲及秋东游也。《秋清》：“十月江平稳，轻舟进所如”，八月之行不果，期以十月也。《夜雨》：“天寒出巫峡，醉别仲宣楼”；《更题》：“只应踏初雪，骑马发荆州”，秋不果行，期以冬候也。《白帝城楼》：“夷陵春色起，渐拟放扁舟”，冬又不果行，更待之来年也。十月十九日，于夔州别驾元持宅观李十二娘舞“剑器”。见《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本年，仍复多病；秋，左耳始聋。见《耳聋》，《复阴》及《独坐二首》。

大历三年戊申（七六八）秋，李之芳卒。十月，李勉拜广州刺史。是年，岑参罢官东归，道阻，淹滞戎州。李筌进《太白阴经》。韩愈生。

公五十七岁。正月中旬，去夔出峡，《续得观书迎就当阳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峡》：“自汝到荆府，书来数唤吾。”当阳县属荆州。临去，以灊西果园赠“南卿兄”。有诗题略如此。陆游《野饭》诗自注：“杜氏家谱，谓子美下峡，留一子守浣花旧业，其后避乱成都，徙眉州大壩，或徙大蓬云。”按留子不见于诗，不足信。三月，至江陵。时卫伯玉为节度使，杜位在幕中。李之芳、郑审并在江陵，数从游宴。夏日，暂如外邑。《水宿遣兴奉呈群公》：“小江还积

浪”，曰：“行舟却向西”，曰：“异县惊虚往”，知是外邑。留江陵数月，颇不得意。《水宿遣兴奉呈群公》：“童稚频书札，盘飧诎糝藜？我行何至此，物理直难齐！”又曰：“余波期救涸，费日苦轻赍。杖策门阑邃，肩舆羽翮低，自伤甘贱役，谁愍强幽栖！”《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鳃，结舌防谗柄，探肠有祸胎。苍茫步兵哭，展转仲宣哀，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休为贫士叹，任受众人咍。”《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栖托难高卧，饥寒迫向隅，寂寥相啖沫，浩荡报恩珠。”《移居公安敬赠卫大郎》：“交态遭轻薄。”《久客》：“羁旅知交态，淹留见俗情，衰颜聊自哂，小吏最相轻。”意者地主失于周旋耳。卢元昌曰：“公在江陵，至小吏相轻，吾道穷矣。于颜少府曰‘不易得’，（按见《醉歌行》）于卫大郎亦曰‘不易得’，（按见《移居公安敬赠卫大郎》）志幸，亦志慨也。”

多按卫大郎，名钩，伯玉之子。钩之于公，能以礼遇，则诗中所指，恐非伯玉。前诗云“异县惊虚往”，忤公者，岂外邑之主人欤？秋末，移居公安县，《移居公安山馆》云：“北风天正寒”，此既至公安后作也。《移居公安敬赠卫大郎》有“秋露接园葵”之句。卫在江陵，诗盖作于将发江陵之时。故定为秋末移居。遇顾诚奢、《醉歌行赠公安颜十少府请顾八题壁》：“君不见东吴顾文学，君不见西汉杜陵老，诗家笔势君不嫌，词翰升堂为君扫。”李晋肃，晋肃，李贺之父，即韩愈所作为《辩讳》者。《公安送李入蜀》诗称二十九弟，李必公之姻娅。及僧太易。见《留别公安太易沙门》诗。太易又善司空曙，有《赠司空拾遗》诗。留憩公安数月，《晓发公安》原注：“数月憩息此县。”陆游《入蜀记》曰：“公《移居公安》诗，‘水烟通径草，秋露接园葵’，而《留别太易沙门》诗，‘沙村白雪仍含冻，江

县红梅已放春’，则以是秋至此，暮冬始去。其曰‘数月憩息’，盖谓此也。”卢元昌曰：“是时公安有警，故于《山馆》有‘世乱敢求安’句，后《晓发》则曰‘邻鸡野哭如昨日’，《发刘郎浦》则曰‘岸上空村尽豺虎’，此章（按即《移居公安赠卫大郎》）‘入邑豺狼斗’，必有所指矣。”岁晏，至岳州。《别董颖》：“汉阳颇宁静，岘首试考槃”，与《公安送李晋肃》题中“余下沔鄂”语吻合。《送李诗》云：“正解柴桑缆”，盖将由沔、鄂下柴桑也。然而所至乃岳州，柴桑之行盖不遂耳。黄生曰：“柴桑在江州。前诗云‘江州涕不禁’，公岂有弟客此，而欲访之耶？又诗‘九江春色外，三峡暮帆前’，知公久有此兴，或此行终不果耳。”多按大历二年《又示两儿》诗曰：“长葛书难得，江州涕不禁，团圆思弟妹，行坐白头吟。”仇云：“前有送弟往齐州诗，长葛与齐州相近，故知长葛指弟。《七歌》云：‘有妹在钟离’，江州与钟离相近，故知江州指妹。”此可正黄说之伪。

大历四年己酉（七六九）二月，韦之晋自衡州刺史，迁潭州。是年，杜鸿渐卒。李益、冷朝阳并登进士第。

公五十八岁。正月，自岳州至南岳，游道林二寺，观宋之问题壁。《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宋公（原注：宋之问）放逐曾题壁，物色分留待老夫。”入洞庭湖，《过南岳入洞庭》：“春生力更无。”宿青草湖，又宿白沙驿，过湘阴，谒湘夫人祠。更溯流而上，以二月初抵凿石浦，湘潭县西。宿之。又过津口，次空灵岸，湘潭县西一百六十里。宿花石戍，次晚洲。在湘潭。三月，抵潭州。《清明二首》：“此身漂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老病穷途，心绪可知也。发潭州，次

白马潭，入乔口，原注：“长沙北界。”至铜官渚，阻风。

发铜官，宿新康江口，《北风》原注：“新康江口信宿方行。”

次双枫浦，遂抵衡州。《上水遣怀》：“但遇新少年，少逢旧亲友，……后生血气豪，举动见老丑，穷迫挫囊怀，常如中风走。”仇曰：“公初入蜀则曰‘故人供禄米’，在梓、阆则曰‘穷途仗友生’，再还蜀则曰‘客身逢故旧’，初到夔则曰‘亲故时相问’。至此则亲朋绝少，旅况益艰，故篇中多抑郁悲伤之语。”

按公至湖南，必欲依韦之晋，及其既至，而韦旋卒。公晚节命途之舛，至于此极！之晋以本年二月受命自衡州刺史改潭州。公到潭时，之晋或犹未行，故有《奉送韦中丞之晋赴湖南》诗，在衡州送韦之潭也。四月，之晋卒，公有诗哭之，词极哀痛。夏，畏热，复回潭州。仇曰：“是年有《发潭州》及《发白马潭》诗，乃春日自潭往衡岳也。又据韦迢《早发湘潭寄杜员外》诗云‘湘潭一叶黄’，知秋深复在潭州矣。观公《楼上》诗‘身事五湖南’，‘终是老湘潭’，皆可证。”晤张建封。《别张十三建封》：“相逢长沙亭。”时苏涣旅居江侧，忽一日，访公于舟中，公请涣诵诗，大赏异之，遂订交焉。见《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记昇》诗并序，又有《又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苏涣侍御》诗，云：“倾壶箫管动白发，（按此公自谓）舞剑霜雪吹青春，（此谓苏）宴筵曾语苏季子，后来杰出云孙比。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市北肩輿每联袂，郭南抱瓮亦隐几。”卢注：“苏卜斋定王郭门，公卖药鱼商市上，苏访公于市北，则肩輿频至，公访苏于郭南，则隐几萧然。此叙彼此往来之谊也。”终岁在潭州。

大历五年庚戌（七七〇） 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杀其团练

使崔瓘，杨子琳、阳济、裴虬各出兵讨玠，子琳取赂而还。是年，李端登进士第。李公佐生。

公五十九岁。春，在潭州。正月二十一日，检故帙，得高适上元二年人日见寄诗，因追酬一首，寄示汉中王瑀及敬超先。序曰：“自枉诗，已十余年，莫记存歿，又十余年矣。老病怀旧，生意可知。今海内忘形故人，独汉中王瑀与昭州敬使君超先在，爱而不见，情见乎辞。”

暮春，逢李龟年。《明皇杂录》：“龟年……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上闻之，莫不掩泣罢酒。”《云溪友议》：“李龟年奔江潭，曾于湖南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赠公多采摘，此物最相思’，又云：‘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此词皆王维所作也。”四月，避乱入衡州，《入衡州》曰：“销魂避飞镞，累足穿豺狼，隐忍积棘刺，迁延胝胼疮。远归儿侍侧，犹乳女在旁，久客幸脱免，暮年惭激昂。萧条向水陆，汨没随渔商。”《逃难》云：“五十头白翁，南北逃兵难，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舟中苦热遣怀》云：“中夜混黎甍，脱身亦奔窜，……耻以风疾辞，胡然泊湘岸？入舟虽苦热，垢腻可溉灌。”

欲往郴州依舅氏崔伟，时崔摄郴州。本年春，有《奉送二十三舅录事之摄郴州》诗曰：“气春江上别”，《入衡州》曰：“诸舅剖符近，开缄书札光，频繁命屡及，磊落字百行。（言崔见招也）江总外家养，（感舅德也）谢安乘兴长，（将赴郴也）……柴荆寄乐土，（将居郴也）……”因至耒阳，时属江涨，泊方田驿，半旬不得食，聂令驰书为致牛炙白酒。呈聂诗题曰：“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

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诗曰：“耒阳驰尺素，见访荒江渺，……知我碍湍涛，半旬获浩漾，孤舟增郁郁，僻路殊悄悄，……礼过宰肥羊，愁当置清醪。”案世传饿死之说，不实，辨详见后。惟公阻水缺食之期间，诗明言“半旬”，而诸书或曰涉旬，《明皇杂录》或曰旬日，《新书》或曰旬余，《鹤谱》皆不根之谈，此亦不可不辩也。鹤曰：“郴州与耒阳，皆在衡州东南。衡至郴四百余里，郴水入衡。公初欲往郴依舅氏，卒不遂。其至方田也，盖溯郴水而上，故诗云‘方行郴岸静’。”按耒阳至衡州，一百六十八里。盛夏回棹，秋至潭州，小憩，遂遍别亲友，溯湘而下，《回棹》旧编在大历五年，诗曰：“蒸池疫疠遍”，“火云滋垢腻”，知返棹时当盛夏也。《登舟将适汉阳》曰：“秋帆催客归”，又有《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诗，知发潭州时属暮秋也。将出沔、鄂，由襄阳转洛阳，迤逦归长安，《回棹》曰：“清思汉水上，凉忆岷山巅”，《登舟将适汉阳》曰：“鹿门自此往，永息汉阴机”，而在潭州留别湖南亲友诗题曰“将归秦”，知此行乃归长安，而预计经由之地，亦皆历历可考。冬，竟以寓卒于潭、岳间，旅殡岳阳。黄鹤曰：“夏如郴，因至耒阳，访聂令，经方田驿，阻水旬余，聂令致酒肉。而史云令尝饷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尝考谢聂令诗有云：‘礼过宰肥羊，愁当置清醪’，其诗题云：‘兴尽本韵’，又且宿留驿近山亭。若果以饿死，岂复能为是长篇，又复游憩山亭？以诗证之，其诬自可不攻。况元稹作志，在《旧史》前，初无此说。按是秋舟下洞庭，故有《暮秋将归秦奉留别亲友》诗。又有《过洞庭湖》诗云：‘破浪南风正，回樯畏日斜’，言南风畏日，又云回樯，则非四年所作甚明；当是是年，自衡州归襄阳，经洞庭诗

也。元微之《志》云：‘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殡岳阳。其后嗣业启柩，襄柩事于偃师，途次于荆，拜余为志。’吕汲公亦云：‘夏还襄汉，卒于岳阳。’鲁《谱》云：‘其卒当在衡、岳之间，秋冬之交。’但衡在潭之上流，与岳不相邻，舟行必经潭，然后至岳，当云在潭、岳之间，蔡《谱》以史为是，以吕为非，盖未之考耳。”

仇兆鳌曰：“五年冬，有《送李衡》诗，云：‘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西康州即同谷县。公以乾元二年冬寓同谷，至大历五年之秋，为十二秋。又有《风疾舟中》诗，云：‘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公以大历三年春适湖南，至大历五年之秋，为三霜。以二诗证之，安得云是年之夏卒于耒阳乎？”多按《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呈湖南亲友》，题曰“舟中伏枕”，诗又曰“羈旅病年侵”，是舟中构疾也。诗又曰“群云惨岁阴”，曰“郁郁冬炎瘴”，时在冬候也。公之卒，在大历五年冬，无疑。又按戎昱《耒阳溪夜行》原注云：“为伤杜甫作。”昱大历间人，有赠岑参诗。则是公饿死耒阳之说，由来甚久。其详见于郑处晦《明皇杂录》。厥后罗隐有《经耒阳杜工部墓》诗；郑谷《送沈光》诗亦曰：“耒阳江口春山绿，恸哭应寻杜甫坟”；杜荀鹤《吊陈陶处士》曰：“耒阳山下伤工部，采石江边吊翰林，两地荒坟各三尺，却成开解哭君心”；孟宾于《耒阳杜公祠》曰：“白酒至今闻”；徐介《耒阳杜工部祠堂》曰：“故教工部死，来伴大夫魂”；裴说《题耒阳杜公祠》曰：“拟掘孤坟破，重教大雅生”；裴谐同作曰：“名终埋不得，骨朽且何妨？”此皆宋以前诗也。（《耒阳县志》载李节《耒阳吊杜子美》诗，称节为天宝词客，则显系伪托。）然同时亦有怀疑之说。《诗话总龟》载僧绍员诗云：“百年矢志古来有，牛肉因伤是也无？”又载耒阳令诗云：“诗名天宝大，骨葬耒阳空。”此皆言聂令空堆土也。黄鹤已

知公实不死于耒阳，乃犹疑耒阳有坟有祠，谬说之起必有因，遂又创为新说，谓公尝瘞宗文于耒阳，后人遂误以为公坟耳，其所据则《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瘞夭追潘岳”句，及下句渴死事也。今按《入衡州》云：“犹乳女在旁”，夭者想是此女耳。

潘岳《西征赋》：“夭赤子于新安，坎路侧而瘞之”，公诗，用此事，于哺乳之女乃切当。若宗文，是时计年已及冠，得谓为赤子耶？仇氏驳之曰：“宗文若卒于湖南，应有哭子诗，而集中未尝见。”信然。《山海经》：“夸父与日逐走，渴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此下句“持危觅邓林”所用事也。黄鹤割裂“渴死”二字，以属宗文，致文意乖乱不可通。今按“觅邓林”，觅瘞夭之所也，（邓林，夸父死处，故得借用以言窆所。）“持危”谓忍渴冒死以觅之也。诗题本云“舟中伏枕”，上句又云“行药病涔涔”，下句云“蹉跎翻学步”，则是力疾瘞夭，行步艰难，故云“持危”耳。仇注：“邓林，谓老行须杖”，亦胜于鹤说百倍。

① 本文连载于一九三〇年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一至四期，此据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唐诗杂论》编入本卷。

② 此段文字中华书局影印《全唐文》杜甫《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碑》作：“甫昔卧病于我诸姑。姑之子又病间，女巫至，曰：……”

③ 原发表稿及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均作“元稹《通州》诗”，此据中华书局1960年版《全唐诗》卷四百十六改。其《通州》诗云：“平生欲得山中住，天与通州绕郡山，睡到日西无一事，月储三万买教闲。”无此二句。

少陵先生交游考略^①

索 引

于	于休烈
已	已上人
大	大觉
元	元结 元持 元丹邱(元逸人) 元二 元二十一曹长
孔	孔巢父
王	王维 王翰 王宰 王倚 王砵 王崱 王抡 王郁 王彻 王契 王昂 王潜 王季友 王承俊 王兵 马使 王十五判官 王十二判官 王十六判官 王大 录事(王录事) 王司直 王侍郎 王侍御 王少尹 王阆州 王汉州 王
公孙	公孙大娘
太	太易
文	文公
左	左
平	平洌
田	田澄 田梁丘 田四将军 田长史

玄	玄武禅师
司马	司马山人
朱	朱山人
岑	岑参
任	任华
向	向卿
杜	杜位 杜佐 杜亚 杜勤 杜济 杜韶 杜崇简 杜 鸿渐 杜四 杜(南卿兄) 杜绵州 杜十五侍御 杜 忠州
宇文	宇文晁
李	李白 李邕 李璡 李瑀 李潮 李封 李炎 李义 李勉 李峯 李銍 李曛 李舟 李固 李布 李 晔 李棐 李文疑 李令问 李晋肃 李龟年 李嗣 业 李之芳 李明甫 李叔明 李邓公 李都督 李 中丞 李剑州 李果州 李判官 李二十五长史 李 七司马 李八秘书 李鄠县 李功曹 李 李尊师 李十二娘
阮	阮昉
祁	祁岳 祁录事
沈	沈东美
辛	辛昇之
宋	宋大少府
狄	狄博济
何	何邕 何将军 何侍御
豆卢	豆卢峰
孟	孟云卿 孟昌浩 孟浩然 孟十二 孟十四

吴	吴郁	吴司法						
房	房琯							
花	花惊定							
武	武判官							
长孙	长孙渐	长孙九侍御						
旻	旻上人							
柏	柏茂琳	柏学士	柏二别驾					
柳	柳侍御	柳司马	柳少府					
封	封主簿							
胡	胡曼倩							
姜	姜七少府							
姚	姚通泉							
段	段功曹							
郝	郝使君							
韦	韦班	韦迢	韦济	韦讽	韦偃	韦续	韦之晋	韦
	见素	韦有夏	韦少游	韦匡赞	韦大少府	韦七善		
	赞	韦十郎官	韦十六评事	韦侍御	韦书记	韦司		
	直	韦赞善						
范	范邈	范季明	范十					
徐	徐知道	徐司录	徐九少尹					
唐	唐诚	唐十八使君						
席	席谦							
郗	郗昂							
班	班司马							
陆	陆宰							
殷	殷六参军							

陈	陈二补阙
秦	秦少府
马	马巴州 马大卿
孙	孙宰
哥舒	哥舒翰
斛斯	斛斯融
真	真谛寺禅师
崔	崔尚 崔彧 崔涣 崔漪 崔戢 崔伟 崔湜 崔宗
	之 崔兴宗 崔公辅 崔国辅 崔惠童 崔二 崔四
	崔十一 崔十七 崔十九 崔二十四 崔都水 崔
	十六评事 崔五侍御 崔判官 崔都督 崔录事 崔
	明府 崔(南曹小司寇舅)
郭	郭受 郭华州 郭英义 郭给事 郭三十二明府
许	许损 许思 许主簿
高	高适 高式颜 高仙芝 高寻封
毕	毕曜
寇	寇锡
啖	啖助
终	终郁
章	章彝
曹	曹霸
常	常正字 常征君 常少仙
陶	陶少尹
焦	焦校书
张	张玠 张垆 张彪 张之绪 张叔卿 张建封 张十
	二参军 张舍人 张学士

贾	贾至
阳	阳济
冯	冯绍正
覃	覃二判官 覃山人
惠	惠二
程	程录事
贺兰	贺兰钊
华	华盖君
黄	黄四娘
杨	杨绾 杨谭 杨子琳 杨五侍御 杨六判官 杨梓州 杨戎州 杨长宁 杨奉先 杨少府 杨长史 杨监 杨氏
董	董颀 董嘉荣 董秦仙 董庭兰
敬	敬超先
路	路六侍御 路十九曹长 路陵州
源	源大少府
裴	裴冕 裴迪 裴虬 裴荐 裴南部 裴使君 裴五 裴
赵	赵十七明府 赵卿
虞	虞十五司马
郑	郑虔 郑审 郑炼 郑泛 郑贲 郑南史 郑潜曜 郑十七 郑谏议 郑瑕丘 郑典设 郑
刘	刘顥 刘单 刘伯华 刘主簿 刘九法曹 刘十判官
蔡	蔡希鲁 蔡五侍御 蔡十四著作 蔡侯
樊	樊二十三侍御
阎	阎丘师

卫	卫钧 卫伯玉 卫八处士
卢	卢琚 卢十四侍御 卢老
薛	薛据 薛华 薛复 薛景仙 薛十二判官 薛明府
萧	萧实 萧十郎中 萧十二使君 萧遂州 萧尊师
蹇	蹇昂
魏	魏佑 魏启心 魏齐暉 魏十四侍御 魏十八仓曹
	魏二十四司直 魏将军 魏
韩	韩幹 韩沘 韩十四
颜	颜十少府
鲜于	鲜于仲通 鲜于灵
聂	聂耒阳
窦	窦侍御 窦十五使君 窦少尹 窦九
赞	赞公
苏	苏涣 苏端 苏溪 苏纁 苏源明 苏遂州 苏合州
严	严武 严砺 严震 严六侍御 严二别驾 严二 严
	云安 严大昌
顾	顾诚奢

正文

于休烈

《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卷二②）

已（上人）

《已上人茅斋》（卷一）

大觉

《大觉高僧兰若》（卷二十）

元结

《同元使君舂陵行》（卷十九）

元持（一作特）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卷二十）

《郎官石柱题名》，司封员外郎有元持；吏部员外郎亦有，持作特。

《新表》：元氏，绵州长史平叔，子挹，弟持，都官郎中。

《旧·宦官·李辅国传》：辅国娶元擢女为妻，擢弟挹、持，并引入台省。

元稹《唐故京兆府盩厔县尉元君墓志铭》：父曰都官郎中岳州刺史某。（《元微之文集》五十三）

元丹邱（元逸人）

《昔游》（卷二十）

《玄都坛歌寄元逸人》（？）（卷二）

李白《唐汉东紫阳先生碑铭》：“天宝初，威仪元丹邱，道门龙凤，厚礼致屈，传策于嵩山东京大唐□□宫，三请固辞。”“弟子元丹邱、王□等。”（卷三十③）

李白：《西岳云台歌送丹邱子》（卷七）、《元丹邱歌》（卷七）、《闻丹邱子于城北山营石门幽居中有高风遗迹仆离群远怀亦有栖遁之志因叙旧以寄之》（卷十三）、《颍阳别元丹邱之淮阳》（卷十五）、《以诗代书答元丹邱》（卷十九）、《酬岑勋见寻就元丹邱对酒相待以诗见招》（卷十九）、《与元丹邱方城寺谈

玄作》(卷二十三)、《寻高凤石门山中元丹邱》(同上)、《观元丹邱坐巫山屏风》(卷二十四)、《题元丹邱山居》(卷二十五)、《题元丹邱颖阳山居》(卷二十五)、《题嵩山逸人元丹邱山居》(卷二十五)。

元二

《送元二适江左》(卷十二)

元(二十一曹长)

《七月三日亭午已后校热退晚加小凉稳睡有诗因论壮年乐事戏呈元二十一曹长》(卷十五)

《夜宿西阁晓呈元二十一曹长》(卷十八)

《西阁口号呈元二十一》(卷十八)

孔巢父

《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卷一)

《杂述》(卷二十五)

皇甫冉《送孔巢父赴河南军》(《全唐诗》卷二百五十④,一作刘长卿诗。)

《元和姓纂》:颖达族元孙巢父,给事中,御史大夫。

王维

《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卷五。同作。)

《奉赠王中允维》(卷六)

《崔氏东山草堂》(卷六)

《解闷十二首》(卷十七)

王翰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卷一）

王宰

《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卷九）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王宰，武宗朝节度使，附其父智兴传。明皇时，又有善画王宰，杜子美诗所谓“五日画一水，十日画一石”者也。（案杨绾《汾阳王妻霍国夫人王氏神道碑》：“幼女适太常寺丞王宰。”）

张彦远《名画记》：王宰蜀中人，多画蜀山，玲珑嵌空，巉嵯峭。

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王宰，家于西蜀。贞元中，韦令公以客礼待之。画山水树石，出于象外。景玄曾于故席夔舍人厅事，见一图障，临江双树，一松一柏，古藤萦绕，上盘于空，下著于水，千枝万叶，交植屈曲，分布不杂，或枯或荣，或蔓或亚，或直或倚，叶迭千重，枝分八面，达士所珍，凡目难辩。又于善兴寺⑤，见画四时屏风，若移造化，风候云物，八节四时，于一座之内，妙之至极也。故山水松石，并可跻于妙上品。

王倚

《病后过王倚饮赠歌》（卷三）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唐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笔一管，稍粗于常用笔，管两头各出半寸已来，中间刻《从军行》一铺，似非人功。其画迹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云用鼠牙雕刻。故崔铤郎中文集有《王氏笔管记》，体类韩退之《记画》。

王砮

《送重表侄王砮评事使南海》（卷二十三）

王崧

《奉送王信州崧北归》（卷十九）

独孤及《海上怀华中旧游寄郑县刘少府造渭南王少府崧》
原注：王任郑县日，于城角筑小台，号“凉风台”，每与数公置酒
登临，望二华云月。（《全唐诗》卷二百四十七）

岑参《饯王崧（一作岑）判官赴襄阳道》（《全唐诗》卷二
百一）

《郎官石柱题名》：吏部员外郎两见，又见左司员外郎，户
部员外郎，度支员外郎。

《新表》：乌丸王氏，左千牛将军仁忠，子崧，怀州刺史。

李邕《赠安州都督王仁忠神道碑》：子崧等，不详历官。
（《文苑英华》九百十三）

《旧·王璠传》：祖崧不详历官。

《新·王璠传》，同上。

王抡

《王十七侍御抡许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诗便请邀高三十五
使君同到》（卷十）

《王竟携酒高亦同过》（卷十）

《哭王彭州抡》（卷十七）

《纪闻》：监察御史王抡为朔方节度判官，乘驿在途，暴卒。
十五日复生，云至冥司，见杨慎矜兄弟讼李林甫、王锬等。月余
乃有邢绾之事，王锬死之。（《太平广记》一百二十一）

《通幽记》：天宝十一年，朔方节度判官、大理司直王抡，巡至中城，病死，凡十六日而苏。（《太平广记》三百七十八）又见阎选《再生记》，云抡家在西定，兄摄。

《石刻御史台精舍题名》：殿中侍御史并内供奉有王抡。赵钺云：“王初官京畿尉，当为宗室女夫为侍徒。值禄山之乱，事玄、肃、代三相。出守彭州。替罢，有封事于朝上，不报。严武节度东西川，提兵而出，辟王君为幕客。”（见《御史台精舍题名考》三。案此释公哭王诗之文。）

王郁⑥

王彻

《苦雨奉寄陇西公兼呈王徵士》（卷三）

高适《别王彻》：归客自南楚，怅然思北林，萧条秋风起⑦，回首江淮深。留君终日欢，或为梁父吟，……载酒登平台，赠君千里心。浮云暗长路，落日有归禽，离别未足悲，辛勤当自任。吾知十年后，季子多黄金。（《全唐诗》卷二百十一）

王契

《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卷十三）

《送王侍御往东川放生池祖席》（？）（卷十四）

元结《别王佐卿序》：癸卯岁（广德元年，七六三），京兆王契佐卿年四十六，河南元结次山年四十五，时次山顷日浪游吴中，佐卿顷日去西蜀。……与佐卿去者，有清河崔巽（按当作湜）；与次山住者，有彭城刘湾。

《全唐文》（卷四三三）有王契《桔槔赋》。

王昂

王潜

《敬简王明府》（卷十）

《重简王明府》（卷十）

《唐兴县客馆记》（卷二十五）

《北邻》（?）（卷九）

薛昭蕴《幻影传》，“俞叟”、“张士政”二条并记尚书王潜节度荆南时事。《幻影传》纪贞元至唐末事，则此王潜必别是一人。

王季友

《可叹》（卷二十一）

（别详）

王承俊

《寄赠王十将军承俊》（卷九）

《久雨期王将军不至》（?）（卷二十）

《旧书·崔宁传》：永泰元年五月，严武卒，杜济为西川行军司马，权知军府事。时郭英干为都知兵马使，郭嘉琳为都虞侯，皆请英干兄英义为节度使。旰时为西山都知兵马使，与军众共请大将王崇俊为节度使。二奏俱至京师，会朝廷已除英义。旰使因见英义陈其事。英义至成都数日，诬杀王崇俊。（案崇、承二字声近，疑一有误，俟考。）

王兵马使

《王兵马使二角鹰》（卷十八）

《见王监兵马使说近山有白黑二鹰罗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为毛骨有异他鹰恐腊后春生鸢飞避暖劲翮思秋之甚眇不可见请余赋诗二首》（卷十八）

《王十五前阁会》（？）（卷十八）

《王十五兵马弟出阁相访遗营草堂贄》⑧（？）（卷九）

王十五判官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还黔中》（卷十二）

王十二判官

《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卷十五）

王十六判官

《送王十六判官》（卷十八）

王大录事

《汉川王大录事宅作》（卷十二）

《王录事许修草堂贄不到聊小诒》（？）（卷十三）

王司直（王抡尝为大理司直，不知是否？）

《戏赠友二首》（卷十一）

《短歌行赠王郎司直》（卷二十一）

皇甫冉《送王司直》（？）：西塞云山远，东风道路长，人心胜潮水，相送过浔阳。（《全唐诗》卷二百四十九，一作刘长卿诗。）多案：公《短歌行》有“仲宣楼头春色高⑨，青眼高歌望吾子”之

句。《荆州记》：当阳县城楼，王仲宣登之而作赋。《清一统志》：仲宣楼在荆门州，即当阳县城楼。

王侍郎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卷九）

王侍御

《陪王侍御宴通泉东山野亭》（卷十一）

《陪王侍御同登东山最高顶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卷十一）

王少尹

《赴青城县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卷十）

《惠义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卷十二）

王阆州

《陪李梓州王阆州苏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义寺》（卷十二）

《王阆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别之作》（卷十二）

《江亭王阆州筵饯萧遂州》（卷十三）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黄家亭子二首》（卷十三）

《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卷二十五）

王汉州

《陪王汉州留杜绵州泛房公西湖》（卷十二）

王

《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卷三）

公孙大娘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卷二十）

太易

《留别公安太易沙门》（卷二十二）

《全唐诗》：太易，公安沙门，诗二道（《湘夫人祠》、《赠司空拾遗》）。多案：司空拾遗，即司空曙，曙尝官左拾遗。

司空曙《送太易上人赴东洛》（《全唐诗》卷二百九十二）

文公

《谒文公上方》（卷十一）

左

《夜宴左氏庄》（卷一）

平洌

《石砚》（卷十四）

《宝刻丛编》引《集古录目》：济源令房琯《遗爱颂》，监察御史平洌撰。……洌作颂时，琯为给事中。碑以天宝七载三月立。

《旧·杨慎矜传》：天宝六载十一月，监察御史平洌，赍敕至大理寺，赐杨慎余死。

《安禄山传》：平洌等在幕下。庆绪以平洌为宰相。（《御史台精舍题名考》赵钺云：“案杜诗《石砚》诗原注‘平侍御者’，即

此人。”)

《石刻颜真卿东方先生画赞碑阴记》:真卿去岁拜此郡,属殿中侍御史平公冽,……以河北采访使东平王判官巡按押至。(天宝十三载,山东陵县。)

《御史台精舍题名》:侍御史兼殿中。

《全唐文》小传:冽,天宝十二载官殿中侍御史。有《两阶舞干羽赋》、《开元字舞赋》、《舞赋》见存。

田澄

《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卷三)

《全唐诗》有田澄《成都为客作》诗一首。

田梁丘

《赠田九判官梁丘》(卷三)

于邵《田司马传》(《全唐文》卷四二九)

颜真卿《颜允南神道碑》:潼关陷,朝官多出骆谷至兴道。中丞田梁丘为哥舒翰行军司马,既败,犹自振矜,因诵表云云。君独抗声叱之曰:“君何为尚为贼说征祥乎?”一坐皆壮之。

《旧·哥舒翰传》:翰讨禄山以田梁丘为御史中丞充行军司马。

田四将军

《送田四将军弟将柏中丞命起居江陵节度使阳城郡王卫公幕》^⑩ (卷二十一)

田侍御长史

《春夜峡州田侍御长史津亭留宴》（卷二十一）

玄武禅师

《玄武禅师屋壁》（卷十一）

司马山人

● 《寄司马山人十二韵》（卷十三）

朱晔

朱山人

《南邻》（卷九）

《过南邻朱山人水亭》（卷九）

《绝句四首》（卷十三）

岑参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卷二）

《漠陂行》（卷三） 鹤注：天宝十三载未授官时作。

《漠陂西南台》（卷三） 仇注：此台前游所未至者，故重游而记其胜。

《与鄆县源大少府宴漠陂》（卷三） 仇注：梁氏编在天宝十四载，此亦无据。今依类编在西陂诗内。

《九月寄岑参》（卷三） 仇注：当是天宝十三载九月作。

《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卷五） 仇注：乾元元年春在谏省作。

《奉答岑参补阙见赠》（卷六）（乾元元年）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
(卷八) (乾元二年秋)

《泛舟送魏十八仓曹还京因寄岑中允参范郎中季明》
(卷十二) 鹤注:此当是广德元年在梓州作,是年岑参自虢州长史归为太子中允。

《寄岑嘉州》(卷十四) (原注:州据蜀江外。)(大历元年春)“不见故人十年余,不道故人无素书。……眼前所寄选何物,赠子云安双鲤鱼。”

《赤甲》(卷十八)(大历二年春)“蜀客郾岑非我邻。”

《为补遗荐岑参表》(卷二十五)至德二载六月十二日,裴荐、韦少游、魏齐暉、孟昌浩。

(别详)

任华

有《杂言寄杜拾遗》

《居易录》:《唐摭言》载:任华《上严大夫笺》、《上京兆杜中丞书》、《上庾中丞书》、《辞京兆尹贾大夫书》,杂引辟阳侯、朱建、潘安仁、孙秀、嵇叔夜、钟会、平原君躧者等事,其词傲慢无礼,至云:“祸患之机,怨仇之府,岂在利剑相击、拔戟相撞哉?其亦在乎词色,相于拜揖耳。”①又云:“君犹惜马蹄不顾我,况有请美人头者,岂复得哉?”华有寄李、杜长句各一篇,语颇狂易。观此数书,亦唐末李山甫、姚岩杰之流,江湖游士之狡猾者耳。盖天宝盛时,已有此风,不至唐末而然矣。

明张鸣凤《桂故》:任华,其诗尚奇,如赠李翰林、杜拾遗两诗,古无其体。在桂《送祖评事赴黔序》云:“出钱何许?舜亭峨峨,凭槛窥鼉鼉之窟,酹酒滴鱼龙之背。”及《送宗判官归滑台

序》又云：“二三子出钱于野。霜天如扫，低向朱崖。加以尖山万重，平地卓立，黑是铁色，锐是笔锋。复有阳江、桂江，略军城而南走，喷入沧海，横浸三山。则中朝群公，岂知遐荒之外，有如是山水？山水既尔，人亦其然。”华是时为昌巖府中参佐。同时有苏侍御浣，武功人，佐前御史中丞张公为判官。

牛僧孺《幽怪录》：尼妙寂，姓叶氏，江州浔阳人也。初嫁任华，浔阳之大贾也。（案，别是一人。）

向卿

《惜别行送向卿进奉端午御衣之上都》（卷二十一）

杜位

《杜位宅守岁》（卷二）

《寄杜位》（卷十）

《奉送蜀州柏二别驾将中丞命赴江陵起居卫尚书太夫人因示从弟行军司马位》（卷十八）

《寄杜位》（卷十八）

《乘雨入行军六弟宅》（卷二十一）

《全唐文》小传：位，襄阳人，右拾遗甫之从子（案误）。至德中，与甫同在严武幕中。后贬新州。还为夔府司马。历司勋员外郎。（案有《对国公嘉礼判》一首。）

《新表》：襄阳杜氏，河西陇右节度使太仆卿襄阳县男希望子，位，考功郎中，湖州刺史。

《旧·李林甫传》：子婿杜位，为右补阙。

《新传》：天宝十二载，诸婿杜位等，皆贬官。

《吴兴志》：杜位，乾宁元年，自江宁少尹拜，卒官。（《统

纪》云：大历四年。）

《郎官石柱题名》：司勋员外郎。

岑参《郊行寄杜位》，又《过燕支寄杜位》

杜佐

《示侄佐》（卷八）

《佐还山后寄三首》（卷八）

岑参《送杜佐下第归陆浑别业》

刘长卿《送杜越江佐覲省往新安江》（“见说江中孤屿在，此行应赋谢公诗。”）

杜亚

《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卷五）

《新书·杜亚传》

《旧书·杜亚传》

《旧·田承嗣传》：（大历）十二年，承嗣复上章请罪，又赦之，……仍令给事中杜亚宣谕，赐铁券。

《新表》：京兆杜氏秀容令绎，子亚，字次公，检校礼部尚书。

《郎官石柱题名》：吏部员外郎，户部员外郎，吏部郎中。

·权德舆《杜公神道碑》

《新唐书·地理志》：（扬州江都县）有爱敬陂水门，贞元四年，节度使杜亚，自江都西，循蜀冈之右，引陂趋城隅，以通漕，溉夹陂田。

杜勤

《醉歌行》（卷三）（原注：别从侄勤落第归。）

杜济

《示从孙济》（卷三）

《新·李栖筠传》：华原尉侯莫陈怱以优补长安尉，当参台。栖筠物色其旁^⑫，（怱色动不能对，乃）^⑬自言为徐浩、杜济、薛邕所引，非真优也。三人皆元载所厚，栖筠并劾之，皆坐贬。（《资治通鉴》略同）

常衮《授杜济东川防御使制》：太中大夫，检校尚书驾部郎中，兼侍御史，充山南剑南副元帅判官，句当剑南东川事，赐紫金鱼袋杜济，……可使持节梓州诸军事，守梓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剑南东川防御使。

《旧·崔宁传》：永泰元年五月，严武卒，杜济为西川行军司马，权知军府事。

《蒿里遗文目录》中：登州司仓杜君（济）墓铭，开元十三年四月七日立。（案此别一人。）

杜韶

《季夏送乡弟韶陪黄门从叔朝谒》（卷十九）

杜崇简

《寄从孙崇简》（卷十八）

《吾宗》（卷十九）

杜鸿渐

《季夏送乡弟韶陪黄门从叔朝谒》（卷十九）

杜四

《狂歌行赠四兄》（卷十四）

杜（南卿兄）

《将别巫峡赠南卿兄瀼西果园田十亩》（卷二十一）

杜绵州

《送严侍郎到绵州同登杜使君江楼宴》（卷十一）

《陪王汉州留杜绵州泛房公西湖》（卷十二）

杜十五侍御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卷十七）

杜忠州

《宴忠州使君侄宅》（卷十四）

宇文晁

《宇文晁崔彧泛郑监前湖》（卷二十一）

《夏夜李尚书筵送宇文石首赴县联句》（卷二十一）

李白

《赠李白》（卷一）

《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卷一）

《冬日有怀李白》（卷一）

《春日忆李白》（卷一）

《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卷一）

《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卷四）

《梦李白二首》（卷七）

《天末怀李白》（卷七）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卷八）

《不见》（卷十）

《昔游》（卷十六）

《遣怀》（卷十六）

（别详）

李邕

《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卷一）

《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卷一）

《八哀诗》（卷十六）

（别详）

李璿

《赠特进汝阳王璿二十韵》（卷一）

《八哀诗》（卷十六）

《记事珠》：汝阳王璿取云梦石瓮，泛春渠以置酒，作金银龟鱼浮沉其中，为酌酒具，自称酿王，兼魏部尚书。

李珣

《苦雨奉寄陇西公兼呈王征士》（卷三）

《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卷十一）

《玩月呈汉中王》（卷十一）

《章梓州水亭》（卷十二）

《戏作寄上汉中王二首》（卷十二）

《奉汉中王手札》（卷十五）

《奉汉中王手札报韦侍御萧尊师亡》（卷十六）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卷二十三）

李潮

《李潮八分小篆歌》（卷十八）

《吴郡图经续记》：在唐中叶，以八分名家者四人，“史”惟则与韩择木、蔡有邻、李潮也。

《金石录》：《唐惠义寺弥勒像碑》，李潮八分书。潮书初不见重于当时，独杜诗盛称之。今石刻在者，唯此碑与《彭元曜墓志》，其笔法亦不绝工，非韩、蔡比也。

李封

《晦日寻崔戢李封》（卷四）

《唐语林》（一）：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头巾以辱之，随所犯轻重，以日数为等级，日满乃释。吴人着此服，出入州乡，以为大耻，皆相劝励，无敢犯。赋税常先诸县。既去官，竟不捶一人。

顾况《礼部员外郎陶氏集序》：鲍、马二京兆，中书谢舍人良弼、良辅，侍御史李封，殿中刘全诚，名自公出，名著公器。

李炎

《夏日李公见访》（卷三）

李义

《别李义》（卷二十一）

李勉

《可叹》（卷二十一）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赴广州》（卷二十二）

《舟中苦热遣怀奉呈阳中丞通简台省诸公》（卷二十三）

常袞《授李勉河南尹制》：御史中丞、东都畿内观察使李勉。

李峤

《哭李常侍峤二首》（卷二十二）

独孤及《为吏部杨侍郎祭李常侍文》（《全唐文》卷三九三）

李衍（涵芬楼本《说郛》杨伯岩《臆乘》“行第”条称李御，误。）

《长沙送李十一（衍）》（卷二十三）

李曛

《奉赠李八丈曛判官》（卷二十三）

李舟

《送李校书二十六韵》（卷六）

陆贽《奉天荐袁高等状》：崔造、殷亮、李舟（以上并郎官），……昨蒙宣示中书进拟量移官令，臣审看可否者，因悟贬降之辈，其中甚有可称。臣以素所谙知，兼闻公议，此状之内，仅得十人。状所不该，又有三四，或因连累左黜，或遭谗忌外迁，互

有行能，咸著名迹，置之清列，皆谓良材。若但准例量移，及令仍旧出守，固非陛下爱贤之意，亦乖海内望理之心。倘蒙特恩，追赴行在，试垂访接，必有可观。录用弃瑕，既符德号，振淹求旧，亦阐大猷。谨录荐陈，庶备采择。

《郎官石柱题名》：金部员外郎，吏部员外郎。

《新·宰相表》，陇西李氏姑臧大房：水部郎中眉州刺史岑，子舟，字公受，虔州刺史，陇西县男。

《旧·杨炎传》：建中初，杨炎征杀刘晏，遣腹心李舟往山南河南诸道宣慰，又使驰说梁崇义入朝，崇义固而拒命。（《新传》同）

《旧·梁崇义传》：建中元年，流人郭晞告变，命金部员外郎李舟谕旨安之。初刘文喜作难，舟尝入城说利害，喜拘之。会帐下杀文喜降，反侧者谓舟能覆军杀将，是以皆恶舟。至又劝入覲，颇切直，崇义益不悦。二年春，发五使宣谕诸道，舟复如荆、襄。崇义虑有变，不纳，上言军中疑惧，请换他使。（《新传》略同）

梁肃《虔州^⑭刺史李公墓志铭》：十六，以黄老学，一举登第。由监察转殿中侍御史。建中初，朝廷釐饬百度，高选尚书诸曹郎，拜公金部员外郎，迁吏部。张镒^⑮节制大梁，请公为介，授检校吏部郎中，兼侍御史。使辍，遂退耕灊洛之间。

唐《常州刺史独孤公文集序》，结衔称朝议大夫前守虔州刺史陇西李舟述。

柳宗元《先君石表阴先友记》：李舟，陇西人，有文学俊辩，高志气。以尚书郎使危疑反侧者再，不辱命。其道大显，被谗妒，出为刺史，发痼卒。

《新书·艺文志》：李舟，《切韵》十卷。

李固

《观李固请司马弟山水图三首》（卷十四）

李布

《寄李十四员外布二十韵》（卷十三）

李晔

《送李卿晔》（卷十二）

《旧书·李承传》：李承，赵郡高邑人，吏部侍郎至远之孙，国子司业畬之第二子也。承幼孤，兄晔鞠养之。既长，事兄以孝闻。

李白《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至舍人游洞庭五首》（《全唐诗》卷一百七十九）

《新表》大郑王房：淮安郡公琬，子晔，刑部侍郎。

《旧·李岷传》：乾元二年，诏刑部侍郎李晔等三司，讯天兴县令知捕贼谢夷甫，决杀凤翔七马坊押官，为监狱，直其事。上怒，贬岭下一尉。（《新传》略同）

《唐会要》：至德二载十二月十五日，改凤翔郡为凤翔府，称西京，以李煜为尹。（卷六八）

贾至《授李晔宗正卿制》，称前弘农太守。（《文苑英华》三九六）

《御史台精舍题名》，碑左侧。

李棐

《同豆卢峰贻李主客员外贤子棐知字韵》（卷二十三）

李文嶷

《奉寄李十五秘书文嶷二首》（卷十五）

《赠李十五丈别》（卷十五）

《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卷十九）

李令问

《李监宅二首》（卷一）

李白《冬日送从弟令问之淮南序》（卷二十七）

李白《秋夜宿龙门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奉国莹上人从弟幼成令问》（卷十三）

李晋肃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晋肃入蜀余下沔鄂》（卷二十二）

李龟年

《江南逢李龟年》（卷二十三）

《云溪友议》：李龟年奔泊江潭，杜甫以诗赠之。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又“清风明月苦相思”，合座惨然。

洪亮吉《北江诗话》：唐有两李龟年。一在僖宗时，见《五代史·南诏蛮》下，云：“僖宗幸蜀，募能使南诏者，得宗室子李龟年。”云云。是李龟年又唐之宗室也。

李端《赠李龟年》

李嗣业

《陪李金吾花下饮》（卷三）

《徒步归行》（卷五）

李之芳

《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卷一）

《暂如临邑至嵯山湖亭奉怀李员外率尔成兴》（卷一）

《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卷十九）

《宴胡侍御书堂》（卷二十一）（原注：李尚书之芳、郑秘监审同集，得归字韵。）

《暮春陪李尚书李中丞过郑监湖亭泛舟》（卷二十一）

《夏夜李尚书筵送宇文石首赴县联句》（卷二十一）

《多病执热奉怀李尚书》（卷二十一）

《书堂饮既夜复邀李尚书下马月下赋绝句》（卷二十一）

《哭李尚书》（卷二十二）

《重题》（卷二十二）

岑参《奉送李宾客荆南迎亲》（《全唐诗》卷二百一）

独孤及《送李宾客荆南迎亲》：宗室刘中垒，文场谢客儿，当为天北斗，曾使海西陲。……（《全唐诗》卷二百四十七）

《新表》蒋王房：左武威将军、蔡国公承祖，子太子宾客之芳。

孙逖《送李侍御之芳黔中掌选序》：顷者持斧河朔，独按专城，明罚飭法，所向风靡，是以有黔中之往，俾修河朔之政。（《文苑英华》七一九）

《四川成都志》：至德三载，李之芳以黄门侍郎，知蜀郡军府事，充剑南节度采访使。

《御史台精舍题名》，碑阴下层，又右棱，又险左棱，又右侧侍御兼殿中。

《旧书·蒋王恽传》：之芳，幼有令誉，颇善五言诗，宗室推之。开元末为驾部员外郎。天宝十三载，安禄山奏为范阳司马。及禄山起逆，自拔归西京，授右司郎中。历工部侍郎，太子右庶子。广德元年，兵革未清，吐蕃又犯边，侵轶原会，乃遣之芳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境上，二年而归。除礼部尚书，寻改太子宾客。

李明甫

《奉赠射洪李四丈明甫》（卷十一）

李叔明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卷十一）

《陪李梓州王阆州苏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义寺》（卷十二）

《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赠李》（卷十二）

李邓公

《骢马行》（卷四）

李都督

《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卷九）

李中丞

《暮春陪李尚书李中丞过郑监湖亭泛舟》（卷二十一）

李剑州

《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卷十三）

李果州

《陪李梓州王阆州苏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义寺》（卷十二）

李判官

《送灵州李判官》（卷五）

李判官

《鄴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卷十二）

李二十五长史

《奉送苏州李二十五长史之任》（卷二十一）

李七司马

《陪李七司马皂江上观造竹桥即日成往来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题短作简李公》（卷十）

《观作桥成月夜舟中有述还呈李司马》（卷十）

《李司马桥了承高使君自成都回》（卷十）

李八秘书

《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卷十七）

《送李八秘书赴杜相公幕》（卷十九）

李鄠县

《李鄠县丈人胡马行》（卷六）

李功曹

《送李功曹之荆州充郑侍御判官重赠》（卷十八）

李

《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卷三）

皇甫冉《玄元观送李源（一作深）李风（一作沔）还奉先华阴》（录存待考）

李尊师

《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卷六）

秦系《题茅山李尊师山居》（一作严维诗。按地不合。）

李十二娘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卷二十）

阮昉

《贻阮隐居》（卷七）

《秋日阮隐居致薤三十束》（卷八）

《绝句四首》（卷十三）

祁岳

《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卷四）

于邵《送家令祁丞序》：祁丞公，表微造理之士也，尝精其

思而深于诗，警其神而存乎象。深于诗者，得之于《风》、《雅》；存乎象者，受之于丹青。非奇峰绝壑则不能运其机，非缘情体物则不能动其兴。机兴之作为达者多之。去年八月，闽越纳贡，而吾子实董斯役，水陆万里，寒暄浹年。三江五湖，复然复游，远与为别，故人何情！虞部郎中岑公赠诗一篇，情言兼至，当时之绝也。凡叙所以广，意既先见，我又何见^{①⑥}焉？送君都门，举手千万。

祁录事

《短歌行送祁录事归合州因寄苏使君》（卷十二）

沈东美

《承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外郎阻雨未遂驰贺奉寄此诗》
（卷三）（原注：西京府掾四人同日拜郎。）

綦毋潜《题沈东美员外山池》

《全唐诗》小传：沈东美，佺期子，初为府掾，天宝中，除膳部员外郎，诗一首。（《奉和苑舍人宿直晚玩新池寄南省友》）

《石刻郎官石柱题名》：膳部员外郎，司勋员外郎。

《太平广记》四四八引《纪闻》：唐沈东美为员外郎太子詹事佺期之子。家有青衣，死且数岁，忽还家曰：“吾死为神，今忆主母，故来相见。但吾饿，请一餐可乎？”因命之坐，仍为具食。青衣醉饱而去。及暮，僮发草积下得一狐，大醉。须臾，狐乃吐其食，尽婢之食也。乃杀之。

辛昇之

《江亭送眉州辛别驾昇之》（卷十二）

《惠义寺园送辛员外》（卷十二）

《又送》（卷十二）

《元和姓纂》，陇西狄道。大历都官郎中辛昇之，访未获。

《郎官石柱题名》，司勋员外郎。

宋大少府

《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雨后同诸公及舍弟宴书斋》（卷二十一）

狄博济

《寄狄明府博济》（卷十九）

岑参《临河客舍呈狄明府兄留题县南楼》（？）

何邕

《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卷九）

《赠别何邕》（卷十）

何将军

《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卷二）

《重过何氏五首》（卷三）

何侍御

《送何侍御归朝》（卷十二）

《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①7}（卷九）

《赠别何邕》（卷十）

豆卢峰

《同豆卢峰贻主客李员外贤子裴知字韵》（卷二十三）

《全唐诗逸》（日本上毛河世宁纂辑）：豆卢岑（原注：一作峯）《寻人不遇》残句云：“隔门借问人谁在，一树桃花笑一应。”

武元衡《刘商郎中集序》：有若太原王绪，河东裴茂，茂弟荐，河南豆卢峰，冯翊严绅，绅弟绶，及予伯舅，泊于子夏（按商字子夏），咸以儒业相资，冠胄华族，雄词丽句，遍在人间。

孟云卿

《酬孟云卿》（卷六）

《冬末以事之东都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顥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卷六）

《解闷十二首》（卷十七）

孟昌浩

《为补遗荐岑参表》（卷二十五）

孟浩然

《遣兴五首》（卷七）

《解闷十二首》（卷十七）

孟十二仓曹

《九月一日过孟十二仓曹十四主簿兄弟》（卷二十）

《孟仓曹步趾领新酒酱二物满器见遗老夫》（卷二十）

《送孟十二仓曹赴东京选》（卷二十）

《凭孟仓曹将书觅土娄旧庄》（卷二十）

孟十四主簿

《九月一日过孟十二仓曹十四主簿兄弟》（卷二十）

吴郁

《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卷八）

《范二员外邈吴十侍御郁特枉驾阙展待聊寄此作》（卷十）

《方輿胜览》（六十九）：吴郁，凤州两当人，为侍御史，以言事被谪，居家不仕，与杜子美交游。

《石刻郎官石柱题名》，金部员外郎有吴郁。

《金石录目录》，第一千一百七十二《唐梦真容碑》，吴郁正书，开元二十九年六月。

韦续《墨薮》：吴郁字体绵密，不谢当时。

吴司法

《简吴郎司法》（卷二十）

《又呈吴郎》（卷二十）

《晚晴吴郎见过北舍》（卷二十）

房琯

《悲陈陶》（卷四）

《悲青坂》（卷四）

《对雪》（卷四）

《陪王汉州留杜绵州泛房公西湖》（卷十二）

《得房公池鹅》（卷十二）

《别房太尉墓》（卷十三）

《承闻故房相公灵榭自阆州启殡归葬东都有作二首》
(卷十四)

《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卷二十五)

《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卷二十五)

《石刻郎官石柱题名》，主客郎中，主客员外郎。案《新传》失载。

《石刻御史台精舍题名》，监察御史。

《妆楼记》：房太尉家法，不著半臂。

梁肃《朝散大夫使持节常州诸军事守常州刺史赐紫金鱼袋独孤公行状》：公以洞晓玄经对策，高第，解褐拜华阴尉。故相国房琯方貳宪部，请公相见，公因论三代之质文，问六经之指归，王政之根源，宪部大骇曰：“非常之才也！”

花惊定

《戏作花卿歌》(卷十)

《赠花卿》(卷十)

《旧·崔光远传》：段子璋反，东川节度使李奂败走，投光远。(光远)率将花惊定讨平之。将士肆其剽劫，妇女有金银臂钏，兵士皆断其腕以取之，乱杀数千人，光远不能禁。

武判官

《鄴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卷十二)

长孙渐

《冬晚送长孙渐舍人归州》(卷二十三)

长孙(九)

《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卷五)

《哭长孙侍御》(?) (卷五)

《御史台精舍题名》侍御史有长孙处仁(又见殿中侍御史。又《郎官石柱题名》户部员外郎。),又有长孙孝纪(亦见殿中侍御史。又见《郎官石柱题名》左司员外郎。《新表》:长孙氏刑部尚书长孙孝纪,左司员外郎。《元和姓纂》同。),未知孰是?

旻上人

《因许八奉寄江宁旻上人》(卷六)

柏茂琳

《峡口二首》(卷十八)

《览柏中丞兼子侄数人除官制词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载歌丝纶》(卷十八)

《览镜呈柏中丞》(卷十八)

《陪柏中丞观宴将士二首》(卷十八)

《奉送蜀州柏二别驾将中丞命赴江陵起居卫尚书太夫人因示从弟行军司马位》(卷十八)

《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卷十八)

《园官送菜》(卷十九)

《园人送瓜》(卷十九)

《送田四将军弟将夔州柏中丞起居江陵节度使阳城郡王卫公幕》(卷二十一)

柏学士

《寄柏学士林居》（卷十八）

《题柏学士茅屋》（卷二十一）

《题柏大兄弟山居壁》（卷二十一）

柏二别驾

《奉送蜀州柏二别驾将中丞命赴江陵起居卫尚书太夫人因示从弟行军司马位》（卷十八）

柳侍御

《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阁画太乙天尊图文》（卷二十五）

柳司马

《柳司马至》（卷二十一）

柳少府

《贻华阳柳少府》（卷十五）

封主簿

《送大理封主簿五郎亲事不合却赴通州……》（卷二十一）

胡曼倩

《宴胡侍御书堂》（卷二十一）

《御史台精舍题名》右棱，又右侧侍御史兼殿中，有胡曼倩，时代合。

姜七少府

《阆乡姜七少府设鲙戏赠长歌》（卷六）

姚通泉

《陪王侍御同登东山最高顶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卷十一）

段功曹

《广州段功曹到得杨五长史谭书功曹却归聊寄此诗》（卷十一）

《送段功曹归广州》（卷十一）

郝使君

《春日戏题恼郝使君兄》（卷十一）

韦班

《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卷九）

《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卷九）

《涪江泛舟送韦班归京》（卷十二）

韦应物《示从子河南尉班》序曰：永泰中，余任洛阳丞，以扑扶军骑，时从子河南尉班亦以刚直为政，俱见讼于居守。

韦迢

《潭州送韦员外迢牧韶州》（卷二十二）

《酬韦韶州见寄》（卷二十二）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岭南掌选崔郎中判官兼寄韦韶州》

(卷二十三)

韦济

《奉寄河南韦尹丈人》(卷一)

《赠韦左丞丈济》(卷一)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卷一)

《旧书·王缙传》:妻李氏卒,舍道政里第为寺,为之追福,奏其额曰宝应,度僧三十人住持。……李氏初为左丞韦济妻。济卒,奔缙。缙嬖之,冒称为妻,实妾也。

韦讽

《东津送韦讽摄阆州录事》(卷十一)

《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歌》(卷十三)

《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卷十三)

韦偃

《题壁上韦偃画马歌》(卷九)

《戏为韦偃双松图歌》(卷九)

元汤厚《画鉴》:韦偃画马,松石更佳,世不多见。其笔法磊落,挥霍振动。杜子美所谓“戏拈秃笔扫骅骝,倏见麒麟出东壁”者。予尝收红鞵覆背骢马图,笔力劲健,鬃尾可数,如颜鲁公书法。往岁鲜于伯几见之,惊叹累日,尝赋诗曰:“渥洼产马如产龙,韦偃画马如画松。”奇文也。惜不成章而卒。

韦续

《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卷九)

《全唐文》小传：驸马都尉钊之孙，玄宗末，官天兴令。今存《五十六种书序》一首。

韦之晋

《奉送韦中丞之晋赴湖南》（卷二十二）

《哭韦大夫之晋》（卷二十二）

《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柩归上都二十四韵》（卷二十三）

《新表》东眷韦氏阆公房，球子之晋，湖南观察使。

《郎官石柱题名》，吏部郎中，吏部员外郎，司封郎中。（按石刻司封郎中有“韦之”两字，缺“晋”字，劳格、赵钺考云以时代核之，当是之晋。）

独孤及（上元二年）《豫章冠盖盛集记》：“岁次辛丑孟春正月，苏州刺史韦公之晋至自吴。（《毘陵集》十七）

《旧·代宗纪》：大历四年二月辛丑，以湖南都团练观察使、衡州刺史韦之晋为潭州刺史，因是徙湖南军于潭州。

穆员《陕虢观察使卢公（岳）墓志铭》：始佐湖北观察之政，前帅韦之晋倚之以清。（《文苑英华》九百三十九）

白居易《唐扬州仓曹参军王府君墓志铭》：天宝中，应明经举及第，选授婺州义乌尉，以清干称，刺史韦之晋知之，署本州防御判官。（《白氏文集》卷四十二）

常衮《加韦之晋御史大夫制》：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秘书监、兼衡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湖南都团练守捉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扶阳县开国男韦之晋，……可兼御史大夫。（《全唐文》四一三）

李嘉祐《送樊兵曹潭州谒韦大夫》（《全唐诗》卷二百六）

崔祐甫《广丧朋友议》：忆永泰中于穆鄂州宁会客席，与故湖南观察韦大夫之晋同宴。适值有发远书者，知郑郴州旻，知庞歙州浚，或以疾而歿，或遇戕于盗。韦氏出涕沱若而言曰：“二刺史，之晋之交友也。”于是敛匕箸，离筵席，因归于所次而哭之三日。人来吊之者，韦则尽哀长号，不徒戚容而已。

《旧·张建封传》：大历初，道州刺史裴虬，荐建封于观察使韦之晋，辟为参谋，奏授左清道兵曹，不乐吏役而去。

韦见素

《上韦左相二十韵》（卷三）

《诗话总龟》：杜甫累不第，天宝十三载，明皇朝献太清宫，享庙及郊，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故有《赠集贤崔于二学士》诗云：“昭代将垂白，途穷乃叫阍。气冲星象表，词感帝王尊。天老书题目，春官验讨论。倚风遗鹤路，随水到龙门。”旧注：“陈希烈、韦见素为宰相，而崔国辅、于休烈者皆集贤院学士也。故末句云：‘谬称三赋在，难述二公恩。’可谓不忘于藻鉴之重者矣。”案唐史，是岁陈希烈为相，至八月，见素代之。而甫集有上见素诗云：“持衡留藻鉴，听履上星辰。”则甫之文乃为见素所赏，非希烈也。

韦有夏

《寄韦有夏郎中》（卷十五）

韦少游

《为补遗荐岑参表》（卷二十五）

《新表》韦氏南皮公房，考功郎中铨子少游，吏部郎中。

贾至《授韦少游祠部员外郎等制》：敕左补阙直弘文馆韦少游。

韦匡赞

《公安送韦二少府匡赞》（卷二十二）

韦大少府

《季秋苏五弟纓江楼夜宴崔十三评事韦少府侄三首》（卷二十）

《戏寄崔评事表侄苏五表弟韦大少府诸侄》（卷二十）

韦七善赞^⑮

《赠韦七善赞》（卷二十三）

韦十郎官

《投简梓州幕府兼简韦十郎官》（卷十二）

韦十六评事

《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防御判官》（卷五）

韦侍御

《奉汉中王手札报韦侍御萧尊师亡》（卷十六）

韦书记

《送韦书记赴安西》（卷二）

韦司直

《送韦郎司直归成都》（卷十二）

韦赞善

《赠韦赞善别》（卷十一）

范邈

《范二员外邈吴十侍御郁特枉驾阙展待聊寄此作》（卷十）

范季明

《泛舟送魏十八仓曹还京因寄岑中允参范郎中季明》（卷十二）

岑参《范公丛竹歌序》：职方郎中兼侍御史范公，乃于陕西使院内种竹，……诗以见示。美范公之清致雅操，遂为歌以和之。

《元和姓纂》敦煌。状云：范汪之后。职方郎中范季明，代居怀州，云自敦煌徙焉。

范十

《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卷一）

徐知道

《诣徐卿觅果栽》（卷九）

《徐卿二子歌》（卷十）

岑参《东归留题太常徐卿草堂》

徐司录

《上巳日徐司录林园宴集》（卷二十一）

包佶《秋日过徐氏园林》：回塘分越水，古树积吴烟。

徐九少尹

《徐九少尹见过》（卷十）

唐诚

《别唐十五诚因寄礼部贾侍郎》（卷十四）

唐十八使君

《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卷二十一）

席谦

《章梓州永亭》（卷十二）

《存歿口号二首》（卷十六）

郗昂

《赤甲》（卷十八）

常袞《授郗昂知制诰制》：朝议大夫、检校尚书司勋郎中郗昂，冲和简朴，不饰其外，有雄俊之才，可变《风》、《雅》；有精深之学，实究儒、玄。……可守谏议大夫知制诰。（《全唐文》四一〇）

《新·艺文志》：《才命论》一卷，张鹭撰，郗昂注。一作张说撰，潘询注。又《乐府古今题解》三卷。又《郗纯集》六十卷。

李白《送郗昂谪巴中》。

《元和姓纂》(六脂):唐左庶子郗昂,高平金乡人。(原脱左字,依《旧书》增)

《旧·郗士美传》:父纯(《郎官石柱题名考》曰:“按《旧传》以昂为纯,盖避文宗讳。”然宪宗讳纯,疑亦有疑。),字高卿。举进士,继以书判制策,三中高第。登朝,历拾遗、补阙、员外、郎中、谏议大夫、中书舍人。

符载《犀浦县令杨府君(鸥)墓志铭》:僚友郗舍人昂等,闻公风声,望公飞翔。

李华《杨骑曹集序》:刑部侍郎乐安孙公逖为考功员外郎,君与高平郗昂等,连年高第。

《唐国史补》:郗昂与韦陟友善,有时称。

《唐语林》:郗昂性捷直,与杜黄裳同学于嵩阳,同中第。郗以安禄山伪官贬歙县尉。黄裳入相后,除中书舍人。(《郎官石柱题名考》曰:“案杜黄裳似当从《旧传》作崔祐甫。”)

羊士谔游巴郡东山诗^{①9}注:乾元初,严黄门自京兆少尹贬牧巴郡时,郗詹事昂自拾遗贬清化尉。黄门年三十余,且为府主,与郗意气友善,赋诗高会,文字犹存。

《唐会要》七九:赠户部尚书潞州都督郗昂,谥曰穆。

《唐语林》(五):郗昂性捷直。源乾曜尝戏之曰:“谢安云:‘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岂非远祖否?”郗曰:“犹胜以氏为秃发,若不遇后魏道武称曰‘同源’,赐之源氏,岂可列姓苑乎?”源遂屈。后与杜黄裳同学于嵩阳,二人同中第。郗以安禄山伪官,贬歙县尉。黄裳入相后,除中书舍人。

班司马

《巴西闻牧京阙送班司马入京二首》(卷十三)

柳宗元《送班孝廉擢第归东川覲省序》：家于蜀之东道，其严君以客卿之位，赞是方岳，为大夫良，今将拜庆宁覲。

《元和姓纂》二七删：户部尚书班宏生肃，汲郡人，佐东川，严震婿。

陆宰

《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卷二十三）

殷六参军

《晚秋长沙蔡五侍御饮筵送殷六参军归澧覲省》（卷二十三）

陈二补阙（兼？）

《赠陈二补阙》（卷三）

《新表》：陈氏，左补阙（《传》、《姓纂》并作右）翰林学士兼。

秦少府

《戏赠阆乡秦少府短歌》（卷六）

马巴州

《奉寄别马巴州》（卷十三）

马大卿

《暮春江陵送马大卿公恩命追赴阙下》（卷二十一）

（马畅尝为鸿胪少卿，时代合。）

孙宰

《彭衙行》（卷五）

哥舒翰

《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卷三）

于公异《吴岳祠堂记》：至天宝八年，哥舒翰拔石堡，破番蛮，封神为成德公。

斛斯融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卷十）

《闻斛斯六官未归》（卷十）

《过故斛斯校书庄二首》（卷十四）

真谛寺禅师

《谒真谛寺禅师》（卷二十）

崔尚

《壮游》（卷十六）

《宝刻丛编》引《集古录目》：《桐柏观碑》，祠部郎中崔尚撰。……天台山有庆道宫，相传以为晋葛玄所居。天宝初，诏建为桐柏宫，道士司马子微营而成之。碑以天宝元年三月立。

钱笈引《科名记》：崔尚，久视二年进士。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池州刺史冯公碑》，崔尚撰，郭谦先八分书，开元十一年。（《金石萃编》七十四作沁州，跋云：各家作池州，是沁字之讹。）

《郎官石柱题名》，祠部郎中。

崔彧

《宇文晁崔彧重泛郑监前湖》（卷二十一）

《夏夜李尚书筵送宇文石首赴县联句》（卷二十一）

《郎官石柱题名》，司勋郎中。

《新表》，南祖崔氏翹子彧，太子少詹事。

崔涣

《江阁卧病走笔寄呈崔卢两侍御》（卷二十二）

崔漪

《所思》（卷十）（原注：崔吏部漪。）

《石刻郎官石柱题名》，主客员外郎，度支郎中，吏部郎中（吏作漪）。

《旧·裴冕传》：时冕为河西行军司马，授御史中丞，诏赴朝廷，遇太子于平凉，具陈时势，劝之朔方，亟入灵武，冕与杜鸿渐、崔漪等劝进曰：“……。”（《新传》同）

《新·肃宗纪》：天宝十五载六月，朔方节度判官崔漪等，迎太子治兵于朔方。

《旧·肃宗纪》：崔漪等奉笏迎上。又至德元载七月，以朔方节度判官崔漪为吏部郎中，知中书舍人。

《新表》：清河小房崔氏子美子漪，不详历官。又清河青州房崔氏子叶元，孙漪（毛本漪），库部郎中。又博陵三房崔氏祁阳令抗，子漪，河间丞。（时代不合）

贾至《授杜鸿渐崔漪中书舍人制》，首云“知中书舍人鸿渐等”，末云：“漪守中书舍人，判文部侍郎”。（《文苑英华》三八二）

《旧·颜真卿传》：至德二载，中书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带酒容入朝。御史大夫颜真卿劾之，贬为右庶子。

《新·颜真卿传》：武部侍郎崔漪等，皆被劾斥降。

崔戢

《晦日寻崔戢李封》（卷四）

崔伟

《奉送二十三舅录事（崔伟）之摄郴州》（卷二十三）

《入衡州》（卷二十三）

崔湜

《别崔湜因寄薛据孟云卿》（卷十八）

《聂令致酒肉》（卷二十三）

元结《别王佐卿序》：癸卯岁，……佐卿顷日去西蜀，……与佐卿去者，有清河崔湜。（按佐卿即王契。）

崔宗之

崔兴宗

《九日蓝田崔氏庄》（卷六）

《崔氏东山草堂》（卷六）

崔公辅

《赠崔十三评事公辅》（卷十五）

《季秋苏五弟纓江楼夜宴崔十三评事韦少府侄三首》

(卷二十)

《戏寄崔评事表侄苏武表弟韦大少府诸侄》(卷二十)

崔国辅

《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卷二)

崔惠童

《崔駙马山亭宴集》(卷三)

崔二

《上卿翁请修武侯庙遗像缺落时崔卿权夔州》(卷二十)

《奉送卿二翁统节度镇军还江陵》(卷二十)

崔四

《巫峡敝庐奉赠侍御四舅别之澧朗》(卷十九)

(崔瓘尝为澧州刺史。)

崔十一

《王阆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别之作》(卷十二)

《阆州东楼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卷十二)

崔十七

《奉送十七舅下邵桂》(卷十八)

崔十九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卷四)

《九日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卷四）

《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卷四）

崔二十四

《阆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卷十二）

崔都水

《奉送崔都水翁下峡》（卷十二）

崔十六评事

《毒热寄简崔评事十六弟》（卷十五）

《崔评事弟许相迎不到应虑长夫见泥雨怯出必愆佳期走笔戏简》（卷十八）

崔五侍御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卷九）

《夏日杨长宁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卷二十一）

崔判官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岭南掌选崔郎中判官兼寄韦韶州》
（卷二十三）

崔都督

《陪章留后惠义寺饯嘉州崔都督赴州》（卷十二）

崔录事

《寄邛州崔录事》（卷十三）

崔明府

《客至》（卷九）

崔（南曹小司寇舅）

《假山》（卷一）

郭受

《酬郭十五判官受》（卷二十二）

郭华州

《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卷二十五）

郭英义

《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卷五）

《长安志》：永崇坊宗道观，本兴信公主宅，卖与剑南节度郭英义。其后入官。大历十二年，为华阳公主追福，立为观。

《旧·郭英义传》：郭英义，先朝陇右节度使左羽林军将军知运之季子也。少以父业，习知武艺，策名河陇间，以军功累迁诸卫员外将军。至德初，肃宗兴师朔野，英义以将门子特见任用，迁陇右节度使兼御史中丞。既收二京，征还阙下，掌禁兵，迁羽林军大将军，加特进，以家艰去职。朝廷方讨史思明，选任将帅，乃起英义为陕州刺史，充陕西节度、潼关防御等使。寻加御史大夫，兼神策军节度。代宗即位，加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元帅雍王自陕统诸军讨贼洛阳，留英义在陕为后殿。东

都平，以英义权为东都留守。既至东都，不能禁暴，纵麾下兵与朔方回纥之众，大掠都城，延及郑、汝等州，比屋荡尽。广德元年策勋，加实封二百户。征拜尚书右仆射，封定襄郡王。恃富而骄，于京城创起甲第，穷极奢靡。与宰臣元载交结，以久其权。会剑南节度使严武卒，载以英义代之，兼成都尹，充剑南节度使。既至成都，肆行不轨，无所忌惮。玄宗幸蜀时，旧宫置为道士观，内有玄宗铸金真容及乘舆侍卫图画。先是节度使每至，皆先拜而后视事。英义以观地形胜，乃入居之。其真容图画，悉遭毁坏，见者无不愤怒。以军政苛酷，无敢发言。又颇恣狂荡，聚女人骑驴击球，制钿驴鞍及诸服用，皆侈靡装饰，日费数万，以为笑乐。未尝问百姓间事，人颇怨之。又以西山兵马使崔旰得众心，屡抑之。旰因蜀人之怨，自西山率麾下五千余众袭成都，英义出军拒之，其众皆叛，反攻英义。英义奔于简州。普州刺史韩澄斩英义首以送旰，并屠其妻子焉。

郭给事

《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卷四）

郭三十二明府

《题鄆原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卷十二）

许损

《夜听许十一损诵诗爱而有作》（卷三）

许思

《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觐省甫昔时尝客游此县于许生处乞

瓦棺寺维摩图样志诸篇末》（卷六）

《因许八奉寄江宁旻上人》（卷六）

岑参《送许子擢第归江宁拜亲因寄王大昌龄》（按天宝元年作）、《送许员外江外置常平仓》、《送许拾遗恩归江宁拜亲》。

刘长卿《送许拾遗还京》：万里辞三殿，金陵到旧居。文星出西掖，卿月在南徐。故里惊朝服，高堂捧诏书。暂容乘驷马，谁许恋鲈鱼？

许主簿

《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卷一）

《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卷一）

高适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卷二）

《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卷二）

《寄高三十五书记》（卷三）

《送蔡希鲁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卷三）

《寄高三十五詹事》（卷六）

《赠高式颜》（卷六）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卷八）

《酬高使君相赠》（卷九）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卷九）

《奉简高三十五使君》（卷九）

《王十七侍御抡许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诗便请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卷十）

《王竟携酒高亦同过》（卷十）

《李司马桥了承高使君自成都回》（卷十）

《寄高适》（卷十一）

《奉寄高常侍》（卷十三）

《闻高常侍亡》（卷十四）

《昔游》（卷十六）

《遣怀》（卷十六）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卷二十三）

高式颜

《赠高式颜》（卷六）

高适《宋中送族侄式颜》（时张大夫贬括州，使人召式颜，遂有此作。）诗有“仍招布衣士”之句。《又送族侄式颜》：俱游帝城下，忽在梁园里。

高仙芝

《高都护骢马行》（卷二）

高寻封

《送高司直寻封阆州》（卷二十一）

毕曜

《逼侧行赠毕四曜》（卷六）

《赠毕四曜》（卷六）

《秦州见敕目薛璆授司议郎毕曜除监察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卷八）

《存殁口号二首》（卷十六）

《旧·乔琳传》：寻拜监察御史。琳倜傥疏诞，好谈谐，侮謔僚列，颇无礼检。同院御史毕曜，初与琳嘲诮往复，因成衅隙，遂以公事互相告诉，坐贬巴州员外司户。

颜真卿《东方先生画赞碑阴记》（碑建于天宝十三载季冬）：与……司经正字毕曜（等）……同兹谒拜。

《授堂金石跋》（《东方先生画赞碑》）：毕曜见《酷吏敬羽传》，与毛若虚、裴昇同时为御史；又《叛臣乔琳传》，郭子仪表琳朔方府掌书记，与联舍毕曜相掉讦；《宰相世系表》，曜侍御史。今碑作曜，不以“日”。按《唐书·毕构传》，子炕。《世系表》，炕与曜为一格。疑皆从火，碑所书为正。杜集《存殁口号》“毕曜仍传旧小诗”，曜一作耀，亦曜之转。

孟浩然《家园卧疾毕太祝曜（一无此字）见寻》。

独孤及《客舍月下对酒醉后寄毕四耀》、《夏中酬于逖毕耀问病见赠》。

钱起《白石枕》序曰：起与监察御史毕公耀交之厚矣。《送毕侍御谪居》、《再得毕侍御见闻巴中卧病》、《宿毕侍御宅》、《叹毕少府以持法无隐见系》。

《旧·酷吏·敬羽传》。

寇锡

《奉酬寇十侍御锡见寄四韵复寄寇》（卷二十三）

《郎官石柱题名》，司封员外郎有寇□，王本缺，劳、赵考但引工部此诗，而未确定为锡，不知其审。

啖助

《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卷三）

终郁

《七月一日题终明府水楼二首》（卷十九）

《蜀典》：唐杜甫有《题终明府水楼》诗。终系功曹，摄奉节令，名郁。

章彝

《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卷十二）

《陪章留后惠义寺饯嘉州崔都督赴州》（卷十二）

《章梓州水亭》（卷十二）

《章梓州桔亭饯成都窦少尹》（卷十二）

《随章留后新亭会送诸公》（卷十二）

《冬狩行》（卷十二）

《山寺》（原注：时章留后同游得开字）（卷十二）

《桃竹杖引赠章留后》（卷十二）

《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兼幕府诸公》（卷十二）

《奉寄章十侍御》（卷十三）

綦毋潜《送章彝下第》：三十名未立，君还惜寸阴。

《新·严武传》：梓州刺史章彝，始为武判官，因小忿杀之。

曹霸

《丹青引》（卷十三）

《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歌》（卷十三）

《存殁口号二首》（卷十六）

常正字

《夏日杨长宁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卷二十一）

常征君

《别常征君》（卷十四）

《寄常征君》（卷十四）

常少仙

《野望因过常少仙》（卷十）

陶少尹

《赴青城县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卷十）

焦校书

《戏赠友二首》（卷十一）

张玠

《别张十三建封》（卷二十三）

张垪

《赠翰林张四学士垪》（卷二）

《奉赠太常张卿垪二十韵》（卷三）

《通鉴》：至德元载五月，太常卿张垪荐虢王巨有勇略。

《唐会要》：明皇始选朝官有词艺学识者，入居翰林供奉别旨，制诰书敕犹或分在集贤。开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别建学士院，俾专内命，（太常少卿张垪、起居舍人刘

光谦等首居之,)而集贤所掌由是罢息。

《旧·萧颖士传》:当开元中,天下承平,人物骈集,如贾曾、席豫、张垪、韦述辈皆有盛名,而颖士皆与之游。

张道《旧唐书疑义》:《垪传》云垪与陈希烈为贼宰相,垪死于贼中,而《刑法志》乃云桎大理寺狱赐自尽。然垪兄弟临刑而免,则垪何至死狱哉?

《全唐诗》诗一首,或作兄均诗。

张彪

《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卷八)

《石刻唐王宥等华岳题名》:上元元年三月,……处士王季友、张彪等同谒。(《金石录补》一五)

常建《张山人弹琴》。

岑参《寻少室张山人闻与偃师周明府同入都》。

(上二诗张山人,不知是彪否? 俟考。)

张之绪

《宿青溪驿奉怀张员外十五兄之绪》(卷十四)

《新表》:魏郡张氏,高宗相大安,孙左金吾将军洽,子之绪,都官郎中。

《新书·艺文志》,乙部史录职官类,张之绪《文昌损益》二卷,原注德宗时人。

《石刻郎官石柱题名》,金部员外郎有张之绪。

张叔卿

《题张氏隐居二首》(?) (卷一)

《得广州张判官叔卿书使还以诗代意》（卷十）

《杂述》（卷二十五）

《全唐诗》有张叔卿《空灵岸》诗云：“早知名是幻，不敢绣为衣。”又《流桂州》诗云：“胡尘不到处，即是小长安。”

张建封

《别张十三建封》（卷二十三）

《妆楼记》：徐州张尚书妓女，多涉猎。人有借其书者，往往粉痕并印于青编。

张十二参军

《送张十二参军赴蜀州因呈杨五侍御》（卷三）

张舍人

《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卷十三）

张学士（怀瓘？）

《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卷六）（司马亦作学士。）

《全唐文》小传：张怀瓘，海陵人，开元中，官鄂州司马，翰林院供奉。（据怀瓘《文字论》，与苏晋、王翰、包融交往。《二王书录》末署“乾元二年五月日录”。时代合也。）

《四库全书总目》：《书断》三卷，唐张怀瓘撰。是书《唐书·艺文志》著录，称怀瓘为开元中翰林院供奉。窦蒙《述书赋》注则云：怀瓘，海陵人，鄂州司马。与《志》不合。然《述书赋》“张怀瓘”条下又注云：怀瓘，怀瓘弟，盛王府司马，兄弟并翰林待诏。则与《志》相合。盖尝为鄂州司马，终于翰林供奉，二书各

举其一官尔。

司空曙《送翰林张学士岭南勒圣碑》（《全唐诗》卷二百九十二）

《古刻丛钞·唐故宣义郎侍御史内供奉知盐铁嘉兴监事张府君墓志铭》：宜春生盛王府司马、翰林集贤两院侍书侍读学士，讳怀瑰，有文学，尤善草隶书，与兄怀瓘同时著名。（页五十，《平津馆丛书》本）

贾至

《留别贾严二阁老两院补阙》（卷五）

《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卷五）

《送贾阁老出汝州》（卷六）

《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卷八）

《别唐十五诚因寄礼部贾侍郎》（卷十四）

阳济

《入衡州》（卷二十三）

《舟中苦热遣怀奉呈阳中丞通简台省诸公》（卷二十三）

冯绍正

《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卷十五）

《谭宾录》：高力士父丧，左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二人于丧前被发而哭，甚于己亲，人皆笑之。

《历代名画记》：绍正开元中官少府监，八年为户部侍郎，喜画鹰、鹞、鸡、雉。

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冯绍正尝画禁中五龙堂壁。

覃二判官

《送覃二判官》（卷二十二）

覃山人

《覃山人隐居》（卷二十）

惠二

《送惠二归故居》（卷十八）

程录事

《送率府程录事还乡》（卷五）

贺兰铦

《别贺兰铦》（卷十二）

《寄贺兰铦》（卷十四）

华盖君

《忆昔行》（卷二十一）

黄四娘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卷十）

杨绾

《路逢襄阳杨少府入城戏呈杨四员外绾》（卷六）

杨谭

《广州段功曹到得杨五长史谭书功曹却归聊寄此诗》
(卷十一)

杨子琳

《舟中苦热遣怀奉呈阳中丞通简台省诸公》(卷二十三)
《聂令致酒肉》(卷二十三)

杨五侍御

《送张十二参军赴蜀州因呈杨五侍御》(卷三)

杨六判官

《送杨六判官使西蕃》(卷五)

杨梓州

《答杨梓州》(卷十二)

杨戎州

《宴戎州杨使君东楼》(卷十四)

杨长宁

《夏日杨长宁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卷二十一)(大历三年夏作,时在荆南。)

刘长卿《夏口送长宁杨明府归荆南因寄幕府诸公》:全家恋楚云,……草覆昭丘绿,江从夏口分。

戴叔伦《同辛兖州巢父卢副端岳相思献酬之作因抒归怀

义呈辛魏二院长杨长宁》(一作戎昱诗。)

杨奉先

《九日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卷四)

杨少府

《路逢襄阳杨少府入城戏呈杨四员外綰》(卷六)

杨长史

《乐游园歌》(卷二)

杨监

《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卷十五)

《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卷十五)

《送殿中杨监赴蜀见相公》(卷十五)

杨氏

《听杨氏歌》(卷十七)

董颢

《别董颢》(卷二十二)

戴叔伦《送董颢》：霜雁群飞下楚田，羈人掩泪望秦天。君行江海无定所，别后相思何处边？

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董生之词，杳如抟翠屏，浮层澜，视听所遇，非风尘间物，亦犹明金粹羽，得于遐裔，虽欲勿宝，可乎？生名伉，字庶中，幼嗜属诗，晚而不衰，心源为垆，

笔端为炭，锻炼元本，雕砉群物，纠纷舛错，逐意奔走，因故沿浊，协为新声。尝所与游者，皆青云之士，闻名如卢、杜（卢员外象、杜员外甫），高韵如包、李（包祭酒佺、李侍御纾），迭以章句扬于当时。末路寡徒，值余欢甚。因相谓曰：间者身以廷尉属为荆州从事，移疾罢去，幽卧于武陵。迨今四年，言未信于世，道不施于人，寓其性怀，播为吟咏。时复发笥，纷然盈前，凡五十篇，因地为目。吾子尝号知我，盍表而志之，为生羽翼？（按黄鹤注杜诗《别董颙》首曰：“当是大历三年作。诗云‘逆浪开帆难’，盖董溯汉而之邓也。”据刘氏所纪，董尝为荆州从事，此与杜诗地点颇合，董颙董佺，是必一人。《一切经音义》十一，“佺，古文颙同”。）

刘禹锡《和董庶中古散调词赠尹果毅》、《闻董评事疾因以书赠》（董生奉内典）、《览董评事思归之计因以诗赠》

《舆地碑纪目》引《集古录目》：《关将军祠堂记》，董佺撰，张僂书，以贞元十八年立。

董嘉荣

《寄董卿嘉荣十韵》（卷十四）

董秦仙

《昔游》（卷二十）

《忆昔行》（卷二十一）

《南岳小录》，记唐朝在岳得道者十四人，有董先生秦仙，大历元年十一月六日得道。

《舆地纪胜》：董奉先，天宝中修九华丹法于衡阳，栖朱陵后洞。杜甫《忆昔行》云：“更忆衡阳董炼师。”

董庭兰

《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卷二十五）

高适《别董大二首》

敬超先

《湖中送敬十使君适广陵》（卷二十三）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卷二十三）

路六侍御

《送路六侍御入朝》（卷十二）

路十九曹长

《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卷十八）

路陵州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卷十二）

源大少府

《与鄆县源大少府宴渼陂》（卷三）

岑参《与鄆县源少府泛渼陂》

裴冕

《寄裴施州》（卷二十）

裴迪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卷九）

《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卷九）

《暮登四安寺钟楼寄裴十迪》（卷九）

裴虬

《送裴二虬尉永嘉》（卷三）

《湘江宴饯裴二端公赴道州》（卷二十二）

《舟中苦热遣怀奉呈阳中丞通简台省诸公》（卷二十三）

《江阁对雨有怀行营裴二端公》（卷二十三）

于邵《与裴谏议虬书》：昨日愚子皋谟起居回，蒙以《放鹰》、《度陇》二赋，及《宗儒铭》、《自发东甌至安南》诸作见示。……阁下心无所负，神保其真，冒南气之炎铄，泛重溟之湍悍，清光可鉴，素履惟精，云天意长，复与此合，有足欢也。……所得四卷，缮写已毕，致之篋笥为藏。驰遣皋谟送本，不复一一。

《石刻浯溪观题名》：河东裴虬，字深原，大历四年为著作郎兼侍御史。

刘长卿《过裴虬郊园》：军符侯印取岂迟，紫燕绿耳行甚速。（案，谓七年之间，由尉而至于刺史也。）（原注：明裴不在，因以寄之。）

瞿中溶《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怡亭为裴鹗所筑，李阳冰为名曰“怡亭”，并篆此二十二字，其铭又为裴虬作，而李邕别以八分书之。一刻而分篆隶，又为四人之事，皆所罕见，亦文人好奇之病也。外舅《潜研堂跋尾》云：裴虬字深源，子美集有《次湘江宴饯裴二端公赴道州》诗，即虬也。中溶案：此刻欧阳有跋云云。予考昌黎《裴公墓志》言，曾大夫元简，大理正；大父旷，御史中丞；父虬，谏议大夫。以《唐书·宰相世系表》证之，乃洗马裴氏天寿之后也。御史中丞旷有四子，长曰鹗（南监本误鸥），

容州长史；次曰虬，谏议大夫。虬子复，河南少尹。皆与墓志合。而以杜子美诗题称“裴二”证之，则鸛即虬之兄也，欧公俱未细考耳。侍御史官从六品，谏议大夫则正四品，当是其后来迁转之官也。

《授堂金石文字续跋》：虬又见《昌黎集·河南少尹裴君墓志铭》，载其父虬为谏议大夫，引正大疑，有宠代宗朝。……杜工部《湘江宴饯裴二端公赴道州》朱氏注：《浯溪观唐贤题名》：河东裴虬，字深源，大历四年为著作郎，兼侍御史，道州刺史。……《唐书·代宗纪》：大历五年四月庚子，臧玠据州为乱，澧州刺史杨子琳，道州刺史裴虬，衡州刺史阳济，各出军讨玠。……（据纪文三年十二月道州刺史崔涣卒，虬于时当代崔涣任，纪文脱书于前。）

《铁桥漫稿》：裴虬，代宗时道州刺史。《集古录》谓唐史不见其事，武虚谷引《旧书·代宗纪》一条，余按《旧书·张建封传》：“大历初，道州刺史裴虬荐建封于观察使韦之晋。”虚谷未及引。

裴荐

《为补遗荐岑参表》（卷二十五）

《新表》，洗马裴氏裔子荐，主客员外郎。

《石刻郎官石柱题名》，主客员外郎。

贾至《授裴荐摄主客员外郎制》：敕左拾遗裴荐，正直而温，洵美且惠，有纷纶之辞藻，怀耿介之志气，自居近侍，屡献说言。中原未宁，邻国是协，俾领摄于郎署，为专对之使人（一作者），可摄主客员外郎。（《文苑英华》三九一）

《旧·来瑱传》：宝应元年五月，裴茂与来瑱战，大败，茂及

弟荐，脱身北走。

武元衡《刘商郎中集序》（见“豆卢峰”条下）

裴南部

《赠裴南部》（卷十二）

《舆地纪胜》（阆州）引《元和郡县志》：“南部县，本汉南充县地，梁置南部郡，周闵帝天和初改为南部县，属盘龙郡。”（隋大业三年改属巴西郡，先天二年改属阆州。）

裴使君

《陪裴使君登岳阳楼》（卷二十二）

裴五

《送裴五赴东川》（卷十）

裴

《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卷三）

赵十七明府

《送赵十七明府之县》（卷二十三）

赵卿

《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卷十八）

虞十五司马

《赠虞十五司马》（卷十）

郑虔

《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卷二）

《醉时歌》（卷三）

《戏简郑广文兼呈苏司业》（卷三）

《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卷五）

《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卷五）

《题郑十八著作丈故居》（卷六）

《所思》（卷八）

《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卷十四）

《八哀诗》（卷十六）

《存殁口号二首》（卷十六）

《九日五首》（卷二十）

郑审

《解闷十二首》（卷十七）

《赤甲》（卷十八）

《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卷十九）

《秋日寄题郑监湖上亭三首》（卷二十）

《宴胡侍御书堂》（卷二十一）

《暮春陪李尚书李中丞过郑监湖亭泛舟》（卷二十一）

《宇文晁崔彧重泛郑监前湖》（卷二十一）

《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卷二十二）

《御史台精舍题名》，碑阴右棱，又右侧侍御兼殿中。

《郎官石柱题名》，司勋员外郎，吏部员外郎，吏部郎中。

《唐会要》（八六）：开元二十八年正月十三日，令两京道路

并种果树，令殿中侍御史郑审充使。

《大唐转载》：郑公审开元中为殿中侍御史，充馆驿使，令每传舍立辰候，自公始也。

《留存事始》：驿门十二辰候，开元二十五年，命观风使郑审检校两京驿，即令门置十二辰候。（《说郛》十）

《旧·惠文太子传》：郑繇子审，乾元中任袁州刺史。

颜真卿《正议大夫行国子司业上柱国金乡县开国男颜府君（允南）神道碑铭》：与谏议大夫郑审、郎中祁贤之，每应制及朝廷倡和，必警绝封对，人人称说之。

《国秀集》，有司勋员外郑审诗一首。

《唐诗纪事》。

郑炼

《赠别郑炼赴襄阳》（卷十）

《重赠郑炼绝句》（卷十）

郑泛

《缆船苦风戏题四韵奉简郑十三判官》（卷二十二）

郑贲

《云安九日郑十八携酒陪诸公宴》（卷十四）

《赠郑十八贲》（卷十四）

钱起《客舍赠郑贲》：结交意不薄，匪席言莫违。世义随波久，人生知己稀。先鸣誓相违，未遇还相依。一望金门诏，三看黄鸟飞。暝投同旅食，朝出易儒衣。嵇向林庐接，携手行将归。

常袞《授郑贲司农卿制》，结衔称“朝散大夫，试秘书监、兼

侍御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郑贲”，又曰：“早参军画，在樽俎而止戈；自董军储，有京坻之足食。”

《全唐诗》卷七百八十有郑贲诗二首。贲事迹无著，不知即贲否？

《旧·李希烈传》：既入汴州，于是僭号曰武成，以孙广、郑贲、李绶、李元平为宰相。（希烈败）……擒其伪将相郑贲、刘敬宗等。

《新·李希烈传》：以张鸾子、李绶、李元平为宰相，郑贲为侍中，孙广为中书令，披其地为四节度。

郑南史

《曲江陪郑八丈南史饮》（卷六）

《郎官石柱题名》，司封员外郎、司勋郎中有郑南史。

郑潜曜

《重题郑氏东亭》（卷一）（？）

《郑驸马宅宴洞中》（卷一）

《奉陪郑驸马韦曲二首》（卷三）

《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卷五）

《唐故德仪赠淑妃皇甫氏神道碑》（卷二十五）

郑（十七）

《答郑十七郎一绝》（卷十四）

本集《祭外祖祖母文》称“外孙紫阳郑宏之、京兆杜甫”云云。此诗称郑十七郎，岂即宏之之子耶？

郑(谏议)

《敬赠郑谏议十韵》(卷二)

郑(瑕丘令)

《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卷一)

郑典设

《江雨有怀郑典设》(卷十八)

《郑典设自施州归》(卷二十)

郑

《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卷三)

刘顥

《冬末以事之东都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顥宅宿宴饮散
因为醉歌》(卷六)

刘单

《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卷三)

《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卷四)

《元和姓纂》(十八尤):礼部侍郎刘单,岐山人。

《唐才子传》:天宝初,刘单榜进士邱为。(天宝二年)

《旧·杨炎传》:元载作相,尝选擢朝士有文学才望者一人,厚遇之,将以代己。初引礼部郎中(《新传》作侍郎)刘单,单卒。

《旧·高仙芝传》:天宝六载九月,仙芝讨小勃律国还,令

刘单草告捷书，节度使夫蒙灵察以仙芝悬奏捷书，谓刘单曰：“闻尔能作捷书？”单恐惧请罪。

岑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使呈高开府》：中岁学兵符，又能守文章。

《乾闥子》：阎济美初举刘单侍郎下，杂文落。（《太平广记》七十九）

《石刻郎官石柱题名》，司勋郎中有刘单。

刘伯华

《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卷十九）

《元和姓纂》，沛国相县，允济……孙伯华，工部郎中。生颂、荃、袞。颂，左补阙；袞，检校郎中。

于邵《送峡州刘使君忠州李使君序》：国有戎事，今兹十年。（按自天宝十三载，至广德二年，为十年。）……今皇帝之临御也，尝思垂意于理道。（按指代宗。）……尚书驾部郎中刘公，……。寿星之会，凉秋八月，言辞北阙，将骛南辕，惜五马之不留，合六官以追饯，乃卜胜撰吉，咸集于吏部郎元公之居室。

刘（主簿）

《逢唐兴刘主簿弟》（卷十）

刘九法曹

《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卷一）

刘十判官

《惜别行送刘仆射判官》（卷二十二）

《重送刘十弟判官》（卷二十二）

蔡希鲁（一作曾）

《送蔡希鲁（一作曾）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
（卷三）

蔡（五侍御）

《晚秋长沙蔡五侍御饮筵送殷六参军归澧覲省》（卷二十三）

蔡十四著作

《别蔡十四著作》（卷十四）

蔡侯

《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卷一）

李白《早春于江夏送蔡十还家云梦序》。

樊（二十三侍御）希一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卷五）

岑参《送樊侍御使丹阳便覲》。（按不知是否一人？）

《御史台精舍题名》，监察御史有樊希一，时代合。又见殿中侍御史兼内供奉。

闾丘（师）

《赠蜀僧闾丘师兄》（卷九）

沈汾《续仙传》，隐化者二十人中，有闾邱方远，字大方，舒

州宿松人也。

作《寒山诗序》者间丘胤。

卫钧

《移居公安敬赠卫大郎(钧)》(卷二十二)

卫伯玉

《奉送蜀州柏二别驾将中丞命赴江陵起居卫尚书太夫人因示从弟行军司马位》(卷十八)

《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卷十八)

《王兵马使二角鹰》(卷十八)

《玉腕骝》(卷十八)

《奉贺阳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邓国太夫人》(卷二十一)

《送田四弟将军将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节度使阳城郡王卫公幕》(卷二十一)

《江陵节度使阳城郡王新楼成王请严侍御判官赋七字句同作》(卷二十一)

《又作此奉卫王》(卷二十一)

《旧·卫伯玉传》：卫伯玉，有膂力，幼习艺。天宝中，杖剑之安西，以边功，累迁至员外诸卫将军。肃宗即位，兴师靖难，伯玉激愤，思立功名。自安西归长安，初为神策军兵马使出镇。乾元二年十月，逆贼史思明遣伪将李归仁铁骑三千来犯，伯玉以数百骑于疆子坂击破之，积尸满野，虏马六百匹，归仁与其党东走。以功迁右羽林军大将军，知军事，转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献俘百余人。至阙下，诏解缚而赦之，迁伯玉神策军节度。上元二年二月，史思明领众西下，图长安。史朝义率其党

夜袭陕州，伯玉以兵逆击，大破贼于永宁。贼退，进位特进，封河东郡公。广德元年冬，吐蕃寇京师，乘舆幸陕，以伯玉有干略，可当重寄，乃拜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节度观察等使。寻加检校工部尚书，封阳城郡王。大历初，丁母忧，朝廷以王昂代其任。伯玉潜讽将吏不受诏，遂起，复以本官为荆南节度等使，时议丑之。大历十一年二月，入觐，以疾卒于京师。

《唐会要》七十一。

肃宗《封卫伯玉阳城郡王制》（《全文》四十六）

卫八处士

《赠卫八处士》（卷六）

高适《酬卫八雪中见寄》，又《同卫八题陆少府书斋》。（案二诗之卫八疑即此人。）

卢琚

《奉赠卢五丈参谋琚》（卷二十二）

卢十四侍御

《江阁卧病走笔寄呈崔卢两侍御》（卷二十二）

《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柩归上都二十四韵》（卷二十三）

《舟中夜雪有怀卢十四侍御弟》（卷二十三）

卢老

《忆昔行》（卷二十一）

薛据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卷二）

《秦州见敕目薛三据授司议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卷八）

《解闷十二首》（卷十七）

《别崔湜因寄薛据孟云卿》（卷十八）（鹤注：大历元年）

《赤甲》“荆州郑薛寄诗近”。（卷十八）（鹤注：大历二年春）

《寄薛三郎中据》（卷十八）（鹤注：大历二年春）

薛华

《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卷四）（鹤注：天宝十五载）

独孤及《仲春裴胄先宅宴集联句赋诗序》：右金吾仓曹薛华会……于署之公堂。

于良史《闲居寄薛据》。（一作华）

薛复

《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卷四）

薛景仙

《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辞满告别奉寄薛尚书颂德叙怀斐然之作三十韵》（卷二十一）

薛十二判官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卷十九）

薛明府

《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辞满告别奉寄薛尚书颂德叙怀
斐然之作三十韵》（卷二十一）

萧实

《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卷九）

萧十郎中

《赠比部萧郎中十兄》（卷一）

萧十二使君

《奉赠萧十二使君》（卷二十三）

萧遂州

《江亭王阆州筵饯萧遂州》（卷十三）

萧尊师

《奉汉中王手札报韦侍御萧尊师亡》（卷十六）

蹇昂(?)

《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诗中原注：时邑人蹇处士辈在坐。）
（卷一）

颜真卿《鲜于氏离堆记》：叔明、昱、炅亦笃世亲之欢，真卿因之，又忝宪司之僚，亟与济南蹇昂，奉以周旋，益著通家之好。

魏佑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广》（卷二十三）

魏启心

《壮游》（卷十六）

《唐会要》，神龙三年才膺管乐科，魏启心及第。

魏齐聃

《为补遗荐岑参表》（卷二十五）

魏十四侍御

《魏十四侍御就敝庐相别》（卷十）

魏十八仓曹

《泛舟送魏十八仓曹还京因寄岑中允参范郎中季明》
（卷十二）

魏二十四司直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岭南掌选崔郎中判官兼寄韦韶州》
（卷二十三）

魏将军

《魏将军歌》（卷四）

魏

《秋述》（卷二十五）

韩幹

《丹青引》（卷十三）

《画马赞》（卷二十四）

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韩幹，与李、杜同时。所作马，世间见一二长帧，上作街道阑干，不作马棹，并无他物，其马神骏不可名状。（《说郛》十二）

韩泂

《赠韩谏议泂》（依钱笺校改注为泂）（卷十七）

《新·韩休传》：初泂知制诰，当草王玙诏，无借言。衔之，及当国，泂兄弟皆斥冗官。玙罢，乃擢殿中侍御史。

韩十四

《送韩十四江南省覲》（卷十）

颜十少府

《醉歌行赠公安颜十少府请顾八题壁》（卷二十二）

《官亭夕坐戏简颜十少府》（卷二十二）

鲜于仲通

《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卷二）

《金石录》：仲通以多财结杨国忠，荐为剑南节度使，讨南诏蛮，大败。国忠为诋之，再荐为京兆尹。其始卒无他可称。见于史者，惟尝表请国忠兼领剑南节度，及为国忠立碑颂功德耳。鲁公为此碑，称述甚盛。以此知碑志所载是非褒贬，果不可信。虽鲁公犹尔，况他人乎？《明皇实录》称仲通以漏禁中语，

贬邵阳司马，而碑言为国忠所忌贬。小人之交，初以利合，终以利败，理固然也。

《御史台精舍题名》，左棱，碑阴侍御史并内供奉。

《新·杨国忠传》：国忠荐鲜于仲通为蜀郡长史，率兵六万讨之，战泸川，举军没，独仲通挺身免。时国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仲通，为匿其败，更叙战功，使白衣领职，因自请兼领剑南。国忠拜御史大夫，引仲通为京兆尹。十二载，仲通等讽选者郑怱愿立碑省户下以颂德，仲通为颂，帝为易数字，因以黄金识其处。

颜真卿《中散大夫京兆尹汉阳郡太守赠太子少保鲜于公神道碑铭》：公讳向，字仲通，以字行，渔阳人也。开元二十年，年近四十，举乡贡进士，高第。自左卫兵曹，无何，摄监察御史，充剑南山南两道山泽使。迁大理评事，充西山督察使。六载，拜监察御史。公诛羌豪董哥罗等数十人，以靖八州之地。郭公将图弱水西之八国，奏公入觐，玄宗骇异之，即日拜尚书屯田员外郎，兼侍御史、蜀郡司马、剑南行军司马。又云：真卿与公同在御史。

《旧·崔光远传》：天宝十一载，京兆尹鲜于仲通举光远为长安令。

《旧·韩休传》：天宝中，万年主簿韩浩捕王鉷资财，有所容隐，为京兆尹鲜于仲通所发。（《新传》略同）

《鲜于氏离堆记》：以进士高第，骤登台省。天宝九载，以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中丞，持节剑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剑南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入为司农少卿，遂作京兆尹。以忤杨国忠，贬邵阳郡司马。十二载秋八月，除汉阳郡太守，终十有一月，终于所任官舍。又云：真卿因之又忝宪司之僚。（《颜

鲁公集》一三)

《旧·玄宗纪》: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将兵六万,与云南王阁罗凤战于泸川,官军大败。

《旧·南诏蛮传》:天宝九年为剑南节度使。

《新·玄宗纪》: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及云南蛮战于西洱河,大败绩。

《新·李叔明传》:本鲜于氏。兄仲通,字向,天宝末,为京兆尹,兼御史中丞、剑南节度使。

《四川成都志》:天宝八载,鲜于仲通以京兆尹检校太子太傅,领剑南节度、山南邛夔越雋等五十四州按察制置采访使、蜀郡大都督府长史。十载夏,统军数万征云南,败绩。

元李京《云南志略》:唐以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将兵八万讨之。蒙使行成勿许。及战,仲通大败,仅以身免。阁罗凤乃结之吐蕃,刻石于龙尾关,明其不得已叛唐之意。(《说郛》三十六)

鲜于炅

《送鲜于万州迁巴州》(卷十八)

聂耒阳

《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卷二十三)

窦侍御

《入奏行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卷十)

窦十五使君

《巴西驿亭观江涨呈窦十五使君二首》（卷十二）

《又呈窦使君》（卷十二）

窦少尹

《章梓州桔亭饯成都窦少尹》（卷十二）

窦九

《送窦九归成都》（卷十二）

赞公

《大云寺赞公房四首》（卷四）

《宿赞公房》（卷七）

《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卷七）

《寄赞上人》（卷七）

《别赞上人》（卷八）

苏涣

《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纪异》（卷二十三）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卷二十三）

《入衡州》（卷二十三）

苏端

《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卷四）

《雨过苏端》（卷四）

钱起《苏端林亭对酒喜雨》

《石刻郎官石柱题名》，度支员外郎。

《新·杨绾传》：比部郎中苏端，俭人也，持异议，宰相常袞阴助之。帝以其丑险不实，贬端巴州员外司马，犹赐谥曰文简。

苏溪

《君不见简苏溪》（卷十八）

《赠苏四溪》（卷十八）

《别苏溪》（卷十八）

《暮冬送苏四郎溪兵曹适桂州》（卷二十三）

苏纓

《季秋苏五弟纓江楼夜宴崔十三评事韦少府侄三首》（卷二十）

《戏寄崔评事表侄苏五表弟韦大少府诸侄》（卷二十）

苏源明

《戏简郑广文兼呈苏司业》（卷三）

《怀旧》（卷十四）

《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卷十四）

《八哀诗》（卷十六）

《壮游》（卷十六）

《九日五首》（卷二十）

梁肃《朝散大夫使持节常州诸军事守常州刺史赐紫金鱼袋独孤公行状》：赵郡李华、扶风苏源明，并称公为词宗。

《宝刻丛编》引《集古录目》：《商余操》，苏预撰，韩择木八分书。预友元结，隐居教授于商余之肥溪，预为作此辞。预时为河南令，自号中行子。碑不载立石年月，在鲁山县。（缪荃孙曰：“案颜真卿撰《元结墓表》，称中行子苏源明。源明当是预之字。结隐居商余，在天宝十二载举进士之前。”）

《赠文部郎中薛悌碑》，国子司业苏预撰。（按《金石录》，天宝十三年二月立。）

《渭南令路嗣恭遗爱表》，考功郎中知制诰苏源明撰。……上元二年，渭南人为立此表，在渭南。

苏遂州

《陪李梓州王阆州苏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义寺》（卷十二）

苏合州

《短歌行送祁录事归合州因寄苏使君》（卷十二）

严武

《奉赠严八阁老》（卷五）

《留别贾严二阁老两院补阙》（卷五）

《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卷八）

《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卷十）

《严中丞枉驾见过》（卷十一）

《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卷十一）

《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卷十一）

《中丞严公雨中垂寄见忆一绝奉答二绝》（卷十一）

《谢严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卷十一）

《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饌》（卷十一）

《严公厅宴同咏蜀道画图》（卷十一）

《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卷十一）

《送严侍郎到绵州同登杜使君江楼宴》（卷十一）

《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卷十一）

《九日奉寄严大夫》（卷十一）

《奉待严大夫》（卷十三）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卷十三）

《奉和严郑公军城早秋》（卷十四）

《陪郑公秋晚北池临眺》（卷十四）

《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卷十四）

《严郑公阶下新松》（卷十四）

《严郑公宅同咏竹》（卷十四）

《晚秋陪严郑公摩诃池泛舟》（卷十四）

《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沱江画图十韵》（卷十四）

《敝庐遣兴奉寄严公》（卷十四）

《哭严仆射归榭》（卷十四）

《八哀诗》（卷十五）

《说旱》（卷二十五）

常袞《代严大夫谢黄门侍郎表》（《全文》四一七）

《旧·严武传》：严武，中书侍郎挺之子也。神气隽爽，敏于闻见。幼有成人之风，读书不究精义，涉猎而已。弱冠以门荫策名，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奏充判官，迁侍御史。至德初，肃宗兴师靖难，大收才杰，武杖节赴行在。宰相房琯以武名臣之子，素

重之，及是，首荐才略可称，累迁给事中。既收长安，以武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时年三十二。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优游京师，颇自矜大。出为绵州刺史，迁剑南东川节度使；入为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上皇诰以剑两川合为一道，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节度使；入为太子宾客，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二圣山陵，以武为桥道使。无何，罢兼御史大夫，改吏部侍郎，寻迁黄门侍郎。与宰臣元载深相结托，冀其引在同列。事未行，求为方面，复拜成都尹，充剑南节度等使。广德二年，破吐蕃七万余众，拔当狗城。十月，取盐川城，加检校吏部尚书，封郑国公。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杀之，由是威震一方。蜀土颇饶珍产，武穷极奢靡，赏赐无度，或由一言赏至百万。蜀方闻里以征敛殆至匱竭，然蕃虏亦不敢犯境。而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虽慈母言不之顾。初为剑南节度使，旧相房琯出为管内刺史，琯于武有荐导之恩，武骄傲，见琯略无朝礼，甚为时议所贬。永泰元年四月，以疾终，时年四十。

王维《河南严尹弟见宿弊庐访别人赋十韵》：上客能论道，吾生学养蒙。贫交世情外，才子古人中。……

严砺

《行次盐亭县聊题四韵奉简严遂州蓬州两使君咨议诸昆季》（卷十二）

《旧·严砺传》^{②①}：严砺，震之宗人也。性轻躁，多奸谋，以便佞在军，历职至山南东道节度都虞候、兴州刺史、兼监察御史。贞元十五年，严震卒，以砺权留府事，兼遗表荐砺才堪委任。七月，超授兴元尹、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节度、支度营田、

观察使。诏下，谏官御史以为除拜不当。是日，谏议、给事、补阙、拾遗并归门下省共议：砺资历甚浅，人望素轻，遽领节旄，恐非允当。既兼杂话，发论喧然。拾遗李繁独奏云：“昨除拜严砺，众以为不当。谏议大夫苗拯云：‘已三度表论，未见听允。’给事中许孟容曰：‘诚如此，不旷职矣。’”又云：“李元素、陈京、王舒并见拯及孟容言议。”上遣三司使诘之。拯状云：“实于众中言曾论奏，不言三度。”繁证之不已。孟容等又云：“拯实言两度。”拯请依众状。翌日，贬拯万州刺史，李繁播州参军，并同正。砺在位贪残，士民不堪其苦。素恶凤州刺史马勋，诬奏贬贺州司户。纵情肆志，皆此类也。元和四年三月卒。卒后，御史元稹奉使两川按察，纠劾砺在任日赃罪数十万。诏征其赃，以死恕其罪。

权德舆《唐故剑南东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静戎军等使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使持节梓州诸军事兼梓州刺史御史大夫郑国公赠司空严公神道碑铭》（《全文》四九七）：字元明，元和四年春三月甲申薨，享年六十七。

《旧·严震传》：严震，字遐闻，梓州盐亭人。世为田家，以财雄于乡里。至德、乾元已后，震屡出家财以助边军，授州长史、王府谘议参军。东川节度判官韦收荐震才用于节度使严武，遂授合州长史。及严武移西川，署为押衙，改恒王府司马。严武以宗姓之故，军府之事多以委之。又历试卫尉、太常少卿。严武卒，乃罢归。东川节度使又奏为渝州刺史，以疾免。山南西道节度使又奏为凤州刺史，加侍御史，丁母忧罢。起复本官，仍充兴、凤两州团练使，累加开府仪同三司、兼御史中丞。为政清严，兴利除害，远近称美。建中初，司勋郎中韦桢为山、剑黜

陟使，荐震理行为山南第一，特赐上下考，封郾国公。在凤州十四年，能政不渝。建中三年，代贾耽为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节度观察等使。及朱泚窃据京城，李怀光顿军咸阳，又与之连结。泚令腹心穆庭光、宋瑗等赍白书诱震同叛，震集众斩庭光等。时李怀光连贼，德宗欲移幸山南。震既闻顺动，遣吏驰表往奉天迎驾，仍令大将张用诚领兵五千至盩厔已东迎护，上闻之喜。既而用诚为贼所诱，欲谋背逆，朝廷忧之。会震又遣牙将马勋奉表迎候，上临轩召勋与之语，勋对曰：“臣请计日至山南取节度使符召用诚，即不受召，臣当斩其首以复。”上喜曰：“卿何日当至？”勋尅日时而奏，帝勉劳之。勋既得震符，乃请壮丁五人偕行。既出骆谷，用诚以勋未知其谋，乃以数百骑迎勋，勋与俱之传舍，用诚左右森然。勋先聚草发火于驿外，军士争附火。勋乃从容出怀中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诚惶惧起走，壮士自背束手而擒之。不虞用诚子居后，引刀斫勋，勋左右遽承其臂，刀下不甚，微伤勋首。遂格杀其子，而仆用诚于地。壮士跨其腹，以刃拟其喉曰：“出声即死！”勋即其营，军士已被甲执兵矣。勋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子皆在梁州，一朝弃之，欲从用诚反逆，有何利也？但灭汝族耳！大夫使我取张用诚，不问汝辈，欲何为乎？”众皆膺服。于是缚用诚送州，震杖杀之，拔其副将，使率其众迎驾。勋以药封首驰赴行在，愆约半日，上颇忧之，及勋至，上喜动颜色，翌日，车驾发奉天，及入骆谷，李怀光遣数百骑来袭，赖山南兵击之而退，舆驾无警急之患。寻加震检校户部尚书，赐实封二百户。三月，德宗至梁州。山南地贫，粮食难给，宰臣议请幸成都府。震奏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图收复，藉六军声援。如幸西川，则晟未见收复之期也。幸陛下徐思其宜。”议未决，李晟表至，请车驾驻蹕梁、

洋，以图收复，群议乃止。梁、汉之间，刀耕火耨，民以采稻为事，虽节察十五郡，而赋额不敌中原三数县。自安、史之后，多为山贼剽掠，户口流散大半。洎六师驻蹕，震设法劝课，鳩聚财赋，以给行在，民不至烦，供应无阙。其年六月，收复京城，车驾将还京师，进位检校尚书左仆射。诏曰：“朕遭罹寇难，播越梁、岷，蒸庶烦于供亿，武旅勤于扞卫。凡百执事，各奉厥司，眷于是邦，复我兴运，宜加崇大，以示将来。宜改梁州为兴元府，官名品制，同京兆、河南府；郑县升为赤，诸县升为畿。见任州县官，考满日放选，百姓给复一年。洋州宜升为望，见任州县官，考满减两选。山南西道将士，并与甄叙。”以震为兴元尹，赐实封二百户。贞元元年十一月，德宗亲祀昊天上帝于南郊，震入朝陪祭。十一年二月，加同平章事。贞元十五年六月卒，时年七十六，废朝三日，册赠太保，赙布帛米粟有差。及丧将至，令百官以次赴宅吊哭。

严六侍御

《渝州候严六侍御不到先下峡》（卷十四）

《江陵节度使阳城郡王新楼成王请严侍御判官赋七字句同作》（卷二十一）

严二别驾

《从事行赠严二别驾》（卷十一）

严二

《与严二郎（一作归）奉礼别》（卷十二）

严(云安令)

《水阁朝霁奉简云安严明府》(卷十四)

严(大昌令)

《西阁三度期大昌严明府同宿不到》(卷十七)

顾诚奢

《醉歌行赠公安颜十少府请顾八题壁》(卷二十二)

《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卷二十二)

《集古录目》:《吕公表》,元结撰,顾诚奢八分书,上元元年建巳月。

《金石录》:《吕公表》,元结撰,前太子文学翰林院待诏顾诚奢书。《杜甫集》有《赠顾八分文学》诗,即诚奢也。诚奢八分不多见。余所得者,卫密撰《吕公庙碑》,并此表,郭英奇、郭慎微碑为四耳。甫诗称其最工小字,而此表字画甚大,尤伟壮可喜。

《輿地碑纪目》:《江陵尹吕诤庙碑》,卫密撰,顾诚奢书。

《东观余论·跋顾诚奢书吕肃公碑后》:杜诗“顾八分文学”,谓诚奢也。观其遗迹,乃知子美弗虚称之。碑首倒龕亦自奇古,不独八分可尚云。

① 本文据北京图书馆藏作者手稿照相复印件收入。“索引”、“正文”四字为整理者所加。整理时,结合正文,对原稿所附简易索引或加括号,或移次序,或增删文字(如正文有“王司直”、“崔惠童”等条,而原稿索引部分却无二人名字,此增入;又如索引部分原有“房兵曹”、“贺知章”、“刘叟”、“储光羲”等人名字,而正文部分却无诸人材料,故此删。),从而力求

索引正文之统一。

② 作者于本文所言杜诗卷数,均指仇兆鳌《杜诗详注》本卷次。

③ 作者于本文所言李白诗文卷次,均指王琦注《李太白全集》本卷次。

④ 本文所言《全唐诗》卷次,均系整理者据中华书局一九六〇年版《全唐诗》重新标出。

⑤ 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九,及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新一版《钱注杜诗》卷四所引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语,“善兴寺”均作“兴善寺”。

⑥ 检杜诗,无王郁者,亦无其诗,然有吴侍御郁(见本条后)。仇注杜诗《送王侍御往东川放生池祖席》(《杜诗详注》卷十四)题解云:“成都诗有王侍御郁及王侍御契,此或即其人欤?”闻氏所列“王郁”者或本于此。然原稿有名无诗,似亦见作者之存疑。

⑦ 中华书局一九六〇年版《全唐诗》“起”作“暮”。

⑧ 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九同题“王十五兵马”作“王十五司马”,“阁”作“郭”。

⑨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一“高”作“深”。

⑩ 《杜诗详注》卷二十一题作“送田四弟将军将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节度使阳城郡王卫公幕”。

⑪ 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影印本《全唐文》卷三七六此语作“……其亦在于辞色相干,拜揖失节”。

⑫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一九八六年影印本《二十五史·新唐书》卷一四六《李栖筠传》“旁”作“劳”。

⑬ 括号内文字原稿无,为整理者据《李栖筠传》(同上)增入。

⑭ 《全唐文》(见上)卷五二一“虔州”作“处州”。

⑮ 《全唐文》卷五二一“鎡”作“鎚”。

⑯ 《全唐文》卷四二八“见”作“载”。

⑰ 此篇及下篇亦见于“何邕”条下。原稿如此,整理者虽疑有误,然亦不便擅改。

⑮ 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杜诗详注》卷二十三有《赠韦七赞善》篇，当即此条引诗所本，然“善赞”、“赞善”有异。仇注《赠韦赞善别》引《唐志》云：“东宫官左赞善大夫五人，掌传令、讽过失、赞礼仪。”（《赠韦七赞善》篇引鹤注语亦同，唯“左”作“左右”。）于是，则“赞善”为唐官职之称谓。然从此稿目录及正文均分列“韦七善赞”、“韦赞善”为两条看，“善赞”又当非“赞善”之书写倒误。不知作者何故如此？抑或别有所本焉？此不妄删。

⑯ 即《乾元初严黄门自京兆少尹贬牧巴郡以长才英气固多暇日每游郡之东山……》篇，见《全唐诗》卷三百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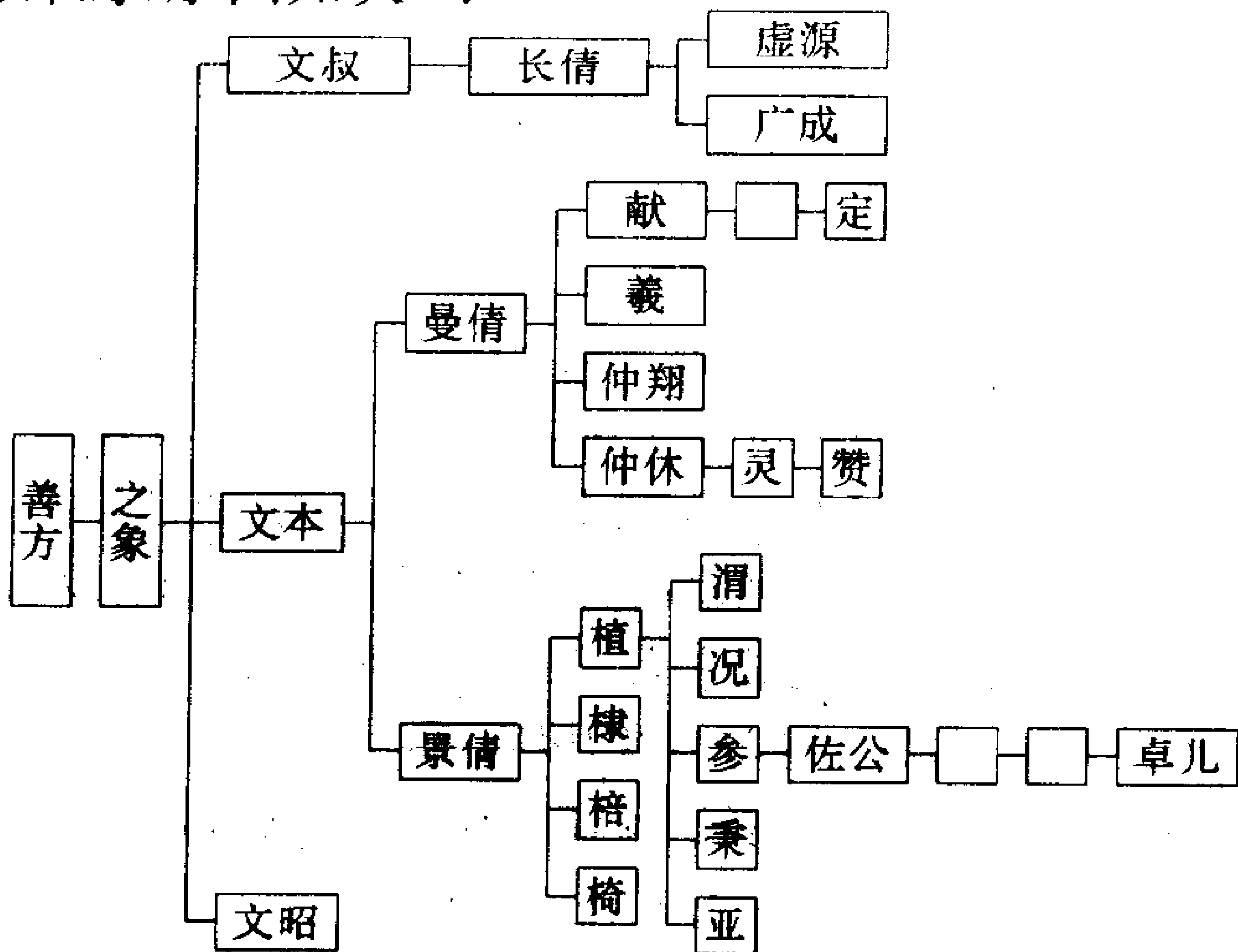
⑰ 《严砺传》、《严震传》两篇原稿未标点，此标点为整理者据中华书局点校本《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七所加。

岑嘉州系年考证^①

〔嘉州诗见存者三百六十首，其中可确指为某年或某数年间作者，依余所考，殆十有七、八。兹篇初藁，本已分年隶属，厘订粗备，旋以每定一诗，疏通篇旨，参验时事，引绪既繁，卷帙大涨，虑其庞糅，不便省览，乃仅留其时地有征，可据诗以证事者，余悉汰之。盖兹篇意在研究作者之生活，当以事为经，以诗为纬，亦即不得不详于事而略于诗也。读者慎勿以嘉州篇咏之有年可稽者，胥尽于是。至于编年诗谱，不容偏废，谁曰不然？别造专篇，俟在来日。〕

嘉州旧无年谱。撰此考垂成，或告以《岭南学报》第一卷第二期有《岑参年谱》，取而读之，则近时赖君义辉之所作也。以校拙撰，同者不及一、二，异者何啻八、九。诚以余为此考，年经月纬，枝叶扶疏，亦既自病其事甚寡而词甚费矣，故今也于其所以异于赖君者，雅不欲一一申辩，以重滋其芜蔓。其或赖君洞瞩未周，而事有关系甚巨，又非剖析不足以明真相者，则于附注中稍稍指陈之，但求有当于征实，不务抑彼以张我也。虽然，吾得读赖君此作，如入空谷，而足音跫然，忽在我前，斯亦可喜也矣。若夫筌路蓝缕，先我著鞭，伟哉赖君，吾有愧色焉。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三易藁竟，一多谨识，时距嘉州没后实一千一百六十三载也。〕

公讳参，唐荆州江陵人^②，其先世本居南阳棘阳，梁时长宁公善方始徙江陵。善方以降，岑氏谱系，可得而详焉，示图如次^③：



公《感旧赋》(《全唐文》三五八)序曰：“国家六叶，吾门三相矣。”三相者，曾祖文本相太宗，伯祖长倩相高宗，伯父羲相睿禾也。文本字景仁，以文翰位跻台辅，与虞世南、李百药、许敬宗辈齐名。所著有集六十卷^④，又尝与令狐德棻同撰《周史》，其史论多出于文本。张景毓称其“五车万卷，百家诸子，吐凤怀蛟，凌云概日，不尚浮绮，尤存典裁，藻翰之美，今古绝伦”，虽贡谀之辞，不无溢美，要其声荣之重，可想见也。《旧唐书》本传记其少年轶事曰：“父之象，隋末为邯鄲令，常被人所讼，理不得申。文本性沈敏，有姿仪，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美谭

论，善属文。时年十四，诣司隶称冤，辞情慨切，召对明辨。众颇异之，试令作《莲花赋》。下笔便成，属意甚佳。合台莫不叹赏。”又言其为中书舍人时，“所草诏诰，或众务繁凑，即命书僮六七十人随口并写，须臾悉成，亦殆尽其妙”。斯则公家文学之遗传，有足征者也。

长倩字某，羲字伯华，继居辅宰，并能守正不阿，然皆不获令终。长倩以忤诸武被戮，五子同赐死；羲亦因政潮受牵，身死家破。先是睿宗景云三年（七一二）正月，羲以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六月为侍中。时羲兄献为国子司业，弟翔为陕州刺史，休为商州刺史，从族兄弟子侄因羲引用登清要者数十人，故《感旧赋》云：“朱门不改，画戟重新，暮出黄阁，朝趋紫宸，绣轂照路，玉珂惊尘，列亲戚以高会，沸歌钟于上春，无大无小，皆为缙绅，颀颀印印，逾数十人。”虽然“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羲于斯时，似有预感，尝叹曰：“物极则返，可以惧矣！”果尔，明年七月，太平公主事发，羲以预谋伏诛，籍没其家，亲族数十辈，放逐略尽，时则嘉州诞生之前二年也⑤。

公祖景倩，武周时麟台少监，卫州刺史，宏文馆学士⑥。父植，字德茂，弱冠补修文生，明经擢第，解褐同州参军，转蒲州司户参军。俄以亲累左授夔州云安县丞。秩满，丁父忧去职。服阕，调补衢州司仓参军。擢润州句容县令，有政声。景龙二年（七〇八）源乾曜为江东黜陟使，荐擢某官。既去句容，县人为立德政碑⑦。后终仙、晋二州刺史⑧。

植子五人：渭、况、参、秉、亚也。渭与秉、亚皆无考。况尝官单父尉，与刘长卿友善，似亦有文名⑨，杜甫《渼陂行》“岑参兄弟皆好奇”，王昌龄《留别岑参兄弟》“岑家双琼树，腾光难为俦”，盖皆谓况也。

夷考群书，公之家世，大校如此。

玄宗开元三年乙卯(七一五)公一岁。父植除仙州刺史，至早当在此年，疑公即生于仙州官廨。

案景龙二年，植尚为句容县令，因源乾曜荐擢某官，则为仙州刺史当在景龙二年后。《旧书·玄宗纪》：开元三年二月析许州唐州置仙州。《唐会要》七〇仙州条下云：“贞观八年置鲁州，九年废。开元二年析许、鲁、唐三州，复置仙州。”置仙州，《纪》作三年，《会要》作二年。检《会要》同卷同页又载开元十一年十二月，敕以仙州频丧长史，欲废之，令公卿议其可否。崔沔上议，有“然自创置，未盈十年”之语。若依《会要》开元二年创置，则下推至十一年十二月，已足十年，与崔沔语不合。是知始置仙州，当从《纪》作三年为正。开元三年始有仙州，则植除仙州刺史不得早于此年明矣。

公之卒年，依余所考，定为大历五年，或不大谬，(说详后)然但知卒年，不知寿算几何，是其生年仍无由推计也。且集中诸诗凡有年月可稽者，又不详其时作者几岁，间有语及年岁者，又类皆约举成数，(如曰三十，四十)文家修词，不拘摭实，故亦不敢决为谁实谁虚，是仍不足据以上推其生年也。不宁惟是，诸篇所述年岁，斟酌前后，往往互相抵牾。试观下表：

		作诗之年	作者年岁之各种假设			
1	“参年三十未及一命” (感旧赋序)		二九	二八	二六	三〇
2	“三十始一命”(初授 官题高冠草堂)	七四四	三〇	二九	二七	三一

		作诗之年	作者年岁之各种假设			
3	“文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银山碛西馆)		三五	三四	三二	三六
4	“可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北庭作)	七五四— 七五六	四〇— 四二	三九— 四一	三七— 三九	四一— 四三
5	“四十年未老”(行军诗二首)	七五七	四三	四二	四〇	四四
6	“年纪蹉跎四十强自怜头白始为郎”(秋夕读书幽兴呈兵部李侍郎)	七六二	四八	四七	四五	四九

否认(1)之“三十”为实数,则(2)、(3)之“三十”,(4)、(5)之“四十”,皆为虚数,未始不可,唯(6)曰“四十强”,而其时实已四十九岁,则在疑似之间。若(5)之“四十”为实数,则(3)之“三十”为虚数可也,(6)之称四十五为“四十强”亦可,然(1)、(2)、(4)三例则皆相去甚远。若定(6)之“四十强”为四十七岁,则(3)、(4)、(5)皆为虚数可也,(2)称二十九岁曰“三十”,尚可,(1)称二十八岁为“三十”则断不可。若认(2)之“三十”为实数,则(3)、(5)并为虚数可也,(4)之“四十”或虚或实,亦无问题,(1)称二十九为“三十”,(6)之“四十强”为四十八岁,皆不甚悖于理。综观以上各例,除(3)、(4)两诗不可确定为何年所作,无从假定,其余四例中,惟(2)为较无滞碍,故余即准此定《初授官题高冠草堂》诗所云“三十始一命”者为实指三十;其时为天宝三载(七四四),则登第之年可证也。天宝三载年三十岁,则当生于开元三年(七一五)。此虽别无确证,然优于其他各例则无疑也。⑩

既知公父为仙州刺史至早在开元三年,而公之生亦在此年,则公即生于仙州官廨,为极可能之事矣。

开元四年丙辰(七一六)二岁。

开元五年丁巳(七一七)三岁。

开元六年戊午(七一一)四岁。

开元七年己未(七一九)五岁。

始读书。

《感旧赋》序：“五岁读书。”

开元八年庚申(七二〇)六岁。

公父转晋州刺史，约当此年，公亦以此年侍父至晋州。

有唐官制，一岁为一考，四考有替则为满，若无替，则五岁而罢，此其常例也。景龙以还，虽官纪大紊，然玄宗即位，大格奸滥，窃疑刺史改转，是时已复遵常轨。^①故植转晋州，或经四考，或经五考，其时要不外开元七、八两年。唯岑氏自羲得罪后，朝中遽失依冯，以常理推之，植守此劣州，^②必历久始得上迁。^③今姑依五考之例，定植转晋州之时为开元八年。此固想当然耳，然亦有一事可资参证。本集《题平阳郡汾桥边柳树》诗原注曰：“参曾居此郡八、九年。”平阳郡即晋州，天宝元年改名。公居晋八、九年之久，而集中晋州诗仅见，是必童年侍父侨寓于此。《感旧赋》序曰：“十五隐于嵩阳”，明十五以前未尝居嵩阳也。十五以前不居嵩阳者，其时父方刺晋，公亦在晋州耳。十五岁之前一年为开元十六年。由开元十六年上数九年为开元八年，公之居晋盖自是年始。既知公始至晋在开元八年，则父之来守是州，必经五考，而其年则亦为开元八年矣。（若依四考计之，则转晋在开元七年，而公之居晋宜为十年，与《题柳树》诗注不合。）

开元九年辛酉(七二一)七岁。

开元十年壬戌(七二二)八岁。

开元十一年癸亥(七二三)九岁。

始属文。

《感旧赋》序：“九岁属文。”

开元十二年甲子(七二四)十岁。

开元十三年乙丑(七二五)十一岁。

开元十四年丙寅(七二六)十二岁。

开元十五年丁卯(七二七)十三岁。

开元十六年戊辰(七二八)十四岁。

开元十七年己巳(七二九)十五岁。

移居河南府登封县(太室别业)。

是时，公父已逝世。家贫，从兄受书，能自砥砺，遍览经史。

《感旧赋》序曰：“十五隐于嵩阳。”案河南府嵩阳县，武后时已改名登封(即今河南登封县)。此序称嵩阳，(赋亦曰“有嵩阳之一邱”，)则用旧名也。^⑭《初至虢西官舍南池呈左右省及南宫故人》诗曰：“他日能相访，嵩南旧草堂。”嵩南犹嵩阳耳。又案嵩高之名，旧有二说。《史记·封禅书》：“自轂以东，名山五。……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此狭义之嵩山。《艺文类聚》七引戴延之《西征记》：“嵩高，山岩中也，东谓太室，西谓少室，相去七十里；嵩高，总名也。”此广义之嵩山。县名嵩阳，盖取狭义，专指太室。公有《峨眉东脚临江听猿怀二室旧庐》诗，既曰二室，是公于太室、少室，皆尝居之矣。其居少室，有《自潘陵尖还少室居止秋夕凭眺》诗可证。少室之居，既别有征，则诸

言嵩阳、嵩南者，非太室而何？李白《送杨山人归嵩山》诗曰：“我有万古宅，嵩阳玉女峰。”据《登封县志》，太室二十四峰有玉女峰。玉女为太室峰名而曰嵩阳，可证唐人称嵩阳皆谓太室之阳矣。

《新表》于植历官，称“仙、晋二州刺史”，是植官终于晋州刺史。植捐馆之年，载籍不详，难以确指。据杜《序》称公“早岁孤贫”，则植之卒，即不在晋州任内，亦不出尔后数年中，总之，公移居嵩阳时，父已早卒，则可断言也。盖植歿后，妻子仍留寓晋州，必至本年，始徙嵩阳，故公于《题汾桥边柳树》诗注云“居平阳郡八、九年”耳。

《感旧赋》曰：“无负郭之数亩，有嵩阳之一邱。”而居嵩阳时年方十五，则与杜《序》所云“早岁孤贫”者正合。赋又曰：“志学集其荼蓼，弱冠干于王侯，荷仁兄之教导，方励己以增修。”杜《序》于“早岁孤贫”下亦曰“能自砥砺，遍览经史”。盖父卒，故从兄受业，而自十五至二十，则正其勤苦向学之时也。

开元十八年庚午（七三〇）十六岁。

移居颍阳（少室别业）当在本年以后。

《自潘陵尖还少室居止秋夕凭眺》诗曰：“草堂近少室，夜静闻风松。”知公又尝居少室也。集中又屡言归颍阳，《醉题匡城周少府厅壁》曰：“颍阳秋草今黄尽，醉卧君家犹未还”，《偃师东与韩樽同诣景云晖上人即事》曰：“山阴老僧解《楞伽》，颍阳归客远相过”，《郊行寄杜位》曰：“秋风引归梦，昨夜到汝颍。”）颍阳即“少室居止”所在，其证有三。戴延之《西征记》称太室、少室相去七十里。颍阳县故治即今河南自由县颍阳镇，在登封县西南七十里。登封县在太室山下，其距颍阳道里乃与太室距少室道里符合，则公颍阳所居亦即少室居止矣。其证

一。《还少室居止凭眺》诗又曰：“火点伊阳村，烟深嵩角钟。”按輿图，少室距登封（嵩阳）与其距伊阳道里略相等，故自此凭眺，东望嵩角，则暮烟深处，时闻远钟，南瞻伊阳，则数星村火，隐约可辨。按之地望，此与颍阳正合，则颍阳即少室也。其证二。韦庄《颍阳县》诗曰：“琴堂连少室，故事即仙踪。”此尤颍阳县治在少室山下之明验。然则颍阳亦即少室也。其证三。又案《元和郡县志》五，“颍水有三源，右水出阳乾山、颍谷，中水导源少室通阜，左水出少室南溪，东合颍水。”公又有《南溪别业》诗，曰：“结宇依青嶂”，曰：“溪合水重流。”“青嶂”殆即少室山，“溪合水重流”即南溪合颍水也。^⑮盖以县言则曰颍阳，以山言则曰少室，以水言则曰南溪，其实一耳。

知移居颍阳在本年以后者：《会要》七〇：“咸亨四年分河南伊阙、嵩阳等县置武林县，开元十五年九月二日改颍阳县。”集中凡言家园，绝无称武林者，其称颍阳者，数见不鲜，故移家颍阳，合在改名以后。然自开元八年至十六年，为居晋州之期，而十七年居登封（嵩阳），亦有诗赋可据，则是迁居颍阳，至早不得过开元十八年矣。

又案公生平所居之地见于诗者，又有“缙山草堂”、“陆浑别业”，及“王屋别业”，疑皆天宝中迁长安以前所居之地，^⑯其迁徙年次，则并不详。姑附识于此，以俟续考。

开元十九年辛未（七三一）十七岁。

开元二十年壬申（七三二）十八岁。

开元二十一年癸酉（七三三）十九岁。

开元二十二年甲戌（七三四）二十岁。

始至长安，献书阙下。此后十年，屡往返于京洛

间。

成室当在本年以后、天宝元年八月以前。

《感旧赋》序曰：“二十献书阙下，”赋曰：“弱冠干于王侯，”又曰：“我从东山，献书西周。”按《登科记》有上书拜官，及上书及第。《封氏闻见记》云：“常举外，有进献文章并上著述之辈，或付本司，或付中书考试，亦同制举。”《云麓漫钞》亦云：“上书者中书试，同进士及第。”《权载之集》有元和元年吏部试上书人策问三道，是与制举对策无异。公献书后，盖亦尝对策而落第耳。

知本年初至长安者，赋曰：“我从东山，献书西周，”东山用谢安事，犹上文云“隐于嵩阳也”。献书以前，未尝涉迹帝都，故得曰“隐”，曰“东山”。

《夜过盘石隔河望永乐寄闺中效齐梁体》诗有“春物知人意，桃花笑索居”之句，似其时去新婚未久。《会要》七〇：“天宝元年八月，易州永安县改为满城县。”此诗称永乐，则当作于天宝元年八月以前。永乐在京、洛道中，诗盖即“出入二郡”途经永乐时所作也。^{①7}然本年以前，公未尝至长安，则是诗之作，至早不得过本年。既知诗当作于本年以后，天宝元年以前，则公授室之年，亦约略可知矣。

开元二十三年乙亥(七三五)二十一岁。

开元二十四年丙子(七三六)二十二岁。

开元二十五年丁丑(七三七)二十三岁。

开元二十六年戊寅(七三八)二十四岁。

开元二十七年己卯(七三九)二十五岁。

在长安。

王昌龄开元二十八年冬谪江宁丞，(说详后)有《留别岑参兄弟》诗，曰：“长安故人宅，秣马经前秋。”诗作于开元二十八年而曰“前秋”，则是二十七年秋也。此本年公在长安之证。

开元二十八年庚辰(七四〇)二十六岁。

在长安。是冬，王昌龄出为江宁丞，公有诗送之。

《送王大昌龄赴江宁》诗曰：“泽国从一官，沧波几千里，群公满天阙，独去过淮水。”诗有惋惜之意，似是昌龄初谪江宁时赠别之作。昌龄谪官之岁月，载籍不详。《送许子擢第归江宁拜亲因寄王大昌龄》诗曰：“王兄尚谪宦，屡见秋云生。”彼诗作于天宝元年，(详后)曰“尚谪宦”，则初赴江宁必在天宝元年以前，又曰“屡见秋云”，则又不只前一年，是昌龄谪官亦不得在开元二十九年也。又考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浩然因欢宴疾发而卒。昌龄若二十七年谪官，似既谪官后，不得于二十八年忽离职守，远赴襄阳，故谪官亦不得在二十八年以前。昌龄《留别岑参兄弟》诗曰：“江城建业楼，山尽沧海头，副职守兹邑，东南棹孤舟。”明为谪江宁将之官时所作。诗又曰：“便以风雪暮，还为纵酒留。”而公《送昌龄赴江宁》诗亦曰：“北风吹微雪，抱被肯同宿。”明时在冬日。意者昌龄游襄阳在二十八年冬前，其谪江宁则二十八年冬耳。

开元二十九年辛巳(七四一)二十七岁。

是年游河朔。春自长安至邯郸，历井陉，抵贝丘。暮春自贝丘抵冀州。八月由匡城经铁丘，至滑州，遂归颍阳。

《送郭义杂言》诗曰：“去年四月初，我正在河朔。”集中又有河南北诗数首，是公尝有河朔之游也。知此游在本年者，其

证有三。(一)《冀州客舍酒酣贻王绮寄题南楼》诗曰：“携手到冀州。”冀州天宝元年改信都郡，至德二载复为冀州。然公自至德二载归自北庭，尔后在长安，在虢州，在蜀，游踪所届，历历可考，绝不见游河朔之迹，且河北诸郡，自禄山叛命，逮于藩镇，变乱相仍，迄无宁岁，其地亦断非游衍之所，故诗与题所称冀州，必天宝元年未更郡名以前之冀州。(二)斯游虽不在天宝元年，要当去天宝元年不远。《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诗为此游途中所作，(详后)诗曰：“一从弃鱼钓，十载干明王，无由谒天阶，却欲归沧浪。”此即《感旧赋》所谓“我从东山，献书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秋”也。献书事在开元二十二年，自彼年下推十载，为天宝二年。此游不得在天宝元年后，既如前述，则诗曰：“十载”，乃举成数言之。然数字虚用，充其量，八载而冒称十载可耳，七载以下似不宜犹称十载。故此诗至早当作于开元二十九年，亦即献书后八年也。(三)且事实上，天宝元、二两年皆不得有河朔之游。天宝元年有长安诗，既在长安，则必无又在河朔之理。据《送郭义杂言》诗“地上青草出，经冬今始归”之句，知首年出游，次年“青草出”时，即二月间，始归长安。出游若在天宝二年，则归长安应在三载二月。然公三载登第，其年正月正就试礼部之时，安得二月始归长安哉？天宝元、二年既皆不得有此游，则《寄匡城主人》诗所云“十载”，实才八载，益无疑矣。

至斯游经行之地，案之輿图，参以各诗所纪时物，其先后次第，似亦可寻，姑以意定之如此。说详下方各诗本条中：

《邯郸客舍歌》诗曰：“客从长安来”，知此游乃自长安首途。

《题井陉双溪李道士所居》，井陉县属恒州，即今河北

井陘县。依路线当自邯郸至此,再至贝丘。

《冀州客舍酒酣贻王绮寄题南楼》诗曰:“客舍梨花繁,深花隐鸣鸠。”与《送郭义杂言》“去年四月初,我正在河朔”之语颇合。诗又曰:“忆昨始相值,值君客贝丘,相看复乘兴,携手到冀州。”则是与王绮同自贝丘来冀也。贝丘在今山东清平县西四十里。

《醉题匡城周少府厅壁》,匡城县在今河北长垣县南十里。诗曰“颍阳秋草今黄尽,醉卧君家犹未还”,知是南旋途中所作,时在秋日也。

《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大梁即滑州,隋时名东郡,唐复曰滑州,天宝元年改名灵昌郡。诗曰“仲秋至东郡”,又曰“仲秋萧条景”,又曰“平明辞铁丘,薄暮游大梁”,盖自匡城至铁丘,又至大梁,时则八月也。铁丘在滑州卫南县东南十里,今河北濮阳县北。诗又曰“故人南燕吏”,是匡城主人即前诗之周少府也。

《郊行寄杜位》诗曰:“秋风引归梦,昨夜到汝颖。”又曰:“所思何由见,东北徒引领。”似亦此次自河北归颍阳道中作。杜位时在河朔,故曰东北引领。

《偃师东与韩樽同诣景云晖上人即事》诗曰:“颍阳归客远相过”,疑亦同时所作。

天宝元年壬午(七四二)二十八岁。

在长安。

《送郭义杂言》诗有“初行莫早发,且宿灞桥头”及“到家速觅长安使,待女书封我自开”等句,知作于长安。开元二十九年,在河朔,诗曰“去年四月初,我正在河朔”,又曰“地上青草出,经冬今始归”,则诗当作于天宝元年春。又本年正月甲寅田同

秀上言，见玄元皇帝于丹凤门之空中，告以所藏灵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于故函谷关尹喜台旁求得之；壬辰，群臣上表请于尊号加天宝字，从之。公《送许子擢第归江宁拜亲因寄王大昌龄》诗曰：“玄元告灵符，丹洞获其铭，皇帝受玉册，群臣罗天庭，喜气薄太阳，祥光彻宵冥，奔走朝万国，崩腾集百灵。”则亦作于天宝元年。《送许》诗又曰：“六月槐花飞，忽思莼菜羹，跨马出国门，丹阳返柴荆。”集中又有诗题曰：“宿关西客舍，寄东山严、许二山人，时天宝初七月初三日，在内学见有高道举征。”足证是年六七月，公犹在长安也。

天宝二年癸未(七四三)二十九岁。

在长安。岁晚作《感旧赋》。

《感旧赋》曰：“我从东山，献书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秋。”若定赋作于本年，则自开元二十二年献书至本年，恰为十年。然本年二十九岁，而赋序曰“参年三十，未及一命”，何哉？若从序“年三十”之语，定此赋作于明年，则自献书至天宝三载为十一年，又与“蹉跎十秋”之语不合。此序与赋一篇之内，自相抵牾也。明年《初授官题高冠草堂》诗曰“三十始一命”，而赋序曰“参年三十，未及一命”。同为年三十，忽曰“始一命”，忽曰“未及一命”，此诗与赋又互相抵牾也。窃意诗言“三十”当为实数，赋曰“十秋”亦然，赋序言“三十”则为虚数，故赋当作于天宝二年，二十九岁时。或疑唐制新进士四月送吏部，授官即在送吏部后。然则岁初作赋，曰“未及一命”，至四月授官后，乃曰“始一命”，亦无不可，故赋与诗不妨同为天宝三载所作。应曰，此不可能也。赋曰：“嗟此路之其阻，恐岁月之不留，眷城阙以怀归，将欲返云林之旧游。”将谓赋作于正月乎？则正月乃就试礼闱之时，焉有既已就试，犹云欲返旧游之理？将谓赋作于二

三月乎？则既已放榜登第矣，更无返旧游之必要。且赋中“雪冻穿屐，尘缁敝裘”之语，已明示作于冬日。既知作赋时未登第，此而冬日必非天宝三载冬，则其为天宝二年冬，可不待烦言而解矣。赋又曰：“强学以待，知音不无，思达人之惠顾，庶有望于亨衢。”盖二年冬，因将赴举而为此赋，意欲使达人惠顾，或见激扬耳。唐世举人，积习如此。公之此赋，倘亦贤者不免欤。

天宝三载甲申(七四四)三十岁。

在长安。是年举进士，以第二人及第，解褐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

杜《序》：“天宝三载，进士高第，解褐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唐才子传》三：“岑参……天宝三年赵岳榜第二人及第。”案是年礼部侍郎达奚珣知贡举，见《唐语林》。

天宝四载乙酉(七四五)三十一岁。

在长安。

《通鉴》：天宝四载三月，以刑部尚书裴敦复充岭南五府经略等使，五月，敦复坐逗不之官，贬淄川太守。公有《送裴校书从大夫淄川覲省》诗，裴大夫当即敦复，校书，敦复之子也。诗曰：“尚书东出守，爱子向青州。”疑敦复赴淄川后其子旋往省侍，故诗又有“倚处戟门秋”之句。此诗乃本年秋作于长安，可证其时公在长安也。

天宝五载丙戌(七四六)三十二岁。

天宝六载丁亥(七四七)三十三岁。

天宝七载戊子(七四八)三十四岁。

在长安。是年颜真卿使赴河陇，公有诗送之。

殷亮《颜鲁公行状》(《全文》五四一):“(天宝)七载,又充河西陇右军试覆屯交兵使。”留元刚《颜鲁公年谱》同。^⑮公有《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诗。

天宝八载己丑(七四九)三十五岁。

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入朝,表公为右威卫录事参军,充节度使幕掌书记,遂赴安西。

公有《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诗,可证公尝佐高仙芝幕。然始入高幕之年,载籍不详。考仙芝天宝六载十二月代夫蒙灵督为安西四镇节使,^⑯十载入为右金吾大将军。此四年中,七载公在长安,则七载尚未受辟也,八载九载,于诗无征,在长安与否不可知。至十载,始有《武威送刘单便呈高开府》诗,(此诗当作于十载,说详后)知其年已至边地。然十载在边,未必即十载始至边地也。窃意仙芝居节镇之四年中,尝两度入朝,一在八载,一在十载,^⑰其辟公为幕僚,似在八载入朝之顷。《送刘单》诗作于武威,诗曰:“都护新出师,五月发军装。”又有《临洮客舍留别祁四》诗,曰:“无事向边外,至今仍不归,三年绝乡信,六月未春衣。”武威、临洮地近也,五月、六月时近也,故别祁诗亦当作于十载。十载作此诗而曰“三年绝乡信”,则初去家时,宜为天宝八载。此与高仙芝节制安西后初次入朝之年,适合符节。然则定公受辟在八载仙芝入朝之时,不为无据矣。

杜《序》于“解褐右内率府兵曹参军”下曰“转右威卫录事参军”。右威卫录事参军疑为高仙芝辟公时所为表请之官。其在安西幕中所守职事,据《银山碛西馆》诗“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之语,^⑱则似为掌书记。唐时文士初入戎幕,每充掌书记,如高适之佐哥舒翰是也。公之于高仙芝,殆其类

欤？

天宝九载庚寅(七五〇)三十六岁。

在安西。

天宝十载辛卯(七五一)三十七岁。

正月，高仙芝入朝，三月，除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代安思顺。于是仙芝幕僚群趋武威，公亦同至。适思顺密讽群胡坚请留己，奏闻，制遂复留思顺于河西，以仙芝为右羽林大将军。四月，诸胡潜引大食，欲共攻四镇，仙芝闻之，急赴边，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遂以五月出师，至怛罗斯，与大食遇。仙芝所将蕃兵葛罗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仙芝出征时，留公等在武威。及仙芝兵败还朝，公亦迤逦东归，以六月次临洮，约于初秋至长安。

仙芝以天宝十载正月加开府仪同三司。又据《新书·方镇表》，天宝十载王正见代高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十一载正见死，封常清代之，常清居此职，至十四载始迁平卢，是十载以后，仙芝不复在安西也。《武威送刘单》诗称“高开府”，又曰“安西行营”，则作于天宝十载无疑。公作《送刘单》诗之年为天宝十载，而作诗之地，乃在武威。此颇可注意。本年仙芝除河西，实未尝赴镇，②何以其幕僚③在武威？（河西节度使治武威郡）集中又有武威诗四首，似并为同时所作。

1.《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按《会要》七八，“开元十二年以后，或称碛西节度，或称四镇节度。”高仙芝是时为安西四镇节度使，故知此刘判官为仙芝僚佐。诗曰“都护行营太白西”，“都护”即《送刘单》诗“都护新出师”

之都护，谓仙芝也，“行营”与《送刘单》诗题之“安西行营”亦同。又此诗曰“火山五月行人少”，与《送刘单》诗“孟夏边候迟，胡国草木长，都护新出师，五月发军装”所言时序亦合。此刘判官虽不必即刘单，然二诗皆作于天宝十载四五月间，则可断言也。

2.《武威暮春闻宇文判官使还已到晋昌》，据前二诗，此公等四五月间在武威，此日暮春，则三月已来矣。

3.《河西春暮忆秦中》诗曰“凉州三月半”，凉州即武威郡。此与前篇同时所作。

4.《登凉州尹台寺》诗曰：“胡地三月半，梨花今始开。”时序与前诗吻合，知为同时所作。凉州，天宝元年改武威郡，此用旧名，亦犹前诗曰“凉州三月半”，《武威暮春闻宇文判官使还已到晋昌》诗曰“闻已到瓜州”也。（瓜州即晋昌郡，亦天宝元年改名。）

综观各诗，知仙芝僚属之至武威者，公与刘单外，又有宇文判官，其赴碛西之刘判官，似别为一人，疑即刘眺。^{②4}总之，仙芝僚佐之在武威者颇多，而其时则在天宝十载之三月至五月间。仙芝征大食，据《通鉴》在四月，而幕僚则三月已到武威，此必诸人闻仙芝除河西之命，即趋赴武威，其后虽安思顺复来，仙芝不果就镇，然诸人既已来武威即暂留其地，直至仙芝征大食还，始同归长安也。

仙芝击大食事见《通鉴》，《旧书·玄宗纪》及《仙芝传》皆不载。《通典》一九三引杜环《经行记》云：“怛罗斯，石国大镇，即天宝十载高仙芝兵败之地。”《通典》又云：“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是则杜环亦仙芝幕僚而兵败流落西域者。

《通鉴》载征大食事在四月，而公《送刘单》诗曰：“孟夏边候迟，胡国草木长，都护新出师，五月发军装。”盖仙芝四月辞长安，五月整师西征耳。

知公东归以六月次临洮者，《临洮客舍留别祁四》诗曰“六月未春衣”，《临洮龙兴寺玄上人院同咏青木香丛》诗曰“六月花新吐”可证。六月至临洮，初秋应抵长安。是秋，杜甫有《九日寄岑参》诗。

天宝十一载壬辰（七五二）三十八岁。

在长安。是秋，与杜甫、高适、储光羲、薛据同登慈恩寺塔，赋诗。

薛播天宝十一载擢进士第，见《五百家韩注》。公有《送薛播擢第归河东》诗，知本年在长安。

公有《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诗，杜甫、储光羲并有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知斯游杜、储亦与。今惟薛作不存，余四家诗中所纪时序并同，（公诗曰“秋色从西来”，杜曰“少昊行清秋”，高曰“秋风昨夜至”，储曰“登之清秋时”。）尤为五人同游之证。杜诗梁氏编在天宝十三载，诚近臆断，而仇氏但云“应在禄山陷京师以前，十载献赋之后”，亦未能确定何年。今案登塔事，十载、十二载、十三载皆不可能，各有反证，分述如下：

1. 天宝十载 《旧·玄宗纪》十载：“是秋霖雨积旬，墙多坏，西京尤甚。”是年杜甫作《秋述》曰：“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多雨既非登塔之时，而杜甫卧病，尤无参与斯游之理，是登塔不得在天宝十载秋也。

2. 天宝十二载 《通鉴》天宝十二载五月，哥舒翰击吐蕃，拔洪济、大漠门等城，悉收黄河九曲。《旧·玄宗

纪》，天宝十二载九月，哥舒翰进封西平郡王。案高适有《同吕判官从哥舒大夫破洪济城回登积石军多福寺七级浮图》、《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两诗，又有《九曲词三首》，句云“御史台中异姓王”。是则天宝十二载五月至九月，适在河西，不得与于长安慈恩寺塔之游也。

3. 天宝十三载 《旧·玄宗纪》，十三载八月以久雨，左相陈希烈罢知政事，又云“是秋霖雨积六十余日”，盖即杜甫《秋雨叹》（卢氏编在十三载）所谓“秋来未曾见白日，泥污后土何时干”者。十三载秋亦积雨若是之久，则登塔亦为根本不可能。且据杜《年谱》，是秋因京师霖雨乏食，生计艰窘，携家往奉先，则纵有斯游，杜不得与。又十三载四月，岑公已赴北庭，（说详后）则岑亦不得与于斯游也。

十载、十二载、十三载，诸公既不得同时在京，再参以仇氏杜诗当作于十载献赋后之说，则登塔赋诗事，必在十一皆仁转伞！端薛播《诗》已明示岑公是年在长安，高适十二载四月尚有《李云南征蛮》诗，^②可证此前仍在长安，杜甫据《年谱》是年亦未他去，储光羲是时宜官监察御史，盖并薛据咸在京师也。

天宝十二载癸巳（七五三）三十九岁。

在长安。是春颜真卿出为平原郡太守，公有诗赠行。

《送颜平原》诗序曰：“十二年春，有诏补尚书十数公为郡守，上亲赋诗，觞群公，宴于蓬莱前殿，仍锡以绶帛，宠饯加等。参美颜公是行，为宠别章句。”留元刚《颜鲁公年谱》：“天宝十二载，杨国忠以前事衔之，谬称请择，出公为平原太守。”又曰：“按十三载有《东方朔画赞碑阴记》，云去岁拜此郡，则以是年出守明矣。”

又案《太一石鳖崖口潭旧庐招王学士》诗曰：“偶逐干禄徒，十年皆小官。”自天宝三载解褐至本年为十年。太一即终南山，在长安城南。此亦本年公在长安之证。

天宝十三载甲午(七五四)四十岁。

是年，安西四镇节度使封常清入朝，三月，权北庭都护伊西节度瀚海军使，表公为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充安西北庭节度判官，遂赴北庭。五月，常清出师西征，公在后方。六月，常清受降回军。是冬，常清破播仙，师还，公献《凯歌》六章。

《旧书》一零四《封常清传》：“十三载入朝，摄御史大夫。俄而北庭都护程千里入为右金吾大将军，仍令常清权知北庭都护，持节充伊西节度等使。”《旧·玄宗纪》：“十三载三月，封常清权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②6}案伊西有瀚海军。诸书于常清职衔多略瀚海军使，今据《会要》七八补正。旧传称“伊西节度等使”者，盖即包瀚海军使在内耳。

知公本年始应封常清之辟赴北庭者，其证如次：

1. 十一二载皆有长安诗，十三载以后数年间无之，知十三载已离长安他去。然集中凡及封常清之诗，多曰北庭，而常清兼北庭始于十三载，其时公既不在长安，则是因常清之辟而赴北庭明矣。

2. 十三载以前，镇北庭者为程千里，公诗中无一语及程，知其至北庭不在程千里作镇之时。继千里者为封常清，而瓜代之年在十三载。今及封之诗甚多，又多作于北庭，则知公至北庭必自十三载常清初兼北庭始。^{②7}

3. 十三载以前，安西与北庭分治。若十三载以前已事

常清，则当在安西幕中。然诗凡及常清者辄口北庭，此可证常清未兼北庭时，公不在幕中，其入幕乃自十三载兼北庭时始也。

4. 再以公平生经历推之，至北庭当在四十以后。集中有北庭作诗曰：“可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

天宝十三载公四十岁，则其赴北庭，至晚当在天宝十三载。

知此次所授官职为“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充安西节度判官”者，其证如下。《优钵罗花歌序》曰：“天宝景申岁（案即丙申，天宝十五载），参忝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领伊西北庭支度副使。”杜《序》曰：“又迁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充安西节度判官。”案《新书·百官志》，节度使幕属，有副大使知节度事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巡官，衙推各一人。其兼支度营田讨诏经略使者，则又有副使、判官各一人。副使位在判官上，则充判官宜在初应辟时，度支副使乃后此升迁之职也。

又案十三载以后，安西节度复兼北庭。则公是时所守之职衔，当称“安西北庭节度判官”，不当但如杜《序》所云“安西节度判官”也。^{②⑧}

知五月常清出师西征，六月受降回军者，《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及《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二诗可证。常清十三载入朝，加御史大夫，三月兼北庭，据诗，回军北庭西郊，又称“封大夫”，^{②⑨}是至早作于十三载，且必在三月以后。又案是年首秋，公已自北庭至轮台，（北庭治庭州，轮台在庭州西三百二十里）尔后居轮台时多，今二诗并作于北庭，则当在秋前也。《候受降回师》诗曰：“大夫讨匈奴，前月西出师”，《登北庭北楼》诗曰：“六月秋风来”，又曰：“上将新破胡”，明是役五

月出征，六月回师，前与初抵北庭之时，后与去之轮台之时，皆相衔接矣。又知西征时公在后方者，则候师回于北庭西郊，诗题固已明言之矣。

知七月至轮台者，《首秋轮台》诗可证也。诗曰：“轮台万里地，无事历三年。”考公此次在边，自十三载夏，至至德二载夏，适为三周年。此诗题曰首秋，而至德二载六月已归至凤翔，则必作于至德元载之秋。其时在轮台已历三年，则本年应已自北庭至轮台。

常清破播仙事，史传失载，今从公《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及《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诸诗考得之。《轮台歌》曰：“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凯歌》曰：“蒲海晓霜凝马尾，葱山夜雪扑旌竿。”知与前者五月西征非一事。明年十一月，常清被召还京，则破播仙必在本年冬。

天宝十四载乙未(七五五)四十一岁。

在轮台，间至北庭。十一月禄山反，主帅封常清被召还京。

《北庭贻宗学士道别》诗曰：“忽来轮台下，相见披心胸，饮酒对春草，弹琴闻夜钟。”去年春公尚在长安，此言春与宗相见于轮台，至迟当为本年春。诗又曰“今且还龟兹”，曰“君有贤主将”。龟兹为安西节度使治所，贤主将应指封常清。然本年十一月，常清已入京，则明年春不得仍在安西。此曰还龟兹，有贤主将，断为本年春所作。此本年春公在轮台之证。然诗曰见宗于轮台，而题曰北庭，何哉？诗又有“四月犹自寒”之句，盖春晤宗于轮台，旋同至北庭，四月宗又自北庭归龟兹，公因作此诗以道别耳。此则本年公尝至北庭之证。

肃宗至德元载丙申(七五六)四十二岁。

在轮台，领伊西北庭支度副使。岁晚东归，次晋昌、酒泉。

领支度副使，^{③⑩}见《优钵罗花歌序》。《首秋轮台》诗曰：“轮台万里地，无事历三年，”则七月犹在轮台。至其东归之时，以《玉门关盖将军歌》等诗推之，当在本年十二月。《通鉴》：至德二载正月，“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节度周泌”。案《元和郡县志》，玉门关在瓜州晋昌县东二十步，属河西节度管内。此盖将军在玉门关，当即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也。^{③⑪}公本年始领伊西北庭支度副使，诗曰“我来塞外按边储”，是至早当作于本年。诗又曰：“暖屋绣帘红地炉，腊日射杀千年狐。”明年六月已归凤翔，则诗必本年腊日所作。诗既作于本年，而盖庭伦本年适在河西，则盖将军为庭伦益无疑矣。本年腊日忽在晋昌，必东归途次于此。知腊日归次晋昌，则知《过酒泉忆杜陵别业》诗曰“醉里愁消日，归期尚隔年”，《玉门寄长安李主簿》诗曰“况复明朝是岁除”，（此玉门乃玉门县，《元和郡县志》：玉门县属肃州酒泉郡，东至州二百二十里）与《盖将军歌》皆同月所作而略后，盖腊日次晋昌，除夕次酒泉也。

至德二载丁酉（七五七）四十三岁。

二月，肃宗幸凤翔，公亦旋至。六月十二日，杜甫等五人荐公可备谏职，诏即以公为右补阙。十月，扈从肃宗还长安。

去岁除夕途次酒泉，计本年正月已到家。惟自去年六月长安失陷，其家人或留长安，或避地他徙，概不可知。肃宗二月幸凤翔，杜甫荐状署六月十二日，是公至凤翔，当在二月后六月前。《行军诗二首》、《凤翔府行军送程使君赴成州》、《宿岐州北

郭严给事别业》、《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诸诗，皆作于凤翔，然皆在拜补阙以后，则初来凤翔，又似去拜官前未久也。

杜甫荐状，见存《杜集》中。其余连署者，为左拾遗裴荐，右拾遗孟昌浩、魏齐聃，左补阙韦少游等四人。状前于公结衔称“宣议郎试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赐绯鱼袋”。状中有“臣等窃见，岑参识度清远，议论雅正，佳名早上，时辈所仰”等语。杜《序》云“入为右补阙”，与公《西掖省即事》诸诗及杜甫《奉答岑参补阙见赠》诗“君随丞相后”之句并合。十月，肃宗还长安，公既为朝臣，理当扈从还京。

乾元元年戊戌(七五八)四十四岁。

在长安。时杜甫、王维、贾至等并为两省僚友，倡和甚盛。

《和贾至早朝大明宫》、《寄左省杜拾遗》、《送许拾遗归江宁拜亲》(杜甫同赋)并本年春夏所作。

乾元二年己亥(七五九)四十五岁。

在长安。三月转起居舍人。四月署虢州长史，五月之官。是秋，杜甫自秦州寄诗问讯。

《佐郡思旧游》诗序曰：“己亥岁春三月，参自补阙转起居舍人，夏四月署虢州长史。”③杜《序》曰：“入为右补阙，频上封章，指述权佞，改起居郎，寻出虢州长史。”案《六典》九，起居郎属门下省，起居舍人与右补阙并属中书省。公自右补阙当转起居舍人，同为中书省(亦称右省)官也。杜称起居郎者误。

知五月始到官所者，《出关经华岳寺访法华云公》诗曰：“谪宦忽东走，王程苦相仍，”又曰：“五月山雨热，”则是五月始出关之任也。

杜甫有《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诗，乾元二年秋作于秦州。

上元元年庚子(七六〇)四十六岁。

在虢州。

上元二年辛丑(七六一)四十七岁。

在虢州。

《虢州送郑兴宗弟归扶风别庐》诗曰“佐郡已三载”。自乾元二年至本年为三年，故知本年犹在虢州。

代宗宝应元年壬寅(七六二)四十八岁。

改太子中允，至迟在本年春。旋兼殿中侍御史，充关西节度判官。十月，天下兵马元帅雍王适(即德宗)会师陕州，讨史朝义，以公为掌书记。入为祠部员外郎，疑在本年冬。

杜《序》：“又改太子中允，兼殿中侍御史，充关西节度判官。圣上潜龙藩邸，^③总戎陕服，参佐僚吏，皆一时之选，由是委公以书奏之任。”案杜甫有《送魏十八仓曹还京因寄岑郎中参范郎中季明》诗曰：“帝乡愁绪外，春色泪痕边。”公去年春在虢州，明年春应已改考功员外郎，此诗称中允，又称春色，则改中允至迟在本年春。又杜诗称中允而不称侍御或判官，则兼侍御充判官当在改中允后。杜《序》并为一事，恐未确。

《新书·方镇表》一：上元二年，华州置镇国节度，亦曰关东节度。广德元年，镇国节度使李怀让自杀，罢镇国节度，置同、华节度使。案镇国节度治华州，乃潼关之西，宜称关西节度，表作关东，疑为字讹。公有《潼关镇国军句复使院早春寄王同州》，《潼关使院怀王七季友》二诗，盖即为关西节度判官时

所作。《寄王同州》诗曰“昨从关东来”，谓自虢州来也。关西节度去年始置，而《寄王同州》诗题曰早春，则初入使幕在本年早春，盖改中允后，旋即兼侍御为关西判官也。《怀王季友》诗曰“满目徒春华”，则亦本年春所作。

《新书·百官志》，天下兵马元帅幕属有掌书记一人，杜《序》所谓委以书奏之任，盖即此官。

杜《序》又云：“入为祠部考功二员外郎。”石刻《郎官石柱题名》；祠部员外郎有岑参。案拜祠部员外郎，不知在何时，姑以意定为本年十月雍王收东京、河阳、汴、郑、滑、相、魏等州后。《秋夕读书幽兴献兵部李侍郎》诗曰：“年纪蹉跎四十强，自怜头白始为郎。”本年四十八岁，诗盖即作于此时。

广德元年癸卯（七六三）四十九岁。

在长安。改考功员外郎，疑在本年。

本年正月刘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正月罢。公有《刘相公中书江山画障》诗，此本年在京师之证一也。《旧书·代宗纪》：广德元年十月，^③以京兆尹兼吏部侍郎严武为黄门侍郎。公有《暮秋会严京兆后厅竹斋》诗曰：“能将吏部镜，照取寸心知。”则此严京兆即武也。去年六月以刘晏为京兆尹，本年正月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武代为京兆尹。武以本年正月为京兆尹，十月迁黄门，则公诗题曰“暮秋会严京兆后厅竹斋”者，正谓本年暮秋。此本年公在京师之证二也。

改考功员外郎年月无考。明年当以转虞部中，则改考功或在本年。

广德二年甲辰（七六四）五十岁。

在长安。转虞部郎中。

《旧书》一一〇《李光弼传》：“代宗还京二年正月……以光

进为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凉国公、渭北节度使。”公有《奉送李太保兼御史大夫充渭北节度使》诗，原注，“即太尉光弼弟。”《通鉴》：广德二年正月，剑门，东、西川以黄门侍郎严武为节度使。公有《送严黄门拜御史大夫再镇蜀川兼覲省》诗。本年正月二十五日，第五琦奏诸道置常平仓，使司量置本钱和籴，许之。（见《旧书·代宗纪》，《新书·食货志》及《会要》八八）公有《送许员外江外置常平仓》诗。此可证本年正月公在长安。《新书·代宗纪》、《通鉴》并云本年三月甲子盛王琦薨，公有《盛王挽歌》。^⑤《通鉴》，广德二年三月，太子宾客刘晏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疏浚汴水，公有《送张秘书充刘相公通汴河判官便赴江外覲省》诗。^⑥此可证本年三月公在长安。《旧·代宗纪》，广德二年十月，河南尹苏震薨，公有《故河南尹岐国公赠工部尚书苏公挽歌二首》。此可证本年十月公在京师。

杜《序》于“入为祠部考功二员外郎”后云“转虞部库部二正郎”。案转虞部郎中不知在何年月，今据《送祁四再赴江南别》诗，定为本年。祁四即画家祁岳。^⑦于邵《送家令祁丞序》，称善画能诗，别家令丞即祁岳。序曰：“去年八月，闽、越纳贡，而吾子实董斯役，水陆万里，寒暄浹年。三江五湖，复然复游。远与为别，故人何情？虞部郎中岑公赠诗一篇，情言兼至，当时之绝也。”案岑公所赠诗当即《再送祁四赴江南别》诗，“三江五湖，复然复游”，即“再赴江南也。”《旧书》一八八《于邵传》：“转巴州刺史，夷獠围州掠众，邵与贼约，出城受降而围解，节度使李抱玉以闻，超迁梓州，以疾不至，迁兵部郎中。”《旧书》一八三《李抱玉》传：“广德元年冬，兼山南西节度使。”则其表奏于邵受降解围，及邵辞梓州，迁兵部事，至早当在本年。本年于邵始至京师，序称公为虞部郎中，则本年公已转此官矣。

永泰元年乙巳(七六五)五十一岁。

在长安。转库部郎中疑在本年。十一月,出为嘉州刺史,因蜀中乱,行至梁州而还。

独孤及有《同岑郎中屯田韦员外花树歌》,公原唱《韦员外家花树歌》今在集中。^{③⑧}《新书》一六二《独孤及传》:“天宝末以道举高第,补华阴尉,辟江淮都统李垣府掌书记。^{③⑨}代宗以左拾遗召,既至,上疏陈政。”《通鉴》载上疏事在永泰元年三月。李嘉祐《送独孤拾遗先辈先赴上都》诗曰:“行春日已晓,桂楫逐寒烟。”又曰:“入京当献赋,封事又闻天。”据此,及入京在春日,则是永泰元年春,甫至京师,即上疏也。既知独孤及本年春始至长安,而明年春,公又已入蜀,则《花树歌》之作断在本年春矣。公又有《送卢郎中除杭州赴任》诗。案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诏以兵部郎中范阳卢公幼平为,麾幢戾止,未逾三月,降者迁忠义,归者喜生育,”末云“永泰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记。”^{④⑩}公诗之卢郎中当即幼平。诗曰:“千家窥驿舫,五马饮春湖,柳色供诗用,莺声送酒须。”此所纪幼平出京时物候,明为暮春。李记作于七月,而曰“麾幢戾止,未逾三月”,是幼平至杭州时为四月。三月出京,四月到杭,诗与记纪时正合,则亦作于永泰元年矣。二诗皆本年春在长安作,此本年春公在长安之证。《旧书·代宗纪》:永泰元年四月,太保致仕苗晋卿薨。公有《苗侍中挽歌二首》。此本年四月公在长安之证。《通鉴》:永泰元年五月,以右仆射郭英乂为剑南节度使,公有《送郭仆射节制剑南》诗。此本年五月,公在长安之证。转库部郎中岁月无征。去年《再送祁四赴江南别》诗有云:“山驿秋云冷”,据于邵序,公作是诗时尚为虞部。则转库部,当在去年秋后,本年十一月出刺嘉州以前。今姑系于本年。

知本年十一月出刺嘉州者,《酬成少尹骆谷行见呈》诸诗可证。《酬成》诗曰:“忆昨蓬莱宫,新授刺史符,……何幸承命日,得与夫子俱。携手出华省,连骊赴长途,五马当路嘶,按节投蜀都。”知公与成同日受命,且同行入蜀也。独孤及《送成少尹赴蜀序》曰:“岁次乙巳,定襄郡王英义出镇庸蜀,谋亚尹。金曰:‘左司郎中成公可。温良而文,贞固能干,力足以参大略,弼成务。’既条奏,诏曰:‘俞往。’公朝受命而夕撰日。卜十一月癸巳出车吉。”^④据此则公实以本年十一月被命,即以同月之官,故其《酬成》诗又曰:“飞雪缩马毛,烈风擘我肤。”而《赴嘉州过城固县寻永安超禅师房》诗亦曰“满树枇杷冬着花”,“汉王城北雪初霁”耳。(城固县属梁州。)

大历元年丙午(七六六)五十二岁。

岁初在长安。二月,杜鸿渐为山南西道剑南东西川副元帅,剑南西川节度使,平蜀乱,表公职方郎中,兼殿中侍御史,列置幕府,同入蜀。自春徂夏,留滞梁州,四月至益昌,六月入剑门,七月抵成都。

史称鸿渐二月受命,八月始至蜀境。杜《序》:“副元帅相国杜公鸿渐,表公职方郎中,兼侍御史,列为幕府。”据郎士元《和杜相公益昌路作》诗“春半梁山正落花,台衡受律向天涯”句,及钱起《赋得青城山歌送杨杜二郎中赴蜀军》诗“绿萝春月营门近”句,知鸿渐等二月实已就道。公有《奉和杜相公初发京城作》诗曰:“叨陪幕中客,敢和《出车》诗?”似公与鸿渐同行。二月与鸿渐同发京师,故知公本年岁初在长安。

《旧书》一二二《张献诚传》:“三迁检校工部尚书,兼梁州刺史。”又《代宗纪》:永泰元年正月,“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

加检校工部尚书”。公有《过梁州奉赠张尚书大夫公》诗，即张献诚也。诗曰“行春雨仍随”，曰“春景透高戟”。献诚去年正月始加工部尚书，而去年春公未离长安，若明年春则已至成都，故此诗必本年春日入蜀过梁州时作。又有《梁州陪赵行军龙冈寺北庭（庭字疑误）泛舟》诗曰：“唱歌江鸟没，吹笛岸花香。”亦是春景，此并《龙冈寺泛舟》诗，疑皆本年所作。他若《梁州对雨怀魏二秀才便呈麴大判官时病赠余新诗》首曰“当暑凉幽斋”，则时已入夏。《早发五盘岭》诗曰：“松疏露孤驿，花密藏迴滩，栈道溪雨滑，畚田原草干。”景物与前《梁州对雨》诗仿佛，盖自梁州南行道中作也。诗又曰：“此行为知己，不觉蜀道难。”知己即谓杜鸿渐，^{④②}此亦公与鸿渐同行入蜀之证。又有《与鲜于庶子自梓州成都少尹自褒城同行至利州道中作》诗，曰：“前日登七盘，旷然见三巴。”又曰：“水种新插秧，山田正烧畬，夜猿啸山雨，曙鸟鸣江花。”五盘岭一名七盘，此曰“前日登七盘”，即前诗发五盘岭也。至二诗所叙景物，尤无一不合。此行目的地为利州，利州即益昌，杜鸿渐尝驻节于此，（《奉和杜相公发益昌》诗可证）是亦与鸿渐同入蜀之一证。《和杜发益昌》诗曰：“朝登剑阁云随马，夜渡巴江雨洗兵，山花万朵迎征盖，川柳千条拂去旌。”仍似初夏物候，故定四月至益昌。至《入剑门作寄杜杨二郎中时二公并为杜元帅判官》诗曰“凛凛三伏寒”，则六月始入剑门也。

知七月抵成都者，《陪狄员外早秋登府西楼因呈院中诸公》诗可证。诗曰：“常爱张仪楼，西山正相当。”知题中府字谓成都府也。杜鸿渐本年至成都，明年四月入朝。诗曰：“亚相自登坛，^{④③}时危安此方，声威震蛮貊，惠化钟华阳，旌节罗广庭，戈铤凛秋霜，阶下貔虎士，幕中鹓鹭行。”明鸿渐尚在成都，则

此早秋谓本年七月也。史称八月鸿渐至蜀境，失之诬矣。

大历二年丁未(七六七)五十三岁。

四月，杜鸿渐入朝奏事，以崔宁知西川留后。六月，鸿渐至京师，荐宁才堪寄任，上乃留鸿渐复知政事，使职遂罢。是月，公始赴嘉州刺史任。

《早春陪崔中丞同泛浣花溪宴》诗④之崔中丞当即崔宁。公去年秋始至成都，明年在嘉州，此曰早春，宜为本年之早春。《江上春叹》诗曰“忆得故园时”，此江当指蜀江，诗曰“从人觅颜色”，乃居幕府时语气，非任郡守时也。故知此言春日亦本年春。《送崔员外入奏因访故园》诗有巴山、汉水等语，明在蜀中，又曰“仙郎去得意，亚相正承恩”，知崔乃为杜鸿渐入奏，诗当作于本年四月鸿渐未还朝以前。此上三诗皆本年春作于成都，可证本年春犹未赴嘉州也。《送赵侍御归上都》诗曰：“霜随驱夏暑，风逐振江涛。”江涛应指蜀江。此亦成都诗，作于本年夏者也。《过王判官西津所居》诗曰：“潜移岷山石，暗引巴江流，”明在蜀中。诗又曰“落日出公堂”。节度使幕有判官，出公堂，出使院也。此亦当为成都诗，其曰“竹深夏已秋”者，则夏令向尽而秋未遽至，时在六月也。⑤以上二诗地在成都，而时当夏月，可证本年夏犹未赴嘉州也。

然《赴犍为经龙阁道》曰：“汗流出鸟道，胆碎窥龙涡，骤雨暗溪口，归云网松萝。”《江上阻风雨》曰：“云低岸花掩，水涨滩草没。”《初至犍为作》曰：“草生公府静，花落讼庭闲，云雨连三峡，风尘到百蛮。”皆似夏日景物，而《登嘉州凌云寺作》曰“夏日寒飕飕”，则既抵嘉州，仍在夏日。（前三诗皆言云雨，《凌云寺》诗亦曰“回风吹虎穴，片雨当龙湫，僧房云濛濛”，故知四诗时日最相近。）前在成都时已是盛夏，今至犍为仍云夏月，则发

成都，抵犍为，并在六月矣。盖杜鸿渐本年六月，复知政事，罢使职，于是幕府解散，而公亦得离成都赴嘉州之任耳。

大历三年戊申（七六八）五十四岁。

在嘉州。七月，罢官东归，至戎州，阻群盗，淹泊泸口。久之乃改计北行，遂却至成都。

《阻戎泸间群盗》诗原注：“戊申岁，余罢官东归。”《东归发犍为至泥溪舟中作》诗曰：“七月江水大，沧波满秋空。”知罢官东归在本年七月也。《阻戎泸间群盗》诗注又曰：“属断江路，时淹泊戎州。”诗曰：“帝乡北近日，泸口南连蛮，何当遇长房，缩地到京关。”则是旅泊于泸口。按《通鉴》大历三年四月，崔宁入朝，以弟宽为留后，泸州刺史杨子琳帅精骑数千乘虚突入成都。宽与子琳战，数不利。七月，崔宁妻任氏出家财数十万募兵，得数千人，帅以击子琳，破之。子琳走。公七月罢官归家，不由成都出剑门北上，而取江路东行者，盖因其时成都战氛未息，或甫息而秩序尚未恢复耳。《通鉴》又称杨子琳既败，还泸州，招聚亡命，得数千人，沿江东下，声言入朝。^{④6}子琳兵败，退还泸州，公此行若取道成都，则难免与溃卒相遇于途中。然泊公既至戎、泸间，而群盗复起，^{④7}江路亦断，淹泊江干，既非长策，则不得不却回成都，仍取陆路北归。明年又有成都诗，可证其回至成都矣。

然公旅泊巴南似为时颇久。《青山峡口泊舟怀狄侍御》诗曰：“往来巴山道，三见秋草凋。”自大历元年初秋入蜀至本年秋为三年，则诗当为本年所作。诗又曰：“九月芦花新，弥令客心焦。”则本年九月犹在巴南也。又《楚（当为秋字之讹）夕游泊古兴》曰：“秋风冷萧瑟，芦荻花纷纷。”《晚发五渡》曰：“芦花杂渚田。”《下外江怀终南旧居》曰：“水宿已淹时，芦花白如雪。”

诸篇并言芦花,与《青山峡口》诗同,当属一时所作。意九月尚未回至成都也。

大历四年己酉(七六九)五十五岁。

旅寓成都。《招北客文》疑作于本年。

《西蜀旅舍春叹寄朝中故人呈狄评事》诗题曰“旅舍”,则非佐幕时,亦非守郡时,此当为本年春作,杜《序》所云“无几使罢,^{④8}寓居于蜀”者是也。然他篇(《阻戎泸间群盗》)曰“罢官自南蜀”,指嘉州,此曰“西蜀旅舍”,则当指成都,故知本年春已至成都。诗曰“吾将税归鞅,旧国如咫尺”,则意欲取陆路北归之明证。《送绵州李司马秩满归京因呈李兵部》诗曰:“久客厌江日,罢官思早归,眼看春光老,羞见梨花飞。”似亦本年春作于成都。《客舍悲秋有怀两省旧游呈幕中诸公》诗曰:“三度为郎已白头,一从出守五经秋。”自永泰元年出守,至本年为五年。题曰幕中诸公,则与前诗曰“西蜀旅舍”者正合。据此,则本年秋公仍在成都。

杜《序》:“旅轸有日,犯鞅俟时,吉往凶归,呜呼不禄。”唐李归一《王屋山志》及《唐诗纪事》并云“中原多故,卒死于蜀”。然据《旧书·代宗纪》,本年十二月戊戌,左仆射翼国公裴冕薨,公有《故仆射裴公挽歌三首》,则本年十二月公犹健在也。

杜《序》:“时西川节度因辞受职,本非朝旨。其部统之内,文武衣冠,附会阿谀,以求自结,皆曰中原多故,剑外少(疑当作小)康,可以庇躬,无暇向阙。公乃著《招蜀客归》一篇,申明逆顺之理,抑挫佞邪之计。有识者感叹,奸谋者惭沮,播德泽于梁益,畅皇风于邛夔。”案《文苑英华》有岑参《招北客文》,即杜所云《招蜀客归》也。《北梦琐言》引“千岁老蛟”数句,亦作岑参。《文粹》三十三录《招北客文》作独孤及撰,后人遂以为岑作

《招蜀客归》别为一文，今佚。其实非也。公《峨眉东脚临江听猿怀二室旧庐》诗曰：“哀猿不可听，北客欲流涕。”《巴南舟中思陆浑别业》诗曰：“泸水南州远，巴山北客稀。”公诗屡用北客字，则文题当以招北客归为正，杜确误忆，题为《招蜀客归》，后世因之，遂多异说。

姚铉以为独孤及作，不知何据。今赵怀玉刊本《毘陵集》实无此篇，惟补遗有之，云录自《文粹》，则以此文为独孤及作，《文粹》而外，亦别无佐证也。文末曰“蜀之北兮可以往，北客归去来兮”，亦自述其将出剑门北归长安之意，此与本年《西蜀旅舍春叹》诗“吾将税归鞅，旧国如咫尺”之语正合。

大历五年庚戌(七七〇)五十六岁。

正月，卒于成都旅舍。

公诗岁月可考者，止于去年十二月之《故仆射裴公挽歌》。赖谱据杜甫《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诗序云，“今海内忘形故人，独汉中王瑒与昭州敬使君超先，”诗作于大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而称海内忘形故人，不及岑公，必其时公已逝世。案此说甚是，杜诗作于本年正月二十一日，则公之卒，当在正月二十一日以前。^{④⑨}

① 本篇据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唐诗杂论》收入。

作者原注：

② 诸书称南阳人者，从其旧望也。据《新书·宰相世系表》，周文王异母弟耀，子渠，武王封为岑子，其地梁国北岑亭是也，（案说本《吕览》）子孙因以为氏，世居南阳棘阳。（案汉棘阳县故城，在今河南新县东北。）后汉有征南大将军岑彭，六传至晔，徙居吴郡，又六传至宠，徙盐官，十世孙善方又徙江陵。张景毓《大唐朝散大夫行润州句容县令岑君德政碑》

(《续古文苑》一八,后简称《张碑》):“其先出自颛顼氏,后稷之后。周文王母弟辉剋定殷墟,封为岑子,今梁国岑亭,即其地也。因以为姓,代居南阳之棘阳。十三代孙善方,随梁宣帝西上,因官投迹,寓居于荆州焉。”又曰:“梁亭汉室,先开佐命之封,吴郡荆门,晚葺因居之地。”此虽与《新表》所纪小异,(《元和姓纂》五与《新表》略同,当为《表》所本)然岑氏之不居南阳已久,则无惑也。《旧书》七。《岑文本传》,封江陵县子(《张碑》作江陵县伯),又尝自称“江南一布衣”。《法苑珠林》:“中书令岑文本,江陵人。”《新书·岑羲传》:“羲江陵人。”《朝野僉载》:“京中谣曰:岑羲獠子后,崔湜令公孙,三人相比接,莫贺咄最浑。”亦谓羲为南人。唐世岑氏,籍隶江陵,此其明征矣。他若《新书·文本传》又称邓州人,则不悟望著南阳,本从汉郡,汉之南阳不因唐郡更名而为邓州也。夫诸书徂于六代积习,匿本贯而标郡望,已为无谓,此更改称邓州,则又歧中之歧。《全唐诗》、《全唐文》岑参小传并从之,不思之甚矣。唐荆州(后升为江陵府)江陵县,即今湖北江陵县。

③ 此图据《新书·宰相世系表》及《姓纂》改制。《表》颇有舛误,今依沈炳震《新旧唐书合钞》订正。长倩子五人,(本传“五子同赐死”)《姓纂》但有虚源、广成二名,而虚源《旧书·文本传》又作灵源,今仍从《姓纂》。羲弟仲翔、仲休,《姓纂》、《新书·文本传》及《宰相世系表》并同,惟《旧书·文本传》作翔、休,今从多数。杜确《岑嘉州集序》曰:“嗣子佐公,复纂前绪。”佐公似即公子之名,《表》原阙,据《序》补入。诸人历官皆不录,读者参阅《姓纂》、《张碑》及《新表》可耳。

④ 卢照邻《南阳公集序》(《全唐文》一六):“贞观中,虞、李、岑、许之俦以文章进。”新旧二史志有文本集六十卷,本传同,惟卢《序》云“凡所著述,千有余篇,今之刊写,成三十卷”,盖当时刊写未足之本耳。

⑤ 三相事迹详见两《唐书·岑文本传》。

⑥ 见《新书·宰相世系表》。《张碑》云:“周大中大夫,行麟台著作郎,兼宏文馆学士。”

⑦ 见张景毓《岑公德政碑》。

⑧ 见《新表》。

⑨ 刘长卿有《曲阿对月别岑况徐说》诗，又有《旅次丹阳郡遇康侍御宣慰兼别岑单父》诗。以公《梁园歌送河南王说判官》原注“时家兄宰单父”，及《送楚丘魏少府赴官》诗“单父闻相近，家书为早传”之句证之，此岑单父即公兄况无疑也。曲阿县属丹阳郡。天宝元年正月改润州为丹阳郡，同年八月二十日改曲阿县为丹阳县。长卿二诗于郡称新名，县称旧名，疑作于天宝元年正月至八月之间。天宝元年，况在丹阳，则公《敬酬杜华淇上见赠兼呈熊曜》诗“忆昨癸未岁（案天宝二年），吾兄自江东”，当即指况，而《送人归江宁》诗曰“吾兄应借问，为报鬓毛霜”，《送扬州王司马》“为报吾兄道，如今已白头”，皆即况矣。

⑩ 赖《谱》定公生于开元六年（七一八）乃本表第五例，其误甚显。《初授官题高冠草堂》诗当作于天宝三载，赖《谱》在六载，相差三年，此不可不辨。案杜《序》：“天宝三载，进士高第，解褐右内率府兵曹参军。”《苏氏演义》曰：“进士者，可以进受爵禄者也。”登第后即解褐授官，乃当时常式，故登第之年即解褐之年。赖君既知登第在天宝三载，乃谓六载始授官，岂别有据耶？又案唐制贡举人正月就礼部试，二月放榜，四月送吏部，则公初授官当在天宝三载四月。《初授官题高冠草堂》诗曰：“涧水吞樵路，山花醉药栏。”物候颇合。是非特授官之年可考，抑其月亦有征矣。

⑪ 《唐会要》六八载景龙二年，御史中丞卢怀慎上疏曰：“臣窃见比来州牧上佐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遂即迁改，不论课最，争取冒进。……臣请望诸州都督刺史上佐等，在位未经四考以上，不许迁除。”据《旧书》九八《怀慎传》，疏上不纳。

⑫ 崔沔议有“户口稀疏”及“宁为卑位，独当废省”等语。

⑬ 仙州下州，刺史正四品下。晋州上州，刺史从二品。

⑭ 更名登封后，唐人诗文中每沿用嵩阳旧名，即如公《浣水东店送唐子归嵩阳》诗，即其一例也。

⑮ 《南溪别业》诗，明至德济南本《岑集》所无，《全诗》有，又见蒋冽诗中。据此，则作蒋冽者非也。

⑯ 天宝三载登第授官后，当居京师。考集中天宝三载以后，吟咏所及，如曰：“终南草堂”，曰“高冠草堂”，曰“杜陵别业”之类，咸在长安，故

偶有涉及嵩、颖故园者，皆追怀之诗，是知自移家长安后，遂不复东归也。

①⑦ 又有《题永乐韦少府厅壁》诗，宜为同时所作，诗曰：“故人是邑尉，过客驻征轩。”永乐为公行役所经之地，此其确证。

①⑧ 据《行状》，六载使河东朔方，七载使河西陇右。《旧书》一二八《颜真卿传》载使河朔事，在使河陇前，而不书何年，（《太平广记》三二引《仙传拾遗》与本传同）盖亦以六载使河朔，七载使河陇。《旧书》一一四《鲁炅传》云：“天宝六年——颜真卿为监察御史，使至陇口。”误也。

①⑨ 仙芝代灵饗，据《旧书》一〇四《仙芝传》及《通鉴》，在天宝六载。《旧书》一二八《段秀实传》作七载，误。又《仙芝传》作六月，沈炳震云当从《封常清传》作十二月。按《通鉴》亦作十二月。

②⑩ 第二次入朝，《旧书》本传作九载，《通鉴》作十载。案唐镇将多因元旦入朝。仙芝盖于九载十二月平石国后发安西，岁晏抵长安，其朝见玄宗则在十载元旦。故二书虽所纪互异而实无抵牾。

②⑪ 银山碛在西州西南三百四十里，又四十里至焉耆界，有吕光馆，诗题当即指此，在安西时所作也。本年三十五岁，而诗言三十者，计举成数言之。

②⑫ 《新书·方镇表》，天宝十载，仙芝入朝，迁河西，未行，改右羽林大将军。

②⑬ 《旧书·高仙芝传》：“天宝六载九月，仙芝讨小勃律国还，令刘单草告捷书。”知刘单为仙芝幕僚。

②⑭ 《唐会要》七八：“神策军，天宝十三载七月十七日，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以前年（案犹言去岁）收黄河、九曲，请分其地置洮阳郡，内置军焉。”《旧书》一一〇《王思礼传》：“十二载哥舒翰收黄河、九曲。”又翰兼河西节度，实因收九曲之功，故知兼河西之年，即知收九曲之年。《旧书》一〇四《翰传》，十二载加河西节度使，《新书·方镇表》一二，天宝十二载哥舒翰兼河西。此并与《通鉴》合。《旧·玄宗纪》，收九曲在十三载三月，其误无疑。

②⑮ 《李云南征蛮诗序》曰：“十二载四月至于长安，……适忝斯人之旧，因赋是诗。”

②⑥ 常清兼北庭，诸书云在十三载三月。独《唐会要》七八云：“天宝十二载二月，始以安西四镇节度封常清兼伊西北庭瀚海军使。”两二字必皆三字之伪。《旧书》一八七下《忠义程千里传》：“天宝十三载三月乙丑（《安禄山事迹》上作二十四日）献俘于勤政楼，……以功授右金吾卫大将军同正，仍留佐羽林军。”按千里罢北庭，乃留佐羽林，所遗北庭之职，封常清继之，是千里留佐羽林之日，即常清兼北庭之日也。千里既以十三载三月授金吾，佐羽林，则常清之兼北庭不得在十二载二月明矣。又《新书·方镇表》，天宝十三载，安西四镇复兼北庭节度，即指常清言。此亦常清兼北庭在十三载之证。

②⑦ 《送刘郎将归河东》诗原注曰：“参曾北庭事赵中丞。”《送郭司马赴伊吾郡请示李明府》诗原注曰：“郭子与赵节度同好。”集中又有《赵将军歌》，似即一人。《方镇表》，北庭节度无姓赵者。《旧·高仙芝传》，讨小勃律时，“使疏勒守捉使赵崇玘三千骑趣吐蕃连云堡自北谷入，使拨换守捉使贾崇瓘自赤佛堂路入。”（《通鉴》乾元元年九月以右羽林大将军赵玘〔《方镇表》作泚〕为同蒲虢三州节度使。疑赵崇玘当作赵玘，崇字旧传误涉下贾崇瓘而衍。）赵本安西将领，或天宝十四载封常清被召入朝后，代为北庭节度者。然此乃十四载后事，不得为十三载前公已至北庭之藉口。

②⑧ 据《赴北庭度陇思家》，及《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二诗，知是时节度使治所在北庭，不在安西。（北庭大都护府治庭州，安西大都护府治龟兹。）故必欲省称，与其省“北庭”，不如省“安西”。揣杜确之意，实为封常清幕判官。是时安西本兼北庭，称封曰安西节度，即知其为安西兼北庭节度也。然直称封常清判官则可，谓为安西节度判官则未确。

②⑨ 封常清天宝六载加朝散大夫，赖《谱》因以诸称封大夫诗系于天宝六载后数年，此大谬也。偶拈四证，以实吾说。（一）《汉书·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掌副（《北堂书钞》五三引有貳字）丞相。”《书钞》五三引《汉官仪》：“高皇帝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故后世称御史大夫为副相，或曰亚相。公《奉陪封大夫九日登高》诗曰“霜威逐亚相”，《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曰“亚相勤王甘苦辛”。二诗题并称大夫而诗曰亚相，则是御史大夫无疑。（高适《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曰“遥传副丞相，昨

日破西蕃”，此则唐人御史大夫称副相之例。)(二)《旧书·职官志》：“天宝边将故事加节度使之号，连制数郡，奉辞之日，赐双节双旌。”公《北庭西郊侯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诗曰：“驿马从西来，双节夹路驰。”明为节度使之制。常清为节度使后乃加御史大夫，其加朝散大夫，在为节度使前六载。题中大夫二字果指朝散，则诗复言节度使之事可乎？(三)《旧书·常清传》：“天宝六载，……(高)仙芝代夫蒙灵督为安西四镇节度使，更奏常清为庆王府录事参军，充节度判官，赐紫鱼袋，加朝散大夫，专知四镇仓库屯田甲仗支度营田事。仙芝每出征，常令常清知留后事。”此明言常清为朝散大夫时，不得有出征事。今一则曰“封大夫出师西征”，再则曰“封大夫受降回军”，此大夫得谓为朝散耶？(四)据《旧书·职官志》，朝散大夫，文散官，御史大夫，文职事官。唐世士大夫未闻以散官相呼者，故称大夫，断无指朝散之理。此唐人文字中凡称大夫者皆然，又不特岑公此数诗而已也。

③⑩ 户部郎官称度支，各道节度使属僚之判官当称支度，二名各不相混，说详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十。《岑集·优钵罗花歌序》称“度支副使”，必传写误倒，今校正。

③⑪ 明正德济南刊本《岑集》于《盖将军歌》下注曰：“即盖嘉运。”影响之说，谬孰甚焉。考盖嘉运二史皆不立传。《新书·方镇表》，自开元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盖嘉运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又考之《通鉴》：

开元二十四年北庭都护盖嘉运破突骑施；

开元二十六年命碛西节度使盖嘉运招集突骑施拔汗那以西诸国；

开元二十七年碛西节度盖嘉运擒突骑施可汗吐火仙；

开元二十八年盖嘉运入朝献捷，改河西陇右节度使；

开元二十九年盖嘉运御吐蕃无功。

所纪至此戛然而止。盖开元二十九年以后，嘉运或因兵败免官，或内调，或阵亡，要不复为边疆镇将可知也。又检《通典》“瀚海军开元中盖嘉运增筑”，《会要》“开元中安西都护盖嘉运撰《西域记》”，诸书凡及嘉运者，亦无不曰开元，此亦天宝改元后，嘉运不在西陲之验。天宝以后盖嘉运既不在西陲，而天宝以前公又未尝涉足塞外，则与公相遇于玉门关之盖将军，

必非嘉运矣。

③② 《太平御览》九五七：“乾元中虢州刺史王奇光奏阌乡县界女媧坟，天宝十三载大雨晦暝，失所在，今河上侧近忽闻雷风声，晓见坟踊出……”二史《五行志》并载此事在乾元二年六月，则公为长史时，虢州刺史乃王奇光也。

③③ 杜确卒于贞元时。序曰“圣上”，应指德宗。《全唐诗》岑参小传以为代宗，谬甚。

③④ 《唐天诏令集》作五月，误。

③⑤ 诸本咸误作成王。成王乃代宗居藩邸时封号。

③⑥ 本年正月，刘晏已罢知政事，此曰刘相公者，盖袭称旧衔以尊之。唐人诗文，不乏此例。

③⑦ 杜甫《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曰：“岂但祁岳与郑虔，笔迹远过杨契丹。”朱景玄《名画录》：“空有其名，不见踪迹二十五人。”有祁岳，在李国垣下。公有《送祁乐归河东》诗曰：“有时忽乘兴，画出江上峰。”岳作乐，或传写之伪。诗又云：“天子召不见，挥鞭遂从戎。”而集又有《临洮客舍留别祁四》诗，故知祁岳行四也。

③⑧ 卢纶有《同耿诤司空曙二拾遗题韦员外东斋花树》诗，乃五言近体，似非同赋。

③⑨ 独孤及有《癸卯岁赴南丰道中闻京师失守寄权士繇韩幼深》诗。癸卯为广德元年，时及方赴南丰，知广德元年以后，及不在京师，盖至永泰元年始被召入朝耳。

④⑩ 《新书·宰相世系表》三，大房卢氏，暄子沔，杭州刺史，弟幼平，太子宾客。据李华所记，则表于二人历官互误。《吴兴志》云：宝应三年，幼平自杭州刺史授湖州刺史。《统纪》作永泰元年。按宝应无三年，《统纪》是也。（见劳格《读书杂识》七，《杭州刺史考》。）

④⑪ 石刻《郎官石柱题名》，左司郎中有成贲。《文苑英华》五三四有成贲《对夷攻蛮假道判》。此成少尹即贲也。公又有《与鲜于庶子自梓州成都（此下疑夺成字）少尹自褒城同行至利州道中作》、《汉川山行呈成少尹》二诗，《和荆部成员外秋夜寓直寄台省知己》诗之成员外，疑亦即此人。

④② 《陪狄员外早秋登府西楼因呈院中诸公》诗曰：“知己犹未报，鬓毛飒已霜。”亦谓鸿渐。

④③ 鸿渐本已为宰相，而此曰亚相者，专指其御史大夫之职而言。登坛则谓副元帅也。

④④ 此首亦见《全唐诗》张谓集内。据见存关于张谓之记载，无入蜀事，而浣花溪在成都，则此诗不得为张谓作矣。且崔宁加御史中丞，宜在大历改元后，然大历三年张谓方自礼部侍郎出刺潭州，《唐诗纪事》引《长沙风土记》云“巨唐八叶，元圣六载，谓待罪江东”，正为大历三年。）是宁为御史中丞时，谓在京师，在潭州，二人安得有同泛浣花溪之事？据此，诗非谓所作益无疑矣。

④⑤ 诗意谓竹中清凉，虽当夏日，俨有秋意，非谓已入秋序也。

④⑥ 此《通鉴》大历四年二月文，然实追叙前年初败时事，至下击王守仙，杀张忠云云，乃大历四年事。

④⑦ 群盗或即指杨子琳。

④⑧ 此谓罢嘉州刺史。刺史亦称使君。故曰使罢。

④⑨ 赖《谱》定公卒于大历四年，此因不知《裴公挽歌》作于四年十二月而致误。赖又假定杜《序》作于贞元十五年（七九九），云自彼年逆数至大历四年为三十年，与序中“岁月逾迈，殆三十年”之语，所差甚微。今案序是否作于贞元十五年，尚属疑问。假设不误，则贞元十五年上距大历五年为二十九年，与序中“殆三十年”之语，不更合符节乎？故赖君此证，施于大历四年之说，转不若施于大历五年之说为有力矣。

岑嘉州交游事辑^①

王崧

《钱王崧判官赴襄阳道》（《题新乡王崧厅壁》，崧疑崧之伪。）

《新书·宰相世系表》：乌丸王氏，左千牛将军仁忠，子崧，怀州刺史。

李邕《赠安州都督王仁忠神道碑》：子崧等，不详历官。

《旧书·王璠传》：祖崧，不详历官。

《新书·王璠传》同。

独孤及《海上怀华中旧游寄郑县王少府造渭南王少府》诗原注：“王任郑县日，于城角筑小台，号‘凉风台’，每与数公置酒登临，望二华云月。”

杜甫有《送王信州崧北归》诗。

《郎官石柱题名》，左司员外郎、户部员外郎、度支员外郎，王崧名各一见，吏部员外郎两见。

王统

《和祠部王员外雪后早朝即事》

《新书·宰相世系表》：河东王氏汾州司马处廉子统，太常少卿。

《旧书·代宗纪》：大历十二年四月，太常少卿王统等十余人，皆坐元载贬官。

《新书·元载传》：与载厚善坐贬者，王纪等数十百人。（案纪当作统。）

《郎官石柱题名》，祠部员外郎有王统，在岑参名后。（赵钺《题名考》曰疑是王统。）又司勋郎中有王统。

王维有《林园即事寄舍弟统》诗。又有《送高适弟眈归临淮作》诗。（案眈疑当作统。）

《述书赋》注王维、王缙后曰：“幼弟统有两兄之风，闺门之内，友爱之极。”

钱起有《和王员外晴雪早朝》诗。（案此当是与嘉州同和。《郎官石柱题名》，祠部员外郎钱起名与王统亦相近。起诗有“题柱盛名兼绝唱”之句，即指“石柱题名”故事也。）

王伯伦

《送王伯伦应制授正字归》

《旧书·肃宗纪》：至德二载闰八月，“贼将遽寇凤翔，崔光远行军司马王伯伦、判官李桩，率众捍贼。贼退，乘胜至中渭桥，杀贼守桥众千人，追击入苑中。时贼大军屯武功，闻之，烧营而去。伯伦与贼血战而死，李桩力穷被执。然自是贼不敢西侵。”

李嘉祐有《送王正字山寺读书》诗。（案此未审即伯伦否。）

王季友

《潼关使院怀王七季友》、《送王七录事赴虢州》(?)、《五月四日送王少府归华阴》(?)、《六月三十日水亭送华阴王少府还

县》(?),《喜华阴王少府使到南池宴集》(?),《送王录事却归华阴》(?)

(略)

王昌龄

《送王大昌龄赴江宁》、《送许子擢第归江宁拜亲因寄王大昌龄》

(略)

元扈

《岁暮碛外寄元扈》

《元和姓纂》二十二,元觚十一代孙扈谦兼御史。

《新书·宰相世系表》:元氏,绵州长史平叔,子扈,弟扈,太常博士。

石刻《郑虔华岳题名》有尉元扈(开元二十三年)。

《旧书·韦坚传》:天宝二年四月,进银青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句当缘河及江淮南租庸转运处置使,并如故,又以判官元扈、豆卢友除监察御史。

《旧书·李林甫传》:子婿扈为京兆府户曹。

《新书·李林甫传》:天宝十二载,诸婿若张博济、郑平、杜位、元扈,属子复道光,皆贬官。

元镜微

《醴泉东溪送程皓元镜微入蜀》

郑渌《左武卫郎将元府君夫人郑氏墓志铭》:“适河南元镜远。”(案《志》云郑氏卒于大历四年,则镜远肃、代时人,疑镜微

是其弟兄。)

成贲

《酬成少尹骆谷行见呈》、《汉川山行呈成少尹》、《与鲜于庶子自梓州成都(此下疑脱成字)少尹自褒城同行至利州道中作》、《和刑部成员外秋夜寓直寄台省知己》(?)

独孤及《送成都成少尹赴蜀序》：“岁次乙巳(案代宗永元年)定襄郡王英义，出镇庸蜀，谋亚尹。金曰：‘左司郎中成公可。温良而文，贞固能干，力足以参大略，弼成务。’既条奏，诏曰：‘俞往。’公朝受命而夕撰曰，卜十一月癸巳出车吉。”

《郎官石柱题名》，左司员外郎有成贲。

《文苑英华》(五三四)有成贲《对夷攻蛮假道判》。

钱起有《和万年成少府寓直》诗。(案疑即贲。)

李翥

《送李翥游江外》

高适有《观李九少府翥树宓子贱神祠碑》诗，(案李盖尝为单父尉。)又有《秦中送李九赴越》诗：(案公《送李翥游江外》诗曰“青门须暂醉”，与此题云“秦中”正合；公诗曰“惆怅秋草死”，与此诗“山阴秋夜船”句亦合，则此李九即翥也。二诗乃同赋。)又有《贺安禄山死表》云：“谨遣摄判官李翥奉表陈贺以闻。”(按至德二载安庆绪杀禄山。适至德元载除淮南节度使，李时为淮南判官也。)

李之芳

《奉送李宾客荆南迎亲》

《新书·宗室世系表》：蒋王房，左武卫将军蔡国公承祖，子太子宾客之芳。

《旧书·蒋王恽传》：“之芳幼有令誉，颇善五言诗，宗室推之。……广德元年……遣之芳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境上，二年而归。除礼部尚书，寻改太子宾客。”

杜甫有《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诗。（案杜诗及之芳者又有《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暂如临邑至嵯山湖亭奉怀李员外率尔成兴》、《宴胡侍御书堂》（原注：李尚书之芳、郑秘监审同集，得归字韵。）、《书堂饮既夜复邀李尚书下马月下赋绝句》、《暮春陪李尚书李中丞郑监湖亭泛舟》、《夏夜李尚书筵送宇文石首赴县联句》、《多病执热奉怀李尚书》、《哭李尚书》、《重题》等九首。

独孤及有《送李宾客荆南迎亲》诗，曰：“宗室刘中垒，文场谢客儿，当为天北斗，曾使海西陲。”乃与公诗同赋。

李光进

《奉送李太保兼御史大夫充渭北节度使》

《旧书·李光弼传》：“代宗还京二年正月，……以光进为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凉国公、渭北节度使。”

《新书·李光弼传》：“光弼弟光进，字太应。初为房琯裨将，将北军战陈涛斜，兵败，奔行在，肃宗宥之。代宗即位，拜检校太子太保，封凉国公。吐蕃入寇至便桥，郭子仪为副元帅，光进及郭英义佐之。自至德后，与李辅国并掌禁兵，委以心膂。光弼被谮，出为渭北邠宁节度使。永泰初，封武威郡王，累迁太子太保，卒。”

李栖筠

《使院中新栽柏树子呈李十五栖筠》、《敬酬李判官使院即事见呈》、《磧西头送李判官入京》

《新书·李栖筠传》：“栖筠，字贞一。幼孤，有远度，庄重寡言，体貌轩特。喜书，多所通晓。为文章，迳迅有体要。不妄交游。族子华每称有王佐才，士多慕向。始居没共城山下，华固请举进士，俄召高第。调冠氏主簿，太守李岷视若布衣交。迁安西封常清节度判官。常清被召，表摄监察御史，为行军司马。”

《通鉴》至德元载七月：“上征兵于安西。行军兵马李栖筠发精兵七千人，励以忠义而遣之。”

《金石萃编》九九《黄石公祠记》，布衣赵郡李卓撰，碑阴记云：“序所题赵郡李卓，即今台长栖筠。”是卓乃栖筠之初名也。

杜位

《郊行寄杜位》、《过燕支寄杜位》

《新书·宰相世系表》：襄阳杜氏，河西陇右节度使希望子位，考功郎中、湖州刺史。

《旧书·李林甫传》：子婿杜位为右补阙。

《新书·李林甫传》：天宝十二载，诸婿杜位等皆贬官。

《郎官石柱题名》，司勋员外郎有杜位。

《吴兴志》：杜位，乾宁元年（案当从《统纪》作大历四年）自江宁（案当作陵）少尹拜（湖州刺史），卒官。

杜甫有《杜位宅守岁》、《寄杜位》、《奉送蜀州柏二别驾将中丞命赴江陵起居卫尚书太夫人因示从弟行军司马位》、《寄杜位》、《乘雨入行军六弟宅》五诗。

杜佐

《送杜佐下第归陆浑别业》

杜甫有《佐还山后寄三首》及《示侄佐》二诗。

刘长卿有《送杜越江佐覲省往新安江》诗。

杜亚

《入剑门作寄杜杨二郎中时二公并为杜元帅判官》

《新书·宰相世系表》：京兆杜氏，秀容令绎，子亚，字次公，检校礼部尚书。

权德舆《杜公神道碑》：“公讳亚，字次公。……初公文章合雅，议论经远，见知于太尉房公琯，受辟于卫国杜公鸿渐。（据《碑》生于开元十三年，卒于贞元十四年，享年七十四。）

《旧书》一四六、《新书》一七二并有传。

《郎官石柱题名》，户部员外郎、吏部员外郎、吏部中并有杜亚。

《旧书·崔宁传》：“（杜鸿渐）至成都，日与判官杜亚、杨炎将吏等高会纵观，军州政事悉委吁，仍连表闻荐。”

钱起有《赋得青城山歌送杨杜二郎中赴蜀军》诗。

独孤及有《送吏部杜郎中兵部杨郎中入蜀序》。

杜甫有《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诗。

杜华

《敬酬杜华淇上见赠兼呈熊曜》

《旧书·文苑·王浣传》：“（张）说既罢相，出浣为汝州长史，改仙州别驾。至郡，日聚英豪，纵禽击鼓，恣为观赏，文士祖

咏、杜华常在座。”

《太平广记》一四九引《定命录》：“杜华尝见陈留僧法晃云，开封县令沈庠合改畿令，十五日作御史中丞，华信之。”

杜甫

《寄左省杜拾遗》、《奉和中书舍人贾至早朝大明宫》、《送许拾遗恩归江宁拜亲》、《与鄠县源少府泛渼陂》、《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案以上四诗并与杜甫同赋）。

（略）

杜鸿渐

《奉和杜甫相公初发京城作》、《奉和相公发益昌》、《入剑门作寄杜杨二郎中时二公并为杜元帅判官》

《旧书》一〇八、《新书》一二六并有传。

元载《故相国杜鸿渐神道碑》。

孟孺卿

《送孟孺卿落第归济阳》

包何有《赋得秤送孟孺卿》诗。

祁乐

《送祁乐归河东》、《临洮客舍留别祁四》、《祁四再赴江南别诗》

杜甫《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岂但祁岳与郑虔，笔迹远过杨契丹。”（案杜诗与《名画录》并作岳，与岑诗异，未审孰是？）

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空有其名、不见踪迹二十五人，祁岳在李国垣下。

于邵《送家令祁丞序》：“祁丞公，表微造理之士也。尝精其思而深于诗，警其神而存乎象。深于诗者，得之于《风》、《雅》；存乎象者，受之于丹青。非奇峰绝壑则不能运其机，非缘情体物则不能动其兴。机兴之作，为达者多之。去年八月，闽越纳贡，而吾子实董斯役，水陆万里，寒暄浹年。三江五湖，复然复游。远与为别，故人何情？虞部郎中岑公赠诗一篇，情言兼至，当时之绝也。”（案岑公赠诗当即《祁四再赴江南别诗》。）

封常清

《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使交河郡郡在火山脚其地苦热无雨雪献封大夫》、《奉陪封大夫宴得征字时公鸿胪卿》、《奉陪封大夫九日登高》、《陪封大夫宴浣海亭纳凉》

《旧书》一〇四、《新书》一三五并有传。

苗晋卿

《苗侍中挽歌二首》

《旧书》一一五、《新书》一四〇并有传。

钱起有《故相国苗公挽歌》。

柳建

《春兴思南山旧庐招柳建正字》

《元和姓纂》七，河东解县柳氏，止戈孙建，金部郎中。

《新书·宰相世系表》：柳氏，延州司马初子建，金部郎中。

《郎官石柱题名》，金部郎中有柳建。

姚旷

《怀叶县关操姚旷韩涉李叔齐》

独孤及《宋州送姚旷之江东刘冉之河北序》：“春，叶尉吴兴姚旷至自洛阳。”

高适

《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

（略）

（《旧书》一一一、《新书》一四三并有传。）

高仙芝

《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

《旧书》一〇四、《新书》一三五并有传。

范季明

《范公丛竹歌》、《原头送范侍御》、《虢州西山亭子送范端公》、《虢州西亭陪（疑脱范字）端公宴集》

《元和姓纂》：“职方郎中范季明，代居怀州，云自敦煌徙焉。”

（案公《范公丛竹歌序》曰：“职方郎中兼侍御史范公乃于陕西使院内种竹，诗以见示。”以《姓纂》证之，知即季明也。）

杜甫有《泛舟送魏十八仓曹还京因寄岑中允参范郎中季明》诗。

钱起有《和范郎中宿直中书晓玩清池赠南省同僚两垣遗补》诗。

殷寅

《崔仓曹席上送殷寅充石(当作元)相判官赴淮南》

《元和姓纂》四,殷氏,践猷生寅,永宁尉。

《旧书·韦述传》:“殷践猷……子寅,有至性,早孤事母以孝闻,应宏词举,为永宁尉。”

《新书·儒学·殷践猷传》:“少子寅,举宏辞,为太子校书。出为永宁尉,吏侮谩甚,寅怒杀之,贬澄城丞。病且死,以母萧老,不忍决。及敛,其子亮断指剪发置棺中,自誓事祖母如寅在。其后侍萧疾,不脱衣者数年,有白燕巢其楣。”

《新书·王绍传》:“父端,第进士有名。天宝间,与柳芳、陆据、殷寅友善。据言端之庄、芳之辩、寅之介,可以名世。”

李华《三贤论》:“殷寅(字)直深,达于名理。”

《文苑英华》:殷寅,天宝四载进士。

崔明允

《巩北秋兴寄崔明允》

《新书·宰相世系表》:博陵大房崔氏,刑部郎中诚孙明允,礼部员外郎。

《唐会要》七六十天宝元年,文辞秀逸科崔明允及第。(案《纬略》作崔尤,误。)

《册府元龟》:天宝元年十月,应文词秀逸举人崔明允等二十人,各依资授官。

《唐才子传》二:“陶翰……开元十八年崔明允下(案当作

榜)进士及第。”

石刻《大唐平阳郡龙角山庆唐观大圣玄元皇帝宫金篆斋颂》，朝议郎左拾遗内供奉崔明允纂，天宝二年十月立，文有“尝佐汾邑”之语。

崔宁

《早春陪崔中丞同泛浣花溪宴》

《旧书》一一七、《新书》一四四并有传。

崔惠童

《崔附马山池重送宇文明府》

杜甫有《崔駙马山亭宴集》诗，黄鹤曰：“玄宗女晋国公主下嫁崔惠童，咸宜公主下嫁崔嵩。此駙马乃惠童，惠童京城东有山池。”

王维有《过崔駙马山池》诗。

《太平广记》四三八引《广异记》：“开元中高都主婿崔惠童。”

郭英义

《送郭仆射节制剑南》

《旧书》一一七有传，《新书》一三三郭知运传附。

元载《故定襄王郭英义神道碑》。

梁锬

《题梁锬城中高居》、《送梁判官归女几旧庐》(?)

李欣《别梁锬》：“梁生倜傥心不羁，穷途气益长安儿，回头

转盼似雕鹗，有志飞鸣人岂知？虽云四十无禄位，曾与大军掌书记，抗辞请刃诛部曲，作色论兵犯二帅，一言不合龙额侯，击剑拂衣从此去。朝朝饮酒黄公垆，脱帽露顶争叫呼。庭中犍鼻昔尝挂，怀里琅玕今在无？时人见子多落魄，共笑狂歌非远图。忽然遣跃紫骝马，还是昂藏一丈夫。洛阳城头晓霜白，层冰峨峨满川泽，但闻行路歌新诗，不叹举家无儋石。……”

钱起有《秋夕与梁锜文宴》诗。

《全唐诗话》二有梁锜《咏木老人》诗注云：“明皇还西内，每咏此诗。”（《开天传信记》、《优古堂诗话》并作锜诗。）

许思（一作恩）

《送许子擢第归江宁拜亲因寄王大昌龄》、《送许拾遗恩归江宁拜亲》、《送许员外江外置常平仓》

杜甫有诗题曰：“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覲省。甫昔时尝游此县，于许生处乞瓦棺寺维摩图样志诸篇末。”又有《因许八奉寄江宁旻上人》诗。

刘长卿有《送许拾遗还京》诗。

盛王琦

《盛（各本误成，今正）王挽歌》

《旧书》一〇七、《新书》八二各有传。

张献诚

《过梁州奉赠张尚书大夫公》

《旧书》一二二有传，《新书》一三三《张守珪传》附。

程皓

《醴泉东溪送程皓元镜微入蜀》

《封氏闻见记》八：“大历中，刑部郎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造剑，于池内淬之，蛇鱼皆死。”又卷九：“检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慎，不谈人短。”

钱起有《同王琯起居程皓郎中韩雄舍人题安国寺上人院》诗。（案不知即程皓否？）

乔潭

《送魏升卿擢第归东都因怀魏校书陆浑乔潭》

《唐摭言》：“乔潭，天宝十三年及第，任陆浑尉，（案公诗曰“乔生作尉别来久”）时元鲁山客死是邑，潭减俸礼葬之，复恤其孤。”

《新书·卓行·元德秀传》：南游陆浑，乔潭等皆号门弟子。天宝十三载卒，潭时为陆浑尉，庀其葬。

李华《三贤论》：“梁国乔潭德源，昂昂有古风。”

杨炎

《入剑门作寄杜杨二郎中时二公并为杜元帅判官》、《上嘉州青衣山中峰题惠净上人幽居寄兵部杨郎中》

《旧书》一一八、《新书》一四五并有传。

杨旆

《郡斋南池招杨旆》

《宝刻丛编》引《集古录目》：“《传说庙碑》，侍御史内供奉杨旆撰，夏县尉宗正卿（缺姓名）八分书。大历四年立，在夏

县。”

贾至

《奉和中书舍人贾至早朝大明宫》

《旧书》一九〇《文苑》中、《新书》一一九两《贾曾传》各有附传。

楚金

《登千福寺楚金禅师法华院多宝塔》

《全唐文》岑勋《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感应颂》：“禅师法号楚金，姓程，广平人也。”又曰：“天宝元载，创构材木，肇安相轮，禅师理会佛心，感通帝梦。七月十三日，敕内侍赵思侃求诸宝坊，验以所梦。入寺见塔，礼问禅师，圣梦有孚，法名惟肖。其日赐钱五十万、绢千匹，助建修也。……于是道俗景附，檀施山积，庀徒度财，功百其倍矣。至二载，敕中使杨顺景宣旨，令禅师于花萼楼下迎“多宝塔”额。……至四载，塔事将就，表请庆斋，归功帝力。”

石刻《唐国师千福(《金石萃编》误作佛)寺多宝塔院故法华楚金禅师碑》：“三十构多宝于千福，四十八帝梦于九重，上睹法名，下见金字，诘朝使问，罔不有孚。声沸江海，岂唯京毂？于是倾玉帛，引金绳，千梁攢空，一塔耸汉，迴廓飞阁，无不创焉。”(案《碑》载楚金乾元二年七月示寂，年六十有二。)

仙舟

《临洮泛舟赵仙舟自北庭罢使还京》

王维有《河上送赵仙舟》诗，一作“淇上别赵仙舟”，又作

“淇上送祖三”。

裴冕

《左仆射相国冀公东齐幽居同黎拾遗赋献》、《故仆射裴公挽歌三首》

《旧书》一一三、《新书》一四〇各有传。

元载《冀国公赠太尉裴冕碑》。（《全文》三六九）

熊曜

《敬酬杜华淇上见赠兼呈熊曜》

《元和姓纂》一，开元临清尉熊中躍（案当作曜）。

《封氏闻见记》九：“熊曜为临清尉，以于盍闻。”

《全唐文》三五一熊曜小传云：“南昌人，开元中进士，为贝州参军。”

《全唐诗》二八有熊曜《送杨谏议赴河西节度判官兼呈韩王二侍御》一首。

盖庭伦

《玉门关盖将军歌》

《通鉴·唐纪》：至德二载正月，“河西兵马使盖庭伦，与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杀简度使周泌，聚众六万。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胡据其五，二城坚守。度支判官崔称与中使刘日新以二城兵攻之，旬有七日平之。”

道超

《赴嘉州过城固县寻永安超禅师房》

赞宁《高僧传》“唐京师兴善寺潜真传”：“有金阁寺大德道超禅师，学尽法相，行契心本，盖大历间人也。”（案超禅师似即此人。）

刘晏

《刘相公中书江山画障》、《尹相公京兆府中棠树降甘露诗》、《送张秘书充刘相公通汴河判官便赴江外觀省》

《旧书》一二三、《新书》一四九各有传。

郎士元有《题刘相公三湘图》诗。（案似即江山画障。）

钱起有《京兆尹厅前甘棠树降甘露》诗。（案似与《尹相公京兆府中棠树降甘露》同赋。广德元年正月刘晏自京兆尹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故称尹相公。）

刘单

《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虢州卧疾喜刘判官相过水亭》(?)

《旧书·高仙芝传》：天宝六载九月，仙芝讨小勃律还，令刘单草告捷书。节度使夫蒙灵督怒仙芝悬奏捷书，大辱骂之。又谓刘单曰：“闻尔能作捷书？”单恐惧请罪。

《唐才子传》二《邱为传》：“天宝初刘单榜进士。”（案天宝二年。）

《郎官石柱题名》，司勋郎中有刘单。

《太平广记》七九引《乾闥子》：阎济美初举刘单侍郎下，杂文落。

《旧书·杨炎传》：元载作相，尝选朝士有文学才望者一人，厚遇之，将以代己。初引礼部郎中（案当从《新书》作侍郎）

刘单，单卒，乃引杨炎。

《元和姓纂》：礼部侍郎刘单，岐山人。

杜甫《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文苑英华》题云“新画山水障歌，奉先尉刘单宅作”。案此疑别是一人。

黎昕

《左仆射相国冀公东齐幽居同黎拾遗赋献》

《元和姓纂》三：中城黎氏，唐右拾遗黎昕。

李白《与荆州书》：“中间崔宗之、房习祖、黎昕、许莹之徒，或以才名见知，或以清白见赏。”

王维有《青龙寺三首与黎昕戏题》、《黎拾遗昕裴秀才迪见过秋夜对雨之作》，及《临高台送黎拾遗等》三诗。

卫凭

《南楼送卫凭》

《宝刻丛编》引《集古录目》：“《贞一先生庙碑》，左威卫录事参军卫凭撰。”（案《金石录》云天宝六载七月立。）

卫伯玉

《九日使君席奉饯卫中丞赴长水》、《卫节度赤骠马歌送江陵泉少府赴任便呈卫荆州》

《旧书》一一五、《新书》一四〇各有传。

卢幼平

《送卢郎中除杭州赴任》

《全唐诗》卷二九有卢幼平。

《新书·宰相世系表三》：大房卢氏，暄子沔，杭州刺史，弟幼平，太子宾客。（案以李华《记》证之，此表于二人历官互误。）

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诏以兵部郎中范阳卢公幼平为。麾幢戾止，未逾三月。降者迁忠义，归者喜生育。”末云：“永泰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记。”

《吴兴志》：宝应三年（案宝应三年，当从《统纪》作永泰元年），卢幼平自杭州刺史授湖州刺史。

薛播

《送薛播擢第归河东》

《旧书》一四六、《新书》一五九各有传。案播天宝十一载登进士第，见《五百家韩注》。又据《旧传》，贞元三年卒。

薛据

《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

（略）

薛彦伟

《送薛彦伟擢第东归》

《旧书·薛播传》：“初播伯父元暧终于隰城丞，其妻济南林氏丹阳太守详之妹，有母仪令德，博涉五经，善属文，所为篇章，时人多讽咏之。元暧卒后，其子彦辅、彦国、彦伟、彦云，及播兄据，揔并所孤，幼悉为林氏所训导，以至成立，咸致文学之名。开元天宝中二十年间，彦、辅、据等七人，并举进士，连中科名，衣冠荣之。”

阎防

《携琴酒寻阎防崇济寺所居僧院》、《宿华阴东郭客舍忆阎防》

(略)

鲜于叔明

《与鲜于庶子自梓州成都少尹自褒城同行至利州道中作》、《与鲜于庶子泛汉江》

《旧书》一二二、《新书》一四七各有《李叔明传》，即鲜于叔明。

韩涉

《怀叶县关操姚旷韩涉李叔齐》

颜真卿《靖居寺题名》：“唐永泰二年，真卿以罪佐吉州，闻青原靖居寺有幽绝之致，御史韩公涉、刺史梁公乘尝见招，欲同游而不果。”

颜韶

《送颜韶》

颜真卿《惟贞碑》：“……胜、式、宣、韶，并进士制举。”（案徐松《登科记考》附类有颜韶，注云进士，鲁公侄。）

颜真卿

《送颜平原》、《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

《旧书》一二八、《新书》一五三各有传。

归一

《送青龙招提归一上人远游吴楚别诗》

张谓《送青龙一公》：“事佛轻金印，勤王度玉关。不知从树下，还肯到人间。楚水青莲净，吴门白日闲。圣朝须助理，绝莫几东山。”（案此必与公诗同时作。）

严武

《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宿岐州北郭严给事别业》、《虢州南池候严中丞不至》、《使君席夜送严河南赴长水》、《稠桑驿喜逢严河南中丞便别》、《暮秋会严京兆后厅竹斋》、《送严黄门拜御史大夫再镇蜀川兼覲省》

《旧书》一一七有传，《新书》一二九《严挺之传》附。（案杜甫有《奉赠严八阁老》、《寄岳州贾司马六文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二诗，刘方平有《严八判官》诗，皆指严武，故知武行八。）

严诜②

《送严诜擢第归蜀》

《元和姓纂》五：广汉严氏，震从祖兄诜，兼御史中丞。（案《旧书·严震传》，贞元十五年卒，年七十六，则生于开元十二年，与岑公同时。诜为震兄，疑即诜也。）

严维

《送严维下第还江东》

（略）

苏震

《故河南尹岐国公赠工部尚书苏公挽歌二首》

《新书》一二五《苏瑰传》附传。

① 本文据《清华周刊》第三十九卷八期编入本卷。

② 原稿作“严说”，当是形近而误。

岑参诗校读^①

丘中春卧寄王子

田中开白室，林下闭玄关。卷迹人方处，无心云自闲。竹深喧暮鸟，花缺露春山。胜事那能说，王孙去未还。

案大历二年《上嘉州青衣山》曰：“早岁爱丹经。”此少室下诸诗语意多涉玄寂，盖皆早年山居习静时所作，其时当在开元十八年以后，二十二年以前，公十六岁至二十岁之间。

南溪别业

结宇依青嶂，开轩对翠畴。树交花两色，溪合水重流。竹径春来扫，兰樽夜不收。逍遥自得意，鼓腹醉中游。

案《国秀集》作蒋冽，误。少室有南溪，详见《年谱》^②。

宿东溪王屋李隐者

山店不凿井，百家同一泉。晚来南村黑，雨色和人烟。霜畦吐寒菜，沙雁噪河田。隐者不可见，天坛飞鸟边。

正德本题作“宋东溪怀王屋李隐者”。色作气，边作还。

案《新书·地理志》，河南府有王屋县。

寻巩县南李处士别业

先生近南郭，茅屋临东川。桑叶隐村户，芦花映钓船。有时著书暇，尽日窗中眠。且喜间井近，灌田同一泉。

正德本别业作别居。

案《新书·地理志》，河南府有巩县。巩县与少室为近，故诗曰：“且喜间井近，灌田同一泉。”

寻少室张山人闻与偃师周明府同入都

中峰炼金客，昨日游人间。叶县凫共去，葛陂龙暂还。春云凑深水，秋雨悬空山。寂寂清溪上，空余丹灶闲。

正德本眉批云秋本作夜，下寂字作寞。王荆公《诗选》春作暮，水作木，上作里。

案《新书·地理志》，东都，天宝元年曰东京，此曰“入都”，当作于天宝元年以前，公居少室之时。

巩北秋兴寄崔明允

白露披梧桐，玄蝉昼夜号。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君子佐休明，小人事蓬蒿。所适在鱼鸟，焉能徇锥刀？孤舟向广武，一鸟归成皋。胜概日相与，思君心郁陶。

正德本焉作鸟，成作城。

案诗云“君子”，谓崔明允，“小人”则公自谓。“佐休明”谓明允及第后受官，“事蓬蒿”盖其时公犹居于少室。《唐才子传》谓崔明允开元十八年进士及第，与公居少室之时正相合。

缙山西峰草堂作

结庐对中岳，青翠常在门。遂耽水木兴，尽作渔樵言。顷来阙章句，但欲闲心魂。日色隐空谷，蝉声喧暮村。曩闻道士语，偶见清净源。隐几阅吹叶，乘秋眺归根。独游念求仲，开径招王孙。片雨下南涧，孤峰出东原。栖迟虑益澹，脱略道弥敦。野霭晴拂枕，客帆遥入轩。尚平今何在？此意谁与论？伫立云去尽，苍苍月开园。

案《元和郡县图志》，河南府缙氏县有缙氏山，在县东南二十九里。诗云“片雨下南涧”，南涧疑即《南溪别业》之南溪。缙山西峰草堂疑即南溪别业。下篇《自潘陵尖还少室》云“草堂近少室”，草堂盖即指缙山西峰草堂。

自潘陵尖还少室居止秋夕凭眺

草堂近少室，夜静闻风松。月出潘陵尖，照见十六峰。九月山叶赤，溪云淡秋容。火点伊阳村，烟深嵩角钟。尚子不可见，蒋生难再逢。胜惬只自知，佳趣为谁浓？昨诣山僧期，上到天坛东。向下望雷雨，云间见回龙。夕与人（群）疏，转爱丘壑中。心澹水木会，兴幽鱼鸟通。稀微了自释，出处乃不同。况本无宦情，誓将依道风。

正德本惬作偃，夕作久，空白作群。

案《宿东溪王屋李隐者》云：“隐者不可见，天坛飞鸟边。”此云：“昨诣山僧期，上到天坛东。”二篇所咏盖即一事。《元丰九域志》，河南府澠池县有天坛山，又孟州王屋县有天坛山。李白《寄王屋山人孟大融》曰：“愿随夫子天坛上。”

还东山洛上作

春流急不浅，归樵去何迟！愁客叶舟里，夕阳花水时。云晴开
蟠蛸，棹发起鸬鹚。莫道东山远，衡门在梦思。

案以下诸篇疑皆开元二十二年以后数年中往返京洛间作。

东归晚次潼关怀古

暮春别乡树，晚景低津楼。伯夷在首阳，欲往无轻舟。遂登关
城望，下见洪河流。自从巨灵开，流血千万秋。行行潘生赋，赫
赫曹公谋。川上多往事，凄凉满空洲。

正德本河作水。

戏题关门

来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见关城吏，还从旧路归。

正德本路作道。

案关门盖指潼关门。

浐水东店送唐子归嵩阳

野店临官路，重城压御堤。山开灞水北，雨过杜陵西。归梦秋
能作，乡书醉懒题。桥回忽不见，征马尚闻嘶。

正德本顶注眉批云作音佐，忽作忽。

案此诗云“归梦秋能作，乡书醉懒题”，则其时公犹家于少
室而未移居长安也。

宿华阴东郭客舍忆阎防

次舍山郭近，解鞍鸣钟时。主人炊新粒，行子充夜饥。关月生首阳，照见华阴祠。苍茫秋山晦，萧瑟寒松悲。久从园庐别，遂与朋（一作相）知辞。旧壑兰杜晚，归轩今已迟。

正德本壑作壑。

案《新书·地理志》，关内道华州有华阴县。

携琴酒寻阎防崇济寺所居僧院（得浓字）

相访但寻钟，门寒古殿松。弹琴醒暮酒，卷幔引诸峰。事惬林中语，人幽物外踪。吾庐幸接近，兹地兴偏浓。

正德本酒作雨，眉批云雨本作酒，接作相，眉批云近一作接。

杨 固 店

客舍梨叶赤，邻家闻捣衣。夜来尝有梦，坠泪缘思归。洛水行欲尽，缑山看渐微。长安只千里，何事信音稀？

正德本尝作常。

开元二十八年在长安作，时年二十六岁

送王大昌龄赴江宁

对酒寂不语，怅然悲送君；明时未得用，白首徒攻文。泽国从一官，沧波几千里；群公满天阙，独去过淮水。旧家富春渚，尝忆卧江楼；自闻君欲行，频望南徐州。穷巷独闭门，寒灯静深屋；北风吹微雪，抱被肯同宿。君行到京口，正是桃花时；舟中饶孤

兴，湖上多新诗。潜虬且深蟠，黄鹄举未（一作鹤飞来）晚；惜君青云器，努力加餐饭。

正德本眉批云悲一作愁，未一作不，鹤一作鹄，黄鹄举未作黄鹤飞来。王荆公《诗选》悲作愁，鹄作鹤。

案此开元二十八年诗，见《年谱》。

送崔全被放归都覲省

夫子不自衒，世人知者稀。来倾阮氏酒，去着老莱衣。渭北草新出，关东花欲飞。楚王犹自惑，宋玉且将归。

正德本宋玉作片玉。

案题曰归都，谓归东都也，东都天宝元年曰东京，此当作于天宝元年以前公在长安之时，开元二十八年公在长安。参见前篇。

送薛彦伟擢第东归

时辈似君稀，青春战胜归。名登郃诜第，身着老莱衣。称意人皆羨，还家马若飞。一枝谁不折，棣萼独相辉。

正德本题作“送薛彦伟擢第东都覲省”。

案正德本题作“东都覲省”，盖与前篇同时作。《旧书》一四六《薛播传》云开元、天宝中二十年间，彦伟等兄弟七人并举进士及第，今知彦伟及第在开元末而不在天宝中，可补正史之不足。

送蒲秀才擢第归蜀

去马疾如飞，看君战胜归。新登郃诜第，更著老莱衣（上四句与送薛彦诗相同）。汉水行人少，巴山客舍稀。向南风候暖，腊月

见春辉。

正德本巴作已。诗注彦字下应补伟字。

案此篇与以上二篇有相同诗句，其时相去或不甚远。

开元二十九年游河朔作

登古邺城

下马登邺城，城空复何见？东风吹野火，暮入飞云殿（一作入暮飞云电）。城隅南对望陵台，漳水东流不复回。武帝宫中人去尽，年年春色为谁来？

王荆公《诗选》城空作空城，暮入作日暮，殿作电。

案以下诸篇皆开元二十九年游河朔及归途中诗。时公新移家长安，故或云“颍阳归客”，或云“吾庐终南下”也。参见《年谱》。

邯郸客舍歌

客从长安来，驰马邯郸道。伤心丛台下，一带生蔓草。客舍门临漳水边，垂杨下系钓鱼船。邯郸女儿夜沽酒，对客挑灯夸数钱。酩酊醉时日正午，一曲狂歌垆上眠。

正德本带作旦，眉批云日本作月。

题井陉双溪李道士所居

五粒松花酒，双溪道士家。唯求缩却地，乡路莫教赊。

冀州客舍酒酣贻王绮寄题

南楼(时王子欲应制举西上)

夫子傲常调,诏书下征求,知君欲谒帝,秣马趋西周。逸足何骎骎,美声实风流,学富赡清词,下笔不能休。君家一何盛,赫奕难为俦,伯父四五人,同时为诸侯。忆昨始相值,值君客贝丘,相看复乘兴,携手到冀州。前日在南县,与君上北楼,野旷不见山,白日落草头。客舍梨花繁,深花隐鸣鸠;南邻新酒熟,有女弹箜篌。醉后或狂歌,酒醒满离忧,主人不相识,此地难淹留。吾庐终南下,堪与王孙游,何当肯相寻,漉上一孤舟。

正德本题注欲在举下,秣作扶,眉批云扶一作秣,何一作方,声一作秀,学富作富学,县一作院,或一作欲。

醉题匡城周少府厅壁

妇姑城南风雨秋,妇姑城中人独愁。愁云遮却望乡处,数日不上西南楼。故人薄暮公事闲,玉壶美酒琥珀殷。颍阳秋草今黄尽,醉卧君家犹未还。

正德本题无厅壁二字。

至(一作宫)大梁却寄匡(一作康)城主人

一从弃鱼钓,十载干明王。无由谒天阶,却欲归沧浪。仲秋至东郡,遂见天雨霜。昨日梦故山,蕙草(一作芳蕙)色已黄。平明辞铁丘,薄暮游大梁。仲秋萧条景,拔刺飞鹅鸽。四郊阴气(一作氛)闭,万里无晶光。长风吹白茅,野火烧枯桑。故人南燕吏,籍籍名更香。聊以玉壶赠,置之君子堂。

正德本昨日作昨夜,蕙草作蕙帐,眉批云帐当作草。

梁园歌送河南王说判官

君不见梁孝王修竹园，颓墙隐辚势仍存，娇娥曼脸成草蔓，罗帷珠帘空竹根？大梁一旦人代改，秋月春风不相待，池中几度雁新来，洲上千年鹤应在（梁园中有雁池鹤洲）。梁园二月梨花飞，却似梁王雪下时，当时置酒延枚叟，肯料平台狐兔走！万事翻复如浮云，昔人空在今人口。单父古来称宓生，只今为政有吾兄（家兄时宰单父）；轺轩若过梁园道，应傍琴台闻政声。

天宝元年刘长卿有《旅次丹阳郡遇康侍御宣慰兼别岑单父》诗，岑单父谓公兄况（见后《送人归江宁》下），知天宝元年以前岑况尝官单父。此篇云“单父古来称宓生，只今为政有吾兄”，下篇云“单父闻相近，家书早为传”，并当作于天宝元年以前，因无确年可考，姑系开元二十九年。

送楚丘翺少府赴官

青袍美少年，黄绶一神仙。微子城东面，梁王苑北边。桃花色似马，榆荚小于钱。单父闻相近，家书早为传。

正德本眉批云荚一作英，（英）又作叶。

郊行寄杜位

嵒岨空城烟，凄清（一作凉）寒山景。秋风引归梦，昨夜到汝颖。近寺闻钟声，映陂见树影。所思何由见？东北徒引领。

正德本眉批云清一作亦，陂一作波。

偃师东与韩樽同诣景云（《英华》无景云二字）晖上人即事山阴老僧解《楞伽》，颖阳归客远相过。烟深草湿昨夜雨，雨后

秋风渡漕河。空山终日尘事少，平（一作出）郊远见行人小（一作人行渺）。尚书碛上黄昏钟，别驾渡头一归鸟。

天宝元年在长安及东归诗

送郭义杂言

地上青草出，经冬今始归。博陵无近信，犹未换春衣。怜汝不忍别，送汝上酒楼。初行莫早发，且宿霸桥头。功名须及早，岁月莫虚掷。早年已工诗，近日兼注《易》。何时过东洛，早晚度盟津。朝歌城边柳拂地，邯郸道上花扑人。去年四月初，我正在河朔。曾上君家县北楼，楼上分明见恒岳。中山明府待君来，须计行程及早回！到家速觅长安使，待汝书封我自开。

正德本今作方。初行二句另见，彼行作程，霸作灞。

此天宝元年诗，见《年谱》。

送人归江宁

楚客忆乡信，向家湖水长。住愁春草绿，去喜桂枝香。海月迎归楚，江云引到乡。吾兄应借问，为报鬓毛霜。

天宝元年刘长卿有《曲阿对月别岑况徐说》及《旅次丹阳郡遇康侍御宣慰兼别岑单父》二诗（见《年谱》注八），知公兄况天宝元年在丹阳。此篇送人归江宁而云“吾兄应借问”，下篇送人赴扬州亦云“为报吾兄道”，并当作于天宝元年。

送扬州王司马

君家旧淮水，水上到扬州。海树青官舍，江云黑郡楼。东南随

去鸟，人吏待行（一作归）舟。为报吾兄道，如今已白头。

正德本鸟作马。

送许子擢第归江宁拜亲因寄王大昌龄

建业控京口，金陵款沧溟。君家临秦淮，傍对石头城。十年自勤学，一鼓游上京。青春登甲科，动地闻香名。解榻皆五侯，结交尽群（一作时）英。六月槐花飞，忽思莼菜羹。跨马出国门，丹阳返柴荆。楚云引归帆，淮水浮客程。到家拜亲时，入门有光荣。乡人尽来贺，置酒相邀迎。闲眺北顾（一作登江一作因登）楼，醉眠湖上亭。月从海门出，照见茅山青。昔为帝王州，今幸天地（一作下）平。五朝变人世，千载空江声。玄元告灵符，丹洞获其铭。皇帝受玉册，群臣罗天庭。喜气薄太阳，祥光彻宵冥。奔走朝万国，崩腾集百灵。王兄尚谪宦，屡见秋云生。孤城带后湖，心与湖水清。一县无谗辞，有时开道经。黄鹤垂两翅，徘徊但悲（一作悲且）鸣。相思不可见，空望牛女星。

正德本眉批云国（门）一作郭，（五）朝一作胡，开（道经）一作闻。

此天宝元年诗，见《年谱》。

宿关西客舍寄东山严许二山

人时天宝初七月初三日在内

学见有高（一本有近字）道举征

（别本俱作七月三日在内学见有

高道举征宿关西客舍寄东山严许二山人）

云送关西雨，风传渭北秋。孤灯然客梦，寒杵捣乡愁。滩上思

严子，山中忆许由。苍生今有望，飞诏下林丘。

正德本题作“宿关西客舍寄山东严许二山人时天宝高道举征”。

天宝三载游淇上及初授官诗

临河客舍呈狄明府兄留题县南楼

黎阳城南雪正飞，黎阳渡头人未归（一作渡口人渡稀）。河边酒家堪寄宿，主人小女能缝衣。故人高卧黎阳县，一别三年不相见。邑中雨雪偏着时，隔河东郡人遥羨。邺都唯见古时丘，漳水还如旧日流。城上望乡应不见，朝来好是懒登楼。

王荆公《诗选》及正德本上黎字俱作凤。

案《新书·地理志》，魏州有临河县。以下诸篇疑皆天宝三载春所作。考见下篇。

敬酬杜华淇上见赠兼呈熊曜

杜侯实才子，盛名不可及，只曾效（一作为）一官，今已年四十。是君同时者，已有尚书郎，憐君独未遇，淹泊在他乡。我从京师来，到此喜相见，共论穷途事，不觉泪满面！忆昨癸未岁，吾兄自江东，得君江湖诗，骨气凌谢公。熊生尉淇上，开馆常待客，喜我二人来，欢笑朝复夕。县楼压春岸，戴胜鸣花枝，吾徒在舟中，纵酒兼弹棋。三月犹未还，寒愁满春草，赖蒙瑶华赠，讽咏慰怀抱。

正德本曜作耀，憐作怜，寒作客。

案此篇云“忆昨癸未岁”，癸未谓天宝二年，则此当作于天宝三载。又云“熊生尉淇上”，淇上谓淇水之上。《元和姓纂》一：

“开元临清尉熊曜。”《新书·地理志》：贝州有临清县。临清与淇水为近，淇上殆即谓临清。《姓纂》云熊曜开元时尉临清，必开元末始授官，至天宝三载犹未罢也。上篇及以下二篇皆河北诗，疑同时作。

题新乡王釜厅壁

怜君守一尉，家计复清贫。禄米尝不足，俸钱供与人。城头苏门树，陌上黎阳尘。不是旧相识，声同心自亲。

正德本眉批云复一作后，尝作常。

案《新书·地理志》，卫州有新乡县。

春寻河阳陶处士别业

风暖日暝暝，黄鹂飞近村。花明潘子县，柳暗陶公门。药碗摇山影，鱼竿带水痕。南桥车马客，何事苦喧喧？

正德本陶作闻。

案《新书·地理志》，孟州有河阳县。

初授官题高冠草堂

三十始一命，宦情多欲阑。自怜无旧业，不敢耻微官。涧水吞樵路，山花醉药栏。只缘五斗米，辜负一渔竿。

正德本多作都，辜作孤。

此天宝三载诗，见《年谱》。

高冠（一作官）谷口招（一作赠）郑鄠

谷口来相访，空斋不见君。涧花然暮雨，潭树暖春云。门径稀

人迹，檐峰下鹿群。衣裳与枕席，山霭碧氛氲。

正德本冠作宫。

还高冠潭口留别舍弟

昨日山有信，只今耕种时。遥传杜陵叟，怪我还山迟。独向潭上酌，无人林下棋。东溪忆汝处，闲卧对鸬鹚。

正德本酌作钓，棋作期。

终南云际精舍寻法澄上

人不遇归高冠东潭石淙

望秦岭微雨作贻友人

昨夜云际宿，旦（一作适）从西峰（一作岭一作风）回。不见林中僧，微雨潭上来。诸峰皆青翠，秦岭独不开。石鼓有时鸣，秦王安在哉？东南云开处，突兀猕猴台。崖口悬瀑流，半空白皑皑（《河岳英灵》无上四句，有水深断山口，吼沫相喧厯二句）。喷壁四时雨，傍村终日雷。北瞻长安道，日夕生尘埃。若访张仲蔚，衡门满（一作映）蒿莱。

正德本题作“潭石淙望秦岭微雨贻友人”，青作晴，生作多，眉批云晴一作青，崖口一作淙淙（淙？）断山口，吼沫相喧极，雨一作云，夕一作生。

题云际南峰眼上人读经堂

（眼公不下此堂十五年矣）

结宇题三藏，焚香老一峰。云间独坐卧，只是对山松。

正德本眼作演，山作杉。洪迈宇作室，题作开，山作杉。

此云际当即前篇之云际，盖亦居高冠时诗。

天宝四载在长安诗

送郑堪归东京汜水别业(得闲字)

客舍见春草，忽闻思旧山。看君灞陵去，匹马成皋还。对酒风与雪，向家河复关。因悲宦游子，终岁无时闲！

正德本堪作甚，题注得上有分字。

案题曰东京，当作于天宝中，姑系三、四载间。

首春渭西郊行呈蓝田张二主簿

回风度雨渭城西，细草新花踏作泥。秦女峰头雪未尽，胡公陂上日初低。愁窥白发羞微禄，悔别青山忆旧溪。闻道辋川多胜事，玉壶春酒正堪携。

正德本题无二字，溪作磻。

以下三篇玩诗意疑皆初授官后作。

喜韩樽相过

三月灞陵春已老，故人相逢耐醉倒。瓮头春酒黄花脂，禄米只充沽酒资。长安城中足年少，独共韩侯开口笑。桃花点地红斑斑（一作如锦斑），有酒留君且莫还。与君兄弟日携手，世上虚（一作浮）名好是闲。

正德本眉批云日一作只。

因假归白阁西草堂

雷声傍太白，雨在八九峰，东望白阁云，半入紫阁松。胜概纷满目，衡门趣弥浓，幸有数亩田，得延二仲踪。早闻达士语，偶与心相通，误徇一微官，还山愧尘容。钓竿不复把，野碓无人舂，惆怅飞鸟尽，南溪闻夜钟。

正德本因作田，误作悞。

登千福寺楚金禅师法华院多宝塔

多宝灭已久，莲华付吾师。宝塔凌太空，忽如涌出时。数年功不成，一志坚自持。明主亲梦见，世人今始知。千家献黄金，万匠磨琉璃。既空泰山木，亦罄天府赀。焚香如云屯，幡盖珊珊垂。悉窣神绕护，众魔不敢窥。作礼睹灵境，焚香方证疑。庶割区中缘，脱身恒在兹。

正德本空作虚，泰作秦，焚作闻，眉批云(莲)华一作经，亲一作先。

《全唐文》三七九岑勋《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云：“禅师法号楚金，姓程，广平人也……誓建兹塔……天宝元载创构材木，肇安相轮。禅师理会佛心，感通帝梦……赐钱五十万，绢千匹，助建修也……于是道俗景附，檀施山积，庀徒度财，功百其倍矣……至四载塔事将就，表请庆斋，归功帝力……其为状也，则岳耸莲披，云垂盖偃，下欬崛以踊地，上亭盈而媚空……。”

送裴校书从大夫淄川觐省

尚书未(应作东)出守，爱子向青州。一路通关树，孤城近海楼。怀中江桔熟，倚处戟门秋。更奉轻轩去，知君无客愁。

正德本川下有郡字，未作东。

此天宝四载诗，见《年谱》。

天宝五、六年游平阳③诗

夜过盘石隔河望永乐寄闺中效齐梁体

盈盈一水隔，寂寂二更初。波上思罗袜，鱼边忆素书。月如眉已画，云似鬓新梳。春物知人意，桃花笑索居。

案《新书·地理志》，河中府有永乐县。以下列诸篇考之，公此游盖自陕、虢一带渡河，历永乐、绛州、平阳等地，入蒲关以返京师。复由《题平阳郡汾桥边柳树》一诗验之，平阳郡天宝元年以前曰晋州，（见《旧书·地理志》）此曰平阳，当作于天宝元年后。天宝五、六两年，公行事不明，游永乐、平阳疑即在此二年间。又案此篇云“春物知人意”，《宿蒲关东店》云“长安二月归正好”，盖此游始于春日，至翌春乃归也。

晚过盘石寺礼郑和尚

暂诣高僧话，来寻野寺孤。岸花藏水碓，溪水（一作竹）映风炉。顶上巢新鹊（一作鹤），衣中带（一作得）旧珠。谈禅未得去，辍櫂且踟蹰。

正德本盘作磐，水作竹，鹊作鹤，带作得，櫂作棹。

题永乐韦少府厅壁

大河南郭外，终日气昏昏。白鸟下公府，青山当县门。故人是邑尉，过客驻征轩。不惮烟波阔，思君一笑言。

正德本笑作咲。

骊姬墓下作(夷吾重耳墓隔河相去十三里)

骊姬北原上，闭骨已千秋。浹水日东注，恶名终不流。献公恣耽惑，视子如仇雠。此事成蔓草，我来逢古丘。蛾眉山月苦，蝉鬓野云愁。欲吊二公子，横汾无轻舟。

正德本题作“骊姬墓”，苦作落。

案《元和郡县图志》，绛州正平县有骊姬墓，在县南八里。

题平阳郡汾桥边柳树(参曾居此郡八九年)

此地曾居住，今来宛似归。可怜汾上柳，相见也依依。

正德本题无平阳郡三字，题注作“曾客居平阳郡八、九年”，眉批云住一作惯。洪迈《万首绝句》八、九年作十八年，非。

宿蒲关东店忆杜陵别业

关门锁归客，一夜梦还家。月落河上晓，遥闻秦树鸦。长安二月归正好，杜陵树边纯是花。

正德本客作路，秦作春。

案《新书·地理志》，河中府河西县有蒲津关，一名蒲坂。此云蒲关，当即蒲津关之省称。

入蒲关先寄秦中故人

秦山数点似青黛，渭上(一作水)一条如白练。京师故人不可见，寄将两眼看飞燕。

正德本题无蒲字，上作水。洪迈眼看作纸西。

天宝七载及其前后诗

送宇文南金放后归太原寓居因呈太原郝主簿
归去不得意，北京关路赊。却投晋山老，愁见汾阳花。翻作灞陵客，怜君丞相家。夜眠旅舍雨，晓辞春城鸦。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为问太原贤主人，春来更有新诗否？

正德本阳作阴，眉批云京本作门。

案天宝八载有《呈宇文判官》诗，宇文判官疑即宇文南金。此云“南金放后归太原”，则当在南金为判官之前。又云“北京关路赊”，北都天宝元年曰北京。此篇盖作于元年至七载之间。

送张卿郎君赴碛石尉

卿家送爱子，愁见灞头春。草羡青袍色，花随黄绶新。县西函谷路，城北大阳津。日暮征鞍去，东郊一片尘。

正德本题作“送张卿郎中军赴碛石尉”。

案乾元元年有《送张郎中赴陇右覲省④卿公》一诗，张郎中疑即此篇之张卿郎君。乾元元年为郎中，则尉碛石当在天宝七载前后。

送人赴安西

上马带胡钩，翩翩度陇头。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万里乡为梦，三边月作愁。早须清黠虏，无事莫经秋！

正德本不载。

案天宝八载及十三载公两度赴安西，十五载始归。十五载后中原多故，边守几废。此篇盖作于八载以前之数年间。

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

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一作碧）眼胡人吹，吹之一曲犹未了，愁杀楼兰征戍儿！凉秋八月萧关道，北风吹断天山草，昆仑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胡笳怨兮将送君，秦山遥望陇山云，边城夜夜多愁梦，向月胡笳谁喜闻！

正德本题无使字，眉批云月一作夜。

此天宝七载诗，见《年谱》。

天宝八载赴安西诗

送费子归武昌

汉阳归客悲秋草，旅舍叶飞愁不扫。秋来倍忆武昌鱼，梦着只在巴陵道。曾随上将过祁连，离家十年恒在边。剑锋可惜虚用尽，马蹄无事今已穿。知君开馆常爱客，樽蒲百金每一掷。平生有钱将与人，江上故园空四壁。吾观费子毛骨奇，广眉大口仍赤髭。看君失路尚如此，人生贵贱那得知？高秋八月归南楚，东门一壶聊出祖。路指凤凰山北云，衣沾鹦鹉洲边雨。勿叹蹉跎白发新，应须守道勿羞贫！男儿何必恋妻子，莫向江村老却人！

正德本常爱客之常作恒，何必作何心。

玩诗意，当作于天宝八载以前。

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

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陇水不可听，呜咽令人愁。沙尘扑马汗，雾露凝貂裘。西来谁家子，自

道新封侯。前月发安西，路上无停留。都护犹未到，来时在西州。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山口月欲出，先照关城楼。溪流与松风，静夜相飕飕（一作颼）。别家（一作来）赖归梦，山寨多离忧。与子且携手，不愁前路修。

正德本暮及作暮到，先照作光照，不愁作不肯，眉批云（山）塞一作色。

以下诸篇皆天宝八载赴安西途中作。《新书·地理志》，陇州汧源县有安戎关，在陇山。此云“先照关城楼”，疑即指安戎关而言。

经陇头分水

陇水何年有？潺潺逼路旁。东西流不歇，曾断几人肠！

《新书·地理志》，陇州汧源县有五节堰，引陇水通漕。

西过渭州见渭水思秦川

渭水东流去，何时到雍州？凭添两行泪，寄向故园流。

《新书·地理志》，陇右道渭州。

题金城临河驿楼

古戍依重险，高楼见五凉。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庭树巢鹦鹉，园花隐麝香。忽如江浦上，忆作捕鱼郎。

正德本眉批云作音佐。

《新书·地理志》，陇右道兰州金城郡。

暮秋山行

疲马卧长坂，夕阳下通津。山风吹空（一作长）林，飒飒如有人。
苍旻霁凉雨，石路无飞尘。千念集暮节，万籁悲萧晨。鸱鸢昨夜鸣，蕙草色已陈。况在远行客，自然多苦辛。

正德本晨作辰。

过燕支寄杜位

燕支山西酒泉道，北风吹沙卷白草；长安遥在日光边，忆君不见令人老。

案《新书·地理志》，凉州武威郡天宝县有焉支山。

逢入京使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玉关寄长安李主簿

东去长安万里余，故人何惜一行书。玉关西望堪肠断，况复明朝是岁除！

正德本题无李字。王荆公东作去，堪肠作肠堪。洪迈堪肠作肠堪。

《新书·地理志》，沙州敦煌郡寿昌县有玉门关。《元和郡县图志》，沙州寿昌县西北一百一十七里有玉门故关。

过磧

黄沙磧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

西更向西。

《新书·地理志》，伊州西州有沙磧。案伊州西州在安西之西，故此云“行到安西更向西”。

磧 中 作

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

正德本辞作离。

银山磧西馆

银山磧口风似箭，铁门关西月如练。双双愁泪沾马毛，飒飒胡沙进人面。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

正德本磧口作峡口。

案《新书·地理志》，西州交河郡西南入谷经礪石磧二百二十里至银山磧，又四十里至焉耆界吕光馆。

岁暮磧外寄元扈

西风传戍鼓，南望见前军。沙磧人愁月，山城犬吠云。别家逢逼岁，出塞独离群。发到阳关白，书今远报君。

经 火 山

火山今始见，突兀蒲昌东。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不知阴阳炭，何独然此中？我来严冬时，山下多炎风，人马尽汗流，孰知造化功？

正德本眉批云氛一作气。

《新书·地理志》，西州交河郡有蒲昌县。

天宝九载在安西诗

安西馆中思长安

家在日出处，朝来起东风。风从帝乡来，不异家信通。绝域地欲尽，孤城天遂穷。弥年但走马，终日随飘蓬。寂寞不得意，辛勤方在公。胡尘净古塞，兵气屯边空。乡路眇天外，归期如梦中。遥凭长房术，为缩天山东。

正德本起作喜，异作与，穷作穹，眉批云穹本作穷，屯作宅。王荆公起作喜，不异作异乡。

此诗云“弥年但走马”，当作于公至安西之次年，即天宝九载。

敦煌太守后庭歌

敦煌太守才且贤，郡中无事高枕眠。太守到来山出泉，黄砂磧里人种田。敦煌耆旧鬓皓然，愿留太守更五年。城头月出星满天，曲房置酒张锦筵。美人红妆色正鲜，侧垂高髻插金钿。醉坐藏钩红烛前，不知钩在若个边。为君手把珊瑚鞭，射得半段黄金钱，此中乐事亦已偏。

正德本月出作出月，眉批云更五年一作五三年，亦一作也。荆公旧作老。

《新书·地理志》，沙州敦煌郡敦煌县。

寄宇文判官

西行殊未已，东望何时还？终日风与雪，连天沙复山。二年领公事，两度过阳关。相忆不可见，别来头已斑。

《新书·地理志》，沙州敦煌郡寿昌县有阳关。此云“二年领公事，两度过阳关”，盖公至安西二年之内因公事已两度出入阳关也。

忆长安曲二章寄庞淮

东望望长安，正值日初出。长安不可见，喜（一作但）见长安日。
长安何处？只在马蹄下。明日归长安，为君急走马。

早发焉耆怀终南别业

晓笛别乡泪，秋冰鸣马蹄。一身虏云外，万里胡天西。终日见征战，连年闻鼓鼙。故山在何处？昨日梦清溪。

正德本别作引。

《元和郡县图志》，西州交河西南至焉耆七百二十里。

天宝十载在武威、临洮诗

武威（一作城）春暮（一作寒）闻宇文判

官西使还已到晋昌

岸（一作片）雨过城头，黄鹂上戍楼。塞花飘客泪，边柳挂乡愁。
白发悲明镜，青春换敝裘。君从万里使，闻已到瓜州。

正德本岸作片，雨作云，柳作树，眉批云使一作戍。

以下诸篇皆天宝十载在凉州武威郡作，参见《年谱》。

河西春暮忆秦中

渭北春已老，河西人未归。边城细草出，客馆梨花飞。别后乡

梦数，昨来家信稀。凉州三月半，犹未脱寒衣。

登凉州尹台寺

胡地三月半，梨花今始开。因从老僧饭，更上夫人台。清唱云不去，弹弦风飒来。应须一倒载，还似山公回。

戏问花门酒家翁

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百瓮花门口。道傍榆荚仍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

正德本荚作叶，仍作青。洪氏七作九，口作有，仍作巧。

案《元和郡县图志》，甘州张掖东北至花门山一千四百五十里，东至凉州五百里，是凉州距花门山较甘州距花门山为尤近。此诗云“道傍榆荚仍似钱”，当是三、四月之时，公天宝十载三、四月间在凉州，此诗当即天宝十载在凉州所作。同年秋有《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诗云“花门楼前见秋草”，足资互证。

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铎歌（此曲本出北同城）

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高堂满地红氍毹，试舞一曲天下无。此曲胡人传入汉，诸客见之惊且叹。慢脸娇蛾纤复秾，轻罗金缕花葱茏。回裾转袖若飞雪，左哈右哈生旋风。琵琶横笛和未匝，花门山头黄云合。忽作出塞入塞声，白草胡沙寒飒飒。翻身入破如有神，前见后见回回新。始知诸曲不可比，《采莲》《落梅》徒聒耳。世人学舞只是舞，恣（一作姿）态岂能得如此！

正德本题无舞字，诸哈字俱作铎，高堂作高台，回裾作回裙，匝作帀，恣作姿，眉批云花门一作花开，非；又云莲花北铎，

乐府舞名，未详；一作“如莲花，舞北铎”，亦回旋之意。荆公题同正德本，诸哈字俱作铎，首句作“如莲花，舞北铎”，娇娥作娇蛾，花门作花开，胡沙作明沙，恣作姿。

此诗云“花门山头黄云合”，盖与前篇同时作。

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

行营便（一作使）呈高开府

热海亘铁门，火山赫金方。白草磨天涯，胡沙莽茫茫。夫子佐戎幕，其锋利如霜。中岁学兵符，不能守文章。功业须及时，立身有行藏。男儿感忠义，万里忘越乡。孟夏边候迟，胡国草木长。马疾过飞鸟，天穷超夕阳。都护新出师，五月发军装。甲兵二百万，错落黄金光。扬旗拂昆仑，伐鼓震蒲昌。太白引官军，天威临大荒。西望云似蛇，戎夷知丧亡。浑驱犬宛马，系取楼兰王。曾到交河城，风土断人肠。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赤亭多飘风，鼓怒不可当。有时无人行，沙石乱飘扬。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旁。地上多髑髅，皆是古战场。置酒高馆夕，边城月苍苍。军中宰肥牛，堂上罗羽觞。红泪金烛盘，娇歌艳新妆。望君仰青冥，短翮难可翔。苍然西郊道，握手何慨慷！

正德本湖作胡，莽作奔，犬作大，寒作塞，眉批云旗一作偈。荆公木作未，黄金光作金光扬，扬旗作揭旗，寒驿作塞驿。

武威送刘判官赴碛西行军

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马去疾如鸟。都护行营太白西，角声一动胡天晓。

正德本威作军，行人作人行。洪迈行人作人行，去作上。

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梁（一作凉）州。凉州七里（一作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到。

正德本诸凉字俱作梁，门楼作楼门，非，眉批云上出一作子，生一作年。荆公生作年。

送四镇薛侍御东归

相送泪沾衣，天涯独未归。将军初得罪，门客复何依。梦去湖山阔，书停陇雁稀。园林幸接近，一为到柴扉。

送韦侍御先归京（得宽字）

闻欲朝龙阙，应须拂豸冠。风霜随马去，炎暑为君寒。客泪题书落，乡愁对酒宽。先凭报亲友，后月到（一作客）长安。

正德本报在友下。《众妙集》书作诗。

临洮客舍留别祁四

无事向边外，至今仍不归。三年绝乡信，六月未春衣。客舍洮水聒，孤城胡雁飞。心知别君后，开口笑应稀。

以下二篇皆天宝十载东归途中作，参见《年谱》。

临洮龙兴寺玄上人院同咏青木香丛

移根自远方，种得在僧房。六月花新吐，三春叶已长。抽茎高

锡杖，引影到绳床。只为能除疾，倾心向药王。

正德本本作本、疾作病。

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

火山六月应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知君惯度祈连城，岂能愁见轮台月？脱鞍（一作衣）暂入酒家垆，送君万里西击胡。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玩诗意，似为公东归次临洮时所作。时天宝十载六月也。参见前两篇。

天宝十一载在长安诗

送薛播擢第归河东

归去新战胜，盛名人共闻。乡连渭川树，家近条山云。夫子能好学，圣朝全用文。弟兄负世誉，词赋超人群。雨气醒别酒，城阴低暮曛。遥知出关后（一作去），更有一终军！

正德本盛作成。

薛播天宝十一载擢第，见五百家注《韩昌黎集·河东薛君墓志铭》。

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

塔势如涌出，孤高聳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净

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

正德本题作“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无作与，注云一作“学道兹无穷”，眉批云角一作方，宗一作崇。

送李翥游江外

相识应十载，见君只一官。家贫禄尚薄，霜降衣仍单。惆怅秋草死，萧条芳岁阑。且寻沧洲路，遥指（一作望）吴云端。匹马关塞远，孤舟江海宽。夜眠楚烟湿，晓饭湖山寒。砧净红鲙落，袖香朱桔团。帆前见禹庙，枕底闻严滩。便获赏心趣，岂歌行路难。青门须醉别，少为解征鞍。

案高适有《秦中送李九赴越》诗，与公此诗时地俱合，当亦天宝十一载同在长安所赋。（参见前篇及后篇）此诗曰“相识应十载”，由天宝十一载上溯至天宝二年为十载，时公至长安方数年，与李翥相识，此正其时。

题李士曹厅壁画度雨云歌

似出栋梁里，如和风雨飞。椽曹有时不敢归，谓言雨过湿人衣。

正德本土作氏，无歌字。

案高适有《同李九士曹观壁画云作》，亦五七言各二句，当系与公同赋。高适又有《观李九少府翥树宓子贱神祠碑》，知此李九士曹即李翥。天宝十一载，公与高适同在长安（参见前篇），此诗盖亦是年所作。

青门歌送东台张判官

青门金锁平旦开，城头日出使车回。青门柳枝正堪折，路旁一

日几人别。东出青门路不穷，驿楼官树灞陵东。花扑征衣看似绣（一作锦），云随去马色疑骢。胡姬酒垆日未午，丝绳玉缸酒如乳。灞头落花没马蹄，昨夜微雨花成泥。黄鹂翅湿飞转低，关东尺书醉懒题。须臾望君不可见，扬鞭飞鞚疾如箭。借问使乎何时来？莫作东飞伯劳西飞燕！

正德本绫作陵，转作屡，如作於，眉批云灞（头）一作坡。荆公灞头落花作“江头花落”，黄鹂作鹂黄，转作屡。

玩诗题与诗意，疑禄山乱前所作。

饯“王岑（一作岑）判官赴襄阳道

故人汉阳使，走马向南荆。不厌楚山路，只怜襄水清。津头习氏宅，江上夫人城。夜入桔花宿，朝穿桐叶行。害群应自慑，持法固须平。暂得青门醉，斜光速去程。

正德本眉批云桐一作枫。

天宝三载有《题新乡王釜厅壁》，王釜、王岑、王岑疑即一人而字讹。《郎官石柱题名》，左司、户部、度支、吏部诸员外郎下俱有王岑名，则作岑作釜者皆误也，又案大历初年杜甫有《送王信州岑北归》诗，以此推王岑之历官时日，其为判官当在天宝十二载前后。盖先为新乡尉（公《题新乡王釜厅壁》曰“怜君守一尉”），继为判官，又历诸员外郎，乃出为刺史也。此诗云“暂得青门醉”，知作于长安。天宝十二载前后公在长安，与前事正合。

天宝十二载在长安诗

送颜平原(并序)

十二年春,有诏补尚书十数公为郡守,上亲赋诗,觞群公,宴于蓬莱前殿,仍赠以缙帛,宠饯加等。参美颜公是行,为宠别章句。

天子念黎庶,诏书换诸侯。仙郎授剖符,华省辍分忧。置酒会前殿,赐钱若山丘。天章降三光,圣泽该九州。吾兄镇河朔,拜命宣皇猷。驷马辞国门,一星东北流。夏云照银印,暑雨随行辀。赤笔仍在箴,炉香惹衣裘。此地邻东溟,孤城吊沧洲。海风掣金戟,异吏呼鸣驺。郊原北连燕,剽劫风未休。鱼盐隘里巷,桑柘盈田畴。为郡岂淹旬,政成应未秋。易俗去猛兽,化人似驯鸥。苍生已望君,黄霸宁久留!

正德本序赠作锡,无颜字,(仍)在作存,吊作带。(丁氏校刊)《碧溪诗话》引序尚书下有郎字,无宴字,无前殿字,赠作赐。

十二年谓天宝十二年也。

太一石鳖崖口潭旧庐招王学士

骤雨鸣淅沥,飏飏溪谷寒。碧潭千余尺,下见蛟龙蟠。石门吞众流,绝岸呀层峦。幽趣倏万变,奇观非一端。偶逐干禄徒,十年皆小官。抱板寻旧圃,弊庐临汛湍。君子满清朝,小人思挂冠。酿酒漉松子,引泉通竹竿。何必濯沧浪,不能钓严滩。此地可遗老,劝君来考槃。

此云“偶逐干禄徒,十年皆小官”,案公天宝三载始授官,至天宝十二载为十年。

题华严寺瑰公禅房

寺南几十峰，峰翠晴可掬。朝从老僧饭，昨日崖口宿。锡杖倚枯松，绳床映深竹。东溪草堂路，来往行自熟。生事在云山，谁能复羁束？

正德本瑰作环，眉批云枯一作孤。

此云“昨日崖口宿”，当即指前篇之“崖口潭旧庐”。又云“生事在云山，谁能复羁束”，盖承前篇之“小人思挂冠”而言。

终南东溪中作

溪水碧于草，潺潺花底流。沙平堪濯足，石浅不胜舟。洗药朝与暮，钓鱼春复秋。兴来从所适，还欲向沧洲。

正德本中作口。

此与前两篇盖同时作，终南即前篇之太一。

终南山双峰草堂作

敛迹归山田，息心谢时辈。昼还草堂卧，但与双峰对。兴来恣佳游，事惬符胜概。著书高窗下，日夕见城内。曩为世人误，遂负平生爱。久与林壑辞，及来松杉大。偶兹近精庐，屡得名僧会。有时逐樵渔，尽（一作永）日不冠带。崖口上新月，石门破苍霭。色向群木深（一作沈），光摇一潭碎。缅怀郑生谷，颇忆严子濑。胜事犹可追，斯人邈千载！

正德本题无山字，双作两，无作字，但与作但见，恣作资，平生作生平，松杉作杉松，近在庐下，屡得作数预，眉批云破一作敛。

此云“敛迹归山田，息心谢时辈”，又云“久与林壑辞，及来松杉大”，考公天宝十三载以后未尝归田，则此诗当作于天宝

十载由安西归后隐居终南之时。

送祁乐归河东

祁乐后来秀，挺身出河东。往年诣骊山，献赋温泉宫。天子不召见，挥鞭遂从戎。前月还长安，囊中金已空。有时忽乘兴，画出江上峰。床头苍梧云，帘下天台松。忽如高堂上，飒飒生清（一作闻江）风。五月火云屯，气烧天地红。鸟且不敢飞，子行如转蓬。少华与首阳，隔河势争雄。新月河上出，清光满关中。置酒灞亭别，高歌披心胸。君到故山时，为谢五（一作君谢）老翁。

正德本後作后，为谢五老翁作为吾谢老翁，眉批云温一作甘，还一作达，生清风一作开江风，一作闻江风。荆公五老作吾老。

此云“天子不召见，挥鞭遂从戎；前月还长安，囊中金已空”，案天宝十载，公在临洮有《留别祁四》诗，祁四即祁乐（详后《祁四再赴江南别诗》下），此谓祁乐从戎，疑即指在临洮之事。祁乐盖继公之后东归，故此曰“前月还长安”。然则此诗当作于天宝十一、二年間。杜甫有《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云：“岂但祁岳（乐）与郑虔”。杜诗亦天宝十四、五年間作，可资参证。

送魏四落第还乡

东归不称意，客舍戴胜鸣。腊酒饮未尽，春衫缝已成。长安柳枝春欲来，洛阳梨花在前开。魏侯池馆今尚在，犹有太师歌舞台。君家盛德岂徒然，时人注意在吾贤。莫令别后无佳句，只向垆头空醉眠！

荆公称作得。

天宝十三载有《送魏升卿擢第归东都因怀魏校书陆浑乔潭》诗，与此诗意多相合，魏四盖即魏升卿。然则此诗当作于天宝十三载之前数年间。

送王伯伦应制授正字归

当年最称意，数子不如君。战胜时偏许，名高人共（一作总）闻。
半天城北雨，斜日灞西云。科斗皆成字，无令错古文！

正德本共作总，灞作岭，眉批云岭本作灞。

《旧书·肃宗纪》云：“至德二载闰八月辛未，贼将遽寇凤翔，崔光远行军司马王伯伦、判官李椿，率众捍贼，贼退，乘胜至中渭桥，杀贼守桥众千人，追击入苑中。时贼大军屯武功，闻之烧营而去。伯伦与贼血战而死。”案天宝十三载至至德二载之数年间公不在长安，则此诗当作于天宝十三载以前。

送严维下第还江东

勿叹今不第，似君殊未迟。且归沧洲去，相送青门时。望鸟指乡远，问人愁路疑。敝裘沾暮雪，归棹带流澌。严子滩复在，谢公文可追。江皋如有信，莫不寄新诗！

《唐才子传》，严维至德二载进士及第。此诗当作于天宝十三载前数年间公在长安之时。

送宇文舍人出宰元城（得阳字）

双凫出未央，千里过河阳。马带新行色，衣闻旧御香。昙花迎墨绶，关柳拂铜章。别后能为政，相思淇水长。

正德本题注得上有分字。

此天宝十三载诗，考见下篇。

崔附马山池重送宇文明府(得苗字)

竹里过红桥，花间藉绿苗。池凉醒别酒，山翠拂行镳。风去妆楼闭，鳧飞叶县遥。不逢秦女在，何处听吹箫！

正德本题注得上有分字。

上篇《送宇文舍人出宰元城》，谓宇文舍人出为元城县令也。唐称县令曰明府，故此篇又称曰宇文明府。杜甫天宝十三载有《崔驸马山亭宴集》诗，此篇盖亦同年所作。

天宝十三载秋前在长安及赴北庭诗

春日醴泉杜明府承恩五品宴席上赋诗

鳧鳧旧称仙，鸿私降自天。青袍移草色，朱绶夺花然。邑里雷仍震，台中星欲悬。吾兄此栖棘，因得贺初筵。

《旧书·肃宗纪》，天宝十三载二月令丞各升一阶。《新书·百官志》，京县令正五品上，畿县令正六品上。《新书·地理志》，京兆府醴泉县为次赤县。此诗云杜明府承恩五品，盖原只六品，今则升一阶而为五品也。

醴泉东溪送程皓元镜微入蜀(得寒字)

蜀郡路漫漫，梁州过七盘。二人来信宿，一县醉衣冠。溪逼春衫冷，林交宴席寒。西南如喷酒，遥向雨中看。

正德本眉批云喷一作嘖。

夏初醴泉南楼送太康颜少府

何地堪相饯？南楼出万家。可怜高处送，远见故人车。野果新成子，庭槐欲作花。爱君兄弟好，书向颍中夸。

南楼送卫凭（得归字）

近县多过（一作来）客，似君诚亦稀。南楼取凉好，便送故人归。鸟向望中灭，雨侵晴处飞。应须乘月去，且为解征衣。

正德本凭作冯。

案此云“南楼取凉好”，与前篇“夏初醴泉南楼”之事合，又曰“近县多过客”，醴泉正为近畿之县。此上三篇盖皆天宝十三载在醴泉诗。

与鄠县群官泛渼陂

万顷浸天色，千寻穷地根。舟移城入树，岸阔水浮村。闲鹭惊箫管，潜虬傍酒樽。暝来呼小吏，列火俨归轩。

正德本群作郡，呼作喧。

案天宝十三载杜甫有《渼陂行》云：“岑参兄弟皆好奇，携我远来游渼陂。”知此篇为同赋之作。杜云：“天地黤惨忽异色，波涛万顷堆琉璃。”即此云“万顷浸天色”。“鳧鹭散乱棹讴发，丝管啁啾空翠来。”即此云“闲鹭惊箫管”。斯游盖及暝方罢，故此云“暝来呼小吏，列火俨归轩”，杜亦云“船舷暝戛云际寺，水面月出蓝田关”也。

与鄠县源少府泛渼陂（得人字）

载酒入天色，水凉难醉人。清摇县郭动，碧洗云山新。吹笛惊

白鹭，垂竿跳紫鳞。怜君公事后，陂上日娱宾。

正德本眉批云日一作自。

杜甫同赋得寒字，钱笺云：“岑参得人字云：‘载酒入天色，水凉难醉人。’盖公与参频游渼陂也。”⑤

送魏升卿（一作叔虹）擢第归

东都因怀魏校书陆浑乔潭

井上桐叶雨（一作赤），灞亭卷秋风。故人适战胜，匹马归山东。问君今年三十几，能使香名满人耳？君不见三峰直上五千仞，见君文章亦如此。如君兄弟天下稀，雄辞健笔皆若飞。将军金印躡紫绶，御史铁冠重绣衣。乔生作尉别来久，因君为问平安否？魏侯校理复何如？前日人来不得书。陆浑山下佳可赏，蓬阁闲时日应往。自料青云未有期，谁知白发偏能长。垆头青丝白玉瓶，别时相顾酒如倾。摇鞭举袂忽不见，千树万树空蝉鸣。

正德本山下作山水，日应作亦应，眉批云如倾一作初醒，忽（不）一作去。荆公东都作东京，匹马作走马，今年作如今，如倾作初醒。

《摭言》云：“乔潭天宝十三年及第，任陆浑尉。”《新书》一九四《元德秀传》云：“南游陆浑，乔潭等皆号门弟子。天宝十三载卒，潭时为陆浑尉，庀其葬。”案公十三载后已赴北庭，此诗明写秋景，必十三载秋公赴北庭之前所作。诗题东都，当从王荆公《百家诗选》作东京。天宝元年已改称东都曰东京。

赴北庭度陇思家

西向轮台万里余，也知乡信日应疏。陇山鹦鹉能言语，为报家人数寄书。

洪迈五八题作“捉拍睦州”，向作去，也知乡信作故乡音耗，家作闺。《全唐诗》卷二乐府十一题作“簇拍陆州”，异文同上。

以下诸篇皆天宝十三载公充安西北庭节度判官赴北庭途中诗。

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得飞字)

闻说轮台路，连年(一作年年)见雪飞。春风曾(一作长)不到，汉使亦应(一作来)稀。白草通疏勒，青山过武威。勤王敢道远(一作不敢道远思)，私向梦中归。

正德本题无庭字，曾不作不曾，眉批云亦一作日。

临洮泛舟赴仙舟自北庭罢使还京

白发轮台使，边功竟不成。云沙万里地，孤负一书生。池上风回舫，桥西雨过城。醉眠乡梦罢，东望羡归程。

过酒泉忆杜陵别业

昨夜宿祁连，今朝过酒泉。黄沙西际海，白草北连天。愁里难消日，归期尚隔年。阳关万里梦，知处杜陵田。

荆公夜作日。

《元和郡县图志》：甘州张掖县有祁连山，在县西南二百里，张掖酒泉二界上。此诗云“昨夜宿祁连，今朝过酒泉”，则当作于西去途中。公两度西去，未审何次所作，姑系十三载赴北庭时。

碛西头送李判官入京

一身从远使，万里向安西。汉月垂乡泪，胡沙费（一作损）马蹄。
寻河愁地尽，过碛觉天低。送子军中饮，家书醉里题。

正德本眉批云沙一作尘。

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一作行）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一作君不见走马沧海边），平沙莽莽
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
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
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
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

正德本碎（石）一作破。

以下诸篇到北庭后诗，参见《年谱》。《新书·地理志》有雪
海（卷四三下），又北庭大都护府有轮台县。又西州交河郡开元
中曰金山都督府。《元和郡县图志》，西州交河县，本汉车师前
王庭也。

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
在金山西。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上将拥旄西出
征，平明（一作小胡）吹笛大军行。四边伐（一作戍）鼓雪海涌，
三军大呼阴山动。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剑河风
急雪片阔，沙（一作河）口石冻马蹄脱。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
报主静边尘。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

正德本雪片作云片。

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

汉将承恩西破戎，捷书先奏未央宫。天子预开麟阁待，只今谁数贰师功！

官军西出过楼兰，营幕傍临月窟寒。蒲海晓霜凝马（一作剑）尾，葱山夜雪扑旌竿。

鸣笳迭（一作偃）鼓拥回军，破国平蕃昔未闻。丈夫鹊印摇（一作迎）边月，大（一作天）将龙旗掣海云。

日落辕门鼓角鸣，千群面缚出蕃城。洗兵鱼海云迎阵，秣马龙堆月照营。

蕃军遥见汉家营，满谷连山遍哭声。万箭千刀一夜杀，平明流血浸空城。

暮雨旌旗湿未干，胡烟（一作尘）白草日光寒。昨夜将军连晓战，蕃军只见马空鞍。

正德本首作章，第三首摇作迎，眉批云丈一作大。洪迈丈作大（第三），山作朝，杀作散（第五）。

《新书·地理志》：西州蒲昌县有播仙镇。又安西大都护府有葱岭守捉城（诸地名详《新书》四三下）。

天宝十四载在轮台北庭诗

轮台即事

轮台风物异，地是古单于。三月无青草，千家尽白榆。蕃书文字别，胡俗语音殊。愁见流沙北，天西海一隅。

以下十四载诗。

北庭作

雁塞通盐泽，龙堆接醋沟。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仍下，朝风夜不休。可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

《新书》四三下《地理志》有盐泊。

北庭贻宗学士道别

万事不可料，叹君在军中。读书破万卷，何事来从戎？曾逐李轻车，西征出太蒙。荷戈月窟外，擐甲昆仑东。两度皆破胡，朝廷轻战功。十年只一命，万里如飘蓬。容鬓老胡尘，衣裘脆边风。忽来轮台下，相见披心胸。饮酒对春草，弹棋闻夜钟。今且还龟兹，臂上悬角弓。平沙向旅馆，匹马随飞鸿。孤城倚大碛，海气迎边空。四月犹自寒，天山雪濛濛。君有贤主将，何谓泣途穷？时来整六翮，一举凌苍穹。

火山云歌送别

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平明乍逐胡风断，薄暮浑随塞雨回。缭绕斜吞铁关树，氛氲半掩交河戍。迢迢征路火山东，山上孤云随马去。

《新书·地理志》：伊州纳职县西南至赤亭守捉。

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

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大夫讨匈奴，前月西出师。甲兵未得战，降虏来如归，橐驼何连连，穹帐亦累累。阴山烽火灭，剑水羽书稀，却笑霍嫫姚，区区徒尔为！西郊候中军，平沙悬落晖。驿马从西来，双节夹路驰，喜鹊捧金印，蛟龙盘画旗。如公未四

十,富贵能及时,直上排青云,傍看疾若飞。前年斩楼兰,去岁平月支,天子日殊宠,朝廷方见推。何幸一书生,忽蒙国士知,侧身佐戎幕,敛衽事边陲。自逐定远侯,亦着短后衣,近来能走马,不弱并州儿。

正德本[駝]作驼,眉批云并州儿一作幽并儿。

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

尝读《西域传》,汉家得轮台。古塞千年空,阴山独崔嵬。二庭近西海,六月秋风来。日暮上北楼,杀气凝不开。大荒无鸟飞,但见白龙堆(即堆)。旧国眇天末,归心日悠哉。上将新破胡,西郊绝烟埃。边城寂无事,抚剑空徘徊。幸得趋幕中,托身厕群才。早知安边计,未尽平生怀。

灭胡曲

都护新灭胡,士马气亦粗。萧条虏尘净,突兀天山孤。

《元和郡县图志》:伊州柔远县有天山,在县北二十里。

奉陪封大夫宴得征字时封公兼鸿胪卿

西边虏尽平,何处更专征?幕下人无事,军中政已成。座参殊俗语,乐杂异方声。醉里东楼月,偏能照列卿!

正德本题自得字下为注语,眉批云专作传。

陪封大夫宴瀚海亭纳凉(得时字)

细管杂青丝,千杯倒接罍。军中乘兴出,海上纳凉时。日没鸟飞急,山高云过迟。吾从大夫后,归路拥旌旗。

《新书·地理志》：北庭大都护府有瀚海军。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然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一作雕）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一作百尺）冰，愁云黦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正德本百丈作百尺，黦作惨，眉批云掣一作擎。荆公胡琴作胡儿。

奉陪封大夫九日登高

九日黄花酒，登高会昔闻。霜威逐亚相，杀气傍中军。横笛惊征雁，娇歌落塞云。边头幸无事，醉舞荷吾君。

正德本中军作中原，眉批云逐一作从。

赵将军歌

九月天山风似刀，城南猎马缩寒毛。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袍。

正德本单于作将军。

敬酬李判官使院即事见呈

公府日无事，吾徒只是闲。草根侵柱础，苔色上门关。饮砚时见鸟，卷帘晴对山。新诗吟未足，昨夜梦东还。

正德本饮作映。

使院中新栽柏树子呈李十五栖筠

爱尔青青色，移根此地来。不曾台上种，留向磻中栽。脆叶欺
门柳，狂花笑院梅。不须愁岁晚，霜露岂能摧？

正德本题无中字。

使交河郡郡在火山脚其

地苦热无雨雪献封大夫

奉使按胡俗，平明发轮台。暮投交河城，火山赤崔巍。九月尚
流汗，炎风吹沙埃。何事阴阳工，不遣雨雪来？吾君方忧边，分
阃资大才。昨者新破胡，安西兵马回。铁联控天涯（一作崖），
万里何辽哉！烟尘不敢飞，白草空皑皑。军中日无事，醉舞倾
金罍。汉代李将军，微功合（一作今）可咍！

荆公自下郡字以下为注语。正德本同。又脚字上正德本
有东字。正德本涯作崖，合作今。荆公合作今。

送崔子还京

匹马西从天外归，扬鞭只共鸟争飞。送君九月交河北，雪里题
诗泪满衣。

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

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
鱼长且肥（海中有赤鲤）。岸旁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
蒸沙烁石然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阴火潜烧天地炉，何事偏

烘西一隅？势吞月窟侵太白，气连赤坂通单于。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见夕阳海边落。柏台霜威寒逼人，热海炎气为之（一作君）薄。

正德本眉批云势吞一作热入。荆公作势入。

《新书》四三下《地理志》有热海。

天山雪歌送萧治（一作沼）归京

天山有雪常不开，千峰万岭雪崔嵬。北风夜卷赤亭口，一夜天山雪更厚。能兼汉月照银山，复逐胡风过铁关。交河城边飞鸟绝，轮台路上马蹄滑。旃裘寒氛万里凝，阑干阴崖千丈冰。将军狐裘卧不暖，都护宝刀冻欲断。正是天山雪下时，送君走马归京师。雪中何以赠君别？惟有青青松树枝。

正德本有雪作雪云，飞鸟作鸟飞，眉批云雪（中）一作客。荆公旃裘作旃澹，雪中作客中。

送张都尉东归

白羽绿弓弦，年年只在边。还家剑锋尽，出塞马蹄穿。逐虏西逾海，平胡北到天。封侯应不远，燕颌岂徒然？

正德本题无张字。

正德本此诗眉批云：“时封大夫初得罪。”案《旧书·玄宗纪》，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封常清自安西入奏，命御胡；十二月与贼战，败被斩。此诗盖作于十四载之岁终。

胡歌

黑姓蕃王貂鼠裘，葡萄宫锦醉缠头。关西老将能苦战，七十行兵仍未休。

正德本蕃作贤。

日没贺延碛作

沙上见日出，沙上见日没。悔向万里来，功名是何物？

《元和郡县图志》，伊州东南取莫贺碛路至瓜州九百里。

宿铁关西馆

马汗踏成泥，朝驰几万蹄。雪中行地角，火处宿天倪。塞迥心常怯，乡遥梦亦迷。那知故园月，也到铁关西！

《新书·地理志》四三下：自焉耆西五十里过铁门关。

题铁门关楼

铁关天西涯，极目少行客。关门一小吏，终日对石壁。桥跨千仞危，路盘两崖窄。试登西楼望，一望头欲白。

正德本铁关作铁门。

肃宗至德元载在轮台及东归诗

优钵罗花歌（并序）

参尝读佛经，闻有优钵罗花，目所未见。天宝庚申岁，参忝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领伊西北庭度支⑥副使。自公多暇，乃于府庭内栽树种药，为山凿池，婆娑乎其间，足以寄傲。交河小吏有献此花者，云得之于天山之南。其状异于众草，势嵯岏如冠弁，嶷然上耸，生不傍引，攒花中折（一作拆），骈叶外包，异香腾风，秀色媚景。因赏而叹曰：

“尔不生于中土，僻在遐裔，使牡丹价重，芙蓉誉高，惜哉！”夫天地无私，阴阳无偏，各遂其生，自物厥性，岂以偏地而不生乎？岂以无人而不芳乎？适此花不遭小吏，终委诸山谷，亦何异怀才之士，未会明主，摈于林藪邪？因感而为歌。歌曰：

白山南，赤山北，其间有花人不识，绿茎碧叶好颜色。叶六瓣，花九房，夜掩朝开多异香，何不生彼中国兮生西方？移根在庭，媚我公堂，耻与众草之为伍，何亭亭而独芳！何不为人之所赏兮，深山穷谷委严霜？吾窃悲阳关道路长，曾不得献于君王。

正德本庚申作景申。

案序云天宝庚申岁。庚申当作丙申。天宝十五载丙申。

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

轮台客舍春草满，颍阳归客肠堪断。穷荒绝漠鸟不飞，万碛千山梦犹懒。怜君白面一书生，读书千卷未成名。王侯贵门脚不到，数亩山田身自耕。兴来浪迹无远近，及至辞家忆乡信。无事垂鞭信马头，西南几欲穷天尽。秦使三年独未归，边头词客旧来稀。借问君来得几日？到家不觉换春衣。高斋清昼卷帷幕，沙帽接罽慵不着。中酒朝眠日色高，弹棋夜半灯花落。冰片高堆金错盘，满堂凜凜五月寒。桂林葡萄新吐蔓，武城刺蜜未可餐。军中置酒夜挝鼓，锦筵红烛日未午。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知尔园林压渭滨，夫人堂上泣罗群。鱼龙川北盘溪雨，鸟鼠山西洮水云。台中严公于我厚，别后新诗满人口。自怜弃置天西头，因君为问相思否？

正德本秦使作奉使，帟幕作罗幕，罗群作红裙，眉批云红本作罗。

杜甫有《奉赠严八阁老》及《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二诗，严八皆谓严武，知此诗之严八侍御，亦谓严武。《新书》一二九《严武传》曰：“累迁殿中侍御史，从玄宗入蜀，擢谏议大夫，至德初赴肃宗行在。”以下皆至德元载诗。

首 秋 轮 台

异域阴山外，孤城雪海边。秋来唯有雁，夏尽不闻蝉。雨拂毡墙湿，风摇毳幕膺。轮台万里地，无事历三年。

送郭司马赴伊吾郡请示李明府（郭子是赵节度同好）
安西美少年，脱剑卸弓弦。不倚将军势，皆称司马贤。秋山城北面，古治郡东边。江（一作池）上舟中月，遥思李郭仙。

玉门关盖将军歌

盖将军，真丈夫！行年三十执金吾，身长七尺颇有须。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南邻犬戎北接胡，将军到来备不虞。五千甲兵胆力粗，军中无事但欢娱。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酏酥。紫绂金章左右趋，问着只是苍头奴。美人一双闲且都，朱唇翠眉映明眸（一作眸）。清歌一曲世所无，今日喜闻《凤将雏》。可怜绝胜秦罗敷，使君五马漫踟蹰。野草绣窠紫罗襦，红牙缕马对樗蒲。玉盘纤手撒（一作掇）作卢，众中夸道不曾输。枥上昂昂皆骏驹，桃花叱拨价最殊。骑将猎向城南隅，腊日射杀千年狐。我来塞外按边储，为君取醉酒剩沽。醉争酒盏相喧呼，忽（一作却）忆咸阳旧酒徒。

正德本白草作百草,只是作即是,眈作眸,眉批云(紫)绂一作绶,即(是)一作尽。荆公甲兵作甲士,酩作驰,只作即,捕作蒲,沽作酤。

此至德元载诗,盖将军谓盖庭伦,见《年谱》。

赠酒泉韩太守

太守有能政,遥闻如古人。俸钱尽供客,家计常清贫。酒泉西望玉关道,千山万磧皆白草。辞君走马归长安,忆君倏忽令人老。

正德本常作亦,忆作思。

以下二篇至德元载东归途中诗。

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

酒泉太守能剑舞,高堂置酒夜击鼓。胡笳一曲断人肠,座上相看泪如雨。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归(一作金)叵罗。三更醉后军中寝,无奈秦山归梦何!

正德本归作金。洪氏上作客。

案首四句洪迈《万首唐人绝句》中收之,《全唐诗》本亦分为二首。今从正德本合之。

题苜蓿峰寄家人

苜蓿峰边逢立春,葫芦河上泪沾巾。闺中只是空相忆,不见沙场愁杀人。

正德本峰作烽,相忆作思想。

《元和郡县图志》,原州萧关县西有蔚茹水,一名葫芦河,

源出原州西南颓沙山下。

至德二载在凤翔长安诗

醉里送裴子赴镇西

醉后未能别，待醒方送君。看君走马去，直上天山云。

正德本待醒作醒时。洪氏题作“醉里送人赴西镇”，上天作入火。

《新书·地理志》，安西大都护府，至德元载更名镇。此诗盖作于至德元、二载之间。

西掖省即事

西掖重云开曙晖，北山疏雨点朝衣。千门柳色连青琐，三殿花香入紫微。平明端笏陪鹓列，薄暮垂鞭信马归。官拙自悲头白尽，不如岩下（一作石）偃（一作掩）荆扉。

正德本琐作锁，鹓作鸳。

以下至德二载公至凤翔行在后所作。参见《年谱》。

行军诗二首（时扈从在凤翔）

吾窃悲此生，四十幸未老。一朝逢世乱，终日不自保。胡兵夺长安，宫殿生野草。伤心五陵树，不见二京道。我皇在行军，兵马日浩浩。胡雏尚未灭，诸将悬征讨。昨闻咸阳败，杀戮净如扫。积尸若丘山，流血涨丰镐。干戈碍乡国，豺虎满城堡。村落皆无人，萧条空桑枣。儒生有长策，无处豁怀抱。块然伤时人，举首哭苍昊！

早知逢世乱，少小谩读书。悔不学弯弓，向东射狂胡！偶从谏官列，谬向丹墀趋。未能匡吾君，虚作一丈夫。抚剑伤世路，哀歌泣良图。功业今已迟，览镜悲白须。平生抱忠义，不敢私微躯。

正德本题无诗字，净如作尽如，丰作澧，萧条作萧然，块然句上有两句空白，眉批云生（野）一作在，泣（良）一作乏。

凤翔府行军送程使君赴成州

程侯新出守，好日发行军。拜命时人羨，能官圣主闻。江楼黑塞雨，山郭冷秋云。竹马诸童子，朝朝待使君。

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时未收长安）

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

宿岐州北郭严给事别业

郭外山色暝，主人林馆秋。疏钟入卧内，片月到床头。遥夜惜已半，清言殊未休。君虽在青琐，心不忘沧洲。

《新书》一二九《严武传》曰：“至德初赴肃宗行在。房琯以其名臣子，荐为给事中。”

行军雪后月夜宴王卿家

子夜雪华余，卿家月影初。酒香熏枕席，炉气暖轩除。晚岁宦情薄，行军欢宴疏。相逢剩取醉，身外尽空虚。

送张献心充副使归河西杂句

将门子弟君独贤，一从受命常在边。未至三十已高位，腰间金印色赭然。前日承恩白虎殿，归来见者谁不羡？篋中赐衣十重余，案上军书十二卷。看君谋智若有神，爱君词句皆清新。澄湖万顷深见底，清冰一片光照人。云中昨夜使星动，西门驿楼出相送。玉瓶素蚁腊酒香，金鞭白马紫游缰。花门南，燕支北，张掖城头云正（一作碛云）黑，送君一去天外忆。

正德本未至作末年，金鞭作金鞍，云正作碛云，眉批云常（在）一作恒，十重一作千万，若（有）一作却。荆公首句无弟字，未至作末年，重作万，十二作二千，谋智作智谋，词句作诗句。

《元和郡县图志·凉州武威》，武德二年讨平李轨，改为凉州，置河西节度使。《旧书·肃宗纪》，至德二载十月，吐蕃寇陷西平郡。此诗曰“张掖城头云正黑”，疑即指吐蕃寇边之事。云正黑谓兵气也。

乾元元年在长安诗

奉和中书舍人贾至早朝大明宫

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一作欲）阑。金阙（一作锁）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花迎（一作明）剑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

正德本贾至在舍人上，珮作佩。

以下三篇皆乾元元年在长安作，见《年谱》。

寄左省杜拾遗

联步趋丹陛，分曹限紫微。晓随天仗入，暮惹御香归。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

正德本微作薇，云作春。

拾遗，杜甫。

送许拾遗恩归江宁拜亲

诏书下青琐，驷马还吴洲。束帛仍赐衣，恩波涨沧流。微禄将及亲，向家非远游。看君五斗米，不谢万户侯。适出西掖垣，如到南徐州。归心望海日，乡梦登江楼。大江盘金陵，诸山横石头。枫树隐茅屋，桔林系渔舟。种药疏故畦，钓鱼垂旧钩。对月京口夕，观涛海门秋。天子怜谏官，论事不可（一作肯）休。早来丹墀下，高驾无淹留！

正德本恩归作思归，眉批云夕一作石。荆公题无恩拜亲三字，渔舟作归舟。

天宝元年有《送许子擢第归江宁拜亲因寄王大昌龄》。

送王著作赴淮西幕府

燕子与百劳，一西复一东。天空信寥廓，翔集何时同？知己难遇，良朋非易逢。怜君心相亲，与我家又通。言笑日无度，书札凡几封！湛湛万顷陂，森森千丈松。不知有机巧，无事干心胸。满堂皆酒徒，岂复羡王公？早年抱将略，累岁依幕中。昨者从淮西，归来奏边功。承恩长乐殿，醉出明光宫。逆旅悲寒蝉，客梦惊飞鸿。发家见春草，却去闻秋风。月色冷楚城，淮光透霜空。各自务功业，当须激深衷。别后能相思，何嗟山水重。

正德本题中作字在幕府下，札作[劄]，承恩作乘恩，山水作山万。

《资治通鉴》，至德元载十二月置淮南节度使，以(高)适为之；置淮南西道节度使，以来瑱为之。使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图璘。二载二月永王璘败死。此诗曰“昨者从淮西，归来奏边功”，当即指璘败之事。又曰“承恩长乐殿，醉出明光宫”，知其时公在长安；至德二载方收复两京，诗必乾元元年作。

卫节度赤骠马歌

君家赤骠画不得，一团旋风桃花色。红缨紫鞵珊瑚鞭，玉鞍锦鞚黄金勒。请君鞚(一作鞞)出看君骑，尾长窄地如红丝。自矜诸马皆不及，却忆百金新买时。香街紫陌凤城内，满城见者谁不爱？扬鞭骤急白汗流，弄影行骄碧蹄碎。紫髯胡雏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鬣]高。枥上看时独意气，众中牵出偏雄豪。骑将猎向南山口，城南狐兔不复有。草头一点疾如飞，却使苍鹰翻向后。忆昨看君朝未央，鸣珂拥盖满路香。始知边将真富贵，可怜人马相辉光。男儿称意得如此，骏马长鸣北风起。待君东去扫胡尘，为君一日行千里！

正德本鞚作鞵，看君作看马，新买作初买，剪出三[鬣]作剪出三[驥]，眉批云珊瑚一作玳瑁，满城一作行人，(满)路一作邑。荆公节度作尚书，满城作行人。《唐诗纪事》节度作尚书。

王荆公《唐百家诗选》及《唐诗纪事》节度俱作尚书。考《旧书·代宗纪》，大历元年六月卫伯玉始加检校工部尚书，其时公已入蜀，而此诗之作于长安又甚明，知作尚书者不合。又考新、旧《唐书·伯玉传》及《旧书》本纪，乾元元年及上元二年伯玉曾两度出镇陕州，而上元二年公在虢州，又不能为此诗，惟

乾元元年公在长安，则此诗断为乾元元年作矣。伯玉初次出镇陕州之前，原为安西将领，因肃宗兴师靖难，乃归长安，领神策兵马使，出镇陕州行营。诗所谓“忆昨看君朝未央”，“始知边将真富贵”，“待君东去扫胡尘”者，即指此而言也。

怀叶县关操姚旷韩涉李叔齐

数子皆故人，一时吏宛叶。经年总不见，书札徒满篋。斜日半空庭，旋风走梨叶。去君千里地，言笑何时接！

正德本姚旷作姚扩，半空作空半，眉批云空半一作早空。

颜真卿《靖居寺题名》云：“唐永泰二年……御史韩公涉，刺史梁公乘尝见招。”此知永泰二年韩涉为御史。此诗谓韩涉“吏宛叶”，则当在官御史之前。诗又曰“去君千里地”，长安去叶县千里，则诗盖作于长安。乾元初及广德年间公俱在长安。广德距永泰为近，其时韩涉恐已为御史。而官叶县疑即在乾元初。

送刘郎将归河东（同用边字）

借问虎贲将，从军凡几年？杀人宝刀缺，走马貂裘穿。山雨醒别酒，关云迎渡船。谢君贤主将，岂忘轮台边（参曾北庭事赵中丞故有下句）。

正德本送作同，宝刀作宝剑。

玩末二句及原注云云，当系自北庭东归后所作。姑系乾元元年。

过缙山王处士黑石谷隐居

旧居缙山下，偏识缙山云。处士久不还，见云如见君。别来逾

十秋，兵马日纷纷。青溪开战场，黑谷屯行军。遂令巢由辈，远逐麋鹿群。独有南涧水，潺湲如昔闻。

正德本眉批云湲一作潺。

此诗曰“别来逾十秋”，谓天宝初自少室别业移家关中迄今已十余年也。又曰“兵马日纷纷”，则指禄山叛乱之事。至德二载收复东京，乾元二年又失之，其前后公皆不能至缙氏，诗必乾元元年作。

送张郎中赴陇右觐省卿公（时张卿公亦充节度留后）
中郎凤一毛，世上独贤豪。弱冠已银印，出身唯宝刀。还家卿月迥，度陇将星高。幕下多相识，边书醉懒操。

正德本题无卿公二字，卿月作乡月，眉批云惟（此本作唯）一作随。荆公贤豪作英豪。

玩末二句，似作于自北庭东归后不久，姑系乾元元年。

乾元二年在长安虢州诗

出关经华岳寺访法华云公

野寺聊解鞍，偶见法华僧。开门对西岳，石壁青棱层。竹径厚苍苔，松门盘紫藤。长廊列古画，高殿悬孤灯。五月山雨热，三峰火云蒸。侧闻樵人言，深谷犹积冰。久愿寻此山，至今嗟未能。谪官忽东走，王程苦相仍。欲去恋双树，何由穷一乘？月轮吐山郭，夜色空清澄。

正德本眉批云忽（东）一作向。

此乾元二年赴虢州途中诗，见《年谱》。

初至西虢官舍南池呈

左右省及南宫诸故人

黜官自西掖，待罪临下阳。空积犬马恋，岂思鹄鹭行？素多江湖意，偶佐山水乡。满院池月静，卷帘溪雨凉。轩窗竹翠湿，案牘荷花香。白鸟上衣桁，青苔生笔床。数公不可见，一别尽相忘。敢恨青琐客，无情华省郎。早年迷进退，晚节悟行藏。他日能相访，嵩南旧草堂。

正德本鹄作鹭。

以下皆乾元二年任虢州长史时诗。

衙郡守还（洪迈曰监司郡守初上

事既受官吏参谒至晡时僚属复伺于客次

胥吏立庭下通刺曰衙以听进退之命）

世事何反复，一身难可料。头白翻折腰，还家私自笑。所嗟无产业，妻子嫌不调。五斗米留人，东溪忆垂钓。

正德本守还作守边，还家私自笑作归家还自笑，眉批云一作还家惟自笑。

郡斋闲坐

负郭无良田，屈身徇微禄。平生好疏旷，何事就羁束？幸曾趋丹墀，数得侍黄屋。故人尽荣宠，谁念此幽独？州县非宿心，云山欣满目。顷来废章句，终日披案牍。佐郡竟何成，自悲徒碌碌！

正德本徇作徇，荣宠作荣达。荆公数得作数载。

佐郡思旧游(并序)

己亥岁春三月,参自补阙转起居舍人。夏四月,署虢州长史。适见秋草,凉风复来,昔桓谭出为六安丞,常忽忽不乐,今知之矣。悲州县琐屑,思掖垣清闲,呈左右省旧游。

幸得趋紫殿,却忆侍丹墀。史笔众推直,谏书人莫窥。平生恒自负,垂老此安卑。同类皆先达,非才独后时。庭槐宿鸟乱,阶草夜虫悲。白发今无数,青云未有期!

正德本序昔桓作晋桓,呈上有因字。

早秋与诸子登虢州西亭观眺

亭高出鸟外,客到与云齐。树点千家小,天围万岭低。残红挂陕北,急雨过关西。酒榼缘青壁,瓜田傍绿溪。微官何足道,爱客且相携。唯有乡园处,依依望不迷。

正德本题注有得低字三字。

玩诗意,疑初到虢州廨署之年所作。

九日使君席奉饯卫中丞赴长水

节使横行西(一作东)出师,鸣弓擐甲羽林儿。台上霜风凌草木,军中杀气傍旌旗。预(一作须)知汉将宣威日,正是胡尘欲灭时。为报使君多泛菊,更将弦管醉东篱。

卫中丞,卫伯玉也。《元和郡县图志》,河南府长水县,东至府二百三十里。《旧书·肃宗纪》,乾元二年十二月癸巳朔神策将军卫伯玉破贼于陕东彊子坂。

虢州西亭陪端公宴集

红亭出鸟外，骏马系云端。万岭窗前睥，千家肘底看。开瓶酒色嫩，踏地叶声干。为逼霜台使，重裘也觉寒。

正德本骏马作驄马。

前有《虢州西亭观眺》诗，以下诸篇疑皆同时所作。

虢州西山亭子送范端公(得浓字)

百尺红亭对万峰，平明相送到斋钟。驄马劝君皆卸却，使君家酝旧来浓。

西亭送蒋侍御还京(得来字)

忽闻驄马至，喜见故人来。欲语多时别，先愁计日回。山河宜晚眺，云雾待(一作赖)君开。为报乌台客，须怜白发催。

题虢州西楼

错料一生事，蹉跎今白头。纵横皆失计，妻子也堪羞。明主虽然弃，丹心亦未休。愁来无去处，只上郡西楼。

正德本上作在。荆公然作能。

题 观 楼

荒楼荒井闭空山，关令乘云去不还。羽盖霓旌何处去？空留药臼向人间。

正德本留作余。

此题函谷关也。《元和郡县图志》，陕州灵宝县南十里有函谷故城。案灵宝县本隶虢郡，武德元年始属陕，此诗疑即在虢

州作。

上元元年虢州诗

春兴思南山旧庐招柳建正字

终岁不得意,春风今复来。自怜蓬鬓改,羞见梨花开。西掖诚可恋,南山思早回。园庐幸接近,相与归蒿莱。

玩诗意,当系到虢州之次年,即上元元年所作。

陪使君早春东郊游眺(得春字)

太守拥朱轮,东郊物候新。莺声随坐啸,柳色映行春。谷口云迎马,溪边水照人。郡中叨佐理,何幸接芳尘。

以下疑皆上元元年在虢州诗。

春半与群公同游元处士别业

郭南处士宅,门外罗群峰。胜概忽相引,春华今正浓。山厨竹里爨,野碓藤间舂。对酒云数片,卷帘花万重。岩泉嗟到晚,州县欲归慵。草色带朝雨,滩声兼夜钟。爱兹清俗虑,何事老尘容。况有林下约,转怀方外踪。

虢州南池候严中丞不至

池上日相待,知君殊未回。徒教柳叶长,漫使梨花开。驷马去不见,双鱼空往来。思想(一作相思)不解说,孤负舟中杯。

正德本漫作漫,往作复,思想作相思。

严中丞，严武也。《旧书》一一七《严武传》曰：“既收长安，以武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时年三十二。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案至德二载九月收复长安，乾元二年九月史思明陷洛阳，同年夏公方至虢州，此诗既写春景，则当作于乾元三年，即上元元年。下二篇同。

使君席夜送严河南赴长水(得时字)

娇歌急管杂青丝，银烛金杯映翠眉。使君地主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辞。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马去迟。寄声报尔山翁道，今日河南胜昔时。

此诗曰“河尹天明坐莫辞”，河尹即谓河南尹严武，亦即本传所谓“为京兆少尹，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者也。

稠桑驿喜逢严河南中丞便别(得时字)

驷马映花枝，人人夹路窥。离心且莫问，春草自应知。不谓青云客，犹思紫禁时(参忝西掖曾联接)。别君能几日？看取鬓成丝。

《元和郡县图志》及《元丰九域志》陕州灵宝县，并有稠桑泽。此作稠桑驿，驿泽形近，未审孰是。

西亭子送李司马

高高亭子郡城西，直上千尺与云齐。盘崖缘壁试攀跻，群山向下飞鸟低。使君五马天半嘶，丝绳玉壶为君提。坐来一望无端倪，红花绿柳莺乱啼，千家万井连回溪。酒行未醉闻暮鸡，点笔操纸为君题。为君题，惜解携；草萋萋，没马蹄。

正德本直上作直下，眉批云下本作上，无下为君题三字。

眉批云丝绳一作青丝，柳一作锦。

暮春虢州东亭送李司马归扶风别庐

柳蹊莺娇花复殷，红亭绿酒送君还。到来函谷愁中月，归去蹢溪梦里山。帘前春色应须惜，世上浮名好是闲。西望乡关肠欲断，对君衫袖泪痕斑。

虢中酬陕西甄判官见赠

微才弃散地，拙宦惭清时。白发徒自负，青云难可期。胡尘暗东洛，亚相方出师。分陕振鼓鼙，二嶂满旌旗。夫子廊庙器，迥然青冥姿。阍外佐戎律，幕中吐兵奇。前者驿使来，忽枉行军诗。昼吟庭花落，夜讽山月移。昔君隐苏门，浪迹不可羁。诏书自征用，令誉天下知。别来春草长，东望转相思。寂寞山城暮，空闻画角悲。

正德本题无见字。

此诗曰“胡尘暗东洛，亚相方出师”，亚相谓御史大夫郭英义也。《旧书》一一七《英义传》曰：“朝廷方讨史思明，选任将帅，乃起英义为陕州刺史，充陕西节度、潼关防御等使，寻加御史大夫。”《旧书·肃宗纪》，上元元年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将军郭英义为陕州刺史”。

喜华阴王少府使到南池宴集

有客至铃下，自言身姓梅。仙人掌里使，黄帝鼎边来。竹影拂棋局，荷香随酒杯。池前堪醉卧，待月未须回。

《元和郡县图志》，虢州湖城县即黄帝铸鼎之处。此诗曰“黄帝鼎边来”，知即作于虢州。《新书·地理志》华州华阴，垂

拱元年更名仙掌，神龙元年复曰华阴，上元二年曰太阴。此诗既称华阴，则当作于上元元年。

五月四日送王少府归华阴(得留字)

仙掌分明引马头，西看一点是关楼。五月也须应到舍，知君不肯更淹留。

正德本诗中月字作日。洪氏掌作马，月作日，须应作应须。

六月三十(一作十三)日水亭送

华阴王少府还县(得潭字)

亭晚人将别，池凉酒未酣。关门劳夕梦，仙掌引归骖。荷叶藏鱼艇，藤花冒客簪。残云收夏暑，新雨带秋岚。失路情无适，离怀思不堪。赖兹庭户里，别有小江潭。

正德本三十作十三，眉批云十三一作三十。

原头送范侍御(得山字)

百尺原头酒色殷，路傍骢马汗斑斑。别君只有相思梦，遮莫千山与万山。

观诸虢州诗，知虢州城西有高原。此诗百尺原头云云，当亦虢州诗。

郡斋南池招杨辚

郡僻人事少，云山常(一作遮)眼前。偶从池上醉，便向舟中眠。与子居最近，周官情又偏。闲时耐相访，正有床头钱。

正德本常作遮，周作同。

虢州诸诗多有南池字，此南池盖亦谓虢州南池。

虢州卧疾喜刘判官相过水亭

卧疾尝晏起，朝来头未梳。见君胜服药，清话病能除。低柳共系马，小池堪钓鱼。观棋不觉暝，月出水亭初。

正德本共作供。

刘判官当即下篇之刘颙。

水亭送刘颙使还归节度(得低字)

无计留君住，应须绊马蹄。红亭莫惜醉，白日眼看低。解带怜高柳，移床爱小溪。此来相见少，正(一作政)事各东西。

正德本正作王。

虢州后亭送李判官使赴晋绛(得秋字)

西原驿路挂城头，客散红亭雨未收。君去试看汾水上，白云犹似汉时秋。

荆公、洪氏俱红作江，收作休。正德本收作休。

虢州送天平何丞入京市马

关树晚苍苍，长安近夕阳。回风醒别酒，细雨湿行装。习战边尘黑，防秋塞草黄。知君市骏马，不是学燕王。

《新书·地理志》，虢州湖城县，乾元三年更名天平，大历四年复旧。

题山寺僧房

窗影摇群木，墙阴载一峰。野炉风自爇，山碓水能舂。勤学翻知误，为官好欲慵。高僧暝不见，月出但闻钟。

正德本载作戴。

虢州多山，此诗多写山城景色，又曰“为官好欲慵”，自当是虢州诗。

送裴判官自贼中再归河阳幕府

东郊未解围，忠义似君稀。误落胡尘里，能持汉节归。卷帘山对酒，上马雪沾衣。却向嫖姚幕，翩翩去若飞。

《新书·地理志》孟州河阳，“武德四年析怀州之河阳、集城、温，于河阳宫置盟州。八年州废，省集城入河阳、温，隶怀州”。此知河阳曾隶怀州。案《旧书·肃宗纪》，上元元年十一月乙巳李光弼奏收怀州，次年二月又失。此诗既送裴某再归河阳，则当作于上元元年冬既收怀州之后。诗曰“上马雪沾衣”，是其证。

上元二年虢州诗

陪使君早春西亭送王赞府赴选（得归字）

西亭系五马，为送故人归。客舍草新出，关门花欲飞。到来逢岁酒，却去换春衣。吏部应相待，如君才调稀。

正德本眉批云门一作外。

以下盖皆上元二年在虢州诗。

虢州酬辛侍御见赠

门柳叶已大，春花今复阑。鬓毛方二色，愁绪日千端。夫子屡新命，鄙夫仍旧官。相思难见面，时展尺书看。

此诗曰“鄙夫仍旧官”，知在虢州有年矣。

南池宴饯辛子赋得蝌斗子

临池见蝌斗，羡尔乐有余。不忧网与钓，幸得免为鱼。且愿充文字，登君尺素书。

正德本蝌斗子作科斗字。《全唐诗·韦应物集》题作“南池宴饯子辛赋得科斗”。

虢州诸诗多有南池字，此南池盖亦谓虢州南池，辛子疑即前篇之辛侍御。

送陕县王主簿赴襄阳成亲

六月襄山道，三星汉水边。求凰应不远，去马剩须鞭。野店愁中雨，江城梦里蝉。襄阳多故事，为我访先贤！

正德本襄阳作襄城，山作阳。

此盖王主簿赴襄阳，道出虢州，公送之而作。乾元二年及上元元年襄州阻兵，恐非此二年中事，故暂系上元二年。

南池夜宿思王屋青萝旧斋

池上卧烦暑，不栉复不巾。有时清风来，自谓羲皇人。天晴云归尽，雨洗月色新。公事常不闲，道书日生尘。早年家王屋，五别青萝春。安得还旧山，东溪垂钓纶！

虢州郡斋南池幽兴因与阎二侍御道别

池色净天碧，水凉雨凄凄。快风从东南，荷叶翻向西。性本爱鱼鸟，未能返岩溪。中岁徇微官，遂令心赏睽。及兹佐山郡，不异寻幽栖。小吏趋竹径，讼庭侵药畦。胡尘暗河洛，二陕震鼓鼙。故人佐戎轩，逸翮凌云霓。行军在函谷，两度闻莺啼。相看红旗下，饮酒白日低。闻君欲朝天，驷马临道嘶。仰望浮与沈，忽如云与泥。夜眠驿楼月，晓发关城鸡。惆怅西郊暮，乡书对君题。

正德本题无因与二字，题注有时任虢州长史六字。

案《旧书·肃宗纪》，上元二年二月李光弼与贼战于北邙，官军败绩。鱼朝恩、卫伯玉走保陕州，河阳怀州共陷贼。三月贼又袭我陕州，卫伯玉击败之。此诗曰“胡尘暗河洛，二陕震鼓鼙”，殆即指其事。

虢州送郑兴宗弟归扶风别庐

佐郡已三载，岂能长后时？出关少亲友，赖汝常相随。今旦忽言别，怆然俱泪垂。平生沧洲意，独有青山知。州县不敢说，云霄谁敢期！因怀东溪老，最忆南峰缙。为我多种药，还山应未迟。

正德本旦作且，平作半，东作陈，眉批云陈本作东，为我作我为。

诗曰“佐郡已三载”，案自乾元二年至上元二年为三载。

送杨录事充潼关判官（得江字一作充使）

夫子方寸里，秋天澄霁江。关西望第一，郡内政无双。狭室下珠箔，连宵倾玉缸。平明（一作使乎）犹未醉，斜月隐书（一作

高，一作吟)窗。

正德本题作“送王录事充使”，秋天作清秋，狭作侠，平明作使乎，书窗作高窗，眉批云一作斜日隐书窗。

案判官为节度等使僚属，潼关判官盖谓镇国节度判官。此当是上元二年诗，参见后篇。

代宗宝应元年华州陕州长安诗

潼关镇国军句覆使院早春寄王同州

胡寇尚未尽，大军镇关门。旌旗遍草木，兵马如云屯。圣朝正用武，诸将皆承恩。不见征战功，但闻歌吹喧。儒生有长策，闭口不敢言。昨从关东来，思与故人论。何为廊庙器，至今居外藩？黄霸宁淹留，苍生望腾骞。卷帘见西岳，仙掌明朝暾。昨夜闻春风，戴胜过后园。各自限官守，何由叙凉温！离忧不可忘，襟背思树萱。

正德本旌旗作旗旌，廊庙作庙廊，眉批云(昨)从一作夜。

《新书·方镇表》，上元二年以华州置镇国节度，广德元年罢。此诗即宝应元年公充关西节度判官时作。参见《年谱》。

潼关使院怀王七季友

王生今才子(一作人)，时辈咸所仰。何当见颜色？终日劳梦想。驱车到关下，欲往阻河广。满目徒春华，思君罢心赏。开门见太华，朝日映高掌。忽觉莲华峰，别来更如长。无心顾微禄，有意在独往。不负林中期，终当出尘网。

正德本子作人，眉批云梦(想)一作忧，独(往)一作长。荆公季友作秀才，在独作佳独。

与前篇同时作。

阆乡送上官秀才归关西别业

风尘奈汝(一作尔)何,终日独波波。亲老无官养,家贫在外多。
醉眠轻白发,春梦渡黄河。相去关城(一作山)近,何时更肯过?

《新书·地理志》,虢州阆乡县有潼关。此诗曰“春梦渡黄河”,与前两篇潼关诗之季候相合,疑即同时作。

范公丛竹歌(并序)

职方郎中兼侍御史范公乃于陕西使院内种竹,新制

丛竹诗以见示。美范公之清致雅操,遂为歌以和之。

世人见竹不解爱,知君种竹府城内。此君托根幸得地,种来几
时闻已大。盛暑飕飕丛色寒,闲宵槭槭叶声干。能清案牍帘下
见,宜对琴书窗外看。为君成阴将蔽日,迸笋穿阶踏还出。守
节偏凌御史霜,虚心愿比郎官笔。君莫爱南山松树枝,竹色四
时也不移。寒天草木黄落尽,犹自青青君始知。

正德本府城作府庭,得地作得所,盛暑作盛夏。

杜甫有《泛舟送魏十八仓曹还京因寄岑中允参范郎中季明》诗,范季明当即此诗之范公。而岑公改太子中允在宝应元年,则此诗亦当作于宝应元年。《杜诗》仇注引鹤注云:“广德元年,岑参自虢州长史归为太子中允。”误,详见《岑公年谱》。

敷水歌送窦渐入京

罗敷昔时秦氏女,千载无人空处所。昔时流水至今流,万事皆
逐东流去。此水东流无尽期,水声还似旧来时。岸花仍自羞红
脸,堤柳犹能学翠眉。春去秋来不相待,水中月色长不改。罗

敷养蚕空耳闻，使君五马今何在？九月霜天水正寒，故人西去度征鞍。水底鲤鱼幸无数，愿君别后垂尺素！

《新书·地理志》，华州华阴西二十四里有敷水渠。此诗疑即公充关西节度判官居华州时作。

送永寿王赞府迓（一作遥）归县（得蝉字）

当官接闲暇，暂得归林泉。百里路不宿，两乡山复连。夜深露湿簟，月出风惊蝉。且尽主人酒，为君从醉眠。

上元二年在虢州有《送王赞府赴选》诗，此诗曰“当官接闲暇，暂得归林泉”，疑当宝应元年王某落选后公送之还乡也。

陕州月城楼送辛判官入秦

送客飞鸟外，城头楼最高。樽前遇风雨，窗里动波涛。谒帝向金殿，随身唯宝刀。相思灞陵月，只有梦偏劳。

正德本二句作“楼头城最高”，陵月作陵后。

此当是宝应元年十月为雍王掌书记在陕州作，辛判官疑即上元二年以诗酬赠之辛侍御。侍御可兼充判官，公即尝以殿中侍御史充关西节度判官。

送王七录事赴虢州

早岁即相知，嗟君最后时。青云仍未达，白发欲成丝。小店关门树，长河华岳祠。弘农人吏待，莫使马行迟！

正德本眉批云，曰（疑白字之误）一作黑，人一作民。

考见下篇。

送王录事却归华阴(王录事自华

阴尉授虢州录事参军旬日却复旧官)

相送欲狂歌,其如此别何!攀辕人共惜,解印日无多。仙掌云重见,关门路再过。双鱼莫不寄,县外是黄河。

正德本共作亦,题注入眉批,却作即。

案上篇及此篇题注云云,自是宝应元年十月公为雍王掌书记在陕州时,王录事旬日之内两度过此送之而作。华阴上元二年曰太阴,宝应元年复故名。此诗称华阴,亦作于宝应元年之一证。王七录事当即本年春在潼关使院所怀之王七季友。《怀王》诗云“开门见太华,朝日映高掌”,乃言季友所在之地。太华、高掌皆指华阴,与此王录事尝为华阴尉之事正合。又案唐时称县尉曰少府,则上元元年屡次酬赠之华阴王少府亦当是王季友矣。上元元年夏季友已为华阴尉,及宝应元年冬犹未罢,则季友为此官至少有三年之久。虽宝应元年十月间季友尝授为虢州录事参军,然不过十日即复旧官,此由岑诗中于季友事迹之斑斑可考者。因慨季友事多不彰,故详识于此。

秋夕读书幽兴献兵部李侍郎

年纪蹉跎四十强,自怜头白始为郎。雨滋苔藓侵阶绿,秋飒梧桐覆井黄。惊蝉也解求高树,旅雁还应厌后行。览卷试穿邻舍壁,明灯何惜借余光。

正德本题幽字上有秋字。

此诗曰“自怜头白始为郎”,公始为郎之年无确考,要当在宝应元年以后,参见《年谱》。

冬宵家会钱李郎司兵赴同州

急管杂青丝，玉瓶金屈卮。寒天高堂夜，扑地飞雪时。贺君关西掾，新绶腰下垂。白面皇家郎，逸翻青云姿。明旦之官去，他辰良会稀。惜别冬夜短，务欢杯行迟。季女犹自小，老夫未令归。且看匹马行，不得鸣凤飞。昔岁到冯翊，人烟接京师。曾上月楼头，遥见西岳祠。沙苑逼官舍，莲峰压城池。多暇或自公，读书复弹棋。州县信徒劳，云霄亦可期。应须力为政，聊慰此相思。

正德本金屈卮作屈金卮。

此诗曰“州县信徒劳”，似为虢州长史后所作，姑系宝应元年。

广德元年长安诗

送怀州吴别驾

灞上柳枝黄，垆头酒正香。春流饮去马，暮雨湿行装。驿路通函谷，州城接太行。覃怀人总喜，别驾得王祥。

《新书·百官志》：“高宗即位改别驾皆为长史，上元二年诸州复置别驾。”案上元二年及宝应元年，公不在长安；且其时东京未复，怀州路恐未通。此诗殆广德元年春所作。

省中即事

华省谬为郎，蹉跎鬓已苍。到来恒补被，随例且含香。竹影遮窗暗，花阴拂簟凉。君王新赐笔，草奏向明光。

正德本新作亲，草作莫。

宝应元年冬公始为祠部员外郎，广德元年改为考功员外郎。《新书·百官志》，吏部考功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过善恶之考法及其行状。此诗云“君王新赐笔，草奏向明光”，殆即谓其时正为考功员外郎也。

刘相公中书江山画障

相府征墨妙，挥毫天地穷。始知丹青笔，能夺造化功。潇湘在帘间，庐壑横座中。忽疑凤凰池，暗与江海通。粉白湖上云，黛青天际峰。昼日恒见月，孤帆如有风。岩花不飞落，涧草无春冬。担锡香炉缁，钓鱼沧浪翁。如何平津意，尚想尘外踪。富贵心独轻，山林兴弥浓。喧幽趣颇异，出处事不同。请君为苍生，未可追赤松。

正德本障作帐，眉批云壑疑作霍，尘外一作丘壑。

刘相公谓刘晏。此广德元年诗，见《年谱》。

尹相公京兆府中棠树降甘露诗

相国尹京兆，政成人不欺。甘露降府庭，上天表无私。非无他人家，岂少群木枝？被兹甘棠树，美掩召伯诗。团团甜如蜜，晶晶凝若脂。千柯玉光碎，万叶珠果垂。昆仑何时来，庆云相逐飞。魏宫铜盘贮，汉帝金掌持。王泽布人和，精心动灵祇。君臣日同德，祯瑞方潜施。何术令大臣，感通能及兹？忽惊政化理，暗与神物期。却笑赵张辈，徒称今古稀！为君下天酒，麴蘖将用时。

正德本晶晶作晶晶，王泽作玉泽，祯瑞作贞瑞。

《旧书·代宗纪》，广德元年正月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京兆尹刘晏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此诗曰“相国尹京

兆”，知诗题之尹相公即谓刘宴。

送襄州任别驾

别乘向襄州，萧条楚地秋。江声官舍里，山色郡城头。莫羨黄公盖，须乘彦伯舟。高阳诸醉客，唯见古时丘。

正德本头作楼，眉批云楼本作头。

此广德元年秋所作，考见前《送怀州吴别驾》诗下。

送任郎中出守明州

罢起郎官草，初封刺史符。城边楼枕海，郭里树侵湖。郡政傍连楚，朝恩独借吴。观涛秋正好，莫不上姑苏。

正德本封作分，史作吏。

此诗疑亦广德元年公为郎时作。

送蜀郡李椽（一作接非）

饮酒俱未醉，一言聊赠君。功曹善为政，明主还应闻。夜宿剑门月，朝行巴水云。江城菊花发，满道香氛氲。

正德本椽作掾，菊作桔。

案此诗作训海语，盖亦公为考功员外郎时诗。

暮秋会严京兆后厅竹斋

京兆小斋宽，公庭半药阑。瓯香茶色嫩，窗冷竹声干。盛德中朝贵，清风画省寒。能将吏部镜，照取寸心看。

正德本兆作尹。

严京兆谓严武。此广德元年诗，见《年谱》。

崔仓曹席上送殷寅充石相判官赴淮南

清淮无底绿江深，宿处津亭枫树林。驷马欲辞丞相府，一樽须尽故人心。

案“石相”疑当作“元相”，谓元载也。载上元二年拜相，领度支转运使如故。殷寅充判官赴淮南疑即为支调之事。上元二年及宝应元年公不在长安，且其时东京阻兵，汴路未通，诗盖广德元年作。

送崔主簿赴夏阳

常爱夏阳县，往年曾再过。县中饶白鸟，郭外是黄河。地近行程少，家贫酒债多。知君新称意，好得奈春何。

此诗曰“知君新称意”，盖谓崔某擢第后即授为夏阳主簿也。《新书·地理志》，同州夏阳县，本河西，乾元三年更名。则此诗当作于乾元三年以后。又案送人及第出任诗，依例当作于长安。长安距同州为近，故诗又曰“地近行程少”。乾元三年以后至广德初，公方由虢州至长安，此诗殆即广德年间所作。又案河中府河西县（即未改夏阳时）有蒲津关，天宝二年公尝过此，故诗又曰“常爱夏阳县，往年曾再过”也。

广德二年在长安诗

送严黄门拜御史大夫再镇蜀川兼覲省

授钺辞金殿，承恩恋玉墀。登坛汉主用，讲德蜀人思。副相韩安国，黄门向子期。刀州重入梦，剑阁再题词。春草连青绶，晴花间赤旗。山莺朝送酒，江月夜供诗。许国分忧日，荣亲色养

时。苍生望已久，来去不应迟！

以下三篇皆广德二年正月诗，见《年谱》。

奉送李太保兼御史大夫充

渭北节度使(即太尉光弼弟)

诏出未央宫，登坛近总戎。上公周太保，副相汉司空。弓抱(一作挽)关西月，旗翻渭北风。弟兄皆许国，天地荷成功。

正德本作“送李太保充渭北节度”。

送许员外江外置常平仓

诏置海陵仓，朝推画省郎。还家锦服贵，出使绣衣香。水驿风催舫，江楼月透床。仍怀陆氏桔，归献老亲尝。

成王挽歌

幽山悲旧桂，长坂怆余兰。地底孤灯冷，泉中一镜寒。铭旌门客送，骑吹路人看。漫作琉璃碗，淮王误合丹。

成当作盛。以下两篇皆广德二年三月诗，见《年谱》。

送张秘书充刘相公通汴

河判官便赴江外覲省

前年见君时，见君正泥蟠，去年见君处，见君已风抟。朝趋赤墀前，高视青云端。新登麒麟阁，适脱獬豸冠。刘公领舟楫，汴水扬波澜。万里江海通，九州天地宽。昨夜动使星，今旦送征鞍。老亲在吴郡，令弟双同官。鲈鲙剩堪忆，莼羹殊可餐。既参幕

中画，复展膝下欢。因送故人行，试歌《行路难》。何处路最难？最难在长安！长安多权贵，珂佩声珊珊。儒生直如弦，权贵不须干。斗酒取一醉，孤琴为君弹。临岐欲有赠，持以握中兰。

正德本琴作瑟。

送江陵泉少府赴任便呈卫荆州

神仙吏姓梅，人吏待君来。渭北草新出，江南花已开。城边宋玉宅，峡口楚王台。不畏无知己，荆州甚爱才。

《旧书》二五《卫伯玉传》：“广德元年冬，吐蕃寇京师，乘舆幸陕，以伯玉有干略，可当重寄，乃拜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节度、观察等使。”此诗春景，当作于广德二年。

左仆射相国冀公东斋幽居（同黎拾遗赋献）

丞相百僚长，两朝居此官。成功云雷际，翊圣天地安。不矜南宫贵，只向东山看。宅占凤城胜，窗中云岭宽。午时松轩夕，六月藤斋寒。玉佩胃女萝，金印耀牡丹。山蝉上衣桁，野鼠缘药盘。有时披道书，竟日不着冠。幸得趋省闱，常欣在门阑。何当复持衡，短翮期风抟？

正德本题注入题，赋作所。

冀公谓裴冕。《新书》一百四十《裴冕传》云：“肃宗至凤翔，罢冕政事……两京平，封冀国公。”《旧书·代宗纪》，广德二年二月戊寅“以澧州刺史裴冕为左仆射”。此诗云左仆射相国冀公，盖即作于广德二年。

冀国夫人歌词七首

据敦煌唐写残卷影片移录。以下六首不著名氏，在岑

参《江行遇梅花之作》后，又格调视余篇较高，疑亦参诗（第五首全缺）。

夫人封赏国初开，宝札纶言天上来。翔鹄日边鸾不去，盘龙印处鹊飞回。

柳暗南桥花扑人，红亭独占二江春。为爱锦波清见底，时时罗袜踏成尘。

锦帽红缨紫簿寒，织成团檐钿装鞍。翩翩出向城南猎，几许都人夹道看。

歌声一发世间稀，数片晴云不肯归。弱腕醉□□□□，误（原作吴缺其左半疑是误字）令□月酒（原作酉左半缺损疑是酒字）□□□。

甲士千群若□云，一身能出定三军。□□玉指调金铍，汉北已东谁不闻。

碎叶氍毹金独盘，繁弦急管夜将阑。自怜丞相歌钟贵，却笑阳台云雨寒。

案裴冕于两京平封冀国公，则此诗当作于乾元元年或广德二年前后公在长安时。

祁四再赴江南别诗

万里来又去，三湘东复西。别多人换鬓，行远马穿蹄。山驿秋云冷，江帆暮雨低。怜君不解说，相忆在书题。

此广德二年诗，见《年谱》。

和刑部成员外秋夜寓直寄台省知己

列宿光三署，仙郎直五宵。时衣天子赐，厨膳大官调。长乐钟应近，明光漏不遥。黄门持被复，侍女捧香烧。笔为题诗点，灯

缘起草挑。竹喧交砌叶，柳舞拂窗条。粉署荣新命，霜台忆旧僚。名香播兰蕙，重价蕴琼瑶。击水翻沧海，抟风透赤霄。微才喜同舍，何幸忽闻《韶》。

正德本题作“和刑部成员外秋寓直台省寄知己”，漏作路，舞作舞。

成员外谓成贲。《郎官石柱题名》，左司员外郎有成贲。独孤及《送成都成少尹赴蜀序》云：“岁次乙巳（永泰元年）定襄郡王英义，出镇庸蜀，谋亚尹，金曰左司郎中成公可。”案成贲官员外郎当在为郎中之前，其为郎中既在永泰元年，则官员外郎当在广德元、二年之间。

故河南尹岐国公赠工部尚书苏公挽歌二首

河尹恩荣旧，尚书宠赠新。一门传画戟，几世驾朱轮。夜色何时晓，泉台不复春。唯余朝服在，金印已生尘。

白日扃泉户，青春掩夜台。旧堂阶草长，空院砌花开。山晚铭旌去，郊寒骑吹回。三川难可见，应惜庾公才。

正德本题无故字，赠作赐，空院作新院。

此广德二年十月诗，见《年谱》。

永泰元年长安梁州诗

韦员外家花树歌

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扫。君家兄弟不可当，列卿御史尚书郎。朝回花底恒会客，花扑玉缸春酒香。

正德本眉批云（不）如一作及，缸一作瓿。荆公花似作春

似，始知人老不如花作知人老去不及花，御作太。

以下四篇皆永泰元年春夏在长安作，见《年谱》。

送卢郎中除杭州赴任

罢起郎官草，初分刺史符。海云迎过楚，江月引归吴。城底涛声震，楼端蜃气孤。千家窥驿舫，五马饮春湖。柳色供诗用，莺声送酒须。知君望乡处，枉道上姑苏。

正德本海(云)一作山，震一作壮。

卢郎中幼平。

苗侍中挽歌二首

摄政朝章重，持衡国相尊。笔端通造化，掌内运乾坤。青史遗芳满，黄枢故事存。空悲渭桥路，谁对汉皇言！

天子悲元老，都人惜上公。优贤几杖在，会葬市朝空。丹旌飞斜日，清笳怨暮风。平生门下客，继美庙堂中。

正德本衡作行，飞斜作翻斜。

苗侍中晋卿。

送郭仆射节制剑南

铁马擐红缨，幡旗出禁城。明王亲授钺，丞相欲专征。玉饌天厨送，金杯御酒倾。剑门乘险过，阁道踏空行。山鸟惊吹笛，江猿看洗兵。晓云随去阵，夜月逐行营。南仲今时往，西戎计日平。将心感知己，万里寄悬旌。

正德本明王作明主，悬旌作旗旌，眉批云今(时)一作令，(戎)计一作刻，旗本作悬。

郭仆射英义。

送韩巽入都覲省便赴举

槐叶苍苍柳叶黄，秋高八月天欲霜。青门百壶送韩侯，白云千里连嵩丘。北堂倚门望君忆，东归扇枕后秋色。洛阳才子能几人，明年桂枝是君得。

正德本眉批云丘一作冈。

《旧书·代宗纪》，广德二年九月，“尚书左丞杨綰知东京选，礼部侍郎贾至知东都举，两都分举选自此始也”。此诗送韩入东都赴举，又在八月，则当作于永泰元年八月。其后公即赴蜀，永别长安矣。

酬成少尹骆谷行见呈

闻君行路难，惆怅临长衢。岂不惮险艰？王程剩相拘。忆昨蓬莱宫，新授刺史符。明主仍赐衣，价值千万余。何幸承命日，得与夫子俱。携手出华省，连镳赴长途。五马当路嘶，按节投蜀都。千崖（一作岩）信萦折，一径何盘纡。层冰滑征轮，密竹碍隼旟。深林迷昏旦，栈道凌空虚。飞雪缩马毛，烈风擘我肤。峰攒望天小，亭午见日初。夜宿月近人，朝行云满车。泉浇石罅坼，火入松心枯。亚尹同心者，风流贤大夫。荣禄上及亲，之官随板舆。高价振台阁，清词出应徐。成都春酒香，且用俸钱沽。浮名何足道？海上堪乘桴。

正德本题行在见下，马毛作马尾，大（夫）一作丈。

成少尹贲。以下二篇皆永泰元年十一月赴蜀途中作，见《年谱》。

赴嘉州过城固县寻永安超禅师房

满寺枇杷冬着花，老僧相见具袈裟。汉王城北雪初霁，韩信台

西日欲斜。门外不须催五马，林中且听演三车。岂料巴川多胜事，为君书此报京华。

正德本台西作坛西。

雪后与群公过慈（一作报）恩寺

乘兴忽相招，僧房暮与朝。雪融双树湿，沙暗（一作闭）一灯烧。竹外山低塔，藤间院隔（一作接）桥。归家如（一作好）欲懒，俗虑向来销。

正德本沙暗作纱闭。

玩题意，当系永泰年前后公为郎时作。考《旧书·代宗纪》，永泰元年正月及大历元年正月皆大雪，此诗当即作于此二年间。

和祠部王员外雪后早朝即事

长安雪后似春归，积素凝华连曙晖。色借玉珂迷晓骑，光添银烛晃朝衣。西山落月临天仗，北阙晴云捧禁闱。闻道仙郎歌《白雪》，由来此曲和人稀。

王员外谓王统。《郎官石柱题名》祠部员外郎王统名在公后，则此诗当作于广德元年以后，大历元年以前。永泰元年及大历元年皆大雪，诗盖即作于此二年间。

送羽林长孙将军赴歙州

剖竹向江渍，能名计日闻。隼旗新刺史，虎剑旧将军。驿舫宿湖月，州城浸海云。青门酒楼上，欲别醉醺醺。

正德本眉批云隼一作龙，浸一作侵。

长孙将军谓长孙全绪。《通鉴》二二三广德元年十月，“子

仪使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将二百骑出蓝田观虏势”，此知全绪为羽林将军在广德元年，而此诗送之出刺歙州，当在其后。姑系永泰元年。

裴将军宅芦管歌

辽东九月芦叶断，辽东小儿采芦管。可怜新管清且悲，一曲风飘海头满。海树萧索天雨霜，管声寥亮月苍苍。白狼河北堪愁恨，玄兔城南皆断肠。辽东将军长安宅，美人芦管会佳客。弄调啾飕胜洞箫，发声窈窕欺横笛。夜半高堂客未回，只将芦管送君杯。巧能陌上惊杨柳，复向园中误落梅。诸客爱之听未足，高卷珠帘列红烛。将军醉舞不肯休，更使美人吹一曲。

正德本眉批云(萧)索本作条，(玄)兔一作武。

玩诗意，疑永泰前数年间公在长安为郎时作。

大历元年长安入蜀诗

奉送李宾客荆南迎亲

迎亲辞旧苑，恩诏下储闈。昨见双鱼去，今看驷马归。驿帆湘水阔，客舍楚山稀。手把黄香扇，身披莱子衣。鹊随金印喜，乌傍板舆飞。胜作东征赋，还家满路辉。

正德本题无奉字，旧作望，储作慈，眉批云胜一作剩。

李宾 客谓李之芳。《旧书·蒋王恽传》：“广德元年……遣之芳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境上，二年而归，除礼部尚书，寻改太子宾客。”以此计其为宾客时当在永泰元年。杜甫有《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审李宾客一百韵》，作于大历二年，盖其时

之芳犹未罢此官也。大历元年二月公已首途赴蜀，则此诗当作于永泰元年或大历元年之岁初。

奉和杜相公初发京城作

按节辞黄阁，登坛恋赤墀。衔恩期报主，授律远行师。野鹊迎金印，郊云拂画旗。叨陪幕中客，敢和《出车》诗。

正德本题初下有夏字。

杜相公杜鸿渐也。以下两篇皆大历元年入蜀途中诗，见《年谱》。

过梁州奉赠张尚书大夫公

汉中二良将，今昔各一时。韩信此登坛，尚书复来斯。手把铜虎符，身总丈人师。错落北斗星，照耀黑水湄。英雄若神授，大材济时危。顷岁遇雷云，精神感灵祇。勋业振青史，恩德继鸿私。羌虏昔未平，华阳积僵尸。人烟绝墟落，鬼火依城池。巴汉空水流，褒斜惟鸟飞。自公布德政，此地生光辉。百堵创里闾，千家恤惸嫠。层城重鼓角，甲士如熊罴。坐啸风自调，行春雨仍随。芄芄麦苗长，蔼蔼桑叶肥。浮客相与来，群盗不敢窥。何幸承嘉惠，小年即相知。富贵情易疏，相逢心不移。置酒宴高馆，娇歌杂青丝。锦席绣拂庐，玉盘金屈卮。春景透高戟，江云彗长麾。枌马嘶柳阴，美人映花枝。门传大夫印，世拥上将旗。承家令名扬，许国苦节施。戎幕宁久驻，台阶不应迟。别有弹冠士，希君无见遗。

正德本丈人作文人，生光作先生，坐啸作坐笑，眉批云昔（未）一作苦。

张尚书张献诚也，时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兼梁州刺史。

尚书念旧垂赐袍衣率

题绝句献上以申感谢

富贵情还在，相逢岂间然。绨袍更有赠，犹荷故人怜。

由前篇“富贵情易疏，相逢心不移”之句验之，知此诗之尚书亦指张尚书献诚。

梁州陪赵行军龙冈寺北

庭泛舟宴王侍御(得长字)

谁宴霜台使？行军粉署郎。唱歌江鸟没，吹笛岸花香。酒影摇新月，滩声聒夕阳。江钟闻已暮，归棹绿川长。

以下九篇皆大历元年入蜀途中诗，见《年谱》。

陪群公龙冈寺泛舟(得盘字)

汉水天一色，寺楼波底看。钟鸣长空夕，月出孤舟寒。映酒见山火，隔帘闻夜滩。紫鳞掣芳饵，红烛然金盘。良友兴正惬，胜游情未阑。此中堪倒载，须尽主人欢。

梁州对雨怀麴二秀才便

呈麴大判官时疾赠余新诗

江上云气黑，岷山昨夜雷。水恶平明飞，雨从蟠冢来。濛濛随风过，萧飒鸣庭槐。隔帘湿衣巾，当暑凉幽斋。麴生住相近，言语阻且乖。卧疾不见人，午时门始开。终日看本草，药苗满前阶。兄弟早有名，甲科皆秀才。二人事慈母，不弱古老莱。昨叹携手迟，未尽平生怀。爱君有佳句，一日吟几回。

正德本眉批云恶一作急；又云河满切，山在南山阳，此注

岷山也；又云县一作归。案诗中无归字。

早上五盘岭

平旦驱驷马，旷然出五盘。江回两岸斗，日隐群峰攒。苍翠烟景曙，森沈云树寒。松疏露孤驿，花密藏回滩。栈道溪雨滑，畚田原草干。此行为知己，不觉蜀道难。

正德本眉批云斗一作阁。

与鲜于庶子泛汉江

急管更须吹，杯行（一作金杯）莫遣迟。酒光红琥珀，江色碧琉璃。日影浮归棹，芦花冒钓丝。山公醉不醉，问取葛疆知。

正德本题注有得迟字三字，眉批云杯行一作金杯。

与鲜于庶子自梓州成都少尹

自褒城同行至利州道中作

剖竹向西蜀，岷峨眇天涯。空深北阙恋，岂惮南路赊。前日登七盘，旷然见三巴。汉水出嶓冢，梁山控褒斜。栈道笼迅湍，行人贯层崖。岩倾劣通马，石窄难容车。深林怯魑魅，洞穴防龙蛇。水种新插秧，山田正烧畬。夜猿啸山雨，曙鸟鸣江花。过午方始饭，经时旋及瓜。数公各游宦，千里皆辞家。言笑忘羁旅，还如在京华。

正德本题利下无州字，笼迅作宠迅，秧作稊。

汉川山行呈成少尹

西蜀方携手，南宫忆比肩。平生犹不浅，羁旅转相怜。山店云

迎客，江村犬吠船。秋来取一醉，须待月光眠。

正德本须待作待倚。

奉和(一本有杜字)相公发益昌

相公临戎别(一作发)帝京，拥麾持节远横行。朝登剑阁云随马，夜渡巴江雨洗兵。山花万朵迎(一作垂)征盖，川柳千条拂(一作拨)去旌。暂到蜀城应计日，须知明主待持衡。

正德本公临作国临，麾作旌。

入剑门作寄杜杨二郎中

时二公并为杜元帅判官

不知造化初，此山谁开坼？双崖倚天立，万仞从地劈。云飞不到顶，鸟去难过壁。速驾畏岩倾，单行愁路窄。平明地仍黑，停午日暂赤。凛凛三伏寒，巉巉五丁迹。与时忽开闭，作固或顺逆。磅礴跨岷峨，巍蟠限蛮貊。星当觜参分，地处西南僻。陡觉烟景殊，杳将华夏隔。刘氏昔颠覆，公孙曾败绩。始知德不修，恃此险何益。相公总师旅，远近罢金革。杜母来何迟，蜀人应更惜。暂回丹青虑，少用开济策。二友华省郎，俱为幕中客。良筹佐戎律，精理皆硕画。高文出诗骚，奥学穷讨蹟。圣朝无外户，环宇被德泽。四海今一家，徒然剑门石。

正德本坼作折，地处作地起，陡作斗。

陪狄员外早秋登府西楼因呈院中诸公

常爱张仪楼，西山正相当。千峰带积雪，百里临城墙。烟氛扫晴空，草树映朝光。车马隘百井，里閭盘二江。亚相自登坛，时

危安此方。威声振蛮貊，惠化钟华阳。旌节罗广庭，戈铤凛秋霜。阶下貔虎士，幕中鸛鹭行。今我忽登临，顾恩不望乡。知己犹未报，鬓毛飒已苍。时命难自知，功业岂暂忘。蝉鸣秋城夕，鸟去江天长。兵马休战争，风尘尚苍茫。谁当共携手？赖有冬官郎。

正德本顾恩作顾思，眉批云（谁）当一作人。

此大历元年七月抵成都后所作，见《年谱》。

送颜评事入京

颜子人叹屈，宦游今未迟。伫闻明主用，岂负青云姿。江柳秋吐叶，山花寒满枝。知君客（一作穷）愁处，月满（一作出一作落）巴川时。

此诗曰“江柳秋吐叶，月满巴川时”，当作于大历元年秋既至成都后。

送狄员外巡按西山军（得霁字）

兵马守西山，中国非得计。不知何代策，空使蜀人弊。八州崖谷深，千里云雪闭。泉浇阁道滑，水冻绳桥脆。战士常苦饥，糗粮不相继。胡兵犹不归，空山积年岁。儒生识损益，言事皆审谛。狄子幕府郎，有谋必康济。胸中悬明镜，照耀无巨细。莫辞冒险艰，可以裨节制。相思江楼夕，愁见月澄霁。

此诗冬景，当作于大历元年冬，大历二年冬公已至嘉州。参见前第二篇。又案西山谓剑南西山，时吐蕃势强，故曰“胡兵犹不归”。

寄青城龙溪奂道人

五岳之丈人，西望青瞢瞢（一作懵懵）。云开露崖峤，百里见石棱。龙溪盘中峰，上有莲华僧。绝顶小（一作少）兰若，四时岚气（一作翠）凝。身同云虚无，心与溪清澄。诵戒龙每听，赋诗人则称。杉风吹（一作冷）袈裟，石壁悬孤灯。久欲谢微禄，誓将归大乘。愿闻开士说，庶以心相应。

正德本有题注云“青城即丈人，奂公有篇”九字，悬作冷，眉批云杉一作冷。

此亦大历元年在成都诗。《新书·地理志》，蜀州青城县有青城山。

送裴侍御赴（一作趁）岁入京（得阳字）

羡他骢马郎，元日谒明光。立处闻天语，朝回惹御香。台寒柏树绿，江暖柳条黄。惜别津亭暮，挥戈忆鲁阳。

正德本他作它。

公游宦之地若安西、虢州、成都，惟成都有汶江，此诗曰“江暖柳条黄”，当即作于成都。大历元年冬公在成都，与题曰“趁岁”合。

大历二年成都嘉州诗

早春陪崔中丞同泛浣花溪宴

旌节临溪口，寒郊陡觉暄。红亭移酒席，画舸逗江村。云带歌声扬，风飘舞袖翻。花间催秉烛，川上欲黄昏。

正德本题无同字，舸作枋。

崔中丞谓崔宁。以下三篇皆大历二年春在成都作，见《年谱》。

江上春叹

腊月江上暖，南桥新柳枝。春风触处到，忆得故园时。终日不如意，出门何所之？从人觅颜色，自笑弱男儿！

正德本不如作不得，自笑作自叹，眉批云何所之一作知告谁，自一作可。

送崔员外入秦（一作奏）因访故园

欲谒明光殿，先（一作应）趋建礼门。仙郎去得意，亚相正承恩。竹里巴山道，花间汉水源。凭将两行泪，为访邵平园。

送李司谏归京（得长字）

别酒为谁香？春官驳正郎。醉经秦树远，梦怯汉川长。雨过风头黑，云开日脚黄。知君解起草，早去入文昌。

正德本眉批云风疑作峰。

此亦大历二年春在成都作。

送赵侍御归上都

骢马五花毛，青云归处高。霜随驱夏暑，风逐振江涛。执简皆推直，勤王岂告劳。帝城谁不恋，回望动离骚。

正德本驱作祛。

以下二篇皆大历二年夏在成都作，见《年谱》。上都，西京也，宝应元年改。

过王判官西津所居

胜迹不在远，爱君池馆幽。素怀岩中诺，宛得尘外游。何必到清溪，忽来见沧洲。潜移岷山石，暗引巴江流。树密昼先夜，竹深夏已秋。沙鸟上笔床，溪花替帘钩。夫子贱簪冕，注心向林丘。落日出公堂，垂纶乘钓舟。赋诗忆楚老，载酒随江鸥。翛然一傲吏，独在西津头。

正德本翛作脩，眉批云“垂纶乘钓舟”一作“垂钓登孤舟”。

酬崔十三侍御登玉垒山思故园见寄

玉垒天晴望，诸峰尽觉低。故园江树北，斜日岭云西。旷野看人小，长空共鸟齐。高山徒仰止，不得日攀跻！

正德本高山作山高。

以下皆当作于成都。因诗中年月不明，姑系大历二年。

闻崔十二（一作三十）侍御灌口夜宿报恩寺

闻君寻野寺，便（一作夜）宿支公房。溪月冷深殿，江云拥回廊。然灯松林静，煮茗柴门香。胜事不可接，相思幽兴长。

案《新书·地理志》剑南道蜀州有灌口府，又彭州导江县贞观中曰灌宁，有玉垒山。公既别有《酬崔十三侍御登玉垒山思故园见寄》，则二诗中之崔侍御当系一人。此作崔十二，二当三之讹，一作三十，乃十三之误倒。

送柳录事赴梁州

英掾柳家郎，离亭酒瓮香。折腰思汉北，随传过巴阳。江树连官舍，山云到卧床。知君归梦积，去去剑川长。

正德本去去作来去。

先主武侯庙

先主与武侯，相逢云雷际。感通君臣分，义激鱼水契。遗庙空萧然，英灵贯千岁。

文公讲堂

文公不可见，空使蜀人传。讲席何时散？高台岂复全？丰碑文字灭，冥漠不知年。

扬雄草玄台

吾悲子云居，寂寞人已去。娟娟西江月，犹照草玄处。精怪喜无人，睢盱藏老树。

司马相如琴台

相如琴台古，人去台亦空。台上寒萧条，至今多悲风。荒台汉时月，色与旧时同。

严君平卜肆

君平曾卖卜，卜肆芜已久。至今杖头钱，时时地上有。不知支机石，还在人间否？

张仪楼

传是秦时楼，巍巍至今在。楼南两江水，千古长不改。曾闻昔时人，岁月不相待。

升 仙 桥

长桥题柱去，犹是未达时。及乘驷马车，却从桥上归。名共东流水，滔滔无尽期。

万 里 桥

成都与维扬，相去万里地。沧江东流疾，帆去如鸟翅。楚客过此桥，东看尽垂泪。

石 犀

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鱼。向无尔石犀，安得有邑居？始知李太守，伯禹亦不如！

龙 女 祠

龙女何处来，来时乘风雨。祠堂青林下，宛如如相语。蜀人竞祈恩，捧酒仍击鼓。

正德本：《文公》，台作堂，无灭字，漠作寞。《扬雄》，喜作[意]，老作古。《司马》，条作瑟。《卜肆》，芜作荒。《升仙》，作升迁，非。《万里》，扬作阳。

《元和郡县图志》，成都府成都县有张仪楼，文翁学堂，万里桥，升仙桥，先主庙。又成都府犀浦县本成都县之界，垂拱二年分置犀浦县，昔蜀守李冰造五石犀沈之于水以压怪，因取其事为名。又汉州雒县有君平卜台。

赴犍为经龙阁道

侧径转（一作转）青壁，危梁透沧波。汗流出鸟道，胆碎窥龙（一

作鱼)涡。骤雨暗溪口(一作溪谷),归云网松萝。屡闻羌儿笛,厌听巴童歌。江路险复永,梦魂愁更多。圣朝幸典郡,不敢嫌岷峨。

正德本径作迳,转作搏(眉批云搏疑作转),梁作桥,溪口作溪谷,闻作见。

江上(一作山)阻风雨

江上风欲来,泊舟未能发。气昏雨已过,突兀山复出。积浪成高丘,盘涡为嵌窟。云低岸花掩,水涨滩草没。老树[虺]蛻皮,崩崖龙退骨。平生抱忠信,艰险殊可忽。

正德本已过作未过,[虺]作蛇,眉批云(忠)信一作义。

初至犍为作

山色轩槛内,滩声枕席间。草生公府静,花落讼庭闲。云雨连三峡,风尘接百蛮。到来能几日,不觉鬓毛斑!

登嘉州凌云寺作

寺出飞鸟外,青峰戴朱楼。搏壁跻半空,喜得登上头。始知宇宙阔,下看三江流。天晴见峨眉,如向波上浮。迥旷烟景豁,阴森棕桷稠。愿割区中缘,永从尘外游。回风吹虎穴,片雨当龙湫。僧房云濛濛,夏月寒飕飕。回合俯近郭,寥落见远舟。胜慨无端倪,天宫可淹留。一官讵足道?欲去令人愁!

正德本始知作殆知,迥旷作迥野,永从作永绝。(言案《冬夜宿仙游寺呈谦道人》云:“愿谢区中缘,永依金人宫。”依正德本作作,依、作、从三字意皆相近,作绝者非。)

寻阳七郎中宅即事

万事信苍苍，机心久已忘。无端来出守，不是厌为郎。雨滴芭蕉赤，霜催桔子黄。逢君开口笑，何处有他乡。

正德本阳作杨，无七字。

此亦大历二年初至嘉州后诗。

上嘉州青衣山中峰题惠净

上人幽居寄兵部杨郎中(并序)

青衣之山，在大江之中，屹然迴绝，崖壁苍峭，周广七里，长波四匝。有惠净上人庐于其巅，唯绳床竹杖而已；恒持《莲花经》，十千不下山。予自公浮舟，聊一登眺。友人夏官弘农杨侯，清谈之士也。素工为文，独立于世。与余有方外之约，每多独往之意。今者幽躅胜慨，叹不得与此公俱。爰命小吏刮磨石壁，以识其事，乃诗以达杨友尔。

青衣谁开凿？独在水中央。浮舟一跻攀，侧径缘（一作沿）穹苍。绝顶诣（一作访）老僧，豁然登上方。诸岭一何小，三江奔茫茫。兰若向西开，峨眉正相当。猿鸟乐钟磬，松萝泛天香。江云入袈裟，山月吐绳床。早知清净理，久乃机心忘。尚以名宦拘，聿来夷獠乡。吾友不可见，郁为尚书郎。早岁爱《丹经》，留心向《青囊》。渺渺云智远，幽幽海怀长。胜赏欲与俱，引领遥相望。为政愧无术，分忧幸时康。君子满天朝，老天忆沧浪。况值庐山远，抽簪归法王。

正德本序以达作之达，缘作沿，诣作访，老天作老夫。

以下五篇皆嘉州诗，虽无确年可考，要不出大历二年及三年之间。

峨眉东脚临江听猿怀二室旧庐

峨眉烟翠新，昨夜秋雨洗。分明峰头树，倒插秋江底。久别二室间，图他五斗米。哀猿不可听，北客欲流涕。

正德本他作佗，眉批云树一作曙。

秋夕听罗山人弹三峡流泉

皤皤岷山老，抱琴鬓苍然。衫袖拂玉徽，为弹三峡泉。此曲弹未半，高堂如空山。石林何飐飐，忽在窗户间。绕指弄呜咽，青丝激潺湲。演漾怨楚云，虚徐韵秋烟。疑兼阳台雨，似杂巫山猿。幽引鬼神听，净令耳目便。楚客肠欲断，湘妃泪斑斑。谁裁青桐枝，绀以朱丝弦。能含古人曲，递与今人传。知音难再逢，惜君方老年。曲终月已落，惆怅东斋眠。

正德本绀作拒，眉批云拒一作击，（古人）曲本作意。

郡斋平望江山

水路东连楚，人烟北接巴。山光围一郡，江月照千家。庭树纯栽桔，园畦半种茶。梦魂知忆处，无夜不京华。

正德本题无平字，水作客。

咏郡斋壁画片云（得归字）

云片何人画，尘侵粉色微。未曾行雨去，不见逐风归。只怪偏凝壁，回看欲惹衣。丹青忽借便，移向帝乡飞。

正德本侵作清，眉批云清本作浸。

东归留题太常徐卿草堂(在蜀)

不谢古名将，吾知徐太常。年才三十余，勇冠西南方。顷曾策匹马，独出持两枪。虏骑无数来，见君不敢当。汉将小卫霍，蜀将凌关张。卿月益清澄，将星转光芒。复居少城北，遥对岷山阳。车马日盈门，宾客常满堂。曲池阴高树，小径穿丛篁。江鸟飞入帘，山云来到床。题诗芭蕉滑，对酒棕花香。诸将射猎时，君在翰墨场。圣主赏勋业，边城最辉光。与我情绸缪，相知久芬芳。忽作万里别，东归三峡长。

正德本眉批云(高)树一作柳。

此大历三年七月自嘉州罢官东归诗。

东归发犍为至泥溪舟中作

前日解侯印，泛舟归山东。平旦发犍为，逍遥信回风。七月江水大，沧波涨秋空。复有峨眉僧，诵经在舟中。夜泊防虎豹，朝行逼鱼龙。一道鸣迅湍，两边走连峰。猿拂岸花落，鸟啼檐树重。烟霭吴楚连，溯沿湖海通。忆昨在西掖，复曾入南宫。日出朝圣人，端笏陪群公。不意今弃置，何由豁心胸！吾当海上去，且学乘桴翁。

正德本檐(树)作崖，溯沿作溯船，乘桴作乘槎，眉批云逍遥一作萧条。

以下九篇皆大历三年自嘉州东归及滞留巴南诗。参见《年谱》。

江行夜宿龙吼滩临眺愚

峨眉隐者兼寄幕中诸公

官舍临江口，滩声人（一作已）惯闻。水烟晴吐月，山火夜烧云。
且欲寻方士，无心恋使君。异乡何可往，况复久离群！

巴南舟中思陆浑别业

泸水南州（一作舟）远，巴山北客稀。岭云撩乱起，溪鹭等闲飞。
镜里愁衰鬓，舟中换旅衣。梦魂知忆处，无夜不先归。

巴南舟中夜市（一作夜书事）

渡口欲黄昏，归人争渡喧。近钟清野寺，远火点（一作照）江村。
见雁思乡信，闻猿积泪痕。孤舟万里外（一作夜），秋月不堪论！

正德本题作“巴南舟中夜书事”。（丁氏校刊）《优古堂诗话》引题作“巴南舟中夜事”。

阻戎泸间群盗（戊申岁，余罢官东归，

属断江路，时淹泊戎州作。）

南州林莽深，亡命聚其间。杀人无昏晓，尸积填江湾。饿虎衔
髑髅，饥乌啄心肝。腥衰滩草死，血流江水殷。夜雨风萧萧，鬼
哭连楚山。三江行人绝，万里无征船。唯有白鸟飞，空见秋月
圆。罢官自南蜀，假道来兹川。瞻望阳台云，惆怅不敢前。帝
乡北近日，泸口南连蛮。何当遇长房，缩地到京关。愿得随琴
高，骑鱼向云烟。明主每忧人，节使恒在边。兵革方御寇，尔恶
胡不悛？吾窃悲尔徒，此生安得全！

正德本连蛮作连峦。

青山峡口泊舟怀狄侍御

峡口秋水壮，沙边且停桡。奔涛振石壁，峰势如动摇。九月芦花新，弥令客心焦。谁念在江岛，故人满天朝。无处豁心胸，忧来醉能销。往来巴山道，三见秋草凋。狄生新相知，才调凌云霄。赋诗析造化，入幕生风飙。把笔判甲兵，战士不敢骄。皆云梁公后，遇鼎还能调。离别倏经时，音尘殊寂寥。何当见夫子，不叹乡关遥！

正德本离别作一别，眉批云折（造）本作探，夫（子）一作天。荆公离作一，析作坼。

楚夕旅泊古兴

独鹤唳江月，孤帆凌楚云。秋风冷萧瑟，芦荻花纷纷。忽思湘川老，欲访云中君。麒麟息悲鸣，愁见豺虎群。

正德本下纷字作纭，川作州，眉批云州本作川。

晚发五渡

客厌巴南地，乡邻剑北天。江村片雨外，野寺夕阳边。芋叶藏山径，芦花杂（一作间）渚田。舟行未可住，乘月且须牵。

正德本题渡作溪，眉批云剑一作汉。

下外江舟怀终南旧居

杉冷晓猿悲，楚客心欲绝。孤舟巴山雨，万里阳台月。水宿已淹时，芦花白如雪。颜容老难赧，把镜悲鬓发。早年好金丹，方

士传口诀。敝庐终南下，久与真侣别。道书谁更开，药灶烟遂灭。顷来厌尘网，安得有仙骨。岩壑归去来，公卿是何物？

正德本题舟下有中字，颍作赭，眉批云公卿一作微官。

大历四年成都诗

西蜀旅舍春叹寄朝中故人呈狄评事

春与人相乖，柳青头转白。生平未得意，览镜私自惜。四海犹未安，一身无所适。自从兵戈动，遂觉天地窄。功业悲后时，光阴叹虚掷。却为文章累，幸有开济策。何负当途人，无心矜窘厄。回瞻后来者，皆欲肆（一作相）轘轳。起草思南宫，寄言忆西掖。时危任舒卷，身退知损益。穷巷草转深，闲门日将夕。桥西暮雨黑，篱外春江碧。昨者初识君，相看俱是客。声华同道术，世业通往昔。早须归天阶，不得安孔席。吾先税归鞅，旧国如咫尺。

正德本私自作心自，无心作心无，闲门作闭门，不得作不能。

以下四篇皆大历四年旅寓成都诗，见《年谱》。

送绵州李司马秩满归京因呈李兵部

久客厌江月，罢官思早归。眼看春光（一作色）老，羞见梨花飞。剑北山居小，巴南音信稀。因君报兵部，愁泪日沾衣。

正德本题无因字，光作色。

客舍悲秋有怀两省旧游呈幕中诸公

三度为郎便白头，一从出守五经秋。莫言圣主长不用，其那苍生应未休。人间岁月如流水，客舍秋风今又起。不知心事向谁论，江上蝉鸣空满耳。

故仆射裴公挽歌三首

盛德资邦杰，嘉谟作世程。门瞻驷马贵，时仰八龙名。罢市秦人送，还乡绛老迎。莫埋丞相印，留着付玄成。

五(一作二)府瞻高位，三台丧大贤。礼容还故绛，宠赠冠(一作过)新田。气歇汾阴鼎，魂飞京兆阡。先时剑已没，陇树久苍然。富贵徒言久，乡间歿后归。锦衣都未着，丹旆忽先飞。哀挽辞秦塞，悲笳出帝畿。遥知九原上，渐觉(一作远)吊人稀。

正德本题无故字，八龙作八裴(眉批云八裴名一作裴龙荣)，“魂飞京兆阡”作“魂归京兆天”，陇作坑，未着作欲未，觉作远。

裴公冕。

未能系年诗

冬夜宿仙游寺南凉堂呈谦道人

太乙连太白，两山知几重？路盘石门窄，匹马行才通。日西倒山寺，林下逢支公。昨夜山北时，星星闻此钟。秦女去已久，仙台在中峰。箫声不可闻，此地留遗踪。石潭积黛色，每岁投金龙。乱流争迅湍，喷薄如雷风。夜来闻清磬，月出苍山空。空山满清光，水树相玲珑。回廊映密竹，秋殿隐深松。灯影落前

溪，夜宿水声中。爱兹林峦好，结宇向溪东。相识唯山僧，邻家一钓翁。林晚栗初拆，枝寒梨已红。物幽兴易惬，事胜趣弥浓。愿谢区中缘，永依金人宫。寄报乘辇客，簪裾尔何容。

正德本题冬作秋，倒山作到山，永依作永作，眉批云如雷风一作来如风，前(溪)一作清，林晚句一作“晚栗枝初折，寒梨叶已红”。

精 卫

负剑出北门，乘桴适东溟。一鸟海上飞，云是帝女灵。玉颜溺水死，精卫空为名。怨积徒有志，力微竟不成。西山木石尽，巨壑何时平！

适正德本作过。

石 上 藤(得上字)

石上生孤藤，弱蔓依石长。不逢高枝引，未得凌空上。何处堪托身(一作可堪托)，为君长万丈？

太白东溪张(一作李)老舍即事

寄舍弟侄等(一本题上有宿字，题下无等字)

渭上秋雨过，北风何(一作暮)骚骚。天晴诸山出，太白峰最高。主人东溪老，两耳生长毫。远近知百岁，子孙皆二毛。中庭井栏上，一架猕猴桃。石泉饭香梗，酒瓮开新糟。爱兹田中趣，始悟世上劳。我行有胜事，书此寄尔曹。

正德本题作“宿太白东溪李老舍寄弟侄”，何作正，梗作粳。

春遇南使贻赵知音

端居春心醉，襟背思树萱。美人在南州，为尔歌《北门》。北风吹烟物，戴胜鸣中园。枯杨长（一作抽）新条，芳草滋旧根。网丝结宝琴，尘埃被空樽。适遇江海信，聊与南客论。

青龙招提归一上人远游吴楚别诗

久交应真侣，最叹青龙僧。弃官向二年，削发归一乘。了然莹心身，洁念乐空寂。名香泛窗户，幽磬清晓夕。往年仗一剑，由是佐二庭。于焉久从戎，兼复解论兵。世人犹未知，天子愿相见。朝从青莲宇，暮入白虎殿。宫女擎锡杖，御筵出香炉。说法开藏经，论边穷阵图。忘机厌尘喧，浪迹向江海。思师石可访，惠远峰犹在。今旦飞锡去，何时持钵还？湖烟冷吴门，淮月衔楚山。一身如浮云，万里过江水。相思眇天末（一作外），南望无穷已。

正德本题上有送字，擎作擎，末作外。

观楚国寺璋上人写一切经院南有曲池深竹

璋公不出院，群木闭深居。誓写一切经，欲向万卷余。挥毫散林鹊，研墨警池鱼。音翻四句偈，字译五天书。鸣钟竹阴晚，汲水桐花初。雨气润衣钵，香烟泛庭除。此地日清净，诸天应未如。不知将锡杖，早晚蹑空虚。

正德本闭作闲，警作惊，润作湿，眉批云（阴）晚一作凉。

函谷关歌送刘评事使关西

君不见函谷关，崩城毁壁至今在；树根草蔓遮古道，空谷千年长不改。寂寞无人空旧山，圣朝无外（一作事）不须关。白马公孙何处去，青牛老人更不还。苍苔白骨空满地，月与古时长相似。野花不省见行人，山鸟何曾识关吏。故人方乘使者车，吾知郭丹却不如。请君时忆关外客，行到关西多致书！

正德本外作事，老人作老子，眉批云致（书）一作寄。荆公时忆作时怀，致作寄。

秦筝歌送外甥萧正归京

汝不闻秦筝声最苦，五色缠弦十三柱；怨调慢声如欲语，一曲未终日移午。红亭水木不知暑，忽弹《黄钟》和《白紵》；清风飒来云不去，闻之酒醒泪如雨。汝归秦兮弹秦声，秦声悲兮聊送汝。

太白胡僧歌（并序）

太白中峰绝顶，有胡僧，不知几百岁，眉长数寸，身不制缁帛，衣以草叶。恒持《楞伽经》，云壁迥绝，人迹罕到。尝东峰有斗虎，弱者将死，僧杖而解之；西湫有毒龙，久而为患，僧器而贮之。商山赵叟前年采茯苓，深入太白，偶值此僧，访我而说。予恒有独往之意，闻而悦之，乃为歌曰：闻有胡僧在太白，兰若去天三百尺。一持《楞伽》入中峰，世人难见但闻钟。窗边锡杖解两虎，床下钵盂藏（一作盛）一龙。草衣不针复不线，两耳垂肩眉复面。此僧年几那得知，手种青松今十围。心将流水同清静，身与浮云无是非。商山老人已曾识，愿一见之何由得？山中有僧人不知，城里看山空黛色。

正德本序东峰作果峰，商山赵叟省作商叟，无而说二字，年几作年纪，眉批云复（不）一作亦。荆公同清作日清。

醉后戏与赵歌儿

秦州歌儿歌调苦，偏能立唱《濮阳女》。座中醉客不得意，闻之一声泪如雨。向使逢着汉帝怜，董贤气咽不能语。

正德本眉批云贤一作宣。

感 遇

五花骢马七香车，云是平阳帝子家。凤凰城头日欲斜，门前高树鸣春鸦。汉家鲁元君不闻，今作城西一古坟。昔来唯有秦王女，独自吹箫乘白云。

正德本眉批云春一作禁，乘一作骑。

感 遇

北山有芳杜，靡靡花正发。未及得采之，秋风忽吹杀。君不见拂云百丈青松柯，纵使秋风无奈何，四时常作青黛色，可怜杜花不相识。

正德本常作长。

渔 父

扁舟沧浪叟，心与沧浪清。不自道乡里，无人知姓名。朝从滩上饭，暮向芦中宿。歌竟还复歌，手持一竿竹。竿头钓丝长丈余，鼓枻乘流无定居。世人那得识（一作解）深意，此翁取适非取鱼。

正德本眉批云意一作趣。

赠西岳山人李冈

君隐处，当一星，莲花峰头饭黄精，仙人掌上演《丹经》。鸟可到，人莫攀，隐来十年不下山。袖中短书谁为达？华阴道士卖药还。

蜀（一作戎）葵花歌（《英华》）

作刘昫虚诗，注云：附见岑参诗。）

昨日一花开，今日一花开。今日花正好，昨日花已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扫（上二句与《韦员外家花树歌》相重，他本多无此二句）。人生不得长少年，莫惜床头沽酒钱。请君有钱向酒家，君不见，蜀葵花。

正德本无始知二句，长作恒。

澧头送蒋侯

君住澧水北，我家澧水西。两村辨乔木，五里闻鸣鸡。饮酒溪雨过，弹棋山月低。徒闻（一作开）蒋生径，尔去谁相携。

正德本诸澧字俱作津，是也。闻作开。荆公村辨作乡见。

送孟孺卿落第归济阳

献赋头欲白，还家衣已穿。羞过灞陵树，归种汶阳田。客舍少乡信，床头无酒钱。圣朝徒侧席，济上独遗贤。

正德本衣作心。荆公孟作盖，济阳作济州。

送二十二兄北游寻罗中

斗柄欲东指，吾兄方北游。无媒谒明主，失计干诸侯。夜雪入穿履，朝霜凝敝裘。遥知客舍饮，醉里闻春鸠。

正德本眉批云媒一作谋。

送杨千牛(一作秋)趁岁赴汝

南郡覲省便成婚(得寒字)

问吉转征鞍，安仁道姓潘。归期明主赐，别酒故人欢。珠箔障炉暖，狐裘耐腊寒。汝南遥倚望，早去及春盘。

正德本题婚字作亲，及作入。

送胡象落第归王屋别业

看君尚少年，不第莫凄然。可即疲献赋，山村归种田。野花迎短褐，河柳拂长鞭。置酒聊相送，青门一醉眠。

正德本尚少年作年尚少，门作山。

送颜韶(得飞字)

迁客犹未老，圣朝今复归。一从襄阳住，几度梨花飞。世事了可见，怜君人亦稀。相逢贪醉卧，未得作春衣。

送杜佐下第归陆浑别业

正月今(一作初)欲半，陆浑花未开。出关见青草，春色正东来。夫子且归去，明时方爱才。还须及秋赋，莫即隐蒿莱。

正德本还须作须还，疑非。

送严诜擢第归蜀

巴江秋月新，阁道发征轮。战胜真才子，名高动世人。工文能似舅，擢第去荣亲。十月天官待，应须早赴秦。

送张直公归南郑拜省

夫子思何速，世人皆叹奇。万言不加点，七步犹嫌迟。对酒落日后，还家飞雪时。北堂应久待，乡梦促征期。

正德本促作从。

送张昇卿宰新淦

官柳叶尚小，长安春未浓。送君浔阳宰，把酒青门钟。水驿楚天冷，山城江树重。遥知南湖上，只对香炉峰。

送陈子归陆浑别业

虽不旧相识，知君丞相家。故园伊川上，夜梦方山花。种药畏春过，出关愁路赊。青门酒垆别，日暮东城鸦。

正德本出作入。

送李郎尉武康

潘郎腰绶新，雪上县花春。山色低官舍，湖光映吏人。不须嫌邑小，莫即耻家贫。更作《东征赋》，知君有老亲。

正德本题作“饯李尉武康”。

送滕亢擢第归苏州拜亲

送尔姑苏客，沧波秋正凉。桔怀三个去，桂折一枝将（一作香）。

湖上山当舍，天边水是乡。江村人事少，时作捕鱼郎。

正德本亢作元，亲作覲，波作浪。

送周子落第游荆南

足下复不第，家贫寻故人。且倾湘南酒，羞对关西尘。山店桔
花发，江城枫叶新。若从巫峡过，应见楚王神。

正德本题落作下，荆作京，尘作春。

送杨瑗（一作张子）尉南海

不择南州尉，高堂有老亲。楼台重蜃气，邑里杂蛟人。海暗三
山雨，花（一作江）明五岭春。此乡多宝玉，慎莫厌清贫。

正德本杨瑗作张子，山作江。荆公楼台作县楼。

送江陵黎少府

悔系腰间绶，翻为膝下愁。那堪汉水远，更值楚山秋。新桔香
官舍，征帆拂县楼。王城（一作程）不敢住，岂是爱荆州！

送颜少府投郑陈州

一尉便垂白，数年唯草玄。出关策匹马，逆旅闻秋蝉。爱客多
酒债，罢官无俸钱。知君羁思少，所适主人贤。

正德本客作君，疑涉下文而误。

赵少尹南亭送郑侍御归东台（得长字）

红（一作江）亭酒瓮香，白面绣衣郎。砌冷虫喧座，帘疏雨（一作
月）到床。钟催离兴急，弦逐（一作缓）醉歌长。关树应先落，随

君满鬓(一作路)霜。

正德本题无归东台三字,红作江,雨作月,兴作思,先作皆,鬓作路。

送郑少府赴潞阳

子真河朔尉,邑里带清漳。春草迎袍色,晴花拂绶香。青山入官舍,黄鸟度宫墙。若到铜台上,应怜魏寝荒。

《众妙集》度作出。

送弘文李校书往汉南拜亲

未识已先闻,清辞果出群。如逢祢处士,似见鲍参军。梦暗巴山雨,家连汉水云。慈亲思爱子,几度泣沾裙。

正德本已先作先已。

送李别将摄伊吾令充

使赴武威便寄崔员外

词赋满书囊,胡为在战场?行间脱宝剑,邑里挂铜章。马疾飞(一作行)千里,鳧飞向五凉。遥知竹林下,星使对星郎。

正德本题中摄字作还,里作[囊],飞作行。

送秘省虞校书赴虞乡丞

花绶傍腰新,关东县欲春。残书厌科斗,旧阁别麒麟。虞坂临官舍,条山映吏人。看君有知己,坦腹向平津。

正德本题无赴字。

送樊侍御使丹阳便覲

卧病穷巷晚，忽惊驄马来。知君京口去，借问几时回？驿舫江风引，乡书海雁催。慈亲应倍喜，爱子在霜台。

正德本题中使字作归。

送梁判官归女几旧庐

女几知君忆，春云相逐归。草堂开药裹，苔壁取荷衣。老竹移时小，新花旧处飞。可怜真傲吏，尘事到山稀。

正德本逐作送，小作少。

送李卿赋得孤岛石（得离字）

一片他山石，巉巉映小池。绿窠攒剥藓，尖硕（一作顶）坐鸬鹚。水底看常倒，花边势欲欹。君心能不转，卿月岂相离。

正德本题送李卿三字在石字下，硕作顶，卿月作乡月。

送杨子

斗酒渭城边，垆头耐醉眠。梨花千树雪，杨（一作柳）叶万条烟。惜别添壶酒，临岐赠马鞭。看君颖上去，新月到家圆。

《送杨子》正德本不载。王琦注《李白集》，耐醉眠作醉不眠，添作倾，酒作醕，岐作分，家作应（缪本作家）。

长门怨

君王嫌妾妒，闭妾在（一作向）长门。舞袖垂新宠，愁眉结旧恩。绿钱侵履迹，红粉湿啼痕。羞被天桃笑，看春独不言。

正德本侵作生，天桃作桃花，春作君。荆公侵作生，天桃作

桃花。

林 卧

偶得鱼鸟趣，复兹水木凉。远峰带雨色，落日摇川光。白中西山药，袖里淮南方。唯爱隐几时，独游无何乡。

正德本眉批云唯爱一作谁见。

登总持阁

高阁逼诸天，登临近日边。晴开万井树，愁看五陵烟。槛外低秦岭，窗中小渭川。早知清净理，常愿奉金仙。

晦日陪侍御泛北池

春池满复宽，晦节耐邀欢。月带虾蟆冷，霜随獬豸寒。水云低锦席，岸柳拂金盘。日暮舟中散，都人夹道看。

河西太守杜公挽歌四首

蒙叟悲藏壑，殷宗惜济川。长安非旧日，京兆是新阡。黄霸官犹屈，苍生望已愆。唯余卿月在，留向杜陵悬。

鼓角（一作吹）城中出，坟茔郭外新。雨随思太守，云从送夫人。蒿里埋双剑，松门闭万春。回瞻北堂上，金印已生尘。

忆昨明光殿，新承天子恩。剖符移北地，授钺领西门。塞草迎军幕，边云拂使轩。至今闻陇外，戎虏尚亡魂。

漫漫澄波阔，沈沈大厦深。秉心常匪席（一作石），行义每挥金。汲引窥兰室，招携入翰林。多君有令子，犹注世人心。

正德本题作“西河太守杜公挽歌”，第一首眉批云阡一作

天，第三首作第四首，第四首作第三首。

西河郡太原守张夫人挽歌

鹄印庆仍传，鱼轩宠莫先。从夫元凯贵，训子孟轲贤。龙是双归日，鸾非独舞年。哀容今共尽，凄怆杜陵田。

《夫人挽歌》，正德本不载。

韩员外夫人清河县君崔氏挽歌二首

令德当时重，高门举世推。从夫荣已绝，封邑宠难追。陌上人皆惜，花间鸟亦悲。仙郎看陇月，犹忆画眉时。

遽闻伤别剑，忽复叹藏舟。灯冷泉中夜，衣寒地下秋。青松吊客泪，丹旆路人愁。徒有清河在，空悲逝水流。

正德本亦悲作自悲，忆作想，客泪作客思。

送陶铣弃举荆南覲省

明时不爱璧，浪迹东南游。何必世人识，知君轻五侯。采兰度汉水，间绢过荆州。异国有归兴，去乡无客愁。天寒楚塞雨，月净襄阳秋。坐见吾道远，令人看白头。

正德本不载。

送薛弁归河东

薛侯故乡处，五老峰西头。归路秦树灭，到乡河水流。看君马首去，满耳蝉声愁。献赋今未售，读书凡几秋。应过伯夷庙，为上关城楼。楼上能相忆，西南指雍州。

正德本弁作昇，侯作丈，眉批云丈作仗。

寄 韩 樽

夫子素多疾，别来未得书。北庭苦寒地，体内今何如？

洪氏题下多使北二字。

题梁锺城中高居

高（一作居）住最高处，千家恒眼前。题诗饮酒后，只对诸峰眠。

正德本上高字作居。洪迈诸作众。

题三会寺苍颉造字台

野寺荒台晚，寒天古木悲。空阶有鸟迹，犹似造书时。

《说郛》七引《陈留风俗传》，浚仪有师旷、仓颉城，城上有列仙吹台。

秋 思

那知芳岁晚，坐见寒叶堕。吾不如腐草，翻飞作萤火。

正德本眉批云（秋）思一作怨。

叹 白 发

白发生偏（一作太）速，交（一作教）人不奈何。今朝两鬓上，更较数茎多。

正德本交作教，较作觉。

春 梦

洞房（一作庭）昨夜春风起，故人尚隔（一作遥忆美人）湘江水。

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

正德本故人尚隔作遥忆美人。

春兴戏题赠李侯

黄雀始欲衔花来，君家种桃花未开。长安二月眼看尽，寄报春风早为催。

正德本无题字。

送李明府赴睦州便拜覲太夫人

手把铜章望海云，夫人江上泣罗裙。严滩一点舟中月，万里烟波也梦君。

正德本睦作陆，眉批云江一作堂。

奉送贾侍御使江外

新骑骢马复承恩，使出金陵过海门。荆南渭北难相见，莫惜衫襟着酒痕。

正德本难相见作愁难见。

草堂村寻罗生不遇

数株溪柳色依依，深巷斜阳暮鸟飞。门前雪满无人迹，应是先生出未归。

正德本眉批云色一作欲，阳一作光，雪一作云。洪氏溪作垂，色作欲，人作行。

醉戏窦子美人

朱唇一点桃花殷，宿妆娇羞偏髻鬟。细看只似阳台女，醉着莫

许归巫山。

正德本美人作绝句，似作是。洪氏桃作榴，似作在。

秋 夜 闻 笛

天门街西闻捣帛，一夜愁杀湘南客。长安城中百万家，不知何人吹夜笛。

正德本湘作江，吹夜笛作夜吹笛。

山房春事二首

风恬日暖荡春光，戏蝶游蜂乱入房。数枝门柳低衣桁，一片山花落笔床。

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三两家。庭树不知人死（一作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

正德本死作去，还发作还落。

言案第二首疑伪。

伪诗

冬 夕

浩汗霜风刮天地，温泉火井无生意。泽国龙蛇冻不伸，南山瘦柏消残翠。

正德本不载《冬夕》。

此庄南杰诗。（今《南杰集》俱不载，《才调集》及宋本《唐五十家小集》亦均作无名氏，则南杰诗淹没不闻久矣。果。）

汉上题韦氏庄

结茅闻楚客，卜筑汉江边。日落数归鸟，夜深闻扣舷。水痕侵岸柳，山翠借厨烟。调笑提筐妇，春来蚕几眠。

酬畅当嵩山寻麻道士见寄（一作卢纶诗）

闻逐樵夫闲看棋，忽逢人世是秦时。开云种玉嫌山浅，渡海传书怪鹤迟。阴洞石幢微有字，古坛松树半无枝。烦君远示《青囊录》，愿得相从一问师。

送史司马赴崔相公幕（一作无名氏诗，

一作李白诗，一本题上有赋得鹤三字。）

峥嵘丞相府，清切凤凰池。羨尔瑶台鹤，高栖琼树枝。归飞晴日好，吟弄惠风吹。正有乘轩乐，初当学舞时。珍禽在罗网，微命若游丝。愿托周南羽，相衔溪水湄。

上三诗正德本皆不载。

《送史司马》，《沧浪诗话》考证溪作汉。

江行遇梅花之作⑦

（据敦煌唐写残卷影片）

江畔梅花白如雪，使我思乡肠欲绝。撷得一枝在手中，无人远向金闺说。愿得青鸟衔此花，西飞直送到吾家。胡姬正在临窗下，独织留黄浅碧纱。此鸟衔花胡姬前，胡姬见花知我怜。干说万说由不得，一夜抱花空馆眠。

案岑参江陵人，此曰“西飞直送到吾家”，必其时旅游江陵之东。考其行迹又不及江陵之东，则此非岑参诗也。

① 本文属《唐诗校读》之一(《唐诗校读》亦仅此篇),据北京图书馆所藏作者手稿照相复印件编入本卷。原稿中岑诗未标点断句,此皆属整理者所为。

② 年谱,即本《全集》所收之《岑嘉州系年考证》一文,下皆同。

③ 《岑嘉州系年考证》云天宝五、六、七载公在长安,此稿先亦云以下诸诗为天宝五、六年在长安时作,后改称游平阳诗。

④ 原稿“觀省”作“渴”,此据《全唐诗》及本文所系乾元元年该题等改。

⑤ 原稿作“时岑参同游,得人字云:载酒入天色,水凉难醉人。公盖与参频游漾陂也”,此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新一版《钱注杜诗》。

⑥ 度支,据《岑嘉州系年考证》注②⑨,当作支度。

⑦ 本诗在原稿中紧接系年诗(天宝十一载)《送薛播擢第归河东》之后,因作者已明言非岑参诗,故移附此处(伪诗类)。

唐诗校读法举例^①

《全唐诗》一书编得最草率，其间错误百出，几乎触目皆是。比方将甲诗混入乙集中，便是一个常见的例子。这种例子由已被发现的推测起来，未被发现的想必还有不少。最好能寻出若干构成错误的公式来，凭着公式去检验全书，问题便容易解决得多了。以下是我所拟定的公式之一种：

甲集附载乙诗，其题下的署名并入题中，因而误为甲诗。

唐人诗集中，凡遇有与旁人唱和的题，往往将那人的诗也收入集中，附在本诗的前面或后面。例如（一）《昌黎先生集·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的前面便载有卢仝的原作《月蚀诗》，（二）《窦氏联珠集·奉寄辰州房使君郎中》的后面也附有房复孺的《酬窦大闲居见寄》。它们的标题与署名的款式如下：

（一）月蚀诗 卢仝

（二）酬窦大闲居见寄 辰州刺史房复孺

这种款式，一碰到粗疏或无知识的钞胥手里，而变成

（一）月蚀诗卢仝

（二）酬窦大闲居见寄辰州刺史房复孺

是极可能的。署名既躲入题中，变成题的一部份，在形式上（一）便当然的变成韩愈的诗，（二）便变成窦常的诗了。但是实

际上“《月蚀诗卢仝》”或“《酬窦大闲居见寄辰州刺史房复孺》”都讲不通，所以写录时纵会发生这种混乱，稍有知识的读者定会马上察觉而加以纠正。假如在另一种情形之下，把作者的名衔提上并入题中，而不幸读起来仍旧通顺，那就危险了。这类不幸的事件，就我所注意到的，现在已经有了五起。分别说明之如下。

(一)钱起诗误入王维集一例

下诗见《全唐诗》卷五第十五页②王维集，依原式录之。

留别钱起(英华题云晚归蓝田酬中书常舍人赠别或作钱起诗题云晚归蓝田酬王给事“赠别”〔二字从本书钱起集补〕)

卑栖却得性，每与白云归，徇禄仍怀桔，看山免采薇，
(钱起集作别山如昨日，春露已沾衣，采蕨频盈手，看花空厌归)暮禽先去马，新月待开扉，霄汉时回首，知音青琐闱。

卷九第十二页钱起集亦载此诗。依词意看去，决不是王维作的。诗曰“卑栖却得性”，又曰“霄汉时回首，知音青琐闱”，分明是一个后进求助于先达的口气。王维年纪比钱起大，官比他高，这诗若果是王维为留别钱起而作的，岂非先达求助于后进？万无此理。再说，若依《文苑英华》题作《晚归蓝田酬中书常舍人赠别》，那就更不能说是王维的诗了。因为常舍人是常袞，据《旧书》一一九《常袞传》，永泰元年(七六五)迁中书舍人，时王维死(七六一)已四年。反之，若作钱起诗，却毫无障碍。钱起与常袞年辈相等，集中并有《奉和中书常舍人晚秋集贤院即事寄徐薛二侍御》诗，可知前面那一首，若依《文苑英华》题作《晚归蓝田酬中书常舍人赠别》，是合理的。但最好是

题作《晚归蓝田酬王给事赠别》。因为涵芬楼景印元刊本《王右丞集》卷五也载有这首诗，在《送钱少府还蓝田》之后。这就明白了。钱少府即钱起。钱起做过蓝田县尉，有《初黄绶赴蓝田县作》一诗可证。这回钱起从长安归蓝田，王维作了那首《送钱少府还蓝田》诗送他，钱起也作了一首诗给他留别。这首诗在钱起本集里便题作《晚归蓝田酬王给事赠别》。王缙编《右丞集》时，钱起诗也被收入，又为简便计，改题作《留别》。原来的款式应该如此：

留别 钱起

被钞胥误为

留别钱起

之后，作者的名字不见了，便成为王维本集里的诗了。元本《王右丞集》已经错成了这样，不过它的次第还紧接在《送钱少府还蓝田》之后，所以我们依前面的方法，将诗意和题文对勘之后，再细心推索一下，还不难找出它的底蕴来。若像《全唐诗》，又把旧有的次第扰乱了，使两诗的部位相隔那样远，（《送钱少府还蓝田》在第十二页，《留别钱起》在第十五页）案情的复杂又加深了一层，便更叫人摸不着头绪了。

明白了王维的《送钱少府还蓝田》和钱起的《晚归蓝田酬王给事赠别》是一赠一答的“配偶作”，我们便知道钱起作蓝田尉时，王维正在做给事中。王维天宝十五载已为给事中，其初授此官，盖在十二三载，因为十一载他还在做文部郎中。钱起天宝十载登进士第，必是登第后授蓝田尉，所以王维作给事中时，他还未满秩。惟其如此，所以他给王维的诗中有“卑栖却得性”与“霄汉时回首，知音青锁闾”等语。

（二）丘为诗误入王维集一例

前面所引《全唐诗》王维集中的《留别钱起》后，紧接着一首

留别丘为

归鞍白云外，缭绕出前山，今日又明日，自知心不闲，
亲劳簪组送，欲趁莺花还，一步一回首，迟迟向近关。

这首诗又见于丘为集，题作《留别王维》，下注云“一作王维留别丘为诗。”不消说得，诗一定是丘为作的，其所以错给王维，与上述钱起诗的情形是一样的。元刊本《王右丞集》也载了这首诗，紧前面一首的标题是《送丘为往唐州》。很明显的，这是王集中《送丘为往唐州》后附录的丘为的诗，原题作《留别》，下署“丘为”二字，糊涂的写官用和前边一样的手段，也把它奉送给王维了。至于在《全唐诗》中，《送钱少府还蓝田》与《送丘为往唐州》列在一起，在第十二页，《留别钱起》与《留别丘为》，也列在一起，在第十五页，这种排列的动机，也不难窥破。许多唐人的集子本是编年的，后来多事的人偏要给他分类分体。左改右改，结果除了把编年体本身极宝贵的价值全毁了之外，还造了许多严重的罪孽。例如钱起、丘为两诗，在元刊本《右丞集》中，虽已经错给王维了，但最初编次的部位都还保存着，所以由《送钱少府还蓝田》，我们不难于推测出下面紧接着的《留别钱起》应题作《留别》，而将“钱起”二字向下移作此诗著者的姓名。同样的由《送丘为往唐州》，我们也可以悟到下面紧接着的《留别丘为》也只应题作《留别》，而“丘为”则当向下移作著者的姓名。但是《全唐诗》不知道根据了那一家分类的本子，把《送钱少府》与《送丘为》两诗排在一起，又把《留别钱起》与《留别丘为》抽出来，排在另一处，吊在后面老远的。这一来，尤其是丘为这首诗，语意本来空空洞洞，不曾供给一点内证，假如

没有元本的次第作印证,我们怎敢毅然决然断定它是那样错送给王维了的呢?

(三)皇甫冉诗误入郎士元集一例

下列一诗见《全唐诗》卷九第五十九页郎士元集:

朱方南郭留别皇甫冉(一作皇甫冉诗题作润州南郭留别)

紫回枫叶岸,留滞木兰桡,吴岫新经雨,江天正落潮,
故人劳见爱,行客自无憀,若问前程事,孤云入剡遥。

这首诗又见同卷第六十二页皇甫冉集,正题作《润州南郭留别》,下注云“一作郎士元诗”。《御览诗》也有它,亦作皇甫冉,题作《江山(上)留别》。《御览诗》是元和时令狐楚编的,当然比较可靠。所以我认为这首诗确乎是皇甫冉作的。何以错入郎士元集中呢?原来郎集中必定附载过这首诗,下署名“皇甫冉”,写官将“皇甫冉”三字并入题中,诗便为郎士元所有了。

(四)皇甫冉诗误入张南史集一例

《全唐诗》卷十一第三十六页张南史集有《江北春望赠皇甫补阙》七律一首,下面紧接着又是一首七律。

酬张二仓曹扬子闲居见寄兼呈韩郎中左补阙皇甫冉
孤云独鹤自悠悠,别后经年尚泊舟,渔父置(皇甫冉集作致,非是)词相借问,仙郎能赋许依投,折芳远计(当从皇甫冉集作寄)三春草,乘兴闲看万里流,莫怪杜门频乞假,不堪扶病拜龙楼。

这首诗的作者不是张南史,有一个铁样的内证。《唐书·艺文志》说张南史曾经“以试参军避乱居扬州扬子”,《唐才子传》卷三说他“仕为左卫仓曹参军”,窦常又有《哭张仓曹南史》诗。由这些可以证明题中那闲居于扬子的张二仓曹,便是南史自己。

诗若是南史作的，岂不成了自己给自己酬答吗？原诗又见于卷九第六十七页皇甫冉集中，题与张集所载相同，惟无“左补阙皇甫冉”六字。这其间的曲折也是极容易明白的。本是皇甫冉的诗，题曰《酬张二仓曹扬子闲居见寄兼呈韩郎中》，与张南史的《江北春望赠皇甫补阙》是一赠一答，所以张集中把它附载于那首赠诗之后。写官不小心，将题下的名衔“左补阙皇甫冉”六字混入题中，这才变成张南史的诗了。其实，读者若是细心的话，单看题的下半截，已够令他疑心的了。首先，张南史对他的朋友皇甫冉，依常例，当称“皇甫补阙”，或“皇甫补阙冉”，或“皇甫冉补阙”，决不称“左补阙皇甫冉”。再者，假使这诗依张集标题的含义，是酬张二仓曹兼呈给韩某与皇甫冉两人的，则对两人的称呼当一律，题作“兼呈韩郎中皇甫补阙”。（或作“□□郎中韩□左补阙皇甫冉”，如果这种称呼是合乎习惯的话。）如今却分用两种格式，一称“韩郎中”，一称“左补阙皇甫冉”，不也是很可怪的吗？现在把“左补阙皇甫冉”六字从题中退出来，作为此诗作者的名衔，疑团便立时冰释了。至于篇末“莫怪杜门频乞假，不堪扶病拜龙楼”二句，与皇甫冉的事迹也恰合。据独孤及《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说，冉迁左补阙后，回家不久便死了。迁左补阙时已经多病，因病而告假回家，回家不久便逝世，这显然一贯的事实，不也暗示着这首诗的作者是皇甫冉吗？

张南史的事迹，诸书所载的非常简单。现在我们既判定前面那首诗是皇甫冉做左补阙时作的，而诗题称“张二仓曹”，那么我们也就知道张南史在大历二年，已经做着仓曹参军，因为据独孤及序，皇甫冉迁左拾遗，转左（原误作右）补阙，是在这年，而转左补阙之后，不久就回到家乡来死了。这是因确定了

这首诗的真作者，而附带获得的一点新知识，虽所获无多，然而在张南史那样简略的传记中，这一点点小发现也就够宝贵的了。

（五）窦叔向诗误入张继集一例

《全唐诗》卷九第四十页张继集有下列一诗：

送窦十九判官使江南

游客淹星纪，裁诗炼土风，今看乘传去，那与问津同，
南郡迎徐子，临川谒谢公，思归一惆怅，于越古亭中。

向后数第二首是

酬张二十员外前国子博士窦叔向

故交日零落，心赏寄何人，幸与冯唐遇，心同迹复亲，
语言未终夕，离别又伤春，结念湓城下，闻猿诗兴新。

第二首不象是张继的诗，因为有两个可疑之点。第一，刘长卿有《哭张员外继》诗，《中兴间气集》亦称“张继员外”，而张继做过祠部员外郎，见《新书·艺文志》。这题中的张二十员外似即张继自己。第二，这诗若是酬张、窦两人的，依常例当称“张二十员外窦十九博士”，（皇甫冉有《送窦十九叔向入京》诗，崔峒有《赠窦十九》诗，亦即叔向。）这里对两人的称呼不一致，是不近情理的。因此，我断定“国子博士窦叔向”七字是作诗人的名衔，误入题中。这诗的原唱就是前面那题名《送窦十九判官使江南》的一首，因曾经附载在张继集中，所以闹出这个错儿来。何以知道二诗是一赠一答的“配偶作”呢？除了标题的暗示外，诗中还有证据。《唐书·艺文志》称张继“大历末，检校祠部员外郎，分掌财赋于洪州”。刘长卿《哭张员外》诗原注也说道：“公及夫人相次歿于洪州。”窦叔向奉使往江南去，必是从江西出发，所以张继送他的诗中说“南郡迎徐子，临川谒谢公”，都

是用的江西的故事。而窦酬诗中有“结念湓城下”之语，湓城也是江西的地方。看来，后一首是窦叔向的作品，毫无疑义。不过《全唐诗》窦叔向集中并没有载它，这却也不足怪。宋朝的洪迈不是已经说过窦叔向的诗难得遇见么？元朝的辛文房不是依然叹道“今存诗甚寡，盖零落多矣”吗？这一首在本‘人’名下久已失落了的诗，幸而是被混进一位朋友的集子里，才得保存到今天。窦叔向的幸运，真可谓塞翁失马，因祸得福了。

窦叔向的诗，除了洪迈从吴良嗣家所抄唐诗中收得的六首之外，后来毛晋又从《唐诗纪事》续添三首，共得九首。毛氏因而夸道：“自宋迄今几百年，余所见叔向诗反多于容斋，始信诗文显晦，故自有时，匪关岁月之先后久暂也。”从毛氏到今又是“几百年”，叔向的诗又多出一首来，毛氏所谓“匪关岁月之先后久暂”，果然不错。

① 本文原载《文哲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发表后作者又略有改动，此据修改稿编入本卷。

作者原注：

② 据同文馆石印本，后仿此。

